

卷第四十一

列传第二十九

杨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谥
谥弟愔 燕子献 郑颐 杨敷 子素 孙玄感 素弟约
约从叔异 敷叔父宽 宽子文恩 纪

杨播，字延庆，弘农华阴人也。高祖结，仕慕容氏，位中山相。曾祖珍，道武时归国，位上谷太守。祖真，河内、清河二郡太守。父懿，延兴末为广平太守，有称绩。孝文南巡，吏人颂之，征为选部给事中，有公平誉。除安南将军、洛州刺史，未之任，卒。赠本官，加弘农公，谥曰简。

播本字元休，孝文赐改焉。母王氏，文明太后之外姑。播少修饰，奉养尽礼。擢为中散，累迁卫尉少卿。与阳平王颐等出漠北击蠕蠕，大致克获。迁武卫将军，复征蠕蠕，至居然山而还。及车驾南讨，假前将军，从至钟离。师回，诏播为圆阵御之。相拒再宿，军人食尽，贼围更急。播乃领精骑三百，历其船大呼曰：“我今欲度，能战者出。”遂拥而济，贼莫敢动。赐爵华阴子。后从驾讨破崔慧景、萧愨于邓城，进号平东将军。时车驾耀威城沔水，上巳设宴，帝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，左卫元遥在勰朋内，而播居帝曹。遥射侯正中，筹限已满。帝曰：“左卫筹足，右卫不得解。”对曰：“仰恃圣恩，庶几必争”，于是箭正中。帝笑曰：“虽养由之妙，何复过是。”遂举

后以赐播曰：“古人酒以养病，朕今赏卿之能，可谓古今殊也。”除太府卿，进爵为伯。

后为华州刺史。至州，借人田，为御史王基所劾，除官爵，卒于家。子侃等停柩不葬，披诉积年。至熙平中，乃赠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并复其爵，谥曰壮。

侃字士业，颇爱琴书，尤好计画。时播一门，贵满朝廷，子侄早通，而侃独不交游，公卿罕有识者。亲朋劝其出仕，侃曰：“苟有良田，何忧晚岁，但恨无才具耳。”年三十一，袭爵华阴伯。

扬州刺史长孙承业请为录事参军。梁豫州刺史裴邃规相掩袭，密购寿春人李瓜花、袁建等令为内应。邃已纂勒兵士，虑寿春疑觉，遂谬移云：“魏始于马头置戍，如闻复欲修白捺旧城。若尔，便稍相侵逼。此亦须营欧阳，设交境之备。今板卒已集，唯听信还。”佐寮咸欲以实答之，云无修白捺意。而侃曰：“白捺小城，本非形胜，邃集兵遣移，虚构是言，得无有别图也？”承业乃云：“录事可造移报。”移曰：“彼之纂兵，想别有意，何为妄构白捺？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，勿谓秦无人也。”邃得移，谓已觉，便散兵。瓜花等以期契不会，便相告发，伏辜者十数家。邃后竟袭寿春，入罗城而退，遂列营于黎浆、梁城，日夕钞掠。承业乃奏侃为统军。

后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，随业讨之，除侃为承业行台左丞。军次恆农，侃白承业曰：“今贼守潼关，全据形胜。须北取蒲坂，飞棹西岸，置兵死地，人有斗心，华州之围，可不战而解；潼关之贼，必望风溃散。诸处既平，长安自克。愚计可录，请为明公前驱。”承业从之，令其子子产等领骑与侃于恆农北度，便据石锥壁。乃班告曰：“今且停军于此，以待步卒，兼观人情向背。若送降名者，各自还村，侯台军举三烽火，各

亦应之，以明降款。其无应烽，即是不降之村，理须殄戮。”人遂传相告报。实未降者，亦诈举烽，一宿之间，火光遍数百里内。围城之寇，不测所以，各自散归。长安平，侃颇有力焉。建义初，除岐州刺史。属元颢内逼，诏行北中郎将。

孝庄徙河北，执侃手曰：“朕停卿蕃寄，移任此者，正为今日。但卿尊卑百口，若随朕行，所累处大。卿可还洛，寄之后图。”侃曰：“宁可以臣微族，顿废君臣之义。”固求陪从。除度支尚书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敷西县公。及车驾南还，颢令梁将陈庆之守北中城，自据南岸。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，乃密信通款，求破桥立效。尔硃荣赴之。及桥破，应接不果，皆为颢屠。荣将为还计，欲更图后举。侃曰：“若今即还，人情失望，未若召发人材，唯多缚筏，间以舟楫，沿河广布。令数百里中，皆为度势，颢知防何处？一旦得度，必立大功。”荣大笑从之。于是尔硃兆等于马渚诸杨南度，颢便南走。车驾入都，侃解尚书，正黄门。以济河功，进爵济北郡公，复除其长子师仲为秘书郎。

时所用钱，人多私铸，稍就薄小，乃至风飘水浮，米斗几直一千。侃奏听人与官并铸五铢，使人乐为，而俗弊得改。庄帝从之。后除侍中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

庄帝将图尔硃荣，侃与内弟李晞、城阳王徽、侍中李彧等咸预其谋。尔硃兆入洛，侃时休沐，遂窜归华阴。普泰初，天光在关西，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，立盟许恕其罪。侃从兄昱恐为家祸，令侃出应，假其食言，不过一人身没，冀全百口。侃赴之，为天光所害。太昌初，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。子纯陀袭。

播弟椿。椿字延寿，本字仲考，孝文赐改焉。性宽谨。为内给事，与兄播并侍禁闱。后为中部法曹，折讼公正，孝文嘉

之。及文明太后崩，孝文五日不食。椿谏曰：“圣人之礼，毁不灭性，从陛下欲自贤于万代，其若宗庙何！”帝感其言，乃一进粥。转授宫舆曹少卿，加给事中，出为豫州刺史，再迁梁州刺史。

初，武兴王杨集始降于齐，自汉中而北，规复旧土。椿贻书集始，开以利害。集始执书对使者曰：“杨使君此书，除我心腹疾。”遂来降。寻以母老解还。后兼太仆卿。

秦州羌吕苟兒、泾州屠各陈瞻等反，诏椿为别将，隶安西将军元丽讨之。贼守峡自固。或谋伏兵断其出入，待粮尽攻之。或云斩山木，从火焚之。椿曰：“并非计也。贼深窞，正避死耳。今宜勒三军勿更侵掠，贼必谓见险不前，心轻我军，然后掩其不备，可一举而平。”乃缓师。贼果出掠，仍以军中驴马饵之。衔枚夜袭，斩瞻传首。入正太仆卿。

初，献文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，居于高平、薄骨律二镇。太和末叛走，唯有一千余家。太中大夫王通、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置淮北，防其后叛。诏椿徙焉。椿上书，以为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，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间，正欲悦近来远。今新附者众，若旧者见徙，新者必不安，愚谓不可。时八坐不从，遂于济州缘河居之。及冀州元愉之难，果悉浮河赴贼，所在钞掠，如椿所策。后除朔州刺史。在州为廷尉奏椿前为太仆卿，招引百姓，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，依律处刑五岁。尚书邢峦据正始别格，奏罪应除名，注籍盗门，同籍合门不仕。宣武以亲律既班，不宜杂用旧制，诏依断，以赎论。后除定州刺史。

自道武平中山，多置军府，以相威摄。凡有八军，军各配兵五千，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。自中原稍定，八军之兵渐割南戍，一军兵才千余，然主帅如故，费禄不少。椿表罢四军，减其主帅百八十四人。椿在州，因修黑山道余功，伐木私造佛

寺，役兵，为御史所劾，除名。

后累迁为雍州刺史，进号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寻以本官加侍中，兼尚书右仆射，为行台，节度关西诸将。遇暴疾，频启乞解，诏许之，以萧宝夤代为刺史、行台。

椿还乡里，遇子昱将还京师，使陈宝夤赏罚云为，不依常宪，恐有异心。昱还，面启明帝及灵太后，并不纳。及宝夤邀害御只中尉酈道元，犹上表自理，称为椿父子所谤。

建义元年，为司徒。永安初，进位太保，加侍中，给后部鼓吹。元颢入洛，椿子昱为颢禽。又椿弟顺、顺子仲宣、兄子侃、弟子遁并从驾河内，为颢嫌疑。以椿家世显重，恐失人望，未及加罪。时人助其忧，或劝椿携家避祸。椿曰：“吾内外百口，何处逃窜？正当坐任运耳。”

庄帝还宫，椿上书频请归老，诏听服侍中服，赐朝服一袭、八尺床帐、几、杖，不朝，乘安车，驾驷马，给扶，传诏二人，仰所在郡县四时以礼存问安否。椿奉辞于华林园，帝下御座，执手流泪曰：“公先帝旧臣，实为元老。但高尚其志，决意不留，既难相违，深用凄切。”椿亦歔歔，欲拜，帝亲执不听。赐以绢布，给羽林卫送。群公百寮饯于城西张方桥，行路观者莫不称叹。椿临行，诫子孙曰：

我家入魏之始，即为上客。自尔至今，二千石方伯不绝，禄恤甚多。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，必厚加赠襚；来往宾寮，必以酒肉饮食，故六姻朋友无憾焉。国家初，丈夫好服彩色。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，然记清河翁时服饰。恆见翁著布衣韦带，常自约敕诸父曰：“汝等后世若富贵于今日者，慎勿积金一斤、彩帛百匹已上，用为富也。”不听兴生求利，又不听与势家作婚姻。至吾兄弟，不能遵奉。今汝等服乘渐华好，吾是以知恭俭之德，渐不如上也。又吾兄弟，若在家，必同盘而食；

若有近行，不至，必待其还。亦有过中不食，忍饥相待。吾兄弟八人，今存者有三，是故不忍别食也。又愿毕吾兄弟，不异居异财。汝等眼见，非为虚假。如闻汝等兄弟，时有别斋独食者。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。吾今日不为贫贱，然居住舍宅，不作壮丽华饰者，正虑汝等后世不贤，不能保守之，将为势家所夺。

北都时，朝法严急。太和初，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：兄在高祖左右，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。于时口敕，责诸内官，十日仰密得一事，不列便大嗔嫌。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，亦有太后、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。吾兄弟自相诫曰：“今忝二圣近臣，居母之间难，宜深慎之。又列人事，亦何容易，纵被嗔责，勿轻言。”十余年中，不尝言一人罪过。时大被嫌责，答曰：“臣等非不闻人语，正恐不审，仰误圣听，以是不敢言。”于后终以不言。蒙赏及二圣间言语，终不敢辄尔传通。太和二十一年，吾从济州来朝，在清徽堂豫宴。高祖谓诸贵曰：“北京之日，太后严明，吾每得杖。左右因此有是非言。和朕母子者，唯杨播兄弟。”遂举爵赐兄及我酒。汝等脱若万一蒙明主知遇，宜深慎言语，不可轻论人恶也。吾自惟文武才艺、门望姻援不胜他人。一旦位登侍中、尚书，四历九卿，十为刺史，光禄大夫、仪同、开府、司徒、太保，津今复为司空者，正由忠谨慎口，不尝论人之过，无贵无贱，待之以礼，以是故至此耳。闻汝等学时俗人，乃有坐待客者，有驱驰势门者，有轻论人恶者；及见贵胜则敬重之，见贫贱则慢易之，此人行之大失，立身之大病也。汝家仕皇魏以来，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、三十二州刺史，内外显职，时流少比。汝等若能存礼节，不为奢淫骄慢，假不胜人，足免尤诮，足成名家。吾今年始七十五，自惟气力，尚堪朝覲天子，所以孜孜求退者，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，

为一门法耳，非是苟求千载之名。汝等能记吾言，吾百年后终无恨矣。

椿还华阴。逾年，为尔硃天光所害，时人莫不怨痛之。太昌初，赠太师、丞相、都督、冀州刺史。子昱。

昱字元略，起家广平王怀左常侍。怀好武事，数游猎，昱每规谏。正始中，以京兆、广平二王国臣多纵恣，诏御史中尉崔亮穷案之，伏法都市者三十余人，不死者悉除名，唯昱与博陵崔楷以忠谏免。后除太学博士、员外散骑侍郎。

初，尚书令王肃除扬州刺史，出顿洛阳东亭。酣后，广阳王嘉、北海王详等与播论议竞理，播不为屈。北海王顾昱曰：“尊伯性刚不伏理，大不如尊使君也。”昱对曰：“昱父道隆则从其隆，道湾则从其湾；伯父刚则不吐，柔亦不茹。”坐叹其能言。肃曰：“非此郎，何得申二父之美。”

延昌三年，以本官带詹事丞。时明帝在怀抱中，至于出入，左右、乳母而已，不令宫寮闻知。昱谏曰：“陛下不以臣等凡浅，备位宫臣，太子动止，宜令翼从。自比以来，轻尔出入，进无二傅导引之美，退阙群寮陪侍之式。非所谓示人轨仪，著君臣之义。陛下若召太子，必降手敕，令臣下咸知，为后世法。”于是诏自今若非手敕，勿令儿辄出，宫臣在直者，从至万岁门。转太尉掾，兼中书舍人。

灵太后尝谓昱曰：“亲姻在外，不称人心，卿有所闻，慎勿讳隐。”昱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，恆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十具，并饷领军元叉。灵太后令召叉夫妻，泣而责之。叉深恨昱。昱第六叔舒妻，武昌王和之妹，和即叉之从祖父。舒早丧，有一男六女，及终丧，元氏请别居。昱父椿集亲姻泣谓曰：“我弟不幸早终，今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何便求别居？”不听。遂怀憾。神龟二年，瀛州人刘宣明谋反，事觉逃窜。叉使和及

元氏诬告昱藏宣明，云昱父椿、叔津并送甲仗三百具，谋图不逞。又构成其事。乃遣夜围昱宅收之，并无所获。太后问状。昱具对元氏构衅之端，言至哀切。太后乃解昱缚，和及元氏并处死刑。而又相左右，和直免官，元氏卒亦不坐。及又之废太后也，乃出昱为济阴内史。中山王熙起兵于鄴，又遣黄门卢同诣鄴刑熙，并穷党与。同希又旨，就郡锁昱赴鄴，囚讯百日乃还任。

孝昌初，除中书侍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后贼围幽州，诏昱兼侍中，持节催西北道大都督、北海王颢，仍随军监察。幽州围解。雍州蜀贼张映龙、姜神达知州内虚，谋欲攻掩。刺史元修义惧而请援，一日一夜，书移九通。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。昱曰：“若长安不守，大军自然瓦散，此军虽往，有何益也。”遂与叔仁等俱进，于阵斩神达，诸贼迸散。诏以昱受旨催督，而颢军稽缓，遂免昱官。寻除泾州刺史。未几，昱父椿为雍州，征昱除吏部郎中。及萧宝夤等败于关中，以昱兼七兵尚书、持节、假抚军、都督，防守雍州。昱遇贼失利而返。后除镇东将军、假车骑将军、东南道都督，又加散骑常侍。于后太山守羊侃据郡南叛，侃兄深时为徐州行台，府州咸欲禁深。昱曰：“昔叔向不以鲋也见废，奈何以侃罪深，宜呼朝旨。”不许群议。

还朝未几，元颢侵逼大梁，除昱南道大都督，镇荥阳。颢禽济阴王暉业，乘虚径进，城陷。昱与弟息五人在门楼上。颢至，执昱下，责曰：“卿今死甘心不？”答曰：“分不望生，向所以不下楼，正虑乱兵耳。但恨八十老父无人供养，乞小弟一命，便是死不朽也。”颢将陈庆之、胡光等伏颢帐前曰：“陛下度江三千里，无遗镞费。昨日杀伤五百余人，求乞杨昱以快意。”景曰：“我在江东闻梁主言，初下都，袁昂为吴都不

降，称其忠节。奈何杀昱。”于是斩昱下统帅三十七人，皆令蜀兵剖腹取心食之。

孝庄还，复前官。尔硃荣之死，昱为东道行台拒尔硃仲远。会尔硃兆入洛，昱还京师。后归乡里，亦为天光所害。太昌初，赠司空公、定州刺史。

子孝邕，员外郎，奔免。匿蛮中，潜结渠率，谋报尔硃氏。微服入洛，为尔硃世隆所杀。椿弟颖，字惠哲，本州别驾。

颖弟顺，字延和，宽裕谨厚。豫立庄帝功，封三门县伯，位冀州刺史。罢州还，遇害。太昌初，赠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相州刺史。子辩，字僧达，位东雍州刺史。

辩弟仲宣，有风度才学。位正平太守，爵恆农伯，在郡有能名。还京，兄弟与父同遇害。太昌初，辩赠仪同三司、恆州刺史；仲宣赠尚书右仆射、青州刺史。

仲宣子玄就，幼而俊拔。收捕时，年九岁，牵挽兵人曰：“欲害诸尊，乞先就死。”兵以刀斫断其臂，犹请死不止，遂先杀之。永熙初，赠汝阴太守。

顺弟津。津字罗汉，本字延祚，孝文赐改焉。少端谨，以器度见称。年十一，除侍御中散。时孝文幼冲，文明太后临朝，津曾入侍左右，忽咳逆失声，遂吐血数升，藏之衣袖。太后闻声，阅而不见，问其故，具以实言，遂以敬慎见知。赐缣百匹，迁符玺郎中。津以身在禁密，不外交游，至宗族姻表宰相参侯。司徒冯诞与津少结交友，而津见其贵宠，每恆退避，及相招命，多辞疾不往。诞以为恨，而津逾远焉。人或谓之曰：“司徒，君之少旧，何自外也？”津曰：“为势家所厚，复何容易！但全吾今日，亦足矣。”转振威将军，领监曹奏事令。孝文南征，以津为都督、征南府长史。后迁长水校尉，仍直阁。

景明中，宣武游于北芒，津时陪从。太尉、咸阳王禧谋反，

帝驰入华林。时直阁中有同禧谋，皆在从限。及禧平，帝顾谓朝臣曰：“直阁半为逆党，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谋。”因拜津左中郎将，迁骁骑将军，仍直阁。

出除岐州刺史，津巨细躬亲，孜孜不倦。有武功人赍绢三匹，去城十里，为贼所劫。时有使者驰驿而至，被劫人因以告之。使者到州，以状白津。津乃下教，云有人著某色衣，乘某色马，在城东十里被杀，不知姓名。若有家人，可速收视。有一老母行哭而出，云是己子。于是遣骑追收，并绢俱获。自是阖境畏服。至于守令寮佐有浊货者，未曾公言其罪，常以私书切责之。于是官属感厉，莫有犯法者。以母忧去职。

延昌末，起为华州刺史，与兄播前后牧本州，当世荣之。先是，受调绢度尺特长，在事因缘，共相进退，百姓苦之。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输物，尤好者赐以杯酒而出；其所输少劣者，为受之，但无酒以示其耻。于是竞相劝厉，官调更胜。

孝昌中，北镇扰乱，侵逼旧京，乃加津安北将军，北道大都督，寻转左卫，加抚军将军。津始受命，出据灵丘。而贼帅鲜于修礼起于博陵，定州危急，遂回师南赴。始至城下，荣垒未立，而州军新败。津以贼既乘胜，士众荣疲，栅垒未安，不可拟敌，欲移军入城，更图后举。刺史元固称贼既逼城，不可示弱，乃闭门不内。津挥刃欲斩门者，军乃得入。贼果夜至，见栅空而去。其后，贼攻州城东面，已入罗城。刺史闭小城东门，城中骚扰。津开门出战，贼退，人心少安。寻除定州刺史，又兼吏部尚书、北道行台。初，津兄椿得罪此州，由钜鹿人赵略投书所致。及津至，略举家逃走。津乃下教慰喻，令其还业。于是阖州愧服，远近称之。时贼帅鲜于修礼、杜洛周贱掠州境，孤城独立，在两寇之间。津修理战具，更营雉堞。又于城中去城十步，掘地至泉，广作地道，潜兵涌出，置炉铸铁，持以灌

贼。贼遂相告曰：“不畏利槩坚城，唯畏杨公铁星。”津与贼帅元洪业等书喻之，并授铁券，许之爵位，令图贼帅毛普贤。洪业等感寤，复书云欲杀普贤。又云：“贼欲围城，正为取北人，城中所有人，必须尽杀。”津以城内北人，虽是恶党，然掌握中物，未忍便杀，但收内子城，防禁而已。将吏无不感其仁恕。朝廷初送铁券二十枚，委津分给。津随贼中首领，间行送之；修礼、普贤颇亦由此而死。

既而杜洛周围州城，津尽力捍守。诏加卫将军，将士有功者任津科赏，兵人给复八年。葛荣以司徒说津。津大怒，斩其使以绝之。自受攻围，经历三稔，朝廷不能拯赴。乃遣长子遁突围出。诣蠕蠕主阿那瑰，令其讨贼。遁日夜泣诉，阿那瑰遣其从祖吐豆发率精骑南出。前锋已达广昌，贼防塞益口，蠕蠕遂还。津长史李裔引贼入，津苦战不敌，遂见拘执。洛周脱津衣服，置地牢下数日，将烹之。诸贼还相谏止，遂得免害。津曾与裔相见，对诸贼帅以大义责之，辞泪俱发，裔大惭。典守者以告洛周，弗之责。及葛荣并洛周，复为荣所拘。荣破，始得还洛。

永安二年，兼吏部尚书。元颢内逼，庄帝将亲出讨，以津为中军大都督，兼领军将军。未行，颢入。及颢败，津乃入宿殿中，扫洒宫掖，遣第二子逸封闭府库，各令防守。及帝入也，津迎于北芒，流涕谢罪。帝深嘉慰之。寻以津为司空，加侍中。尔硃荣死，使津以本官为兼尚书令、北道大行台、都督、并州刺史，委以讨胡经略。津驰至鄴，将从滏口而入。遇尔硃兆等已克洛，相州刺史李神等议欲与津举城通款，津不从。以子逸既为光州刺史，兄子昱时为东道行台，鸠率部曲，在于梁、沛，津规欲东转，更为方略。乃率轻骑望于济州度河。而尔硃仲远已陷东郡，所图不果，遂还京师。普泰元年，亦遇害于洛。太

昌初，赠大将军，太傅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孝穆。将葬本乡，诏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。长子遁。

遁字山才。其家贵显，诸子弱冠，咸縻王爵。而遁性静退，年近三十，方为镇西府主簿。累迁尚书左丞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亦被害于洛。太昌初，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恭定。

遁弟逸，字遵道，有当世才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以功赐爵华阴男。建义初，庄帝犹在河阳，逸独往谒。帝特除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。及朝士滥祸，帝益忧怖，诏逸昼夜陪侍，常寝御床前。帝曾夜中谓逸曰：“昨来举目唯见异人，赖卿差以自慰。”再迁南秦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时年二十九，时方伯之少，未有先之者。仍以路阻不行，改光州刺史。时灾俭连岁，逸欲以仓粟振给，而所司惧罪不敢。逸曰：“国以人为本，人以食为命，假令以此获戾，吾所甘心。”遂出粟，然后申表。右仆射元罗以下，谓公储难阙，并执不许。尚书令、临淮王彧以为宜贷二万，诏听贷二万。逸既出粟之后，其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，又于州门造粥饲之，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。帝闻而善之。逸为政爱人，尤憎豪猾，广设耳目，善恶毕闻。其兵出使下邑，皆自持粮，人或为设食者，虽在暗室，终不敢进，咸言杨使君有千里眼，那可欺之。在州政绩尤美。

及其家祸，尔硃仲远遣使于州害之。吏人如丧亲戚，城邑村落营斋供，一月之中，所在不绝。太昌初，赠都督、豫郢二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逸弟谧，字遵和。历员外散骑常侍，以功赐爵恆农伯，镇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卫将军。在晋阳，为尔硃兆所害。太昌初，赠骠骑将军、兖州刺史。谧弟愔，事列于后。

津弟 ，字延季。弘厚，颇有文学。位武卫将军，加散骑

常侍、安南将军。庄帝初，遇害河阴，曾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

播家世纯厚，为并敦议让，昆季相事，有如父子。播性刚毅，椿、津恭谦，兄弟旦则聚于堂，终日相对，未曾入内。有一美味，不集不食。堂间，往往帟幔隔障，为寝息之所，时就休偃，还共谈笑。椿年老，曾他处醉归，津扶侍还室，仍假寝阁前，承候安否。椿、津年过六十，并登台鼎；而津常旦暮参问，子侄罗列阶下，椿不命坐，津不敢坐。椿每近出，或日斜不至，津不先饭；椿还，然后共食。食则津亲授匙箸，味皆先尝，椿命食，然后食。津为司空，于时府主皆自引寮佐。人有就津求官者，津曰：“此事须家兄裁之，何为见问。”初，津为肆州，椿在京宅，每有四时嘉味，辄因使次附之，若或未寄，不先入口。椿每得所寄，辄对之下泣。兄弟并皆有孙，唯椿有曾孙，年十五六矣。椿常欲为之早娶，望见玄孙。自昱已下，率多学尚，时人莫不钦焉。一家之内，男女百口，总服同爨，庭无间言。魏世以来，唯有卢阳乌兄弟及播昆季，当世莫逮焉。

尔硃世隆等将害椿家，诬其为逆，奏请收之。节闵不许；世隆复苦执，不得已，乃下诏。世隆遂遣步骑夜围其宅，天光亦同日收椿于华阴，东西两处，无少长皆遇祸，籍没其家。节闵惋怅久之。

愔字遵彦，小名秦王。儿童时，口若不能言；而风度深敏，出入门间，未尝戏弄。六岁学史书，十一受《诗》、《易》，好《左氏春秋》。幼丧母，曾诣舅源子恭。子恭与之饮，问读何书。曰：“诵《诗》。”子恭曰：“诵至《渭阳》未邪？”愔便号泣感噎。子恭亦对之歔歔，遂为之罢酒。子恭后谓津曰：“常谓秦王不甚察慧，从今已后，更欲刮目视之。”

愔一门四世同居，家甚隆盛，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。学庭

前有柰树，实落地，群兒咸争之。愔颓然独坐。其季父 适入学馆，见之，大用嗟异。顾谓宾客曰：“此兒恬裕，有我家风。”宅内有茂竹，遂为愔于林边别葺一室，命独处其中，常铜盘具盛饌以饭之。因以督厉诸子曰：“汝辈但如遵彦谨慎，自得竹林别室、铜盘重肉之食。”愔从父兄黄门侍郎昱特相器重，曾谓人曰：“此兒驹齿未落，已是我家龙文；更十岁后，当求之千里外。”昱尝与十余人赋诗，愔一览便诵，无所遗失。及长，能清言，美音制，风神俊悟，容止可观，人士见之，莫不敬异；有识者多以远大许之。

正光中，随父之并州。性既恬默，又好山水，遂入晋阳西县甕山读书。孝昌初，津为定州刺史，愔亦随父之职。以军功除羽林监，赐爵魏昌男，不拜。及中山为杜洛周陷，全家被囚繫。未几，洛周灭，又没葛荣。荣欲以女妻之，又逼以伪职。愔乃托疾，密含牛血数合，于众中吐之，仍阳喑不语。荣以为信然，乃止。永安初，还洛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年十八。

元颢入洛时，愔从父兄侃为北中郎将，镇河梁。愔适至侃处，便属乘輿失守，夜至河。侃虽奉迎车驾北度，而潜南奔。愔固谏止之，遂相与扈从达建州。除通直散骑常侍。愔以世故未夷，志在潜退，乃谢病。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邢邵隐于嵩山。

及庄帝诛尔硃荣，其从兄侃参赞帷幄。朝廷以其父津为并州刺史、北道大行台，愔随之任。有邯郸人杨宽者，求义从出籓，愔请津纳之。俄而孝庄幽崩，愔时适欲还都，行达邯郸，过杨宽家，为宽所执。至相州，见刺史刘诞，以愔名家盛德，甚相哀念，付长史慕容白泽禁止焉。遣队主巩荣贵防禁送都，至安阳亭，愔谓荣贵曰：“仆百世忠臣，输诚魏室，家亡国破，一至于此。虽曰囚虏，复何面目见君父之讎！得自缢于一绳，传首而去，君之惠也。”荣贵深相矜感，遂与俱逃。愔乃投高

昂兄弟。

既潜窜累载，属齐神武至信都，遂投刺辕门。便蒙引见，赞扬兴运，陈诉家祸，言辞哀壮，涕泗横集。神武为之改容，即署行台郎中。南攻鄴，历杨宽村，宽于马前叩头请罪。愔谓曰：“人不识恩义，盖亦常理。我不恨卿，无假惊怖。”时鄴未下，神武命愔作祭天文，燎毕而城陷。由是转大行台右丞。于时霸图草创，军国务广，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甌出。

遭罹家难，常以丧礼自居，所食唯盐米而已，哀毁骨立。神武愍之，常相开慰。及韩陵之战，愔每阵先登。朋僚咸共怪叹曰：“杨氏儒生，今遂为武士，仁者必勇，定非虚论。”顷之，表请解职还葬，一门之内，赠太师、太傅、丞相、大将军者二人；太尉、录尚书及尚书令者三人；仆射、尚书者五人；刺史、太守者二十余人。追荣之盛，古今未之有也。及丧柩进发，吉凶仪卫亘二十余里，会葬者将万人。是日，隆冬盛寒，风雪严厚，愔跣步号哭，见者无不哀之。寻征赴晋阳，仍居本职。

愔从兄幼卿为岐州刺史，以直言忤旨见诛。愔闻之悲惧，因哀感发疾，后取急就雁门温汤疗疾。郭季素害其能，因致书恐之曰：“高王欲送卿于帝所。”仍劝其逃亡。愔遂弃衣冠于水滨，若见沈者。变易名姓，自称刘士安。入嵩山，与沙门昙谟征等屏居削迹。又潜之光州，因东入田横岛，以讲诵为业，海隅之士谓之刘先生。太守王元景阴佑之。

神武知愔存，遣愔从兄宝猗赍书慰喻；仍遣光州刺史奚思业令搜访，以礼发遣。神武见之悦，除太原公开府司马，转长史，复授大行台右丞，封华阴县侯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妻以庶女。又兼散骑常侍，为聘梁使主。至碣碣，州内有愔家旧佛寺。精庐礼拜，见太傅容像，悲感恸哭，呕血数升，遂发病不成行，

輿疾还鄴。久之，以本官兼尚书吏部郎中。武定末，以望实之美，超拜吏部尚书，加侍中、卫将军，侍学典选如故。

天保初，以本官领太子少傅，别封阳夏县男。又诏监太史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尚太原长公主，即魏孝静后也。会有雉集其舍，又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改封华山郡公。九年，徙尚书令，又拜特进、骠骑大将军。十年，封开封王。文宣之崩，百寮莫有下泪，愔悲不自胜。济南嗣业，任遇益隆，朝章国命，一人而已。推诚体道，时无异议。乾明元年二月，为孝昭帝所诛，时年五十。天统末，追赠司空公。

愔贵公子，早著声誉，风表鉴裁，为朝野所称。家门遇祸，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孙女数人。抚养孤幼，慈旨温颜，咸出仁厚。重分义，轻货财，前后赐与，多散之亲族。群从弟侄十数人，并待而举火。频遭迍厄，冒履艰危，一食之惠，酬答必重；性命之仇，舍而不问。典选二十余年，奖擢人伦，以为已任。然取士多以言貌，时致谤言，以为愔之用人，似贫士市瓜，取其大者。愔闻，不以为意。其聪记强识，半面不忘。每有所召，或单称姓，或单称名，无有误者。后有选人鲁漫汉，自言猥贱，独不见识。愔曰：“卿前在元子思坊骑秃尾草驴，经见我不下，以方麴鄆面，我何不识卿？”漫汉惊服。又调之曰：“名以定体，漫汉果自不虚。”又令吏唱人名，误以卢士深为士琛。士深自言，愔曰：“卢郎润朗，所以比玉。”

自尚公主后，衣紫罗袍、金缕大带。遇李庶，颇以为耻，谓曰：“我此衣服，都是内裁，既见子将，不能无愧。”

及居端揆，经综机衡，千端万绪，神无滞用。自天保五年已后，一人丧德，维持匡救，实有赖焉。每天子临轩，公卿拜授，施号发令，宣扬诏册，愔辞气温辩，神仪秀发，百寮观听，莫不悚动。自居大位，门绝私交。轻货财，重仁义，前后赏赐，

积累巨万，散之九族；架篋之中，唯有书数千卷。太保、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，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，谓左右曰：“我门前幸无此物。”性周密畏慎，恆若不足，每闻后命，愀然变色。

文宣大渐，以常山、长广二王位地亲逼，深以后事为念。愔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、侍中燕子献、黄门侍郎郑子默受遗诏辅政，并以二王威望先重，咸有猜忌之心。初在晋阳，以大行在殡，天子谅闇，议令常山王在东馆，欲奏之事皆先谘决，二旬而止。仍欲以常山王随梓宫之鄴，留长广镇晋阳。执政复生疑贰，两王又俱从至于鄴。子献立计。欲处太皇太后于北宫，政归皇太后。又自天保八年已来，爵赏多滥，至是，愔先自表解其开封王，诸叨窃荣恩者皆从黜免。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。高归彦初虽同德，后寻反动，以疏忌之迹，尽告两王。可硃浑天和又每云：“若不诛二王，少主无自安之理。”宋钦道面奏帝，称二叔威权既重，宜速去之。帝不许曰：“可与令公共详其事。”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，以帝仁慈，恐不可所奏，乃通启皇太后，具述安危。有宫人李昌仪者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，坐仲密事入宫。太后与昌仪宗情，甚相昵爱。太后以启示之，昌仪密白太皇太后。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，乃奏以长广王为大司马、并州刺史，常山王为太师、录尚书事。及二王拜职，于尚书省大会百寮，愔等并将同赴。子默止之云：“事不可量，不可轻脱。”愔云：“吾等至诚体国，岂有常山拜职，有不赴之理？何为忽有此虑？”长广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，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，并与诸勋胄约：行酒至愔等，我各劝双杯，彼必致辞，我一曰“捉酒”，二曰“捉酒”，三曰“何不捉”，尔辈即捉。及宴如之。愔大言曰：“诸王反逆，欲杀忠良邪！尊天子，削诸侯，赤心奉国，未应

及此。”常山王欲缓之，长广王曰：“不可。”于是愔及天和、钦道皆被拳杖乱殴击，头面血流，各十人持之。使薛孤延、康买执子默于尚药局。子默曰：“不用智者言，以至于此，岂非命也！”

二叔率高归彦、贺拔仁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。见都督叱利骚，招之不进，使骑杀之。开府成休宁拒门，归彦喻之，乃得入。送愔等于御前。长广王及归彦在硃华门外。太皇太后临昭阳殿，太后及帝侧立。常山王以砖叩头，进而言曰：“臣与陛下骨肉相连。杨遵彦等欲擅朝权，威福自己，自王公以还，皆重足屏气，共相脣齿，以成乱阶。若不早图，必为宗社之害。臣与湛等为国事重，贺拔仁、斛律金等惜献皇帝业，共执遵彦等，领入宫，未敢刑戮。专辄之失，罪合万死。”帝时默然。领军刘桃枝之徒陞卫，叩刀仰视，帝不睨之。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，又厉声曰：“奴辈即今头落！”乃却。因问杨郎何在，贺拔仁曰：“一目已出。”太皇太后怆然曰：“杨郎何所能，留使不好邪？”乃让帝曰：“此等怀逆，欲杀我二儿，次及我耳。何纵之？”帝犹不能言。太皇太后怒且悲，王公皆泣。太皇太后曰：“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嫗斟酌。”太后拜谢。常山王叩头不止。太皇太后谓帝：“何不安慰尔叔？”帝乃曰：“天子亦不敢与叔惜，岂敢惜此汉辈！但愿乞儿性命，儿自下殿去，此等任叔父处分。”遂皆斩之。长广王以子默昔谗己，作诏书，故先拔其舌，截其手。

太皇太后临愔丧，哭曰：“杨郎忠而获罪。”以御金为之一眼，亲内之，曰：“以表我意。”常山亦悔杀之。先是童谣曰：“白羊头翬秃，羖历头生角。”又曰：“羊羊吃野草，不吃野草远我道，不远打尔脑。”又曰：“阿鹞姑，祸也；道人姑夫，死也。”羊为愔也，“角”文为用刀，“道人”谓废帝

小名，太原公主尝作尼，故曰“阿鹞姑”，愔、子献、天和皆尚帝姑，故曰“道人姑夫”云。

于是乃以天子之命，下诏罪之；罪止一身，家口不问。寻复簿录五家，王晞固谏，乃各没一房，孩幼尽死，兄弟皆除名。

遵彦死，仍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总机务。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：“将涉千里，杀骐驎而荣蹇驴，可悲之甚！”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，诛后散失，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。

燕子献字季则，广汉下洛人。少时相者谓曰：“使役在胡代，富贵在齐、赵。”后遇周文于关中创业，用为典签，将命使于蠕蠕。子献欲验相者之言，来归。神武见之大悦。神武旧养韩长鸾姑为女，是为阳翟公主，遂以嫁之，甚被待遇。文宣时，官至侍中。济南即位，委任弥重，除尚书右仆射。子献素多力，头少发，当狼狈之际，排众走出省门，斛律光逐而禽之。子献叹曰：“丈夫为计迟，遂至此！”天统五年，追赠司空。天和事见兄元传。

郑颐字子默，彭城人。高祖据，魏彭城太守，自荥阳徙焉。颐聪敏，颇涉文义，而邪险不良。初为太原公东阁祭酒。天保世，稍迁中书侍郎。与宋钦道特相友爱，钦道每师事之。杨愔始轻宋、郑，不为之礼。俄而自结人主，稍不可制。钦道旧与济南款狎，共相引致，无所不言。乾明初，拜散骑常侍，兼中书侍郎。二人权将杨愔相埒。愔见害之时，邢子才流涕曰：“杨令君虽其人，死日恨不得一佳伴。”颐后与愔同诏追赠殿中尚书、广州刺史。颐弟抗，字子信，颇有文学。武平末，兼左右郎中，待诏文林馆。

杨敷，字文衍，播族孙也。高祖暉，洛州刺史，赠恆农公，谥曰简。曾祖恩，河间太守。祖钧，博学强识，颇有干用。位七兵尚书、北道行台、恆州刺史、怀朔镇将，赠侍中、司空公，

进封临贞县伯，谥曰恭。父暄，字宣和。性通朗，强识有学。位谏议大夫，以别将从广阳王深征葛荣，遇害。赠殿中尚书、华州刺史。

敷少有志操，重然诺，人景慕之。魏建义初，袭祖钧爵临贞县伯。稍迁廷尉少卿，断狱以平允称。周孝闵践阼，进爵为侯。天和中，为汾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齐将段孝先率众来寇，城陷见禽。齐人方任用之，敷不为屈，遂以忧愤卒于鄴。子素。

素子处道，少落拓有大志，不拘小节。世人多未之知，唯从祖宽深异之，每谓子孙曰：“处道逸群绝伦，非常之器，非汝曹所逮。”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，研精不倦，多所通涉。善属文，工草隶书，颇留意风角。美须髯，有英杰之表。

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记室，转礼曹，加大都督。周武帝亲总万机，素以其父守节陷齐，未蒙朝命，上表申理，至于再三。帝大怒，命左右斩之。素又言曰：“臣事无道天子，死其分也。”帝悟其言，赠敷使持节、大将军、谯、广、复三州刺史，谥曰忠壮。拜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渐见礼遇。常令为诏，下笔立成，词义兼美。帝嘉之，谓曰：“善相自勉，勿忧不富贵。”素应声曰：“臣但恐富贵来逼臣，臣无心图富贵。”

及平齐之役，素请率麾下先驱，帝从之。赐以竹策曰：“朕方欲大相驱策，故用此物赐卿。”从齐王宪与齐人战于河阴，以功封清河县子，授司城大夫。复从宪拔晋州，屯兵鸡栖原。齐主以大军至，宪惧，宵遁。为齐兵蹙，众多败散。素与骁将十余人尽力苦战，宪仅而获免。齐平，加上开府，改封成安县公。寻从王轨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，行东楚州事。封弟慎为义安侯。陈将樊毅筑城泗口，素击走之，夷毅所筑城。宣帝即位，袭父爵临贞县公，以弟约为安成公。寻从韦孝宽徇淮南。

及隋文帝为丞相，素深自结纳，帝甚器之，以为汴州刺史。至洛阳，会尉迟迥作乱。荥州刺史宇文胄据武牢应迥，素不得进。帝拜素大将军，击胄破之。迁徐州总管，位柱国，封清河郡公，以弟岳为临贞公。及隋受禅，加上柱国，拜御史大夫。其妻郑氏性妒悍，素忿之曰：“我若作天子，卿定不堪为皇后。”郑氏奏之，由是坐免。

上方图江表。先是，素数进取陈计。未几，拜信州总管，赐钱百万、锦千段、马二百匹遣之。素居永安，造大舰，名曰五牙，上起楼五层，高百余尺，左右前后置六橦竿，并高百五十尺，容战士八百人，旗帜加于上。次曰黄龙，置兵百余人。自余平乘、舳舻等各有差。及大举攻伐，以素为行军元帅，引舟师趣三硤。至流头滩，陈将戚欣以青龙百余艘屯兵守狼尾滩，以遏军路。共地险峭，诸将患之。素曰：“负胜在此一举，若昼日下船，彼则见我，滩流迅激，制不由人，则吾失其便。”乃夜掩之。素亲率黄龙十艘，衔枚而下。遣开府王长袭从南岸击欣别栅。令大将军刘仁恩趣白沙北岸。比明而至，击之，欣败。虜其众，劳而遣之，秋毫不犯，陈人大悦。素率水军东下，舟舰被江，旌甲曜日。素坐平乘大船。容貌雄伟，陈人望之，惧曰：“清河公即江神也。”

陈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岐亭，正据江峡，于北岸缆岩缀铁锁三条，横截上流，以遏战船。素与仁恩登陆俱发，先攻其栅；仲肃军夜溃，素徐去其锁。仲肃复据荆州之延洲。素遣巴蜒卒数千，乘五牙四艘，以橦竿碎贼十余舰，遂大破之，仲肃仅以身免。陈主遣其信州刺史顾觉镇安蜀城，荆州刺史陈纪镇公安，皆惧而走。巴陵以东，无敢守者。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请降。素下至汉口，与秦孝王会，乃还。拜荆州总管，进爵郢国公，真食长寿县千户；以其子玄感为仪同三司，玄奖为清河郡公；

賜物万段，粟万石，加之金宝；又賜陈主妹、女妓十四人。素言于上曰：“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，逆人王谊前封郢，臣不愿与同。”于是改封越国公。寻拜纳言，转内史令。

俄而江南人李稜等为乱，以素为行军总管讨之。帝命平定日，男子悉斩，女妇赏征人，在阵免者从贱。贼硃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，以盛兵据京口。素舟师入自杨子津，进击破之。晋陵顾世兴自称太守，与其都督鲍迁等复来拒战。素逆击破之，执迁，虏三千余人。进击无锡贼帅叶皓，又平之。吴郡沈玄愬、沈杰等以兵围苏州，刺史皇甫绩频战不利，素率众援之。玄愬势迫，走投南沙贼帅陆孟孙。素击孟孙于松江，大破之，禽孟孙、玄愬。黜、歙贼帅沈雪、沈能据栅自固，又攻拔之。

江浙贼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，吴州总管五原公元契镇会稽，以其兵盛而降之。智慧尽屠其众，契自杀。智慧有船舰千余艘，屯据要害，兵甚劲。素击之，自旦至申，苦战破之。智慧逃入海。躡之，从余姚泛海趣永嘉。智慧来拒战，素击走，贼帅汪文进自称天子，据东阳，署其徒蔡道人为司空，守乐安。素进讨。悉平之。又破永嘉贼帅沈孝彻。于是步道向天台，指临海郡。遂捕遗逸，前后百余战，智慧遁守闽越。上以素久劳于外，诏令驰传入朝，加子玄感上开府，赐彩八千段。素以余寇未殄，恐为后患，又自请行。诏以素为元帅，复乘传至会稽。

先是，泉州人王国庆，南安豪族也，杀刺史刘弘，据州为乱。自以海路艰阻，非北人所习，不设备伍。素泛海奄至，国庆遑遽，弃州走。素分遣诸将，水陆追捕。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，居水为亡命，号曰游艇子；智慧、国庆欲往依之。素乃密令人说国庆，令斩智慧以自效。因庆乃斩智慧于泉州。自余支党悉降，江南大定。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，比到京师，问者日至。拜素子玄奖仪同，赐黄金四十斤，加银瓶，

实以金钱，缣三千段、马二百匹、羊三千口、田百顷、宅一区。

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，与高颀专掌朝政。素性疏而辩，高下在心，朝贵之内，颇推高颀，敬牛弘，厚接薛道衡，视苏威蔑如也。自余朝臣，多被陵轹。其才艺风调，优于高颀。至于推诚体国，处物平当，有宰相识度，不如颀远矣。

寻令素监营仁寿宫，素遂夷山堙谷，督役严急，作者多死，宫侧时闻鬼哭。及宫成，上令高颀前视，奏称颇伤绮丽，大损人丁。帝不悦。素惧，即于北门启独孤皇后曰：“帝王法有离宫别馆，今天下太平，造一宫何足损费。”后以此理谕上，上乃解。于是赐钱百万、绵绢三千段。

开皇十八年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。出塞讨之，赐物二千段、黄金百斤。先是诸将与虏战，每虑胡骑奔突，皆戎车步骑相参，与鹿角为方阵，骑在内。素曰：“此乃自固之道。”于是悉除旧法，令诸军为骑阵。达头闻之，大喜，以为天赐，下马仰天而拜，率精骑十余万至。素奋击，大破。达头被重创而遁，众号哭而去。优诏赐缣二万匹及万钉宝带，加子玄感位大将军，玄奖、玄纵、积善并上仪同。

素多权略，乘机赴敌，应变无方。然大抵驭戎严整，有犯令者，立斩无所宽贷。每将临寇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，多者百余人，少不下数十，流血盈前，言笑自若。及对阵，先令一二百人赴敌，陷阵则已，如不能陷而还，无问多少，悉斩之。又令二百人复进，还如向法。将士股栗，有必死心，由是战无不胜，称为名将。素时贵幸，言无不从。其从素征代者，微功必录。至于他将，虽大功，多为文吏所谴却。故素虽严忍，士亦以此愿从。

二十年，晋王广为灵、朔道行军元帅，素为长史，王卑躬交素。及为太子，素之谋也。仁寿初，代高颀为尚书左仆射，

赐良马十匹、牝马二百匹、奴婢百口。其年，以素为行军元帅，出云中击突厥，连破之。突厥走，追至夜及之。将复战，恐贼越逸，令其骑稍后，于是亲将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，不之觉也。俟其顿舍未定，趣后骑掩击，大破之。自是突厥远遁，碛南无复虏庭。以功进子玄感位柱国，玄纵为淮南郡公，赏物二万段。

及献皇后崩，山陵制度多出素。上善之，下诏曰：“君为元首，臣则股肱，共理百姓，义同一体。上柱国、尚书左仆射、仁寿宫大监、越国公素，志度恢弘，机鉴明远，怀佐时之略，包经国之才。王业初基，霸图肇建，策名委质，受脤出师，禽翦凶魁，克平虢、郑。频承庙算，扬旌江表；每禀戎律，长驱塞垣。南指而吴越肃清，北临而獯豸摧服。自居端揆，参赞机衡，当朝正色，直言无隐。论文则词藻从横，语武则权奇间出，既文且武，唯朕所命。任使之处，夙夜无怠。献皇后奄离六宫，远日云及，莹兆安厝，委素经纪。然葬事依礼，唯卜泉石，至如吉凶，不由于此。素义存奉上，情深体国，欲使幽明俱泰，永保无穷。以为阴阳之书，圣人所作，祸福之理，特须审慎。乃遍历川原，亲自占择，志图元吉，孜孜不已。遂得神皋福壤，营建山陵。论素此心，事极诚孝，岂与平戎定寇，比其功业，若不加褒赏，何以申兹劝励。可别封一子义康郡公、邑万户，子子孙孙承袭不绝，余如故。”并赐田三十顷、绢万匹、米万石；金钵一，实以金；银钵一，实以珠；并綾锦五百段。

时素贵宠日隆。其弟约、从父文思、弟纪及族父异并尚书、列卿，诸子无汗马劳，位柱国、刺史。家僮数千，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；第宅华侈，制拟宫禁。有鲍亨者善属文，殷胄者工草隶，并江南士人，因高智慧没为奴。亲戚故吏，布列清

显。其盛近古未闻。炀帝初为太子，忌蜀王秀，与素谋之，构成其罪，后竟废黜。朝臣有违忤者，虽至诚体国如贺若弼、史万岁、李纲、柳彧等，素皆阴中之。若有附会及亲戚，虽无才用，必加进擢。朝廷靡然，莫不畏附。唯兵部尚书柳述，以帝嬖之重，数于上前面折素。大理卿梁毗，抗表言素作威作福。上渐疏忌之，后因出敕曰：“仆射，国之宰辅，不可躬亲细务，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。”外示优崇，实夺之权，终仁寿之末，不复通判省事。上赐王公已下射，素箭为第一，上手以外国所献金精盘价直巨万以赐之。四年，从幸仁寿宫，宴赐重叠。

及上不豫，素与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等入侍疾。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，虑上有不讳，须豫防拟，乃手自为书，封出问素。素条录事状，以报太子。宫人潜送于上，上览而大恚。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。上遂发怒，欲召庶人勇。太子谋之素，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，门禁出入，并取得宇文述、郭衍节度。又令张衡侍疾。上以此日崩，由是颇有异论。

会汉王谅反，遣茹茹天保往东蒲州，烧断河桥，又遣王子并力拒守。素将轻骑五千袭之。潜于渭口宵济，比明击之。天保败，子惧，以城降。有诏征还。初素将行，计日破贼，皆如所量。帝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道安抚大使，讨谅。时晋、绛、吕三州并为谅城守，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。谅遣赵子开拥众十余万，筑绝径路，屯据高壁，布阵五十里。素令诸将以兵临之，自以奇兵深入霍山，缘崖谷而进，直指其营，一战破之，谅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罗屯介休，闻素至，惧，弃城而走。进至清源，去并州三十里。率其将王世宗、赵子开、萧摩诃等来拒战，又击破之，禽萧摩诃。退保并州，素进兵围之。谅穷而降，余党悉平。帝遣素弟修武公约賚手诏劳，素上表陈

谢。其月，还京师。从驾幸洛阳，以素领营东京大监。以平谅功，拜其子万石、仁行、侄玄挺皆仪同三司，赉物五万段、罗绮千匹、谅之妓妾二十人。大业元年，迁尚书令赐东京甲第一区、物二千段，寻拜太师，余官如故。前后赏锡不可胜计。明年，拜司徒，改封楚公，真食二千五百户。其年病薨，谥曰景武。赠光禄大夫、太尉公、弘农河东绛郡临汾文城河内汲郡长平上党河十郡太守，给辎辘车、班剑三十人、前后部羽葆鼓吹、粟麦五千石、物五千段，鸿胪监护丧事。帝又下诏立碑，以彰盛美。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州刺史薛道衡，词气颖拔，风韵秀上，为一时盛作。未几而卒，道衡叹曰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若是乎！”《集》十卷。

素虽有建立策及平杨谅功，然特为帝猜忌，外示殊礼，内情甚薄。太史言楚分野有大丧，因改封素于楚。寝疾之日，帝每令名医诊候，赐以上药；然密问医人，恆恐不死。素又自知名位已极，不肯服药，变不将慎。每语弟约曰：“我岂须更活邪？”

素贪财货，营求产业，东西京居宅侈丽，朝毁夕复，营缮无已。爰及诸方都会之处，邸店水碓田宅以千百数。时议以此鄙之。子玄感。

玄感少时晚成，人多谓之痴。唯素每谓所亲曰：“此儿不痴也。”及长，美须髯，仪貌雄俊，好读书，便骑射。弱冠，以父军功位柱国，与其父俱为第二品，朝会则齐列。后文帝命玄感降一等，玄感拜谢曰：“不意陛下宠臣之甚，许以公庭获展私敬。”初拜郢州刺史，到官潜布耳目，察长吏能不，纤介必知，吏人敬服，皆称其能。后转宋州刺史，父忧去职。岁余，拜鸿胪卿，袭爵楚公，迁礼部尚书。性虽骄居，而爱重文学，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。

后见朝纲渐紊，帝又猜忌日甚，内不自安，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。及从征吐谷浑，还至达斗拔谷，时从官狼狈，玄感欲袭击行宫。其叔慎曰：“土心尚一，国未有衅，不可图也。”玄感乃止。时帝好征伐，玄感欲立威名，阴求将领，以告兵部尚书段文振。振以白帝，帝嘉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将门有将，故不虚也。”于是赉物千段，礼遇益隆，颇预朝政。

帝征辽东，令玄感黎阳督运。遂与武贲郎将王仲伯、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，不时进发。帝遣使者逼促，玄感扬言曰：“水路多盗，不可前后而发。”其弟武贲郎将玄纵、鹰扬郎将万石并从幸辽东，玄感潜遣人召之。时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，将入海趣平壤城，军未发。玄感无以动众，乃遣家奴伪为使，从东方来，谬称护失军期而反。玄感遂入黎阳县，闭城大募勇夫。于是取鬻布为牟甲，署置官属皆准开皇之旧。移书傍郡以讨护为名，令发兵会于仓所。以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，赵怀义为卫州刺史，河内郡主簿唐祗为怀州刺史，有众且一万，将袭洛阳。唐祗至河内，驰往东都告之。越王侗、户部尚书樊子盖等勒兵备御。修武县人相率守临清关，玄感不得济，遂于汲郡南度河。从乱如市，数日，屯兵上春门，众至十余万。子盖令河南赞务裴弘策拒之，弘策战败，父老竞致牛酒。玄感屯兵尚书省，每有誓众曰：“我身为上柱国，家累巨万金，至富贵，无所求也。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，为天下解倒悬之急，救黎元之命耳。”众皆悦，诣辕门请自效者日数千。及与樊子盖书曰：

夫建忠立义，事有多途，见机而作，盖非一揆。昔伊尹放太甲于桐宫，霍光废刘贺于昌邑，此并公度内，不能一二披陈。高祖文皇帝诞膺天命，造兹区宇，在璇玑以齐七政，握金镜以驭六龙，无为而至化流，垂拱而天下义。今上纂承宝历，宜固洪基，乃自绝于天，殄人败德。频年肆眚，盗贱于是滋多；所

在修营，人力为之凋尽。荒淫酒色，子女必被其侵；耽玩鹰犬，禽兽皆离其毒。朋党相扇，货贿公行，纳邪佞之言，杜正直之口。加以转输不息，徭役无期；士卒填沟壑，骸骨蔽原野；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，江、淮之间则鞠为茂草。

玄感世荷国恩，位居上将。先公奉遗诏曰：“好子孙为我辅弼之，恶子孙为我屏黜之。”所以上禀先旨，下顺人心，废此淫昏，更立明哲。今四海同心，九有咸应，士卒用命，如赴私仇，人庶相趋，义形公道。天意人事，较然可知。公独害孤城，势何支久？愿以黔黎在念，社稷为心，勿拘小礼，自贻伊戚。谁谓国家，一旦至此！执笔潸然，言无所具。

遂进逼东都城。刑部尚书卫玄率众自关中来援东都，以步骑二万度漷、润挑战。玄感伪北，玄逐之，伏兵发，前军尽没。后数日，玄复与玄感战。兵始合，玄感诈令人大呼曰：“官军已得玄感矣。”玄军稍怠，玄感与数千骑乘之，大溃，拥八千人而去。玄感骁勇多力，每战，亲运长矛，身先士卒，暗鸣叱咤，所当莫不震慑，论者方之项羽。又善抚驭，士乐致死。由是战无不捷。玄军日蹙，粮又尽，乃悉众决战，阵于北邙，一日间战十余合。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毙，玄感稍却。樊子盖复遣兵攻尚书省，又杀数百人。

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攻元务本于黎阳。武卫将军屈突通屯河阳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发兵继进，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复来赵援。玄感与前户部尚书李子雄计曰：“屈突通晓兵事，若度河则胜负难决，不如分兵拒之。不能济，则樊、卫失援。”玄感然之，将拒通。子盖知其谋，数击其营，玄感不果进。通遂济河，军于破陵。玄感为两军，西拒卫玄，东拒屈突通。子盖复出兵大战，玄感军频北。复与子雄计，子雄劝之直入关中，开永丰仓振贫乏，三辅可指麾而定。据有府库，东面而争天下，

此亦霸王之业。

会华阴诸杨请为乡导，玄感遂释洛阳，西图关中。宣言已破东都，取关西。宇文述等诸军蹶之。至弘农宫，父老遮说玄感曰：“宫城空虚，又多积粟，攻之易下。进可绝敌人之食，退可割宜阳之地。”玄感以为然，留攻三日，城不下，追兵遂至。玄感西至阆乡，上槃豆，布阵亘五十里，与官军且战且行，一日三败。复阵于董杜原，诸军大败之。玄感独与十余骑窜林木间，将奔上洛。追骑至，玄感叱之，皆惧而返走。至葭芦戍，窘迫，独与弟积善步行，谓积善曰：“事败矣，我不能受人戮辱，汝可杀我。”积善杀之，因自刺不死，为追兵所执，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，磔其尸于东都市，三日，复齑而焚之。余党悉平。

其弟玄奖为义阳太守，将归玄感，为郡丞周旋玉所杀。玄纵弟万石，自帝所逃归，至高阳，止传舍，监事许华与郡兵执之，斩于涿郡。万石弟仁行，官至朝议大夫，斩于长安。并具梟磔。公卿请改玄感姓为梟氏，诏可之。

玄感之乱，有赵元淑者预谋，诛。又有刘元进，亦举兵应之。

元淑，博陵人。父世模，初从高宝，后以众归周，授上开府，寓居京兆之云阳。隋文帝践阼，恆典宿卫。后从晋王伐陈，力战而死。朝廷以其身死王事，以元淑袭父本官，赐物三千段。元淑性疏诞，不事产业，家徒壁立。后授骠骑将军，将之官，无以自给。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，仕周为三原令，有季女，慧而有色。连每求贤夫，闻元淑，请与相见。连有风仪，美谈笑，元淑亦慕之。及至其家，服玩居处，拟于将相，酒酣，奏女乐，元淑所未见也。及出，连又致殷勤。元淑再再来，宴乐更多于前。因问所须，尽买与之，元淑致谢，连复拜求以女妻

之。元淑感而纳焉，遂为富人。

从杨素平杨谅，以功进位柱国，历德州刺史、颍川太守，并有威惠。入为司农卿。玄感有异志，遂与结交。辽东之役，领将军、典宿卫，加光禄大夫，封葛国公。明年，帝复征高丽，以元淑镇监渝。及玄感作乱，其弟玄纵自驾所逃归，路经临渝。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见玄纵，对宴极欢，因与通谋，并受玄纵赂遗。及玄感败，人有告其事者，帝以属吏，元淑及魏氏俱斩于涿郡，籍没其家。

元进，余杭人。少好任侠，为州里所宗，两手各长尺余，臂垂过膝。属辽东之役，百姓骚动，元进自以相表非常，遂聚亡命。会玄感起于黎阳，元进应之。旬月，众至数万，将度江而玄感败。吴郡硃燮、晋陵管崇亦举兵，有众七万，共迎元进，奉以为主。据吴郡，称为天子，以燮、崇俱为仆射，署百官。帝令将军吐万绪、光禄大夫鱼俱罗讨焉。为绪所败，硃燮战死。俄而绪、俱罗并得罪。江都郡丞王世充发兵击之。有大流星坠于江都，未及地而南逝，磨拂竹木皆有声，至吴郡而落于地。元进恶之，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，径丈余。数日，失石所在。世充度江，元进遣兵人各持茅，因风纵火。世充大惧，将弃营。遇反风火转，元进众惧烧而退，世充大破之。元进及崇俱为世充所杀。世充坑其众于黄亭涧，死者三万人。其后董道冲、沈法兴、李子通等并乘此而起。素母弟约。

约字惠伯。童儿时尝登树，坠地为查伤，由是竟为宦者。性如沈静，内多谲诈，好学强记。素友爱之，凡有所为，先筹于约而行。在周末，以素军功赐爵安成县公，拜上仪同三司。文帝受禅，历位长秋卿、鄜州刺史、宗正、大理三少卿。

时皇太子无宠，晋王广规夺宗，以素幸于上而雅信约，乃用张衡计，遣宇文述大以金宝赂约，因通王意，说之曰：“夫

守正履道，固人臣之常致；反经合义，亦达者之令图。自古贤人君子，莫不与时消息，以避祸患。公兄弟功名盖世，用事有年，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，可胜数哉？又储宫以所欲不行，每切齿于执政。公虽自结于人主，而欲危公者亦多矣。主上一旦弃群臣，公亦何以取庇？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，主上素有废黜之心，此公所知也。今若请立晋王，在贤兄之口耳。诚能因此时建大功，王必镇铭于骨髓，斯则去累卵之危，成太山之安也。”约然之，又白素。素本凶险，闻之大喜，乃抚掌曰：“吾智慧殊不及此，赖汝起余。”约知其计行，复谓素曰：“今皇后之言，上无不用，宜因机会，早自结托，则匪惟长保荣禄，传祚子孙。又晋王倾身礼士，声名日盛；躬履节俭，有主上之风。以约料之，必能安天下。兄若迟疑，一旦有变，令太子用事，恐祸至无日。”素遂行其策，太子果废。

及晋王入东宫，引约为左庶子，封修武公，进位大将军。及帝崩，遣约入京，易留守者，缢杀庶人勇，然后陈兵发凶问。炀帝闻之曰：“令兄之弟，果堪大任。”即位数日，拜内史令。约有学术，兼达时务，帝甚任之。后加右光禄大夫。

及帝在东都，令约诣京师享庙，行至华阴，见其先墓。遂枉道拜哭，为宪司所劾，坐免官。寻拜浙阳太守。其兄子玄感时为礼部尚书，与约恩义甚笃，既怆分离，形于颜色。帝谓曰：“公比忧瘁，得非为叔也？”玄感再拜流涕曰：“诚如圣旨。”帝亦思约废立功，由是征入朝。未几卒，以素子玄挺后之。

穆字绍叔，暄弟也。仕魏，华州别驾。孝武末，弟宽请以澄城县伯让穆，诏许之。终于并州刺史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州刺史。

穆弟俭，字景则。伟容仪，有才行。位北雍州刺史，政尚

宽惠，夷夏安之。后从破齐神武于沙苑，封夏阳县侯，位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州刺史。卒，谥静。

子异，字文殊。美风仪，有器局。髫髻就学，日诵千言，见者奇之。九岁丁父忧，哀毁过礼，殆将灭性。及免丧之后，绝庆吊，闭户读书。数年之间，博涉书记。周闵帝时，为宁都郡太守，甚有能名，赐爵乐昌县子，后数以军功进爵为侯。隋文帝作相，行济州事。及践阼，拜宗正少卿，加上开府。蜀王秀之镇益州也，朝廷盛选纲纪，以异方直，拜益州总管长史，寻迁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。后历宗正卿、刑部尚书，出为吴州总管，甚有能名。时晋王广镇扬州，诏令异每岁一与王相见，评论得失，规谏疑阙。卒于官。子虔逊。

宽子蒙仁，俭弟也。少有大志，每与诸儿童游处，必择高大之物坐之，见者咸异焉。及长，颇解属文，尤尚武艺。弱冠，除奉朝请。父钧出镇恆州，请随从展效，乃授高阙戍主。既而蠕蠕乱，共主阿那瑰奔魏，魏帝诏钧卫送，宽亦从行。时北边贼起，攻围镇城。钧卒，城人等推宽守御。寻而城陷，宽乃北走蠕蠕，后讨六镇贼破，宽始得还朝。

广阳王深与宽素相昵，深犯法得罪，宽被逮捕。孝庄为侍中，与宽有旧，藏之于宅，遇赦得免。除宗正丞。北海王颢少相器重，时为大行台北征葛荣，欲启宽为左丞。宽辞以孝庄厚恩未报，义不见利而动。颢未之许，颢妹婿李神轨谓颢曰：“匹夫犹不可夺志，况义士乎。”乃止。

孝庄践阼，累迁洛阳令，以都督从太宰、上党王元穆讨平邢杲。师未还。属元颢入洛，庄帝出居河内。天穆惧，集诸将谋之。宽劝天穆径取成皋，会兵伊、洛。天穆然之，乃趣成皋，令宽与尔硃兆为后拒。寻以众议不同，乃回赴石济。宽夜行失道，遂后期，诸将咸言宽少与北海周旋，今不来矣。天穆答

曰：“杨宽非轻去就者也，吾当为诸君明之。”言讫，候骑白宽至。天穆抚髀而笑曰：“吾固知其必来。”遽出帐迎，握其手曰：“是所望也。”与天穆俱谒孝庄于太行。仍为都督，从平河内，进围北中。时梁陈庆之为颍勒兵守北门，天穆驻马围外，遣宽至城下说庆之，不答，久之乃曰：“贤兄抚军在，颇欲相见不？”宽答：“仆兄既力屈凶威，迹沦逆党，人臣之理，何烦相见。”天穆闻之，自此弥敬。

孝庄反正，除太府卿、华州大中正，封澄城县伯。尔硃荣被诛，其从弟世澄等出据河桥，还逼京师，进宽使持节、大都督，随机捍御。世隆谓宽曰：“岂忘大宰相知之深也？”宽答曰：“太宰见爱以礼，人臣之交耳，今日之事，事君之节。”及尔硃兆陷洛阳，囚执孝庄帝，宽还洛不可，遂自成皋奔梁。至建鄴，闻庄帝弑崩，宽发丧尽礼，梁武义之。寻而礼送还。孝武初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

孝武与齐神武有隙，遂召募骁勇，广增宿卫，以宽为阁内大都督，专总禁旅。从孝武入关，兼吏部尚书，录从驾勋，进爵华山郡公。大统初，迁太子太傅。五年，除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、东雍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废帝初，为尚书左仆射、将作大监，坐事免。周明帝初，拜大将军，从驾兰祥讨吐谷浑，破之，别封宜阳县公。除小冢宰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武成二年，诏宽与麟趾殿学士参定经籍。

宽性通敏，有器干。频牧数州，号称清简。历居台阁，有当官之誉。然与柳机不协，案成其罪，时论颇以此讥之。保定元年，除总管梁兴等十九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薨于州，赠华、陕、虞、上、潞五州刺史，谥曰元。子文恩。

文恩字温才。在周，年十一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寻以父功，封新丰县子。天和初，行武都太守。十

姓獠反，文恩讨平之。复行翼州事。党项羌叛，文恩又讨平之。进击资中、武康、隆山等生獠及东山獠，并破之。从陈王攻齐河阴城，又从武帝攻拔晋州，授上仪同三司，改封承宁县公。寿阳刘叔仁作乱，从清河公宇文神举讨之，战于专井，在阵禽叔仁。又别从王谊破贼于鲤鱼栅。后累以军功迁果毅左旅下大夫。

隋文帝为丞相，从韦孝宽拒尉迟迥于武陟，与行军总管宇文述击走其将李俊，遂解怀州围。破尉迟惇，平鄴城，皆有功，进授上大将军，改封洛川县公，寻拜隆州刺史。开皇元年，进爵正平郡公。后为魏州刺史，甚有惠政，及去职，吏人思之，为立碑颂德。转冀州刺史。

炀帝嗣位，征为户部尚书，转纳言，改授右光禄大夫。从幸江都宫，以足疾，不堪趋奏，复授户部尚书，位右光禄大夫。卒官，谥曰定。初文恩当袭父爵，自以非嫡，遂让弟纪，当世多之。

纪字温范，少刚正，有器局。在周，袭爵华山郡公。累迁安州总管长史，将兵迎陈降将王瑗于齐安，与陈将周法尚遇，击走之，以功进开府。入为虞部下大夫。文帝为丞相，改封汾阴县公。从梁睿讨王谦，以功进授上大将军。历资州刺史、宗正少卿，坐事除名。后寻复其爵位，拜熊州刺史，改封上明郡公。除宗正卿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判礼部尚书事。迁荆州总管。卒，谥曰恭。

论曰：杨播兄弟俱以忠毅谦逊，荷内外之任；公卿牧守，荣赫累朝，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。而言色恂恂，出于诚至；恭德慎行，为世师范，汉之陈纪，门法所不过焉。后魏以来，一门而已。诸子秀立，青紫盈庭，积善之庆，盖有凭也。及逆胡擅朝，淫刑肆毒，以斯族而遇斯祸，何报施之反哉。惜雅道

风流，早同标致，公望人物所推。夫处乱虐之世，当机衡之重，朝有善政，是也。及寄天下之命，托六尺之孤，旬朔未几，身亡君辱。进不能送往事居，观几卫主；退不能保身全名，辞宠招福。朝廷之衅，既已仗义断恩；猜忌之涂，无容推心受乱。是知变通之术，非所长也。处道少而轻侠，傲傥不羁；兼文武之资，包英奇之略，志怀远大，以功名自许。属隋文帝将清六合，委以腹心之寄。扫妖氛于牛斗，江海恬波；摧骁猛于龙庭，匈奴远遁。若其夷凶静乱，功臣莫居其右；览其奇策高文，足为一时之杰。然以智诈自立，不由仁义之道，阿谀时主，高下其心。营构离宫，陷君于奢侈；谋废冢嫡，致国于倾危。终使宗庙丘墟，市朝霜露，究其祸败之源，实乃素之由也。玄感宰相之子，荷恩二世，君之失德，当竭腹心。未议致身，先图问鼎，假称伊、霍之事，将肆莽、卓之心，人神同疾，败不旋踵。昆弟就菹醢之诛，先人受焚如之酷，不亦甚乎。约外示温柔，内怀狡算，为蛇画足，终倾国本，俾无遗育，不亦宜哉。宽闲关夷险，竟以功名自卒。文恩能以爵让，其殆仁乎。

卷第四十二

列传第三十

王肃 刘芳 孙逖 芳从子懋
常爽 孙景

王肃，字恭懿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父奂，齐雍州刺史，《南史》有传。肃少聪辩，涉猎经史，颇有大志。仕齐，位秘书丞。父奂及兄弟并为齐武帝所杀。太和十七年，肃自建鄴来奔。孝文幸鄴，闻其至，虚衿待之，引见问故。肃辞义敏切，辩而有礼，帝甚哀恻之。遂语及为国之道。肃所陈说，深会旨，帝促席移景，不觉坐之疲也。肃因言萧氏危亡之兆，可以乘机，帝于是图南之规转锐。器重礼遇，日有加焉；亲贵旧臣莫之间也，或屏左右，谈说至夜分不罢。肃亦尽忠输诚，无所隐避，自谓君臣之际，犹孔明之遇玄德也。寻除辅国、大将军长史，赐爵开阳伯。肃固辞伯爵，许之。

诏肃讨齐义阳，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，其募士有功，赏加等。其从肃行者，六品已下听先拟用，以后闻；若投化人，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。肃至义阳，频破贼军，除持节、都督、豫州刺史、扬州大中正。肃善抚接，甚有声称。寻征入朝，帝手诏曰：“不见君子，中心如醉，一日三岁，我劳如何。饰馆华林，拂席相待，卿欲以何日发汝坟也？”又诏曰：“萧丁荼醜世，志等伍胥，穷逾再期，蔬缊不改。有司依礼喻解，为裁练

禫之制。”

二十年七月，帝以久旱不雨辍膳，百寮诣阙。帝在崇虚楼，遣舍人问肃。对曰：“伏承陛下辍膳，已经三日，群臣不敢自宁。臣闻尧水汤旱，自定之数，须圣人以济，未闻由圣以至灾，是以国储九年，以御九年之变。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，唯京城之内微为少泽。蒸庶未阙一食，陛下辍膳三日，臣庶惶惶，无复情地。”帝遣答曰：“虽不食数朝，犹然无感，朕诚心未至之所致也。朕志确然，死而后已。”是夜，澍雨大降。以破齐将裴叔业功，进号镇南将军，加都督四州诸军事，封汝阳县子。肃频表固让，不许，诏加鼓吹一部。

初，齐之收肃父奂也，奂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。二十二年平汉阳，瑶起为辅国将军，特诏以付肃，使纾泄哀情。

孝文崩，遗诏以肃为尚书令，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，征会驾鲁阳。肃至，遂与禧参同谋谟。自鲁阳至京洛，行途丧纪，委肃参量，忧勤经综，有过旧戚。禧兄弟并敬昵之，上下称为和辑。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远，一旦在己之上，每谓人曰：“朝廷以王肃加我上，尚可；从叔广陵，宗室尊宿，历任内外，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？”肃闻，恆降避之。寻为澄所奏劾，称肃谋叛，事寻申释。诏肃尚陈留长公主，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，赐钱二十万、帛三千疋。肃奏：“考以显能，陟由绩著，升明退暗，于是乎在。自百寮旷察，四稔于兹，请依旧例，考检能否。”从之。

裴叔业以寿春内附，拜肃使持节、都督江西诸军事，与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。齐豫州刺史萧懿屯小岷，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，将图寿春。肃进师讨击，大破之，禽叔献，走萧懿。还京师，宣武临东堂，引见劳之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昌国县侯。寻为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。肃

频在边，悉心抚接，远近归怀，附者若市，咸得其心。清身好施，简绝声色，终始廉约，家无余财。然性微轻佻，颇以功名自许，护疵称伐，少所推下，孝文每以此为言。

景明二年，薨于寿春，年三十八。宣武为举哀，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袭、钱三十万、帛一千疋、布五百疋、蜡三百斤，并问其卜迁远近，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。又诏曰：“杜预之歿，窆于首阳，司空李冲，覆舟是托，顾瞻斯所，亦二代之九原也。故扬州刺史肃，忠义结于二世，英惠符于李、杜。平生本意，愿终京陵，既有宿心，宜遂先志。其令葬于冲、预两坟之间，使之神游相得也。”赠侍中、司空公。有司奏以肃贞心大度，宜谥匡公，诏谥宣简。明帝初，诏为肃建碑铭。

自晋氏丧乱，礼乐崩亡，孝文虽厘革制度，变更风俗，其间朴略，未能淳也。肃明练旧事，虚心受委，朝仪国曲，咸自肃出。子绍袭。

绍字三归，位中书侍郎。卒，赠徐州刺史。子迁袭，齐受禅，爵随例降。

绍弟理，孝静初得还朝，位著作佐郎。绍，肃前妻谢生也。肃临薨，谢始携女及绍至寿春。宣武纳其女为夫人，明帝又纳绍女为嫔。

肃弟康，字文政，涉猎书史，微有兄风。宣武初，携兄子诵、翊、衍等入魏，拜中书侍郎。卒幽州刺史，赠征虏将军、徐州刺史。

诵字国章，肃长兄融之子。学涉有文才，神气清俊，风流甚美。历位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、右将军、幽州刺史、长兼秘书监、给事黄门侍郎。明帝崩，灵太后之立幼主也，于时大赦。诵宣读诏书，言制抑扬，风神竦秀，百寮倾属，莫不叹美。孝庄初，于河阴遇害，赠尚书左仆射、司空公，谥曰文宣。子孝

康，尚书郎中。孝康弟俊赋，性清雅，颇有文才，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。

诵弟衍，字文舒，名行器艺亚于诵。位光禄大夫、廷尉卿、扬州刺史、大中正、度支七兵二尚书、太常卿。出为散骑常侍、西兖州刺史。为尔硃仲远所禽，以其名望，不害。令骑牛从军，久乃见释远洛。孝静初，位侍中。卒，敕给东园秘器，赠尚书令、司徒公，谥曰文献。衍笃于交旧。有故人竺虢，于西兖州为仲远所害，其妻子饥寒，衍置于家，累年贍恤，世人称其敦厚。

翊字士游，肃次兄深子也。风神秀立，好学有文才。位中书侍郎。颇锐于荣利，结婚于元叉。为济州刺史，清静有政绩。入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国子祭酒。卒，赠司空公、徐州刺史。子琛，武定中，仪同、开府记室参军。

刘芳，字伯支，彭城丛亭里人，汉楚元王交之后也。六世祖讷，晋司隶校尉。祖该，宋青、徐二州刺史。父邕，宋兖州长史。芳出后宋东平太守逊之。邕同刘义宣之事，身死彭城。芳随伯母房逃窜清州，会赦免。舅元庆，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，为文秀所杀。芳母子入梁邹城。慕容白曜南讨青、齐，梁邹降，芳北徙为平齐人，时年十六。

南部尚书李敷妻，司徒崔浩之弟女，芳祖母，浩之姑也。芳至京师，诣敷门。崔耻芳流播，拒不见之。芳虽处穷窘之中，而业尚贞固。聪敏过人，笃志坟典，昼则亾庸书以自资给，夜则诵经不寝。至有易衣亾并日之弊，而淡然自守，不急急于荣利，不戚戚于贫贱，乃著《穷通论》以自慰。常为诸僧亾庸写经论，笔迹称善，卷直一缣，岁中能入百余疋。如此数年，赖以颇振。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。时有南方沙门慧度以事被责，未几暴亡，芳因缘闻知。文明太后召入禁中，鞭之一百。

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，知芳笃学有志行，言之于太后。微愧于心。会齐使刘纘至，芳之始族兄也，擢芳兼主客郎，与纘相接。拜中书博士。后与崔光、宋弁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。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，迁太子庶子，兼员外散骑常侍。

从驾洛阳，自在路及旋京师，恆侍坐讲读。芳才思深敏，特精经义，博闻强记，兼览《苍雅》，尤长音训，辩析无疑。于是礼遇日隆，赏赉丰渥。俄兼通直常侍，从驾南巡，撰述行事，寻而除正。

王肃之来奔也，孝文雅相器重，朝野属目。芳未及相见。尝宴群臣于华林，肃语次云：“古者唯妇人无笄，男子则无笄。”芳曰：“推经《礼》正文，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。”肃曰：“《丧服》称男子免而妇人髻，男子冠而妇人笄，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。”芳曰：“此专谓凶事也。《礼》：初遭丧，男子免，时则妇人髻；男子冠，时则妇人笄。言俱时变，男子妇人免髻、冠笄之不同也。又冠尊，故夺其笄，且互言也。非谓男子无笄。又《礼内则》称：‘子事父母，鸡初鸣，栉纁笄总。’以兹而言，男子有笄明矣。”高祖称善者久之。肃亦以芳言为然，曰：“此非刘石经也？”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，学者文字不正，多往质焉。芳音义明辩，疑者皆往询访，故时人号为刘石经。酒阑，芳与肃俱出。肃执芳手曰：“吾少来留意《三礼》，在南诸儒，亟共讨论，皆谓此义，如吾向言。今闻往释，顿祛平生之惑。”芳理义精贍，类皆如是。

孝文迁洛，路由朝歌，见殷比干墓，怆然悼怀，为文以吊之。芳为注解，表上之。诏曰：“览卿注，殊为富博。但文非屈、宋，理惭张、贾。既有雅致，便可付之集书。”诏以芳经学精洽，超迁国子祭酒。以母忧去官。

帝征宛、邓，起为辅国将军、太尉长史，从太尉、咸阳王

禧攻南阳。齐将裴叔业入寇徐州，疆场之人，颇怀去就。帝忧之，以芳为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、徐州大中正，行徐州事。后兼侍中，从征马圈。孝文崩于行宫，及宣武即位，芳手加兗冕。孝文袭敛，暨乎启祖、山陵、练祭，始末丧事，皆芳撰定。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，令芳入授宣武经。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，徐州大水，遣芳抚慰振恤之。寻正侍中，祭酒、中正并如故。芳表曰：

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，学校为先。唐虞以往，典籍无据；隆周以降，任居武门。蔡氏《劝学篇》云：“周之师氏居武门左。”今之祭酒则周师氏。《洛阳记》：“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。太学在开阳门外。”案《学记》云：“古之王者，建国亲人，教学为先。”郑氏注：“内则设师保以教，使国子学焉；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。”由斯而言，国学在内，太学在外，明矣。臣谓今既徙县崧瀘，皇居伊洛，宫阙府寺，金复故址，至于国学，岂宜舛错？校量旧事，应在宫门之左。至如太学，基所见存，仍旧营构。

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，发敕立四门博士，于四门置学。臣案：自周已上，学唯以二，或尚东，或尚西，或贵在国，或贵在郊。爰暨周室，学盖有六：师氏居内，太学在国，四小在效。《礼记》云：“周人养庶老于虞庠，虞庠在国之四郊。”《礼》又云：“天子设四学，当入学而太子齿。”注云：“四学，周四郊之虞庠也。”《大戴·保傅篇》云：“帝入东学，尚亲而贵仁；帝入南学，尚齿而贵信；帝入西学，尚贤而贵德；帝入北学，尚贵而尊爵；帝入太学，承师而问道。”周之五学，于此弥彰。案郑注《学记》，周则六学，所以然者，注云：“内则设师保以教，使国子学焉；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。”此其证也。汉、魏已降，无复四郊。谨寻先旨，宜在四门。案王肃注

云：“天子四郊有学，去都五十里。”考之郑氏，不云远近。今太学故坊，基址宽旷。四郊别置，相去辽阔，检督难周。计太学坊并作四门，犹为太旷。以臣愚量，同处无嫌。且今时制置，多循中代，未审四学应从古不？求集儒礼官议其定所。

从之。迁中书令，祭酒如故。出除青州刺史。为政儒缓，不能禁止奸盗；然廉清寡欲，无挠公私。还朝，议定律令。芳斟酌古今，为大议之主，其中损益，多芳意也。宣武以朝仪多阙，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，于是朝廷吉凶大事，皆就谘访焉。转太常卿。

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，去城里数于《礼》有违；又灵星、周公之祀，不应隶太常，乃上疏曰：

臣闻国之大事，莫先郊祀；郊祀之本，实在审位。臣学谢全经，业乖通古，岂可轻荐瞽言，妄陈管说！窃见所置坛祠，远近之宜，考之典制，或未允衷，既曰职司，请陈肤浅。

《孟春令》云：“其数八。”又云：“迎春于东郊。”卢植云：“东郊，八里郊也。”贾逵云：“东郊，木帝太昊，八里。”许慎云：“东郊，八里郊也。”郑玄《孟春令》注云：“王居明堂。《礼》曰：“王出十五里迎岁。”盖殷礼也。周礼，近郊五十里。”郑玄别注云：“东郊去都城八里。”高诱云：“迎春气于东方，八里郊也。”王肃云：“东郊八里，因木数也。”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。《孟夏令》云：“其数七。”又云：“迎夏于南郊。”卢植云：“南郊，七里郊。”贾逵云：“南郊，火帝，七里。”许慎云：“南郊，七里郊也。”郑玄云：“南郊去都城七里。”高诱云：“南郊，七里之郊也。”王肃云：“南郊七里，因火数也。”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。

《中央令》云：“其数五。”卢植云：“中郊，五里之郊也。”贾逵云：“中兆黄帝之位，并南郊之季，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。”

郑玄云：“中郊，西南未地，去都城五里。”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。《孟秋令》云：“其数九。”又云：“以迎秋于西郊。”卢植云：“西郊，九里。”贾逵云：“西郊，金帝少昊，九里。”许慎云：“西郊，九里郊也。”郑玄云：“西郊去都城九里。”高诱云：“西郊，九里之郊也。”王肃云：“西郊九里，因金数也。”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。《孟冬令》云：“其数六。”又云：“迎冬于北郊。”卢植云：“北郊，六里郊也。”贾逵云：“北郊，水帝颡顛，六里，”许慎云：“北郊，六里郊也。”郑玄云：“北郊去都城六里。”高诱云：“北郊，六里之郊也。”王肃云：“北郊六里，因水数也。”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。宋氏《含文嘉》注云：“《周礼》：王畿内千里，二十分其一，以为近郊。近郊五十里，倍之为远郊。迎王气盖于近郊。汉不设王畿，则以其方数为郊处。故东郊八里，南郊七里，西郊九里，北郊六里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。”《祭祀志》云：“建武二年正月，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，依采元始中故事，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。”此又汉世南、北郊之明据也。今地祇准此。至如三十里郊，进乖郑玄所引殷、周二代之据，退违汉、魏所行故事。凡邑外曰郊。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，里数依上。

《礼》：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。今日月之位，去城东西，路各三十，窃又未审。《礼》又云：“祭日于坛，祭月于坎。”今计造如上。《礼仪志》云：“立高禘祠于城南。”不云里数，故今用旧。灵星本非礼事，兆自汉初，专为祈田，恆隶郡县。《郊祀志》云：“高祖五年，制诏御史，其令天下立灵星祠，牲用太牢，县邑令、长侍祠。”晋《祠令》云：“郡、县、国祠社稷、先农，县又祠灵星。”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。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，盖缘姬旦创成洛邑，故传世洛阳，崇

祠不绝，以彰厥庸。夷、齐庙者，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。今并移太常，恐乖其本。正下此类甚众，皆当部郡县修理，公私施之禱请。窃惟太常所司，郊庙神祇自有常限，无宜临时斟酌以意，若遂尔妄营，则不免淫祀。二祠在太常，在洛阳，于国一也，然贵在审本。

臣以庸蔽，谬忝今职，考括坟籍，博采群议，既无异端，谓粗可依据。今玄冬务隙，野罄人闲，迁易郊坛，二三为便。

诏曰：“所上乃有明据，但先朝置立已久，且可从旧。”

先是，孝文于代都，诏中书监高闾、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，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。后崇为太乐令，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，更共营理。宣武诏芳共主之。芳表以礼乐事大，不容辄决，自非博延公卿，广集儒彦，讨论得失，研究是非，无以垂之万叶，为不朽之式。被报听许，数旬之间，频烦三议。于是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，不应乖谬，各默然无发论者。芳乃探引经诂，搜括旧文，共相难质，皆有明据，以为盈缩有差，不合典式。崇虽示相酬答，而不会问意，卒无以自通。尚书依事述奏，仍诏委芳别更考制。于是学者弥归宗焉。芳以社稷无树，又上疏曰：

依《合朔仪》注：日有变，以硃丝为绳，以绕系社树三匝。而今无树。又《周礼大司徒》职云：“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，各以其社所宜木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所宜木，谓若松、柏、栗也。”此其一证也。又《小司徒·封人》职云：“掌设王之社壝，为畿封而树之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不言稷者，王主于社；稷，社之细也。”此其二证也。又《论语》曰：“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”是乃土地之所宜也。此其三证也。又《白武通》：社、稷所以有树，何也？尊而识之也。使人望见既敬之，又所以表功也。”案此

正解所以有树之义，了不论有之与无也。此其四证也。此云“社、稷所以有树何”，然则稷亦有树明矣。又《五经通义》云：“天子太社、王社，诸侯国社、侯社，制度奈何？曰，社皆有垣无屋，树其中以木。有木者，土主生万物，万物莫善于木，故树木也。”此其五证也，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。又《五经要义》云：“社必树之以木。《周礼·司徒》职曰：班社而树之，各以土地所生。《尚书·逸篇》曰：太社惟松，东社惟柏，南社惟梓，西社惟栗，北社惟槐。”此其六证也。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。又见诸家《礼图》，社稷图皆画为树，唯诚社、诚稷无树。此其七证也。

虽辨有树之据，犹未正所植之木。案《论语》称“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”，便是世代不同。而《尚书·逸篇》则云“太社惟松”，如此，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异也。愚以为宜植以松。何以言之？《逸书》云“太社惟松”，今者植松，不虑失礼。惟稷无成证。稷乃社之细，盖亦不离松也。

宣武从之。

芳沈雅方正，概尚甚高，《经》、《传》多通，孝文尤器敬之，动相顾访。太子恂之在东宫，孝文欲为纳芳女，芳辞以年貌非宜，帝叹其谨慎。帝更敕芳举其宗女，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，孝文乃为恂娉之，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。

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，每事询仰。芳撰郑玄所注《周官·仪礼音》、干宝所注《周官音》、王肃所注《尚书音》、何休所注《公羊音》、范宁所注《穀梁音》、韦昭所注《国语音》、范晔《后汉书音》各一卷，《辩类》三卷，《徐州人地录》二十卷，《急就篇续注音义证》三卷，《毛诗笺音义证》十卷，《礼记义证》十卷，《周官·仪礼义证》各五卷。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，宣武不许。卒，赠镇东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谥文贞。

侯。

长子悛，字祖欣。雅有父风，颇好文翰。历徐州别驾、兖州左军府长史、司空谘议参军，屡为行台出使，所历皆有当官之称。转通直散骑常侍、徐州大中正，行郢州事，寻迁安南将军、大司农卿。卒，赠徐州刺史，谥曰简。无子，弟廞以第三子峻为后。

廞字景兴，好学强立。善事当世，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悛为宰辅，廞皆与其子侄交游。灵太后临朝，又与太后兄子往还相好。太后令廞以诗武授弟元吉。稍迁光禄大夫。孝武帝初，除散骑常侍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国子祭酒。孝武于显阳殿讲《孝经》，廞为执经，虽酬答论难未能精尽，而风采音制，足有可观。寻兼都官尚书，又兼殿中尚书。及孝武入关，齐神武至洛，责廞诛之。

子鸢，字子升。少有风气，颇涉文史。位徐州开府从事中郎。父廞之死，鸢率勒乡部赴兖州，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。每战，流涕突阵。城陷，禽送晋阳。齐神武矜而赦之。文襄为仪同开府，以鸢为属本州大中正，转中书舍人。时与梁和通，鸢前后受敕对其使一十六人。为司徒左长史，卒，赠南青州刺史。廞弟彧，位金紫光禄大夫。彧子逖。

逖字子长，少聪敏。好弋猎骑射，以行乐为事；爱交游，善戏谑。齐文襄以为永安公浚开府行参军。逖远离家乡，倦于羁旅，发愤自励，专精读书。晋阳都会之所，霸朝人士攸集，咸务于宴集。逖在游宴之中，卷不离手，遇有文籍所未见者，则终日讽诵，或通夜不归。其好学如此。亦留心文藻，颇工诗咏。

齐天保初，行定陶县令，坐奸事免，十余年不得调。其姊为任氏妇，没入宫，敕以赐魏收。收所提携，后为开府参军。

及文宣崩，文士并作挽歌，杨遵彦择之，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，逖用二首，余人多者不过三四。中书郎李愔戏逖曰：“卢八问讯刘二。”逖衔之。乾明元年，兼员外散骑常侍，使送梁主萧庄。还，兼三公郎中。

武成时，和士开宠要，逖附之。正授中书侍郎，入典机密。时李愔献赋，言天保中被谗。逖摘其文，奏曰：“诽谤先朝，大不敬。”武成怒，大加鞭朴。逖喜复前憾，曰：“高捶两下，执鞭一百，何如呼刘二时。”寻兼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。逖欲独擅文藻，不愿与文士同行。时黄门侍郎王松年妹夫卢士游，性沈密，逖求以为副。又逖姊魏家者，收时已放出，逖因次欲嫁之士游，不许。逖恐事露，亦不逼焉。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修国史。加散骑常侍，除假仪同三司，聘周使副。二国始通，礼仪未定，逖与周朝议论往复，斟酌古今，事多合礼，兼文辞可观，甚行名誉。使还，拜仪同三司。

及武成崩，和士开欲改元，议者各异。逖请为“武平”，私谓士开曰：“武平反为明辅，逖作此以为公。”士开悦而从之。时士开为众口所排，娄定远同辅政，逖遂回附之，使得西货，悉以饷定远。定远外任，逖不自安，又阴结斛律明月、胡长仁以自固。士开知之，未甚信，忽于明月门巷逢之，弥以为实。初，逖名宦未达时，欲事祖珽。珽未原，谓人曰：“我言彭城楚子，应有气侠，唯将崔季舒诗示人，殊乖气望。”逖乃为弟娶珽女，遂成密好。珽之将诉赵彦深、和士开也，先与逖谋，逖乃告二人。故二人得为之计。珽被黜，令弟出其妻。及是，逖解士开所嫌。寻出为仁州刺史。珽乃要行台尚书卢潜陷逖，许潜重迁。潜曰：“如此事，吾不为也。”更戒逖而护之。后被征还，待诏文林馆，重除散骑常侍，奏门下事。未几与崔季舒等同戮，时年四十九。所制文笔三十卷。子逸人，开府行

参军。仕隋，终于洛阳令。芳懋从子懋。

懋字仲华，祖泰之，父承伯，仕宋并有名位。懋聪敏好学，博综经史；善草隶书，识奇字。宣武初入朝，位尚书外兵郎中。芳甚重之，凡所撰朝廷轨仪，皆与参量。尚书博议，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。达于从政，台中疑事，咸所访决。尚书李平与结莫逆交。迁步兵校尉，领郎中，兼东宫中舍人。转员外常侍、镇远将军，领考功郎中，立考课之科，明黜陟之法，甚有条贯。

孝昭初，大军攻硖石，懋为李平行台郎中。城拔，懋颇有功。太傅、清河王恽爱其风雅，常目而送之曰：“刘生堂堂，搢绅领袖，若天假之年，必为魏朝宰辅。”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。恽为宰相积年，礼懋尤重，令诸子师之。迁太尉司马。熙平二年冬，暴病卒。家甚清贫，亡之日，徙四壁而已。太傅恽及当时才俊莫不痛惜之。赠持节、前将军、南泰州刺史，谥曰宣简。懋诗谏赋颂及文笔见称于时，又撰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，名曰《物祖》。

常爽，字仕明，河内温人，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。祖珍，苻坚南安太守，因世乱，遂居凉州。父坦，乞伏世镇远将军、大夏镇将、显美侯。

爽少而聪敏，严正有志概，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。笃志好学，博闻强识，明习纬候、《五经》、百家，多所研综。州郡礼命，皆不就。武成西征凉土，爽与兄士国归款军门。武成嘉之，赐士国爵五品，显美男；爽为六品，拜宣威将军。是时，戎车屡驾，征伐为事，贵游子弟未遑学术。爽置馆温水之右，教授门徒七百余，京师学业，翕然复兴。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，弟子事之，若严君焉。尚书左仆射元赞、平原太守司马真安、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。崔浩、高允并称爽之严

教，奖励有方。允曰：“文翁柔胜，先生刚克，立教虽殊，成人一也。”其为通识叹服如此。因教授之暇，述《六经略注》，以广制作，甚有条贯。其序曰：

《传》称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然则仁义者，人之性也；经典者，身之文也。皆以陶铸神情，启悟耳目，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，不由习而能利其业。是故季路勇士也，服道以成忠烈之概；宁越庸夫也，讲艺以全高尚之节。盖所由者习也，所因者本也；本立而道生，身文而德备焉。

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，莫不导以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移其风俗，和其人民。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，教深于《礼》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者，教深于《乐》也；温柔敦厚而不愚者，教深于《诗》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者，教深于《书》也；洁静精微而不贼者，教深于《易》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者，教深于《春秋》也。夫《乐》以和神，《诗》以正言，《礼》以明体，《书》以广听，《春秋》以断事。五者，盖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。《易》为之源，故曰《易》不可见，则乾坤其几乎息矣。由是言之，《六经》者，先王之遗烈，圣人之盛事也，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！顷因暇日，属意艺林，略撰所闻，讨论其本，名曰《六经略注》，以训门徒焉！

其《略注》行于世。

爽不事王侯，独守闲静，讲肄经典二十余年，时号为“儒林先生”。年六十三，卒于家。子文通，历官至镇西司马、南天水太守、西翼校尉。文通子景。

景字永昌，少聪敏，初读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，一受便览。及长，有才思，雅好文章。廷尉公孙良举为协律博士，孝文亲得其名，既而用之为门下录事。正始初，招尚书、门下于金墉

中书外省考论律令，敕景参议。宣武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，其兄右仆射肇托景及尚书邢峦、并州刺史高聪、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，并以呈御。帝悉付侍中崔光简之，光奏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，文出诸人之上，遂以景文刊石。

肇尚平阳公主，未几主薨，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庐制服，已付学官议正施行。尚书又以访景，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，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，乃执议曰：

丧纪之本，实称物以立情；轻重所因，亦缘情以制礼。虽理关盛衰，事经今古，而制作之本，降杀之宜，其实一焉。是故臣之为君，所以资敬而崇重；为君母妻，所以从服而制义。然而诸侯大夫之君者，谓其有地土、有吏属，无服文者，言其非世爵也。今王姬降适，虽加爵命，事非君邑，理异列土。何者？诸王开国，备立臣吏，生有趋奉之勤，死尽致丧之礼。而公主家令，唯有一人，其丞已下，命之属官，既无接事之仪，实阙为臣之体。原夫公主之贵，所以立家令者，盖以主之内事，脱须关外，理无自达，必也因人。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及典主家之事耳，无关君臣之理，名义之分也。由是推之，家令不得为纯臣，公主不可为正君，明矣。

且女人之为君，男子之为臣，古礼所不载，先朝所未议。而四门博士裴道广、孙荣义等以公主为之君，以家令为之臣，制服以斩，乖缪弥甚。又张虚景、吾难羈等不推君臣之分，不寻致服之情，犹同其议，准母制齐，求之名实，理未为允。窃谓公主之爵，既非食采之君；家令之官，又无纯臣之式。若附如母，则情议罔施；若准小君，则从服无据。案如经《礼》，事无成文，即之愚见，谓不应服。

朝廷从之。

景淹滞门下积岁，不至显官，以蜀司马相如、王褒、严君

平、扬子云等四贤，皆有高才而无重位，乃托意以赞之。景在枢密十有余年，为侍中崔光、卢昶、游肇、元暉尤所知赏。累迁积射将军、给事中。延昌初，东宫建，兼太子屯骑校尉，录事皆如故。受敕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。尚书元苌出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请景为司马。以景阶次不及，除录事参军、襄威将军，带长安令，甚有惠政，人吏称之。

先是，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，未及班行。别典仪注，多所草创，未成。芳卒，景纂成其事。及宣武崩，召景赴京，还修仪注。拜谒者仆射，加宁远将军，又以本官兼中书舍人。后授步兵校尉，仍舍人。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，凡五十余卷。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、邓二后故事，亲奉庙祀，与帝交献。景乃据正以定仪注，朝廷是之。正光初，除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舍人如故。时明帝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，司徒崔光执经，敕景与董绍、张彻、冯元兴、王延业、郑伯猷等俱为录义。事毕，又行释奠之礼，并诏百官作释奠诗，以景作为美。

是年九月，蠕蠕主阿那瑰归阙，朝廷疑其位次。高阳王雍访景。曰：“昔咸宁中，南单于来朝，晋世处之王公、特进之下。今日为班，宜在蕃王、仪同三司之间。”雍从之。朝廷典章，疑而不决，则时访景而行。

初，平齐之后，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，中书监高允为之聘妻，给其资宅。聪后为允立碑，每云“吾以此文报德足矣。”豫州刺史常绰以未尽其美。景尚允才器，先为《遗德颂》，司徒崔光闻而观之，寻味良久，乃云：“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，自许报允之德，今见常生此颂，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。”侍中崔光、安丰王延明受诏议定服章，敕景参修其事。寻进号冠军将军。阿那瑰之还国也，境上迁延，仍陈窘乏。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振恤，阿那瑰执孚过柔玄，奔于漠北。遣尚书令李崇、

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不及。乃令景出塞，经絳山，临瀚海，宣敕勒众而返。景经涉山水，怅然怀古，乃拟刘琨《扶风歌》十二首。进号征虏将军。

孝昌初，给事黄门侍郎，寻除左将军、太府少卿，仍舍人。固辞少卿不拜，改授散骑常侍，将军如故。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，梁武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。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、大行台，率临淮王彧等众军讨之。既而萧综降附，徐州清复，遣景兼尚书，持节驰与行台都督观机部分。景经洛纳，乃作铭焉。是时尚书令萧宝夤、都督崔延伯、都督北海王颢、都督车骑将军元恆芝等并各出讨，诏景诣军宣旨劳问。还，以本将军授徐州刺史。

杜洛周反于燕州，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，与幽州都督、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。景表求勒幽州诸县悉入古城，山路有通贼之处，权发兵夫，随宜置戍，以为防遏。又以顷来差兵，不尽强壮，今之三长，绵是豪门多丁为之，今求权发为兵。明帝皆从之。进号平北将军。别敕谭西至军都关，北从卢龙塞，据此二险，以杜贼出入之路。又诏景山中险路之处，悉令捍塞。景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发范阳三长之兵以守白 闰，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。俄而安州石离、冗城、斛盐三戍兵反，结洛周，有众二万余落，自松岍赴贼。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。仲哲战没，洛周又自外应之，腹背受敌，谭遂大败，诸军夜散。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，代谭征下口，降景为后将军，解州任。仍诏景为幽、安、玄四州行台。

贼既南出，钞略蓟城，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。破之，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恆。都督李琚为贼所攻蓟城之北，军败而死。率属城人御之，贼不敢逼。洛周还据上谷。授景平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行台如故。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、马叱斤等

率众蓊南，以掠人谷，乃遇连雨，贼众疲劳。景与都督于荣、制史王延年置兵栗国，邀其走路，大败之，斩曹纥真。洛周率众南趋范阳，景与延年及荣破之。又遣别将重破之于州西彪眼泉，禽斩之及溺死者甚众。后洛周南围范阳，城人翻降，执刺史延年及景，送于洛周。寻为葛荣所吞，景又入荣。荣破，景得还朝。

永安初，诏复本官，兼黄门侍郎，又摄著作，固辞不就。二年，除中军将军，正黄门。先是参议《正光壬子历》，至是赐爵高阳子。元颢内逼，庄帝北巡，景与侍中、大司马、安丰王延明在禁中召诸亲宾，乃安慰京师。颢入洛，景乃居本位。庄帝还宫，解黄门。普泰初，除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秘书监。以预诏命之勤，封濮阳县子，后以例追。永熙二年，监议事。

景自少及老，恆居事任，清俭自守，不营产业。至于衣食，取济而已。耽好经史，爱玩文词，若遇新异之书，殷勤求访，或复质买，不问价之贵贱，必以得为期。友人刁整每谓曰：“卿清德自居，不事家业，虽俭约可尚，将何以自济也？吾恐摯太常方馁于柏谷耳。”遂与卫将军羊深矜其所乏，乃率刁双、司马彦邕、李谐、毕祖彦、结义显等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。天平初迁鄴，是时诏下三日，户四十万狼狈就道，收百官马，尚书丞、郎已下非陪从者，尽乘驴。齐神武以景清贫，特给车牛四乘，妻孥方得达鄴。后除仪同三司，仍本将军。武定六年，以老疾去官，诏特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。八年薨。

景善与人交，终始若一。其游处者皆服其深远之度，未曾见其矜吝之心。好饮酒，淡于荣利，自得怀抱，不事权门。性和厚恭慎。每读书见韦弦之事、深薄之危，乃图古昔可以鉴戒，指事为象，赞而述之曰：

《周雅》云：“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；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踣。”有朝隐大夫鉴戒斯文，乃惕焉而惧曰：夫道丧则性倾，利重则身轻。是故乘和体逊，式铭方册；防微慎独，载象丹青。信哉辞人之赋，文晦而理明。仰瞻高天，听卑视谛；俯测厚地，岳峻川渟。谁共戴之，不私不畏；谁其践之，不陷不坠。故善恶是征，物罔同异。论亢匪久，人咸敬忌。嗟乎！唯地厚矣，尚亦兢兢。浩浩名位，孰识其亲。搏之弗得，聆之无闻。故有戒于显而急于微。好爵是冒，声奢是基。身陷于禄利，言溺于是非。或求欲而未厌，或知足而不辞。是故位高而势逾迫，正立而邪逾欺。安有位朽而危不萃，邪荣而正不雕。故悔多于地厚，祸甚于天高。夫悔未结，谁肯曲躬。夫祸未加，谁肯累足。固机发而后思图，车覆而后改蹠。改之无及，故狡兔失穴；思之在后，故逆鳞易触。君子则不然。体舒则怀卷，视溺则思济。原夫人阙之度，邈于无阶之天，势位之危，深于不测之地。饵厚而躬不竞，爵降而心不系。守善于已成，惧愆于未败。虽盈而戒冲，通而虑滞。以知命为遐龄，以乐天为大惠。以戢智而从时，以怀愚而游世。曲躬焉，累足焉，苟行之昼已决矣，犹夜则思其计；诵之口亦明矣，故心必赏其契。故能不同不诱，而弭谤于群小；无毁无誉，而贻信于上帝。托身与金石俱固，立名与天壤相弊。器竞无侵，优游独逝。夫如是，绮阁金门，可安其宅；锦衣玉食，可颐其形。柳下三黜，不愠其色；子文三陟，不喜其情。

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，欲乘高以据荣。见直道可以修己，欲专道以邀声。夫去声然后声可立，岂矜道之所宣。虑危然后安可固，岂假道之所全。是以君子鉴恃道不可以流声，故去声而怀道。鉴专道不可以守势，故去势以崇道。何者？履道虽高，不得无亢；求声虽道，不得无悔。然则声奢繁则实俭雕，功业

进则身迹退。如此则精灵遂越，骄侈自亲。情与道绝，事与势邻。方欲役思以持势，乘势以求津。故利欲诱其性，祸难婴其身。利欲交则幽显以之变，祸难构则智术无所陈。若然者，虽糜爵帝局，焉得而宁之？虽结珮皇庭，焉得而荣之？故身道未究，而崇邪之径已形。成功未立，而修正之术已生。福禄交蹇于人事，屯难顿萃于时情。忠介剖心于白日，耿节沉骨于幽灵。因斯愚智之所机，倚伏之所系，全亡之所依，其在逊顺而已哉。呜呼鉴之！呜呼鉴之！

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。删正晋司空张华《博物志》及撰《儒林》、《列女传》各数十篇云。长子昶，少学识，有文才，早卒。昶弟彪之，永安中，司空行参军。

论曰：古人云：才未半古，功已过之。王肃流寓之士，见知一面，荣任赫然，寄同旧列，虽器业自致，抑亦逢时之所致焉。刘芳矫然特立，沈深好古，博通洽识，为世儒宗。懋才流识学，见重于世，不虚然也。常爽以儒素著称，景以文义见宗，美乎。

卷第四十三

列传三十一

郭祚 张彝 孙晏之 曾孙乾威
邢峦 弟子昕 族孙臧邵
李崇 从弟平 平子奖 谐

郭祚，字季祐，太原晋阳人，魏车骑将军淮弟亮之后也。祖逸，本州别驾，前后以二女妻司徒崔浩，一女妻浩弟上党太守恬。太武时，浩亲宠用事，拜逸徐州刺史，假榆次侯，赠光禄大夫。父洪之，坐浩事诛。祚亡窜得免。

少孤贫，姿貌不伟，乡人莫之识。有女巫相祚后当富贵。祚涉历经史，习崔浩之书，尺牍文章见称于世。弱冠为州主簿，刺史孙小委之书记。又太原太守王希彦，逸妻之侄也，共相调恤，乃振。孝文初，举秀才，对策上第，拜中书博士。转中书侍郎，迁尚书左丞，长兼给事黄门侍郎。祚清勤在公，夙夜匪懈，帝甚赏之。从南征，及还，正黄门。车驾幸长安，行经渭桥，过淮庙，问祚曰：“是卿祖宗所承邪？”祚曰：“是臣七世伯祖。”帝曰：“先贤后哲，顿在一门。”祚对曰：“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，唯事魏文。微臣虚薄，遭奉圣明，自惟幸甚。”因敕以太牢祭淮庙，令祚自撰祭文。以赞迁洛之规，赐爵东光子。孝文曾幸华林园，因观故景阳山。祚曰：“山以仁静，水以智流，愿陛下修之。”帝曰：“魏明以奢失于前，朕何为

袭之于后？”祚曰：“高山仰止。”帝曰：“得非景行之谓？”迁散骑常侍，仍领黄门。

是时，孝文锐意典礼，兼铨镜九流，又迁都草创，征讨不息；内外规略，号为多事。祚与黄门宋弁参谋帷幄，随其才用，各有委寄。祚承稟注疏，特成勤剧。尝以立冯昭仪，百官夕饮清徽后园。孝文举觞赐祚及崔光曰：“郭祚忧勤庶事，独不欺我。崔光温良博物，朝之儒秀。不劝此两人，当劝谁也！”其见知若此。初，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，祚因入见，帝谓祚曰：“朕昨误授一人官。”祚对曰：“岂容圣诏一行，而有差异！”帝沈吟曰：“此自应有让，因让，朕欲别授一官。”须臾，彪有启云：“伯石辞卿，子产所恶，臣欲之已久，不敢辞让。”帝叹谓祚曰：“卿之忠谏，李彪正辞，使朕迟回，不能复决。”遂不换李彪官也。

乘舆南讨，祚以兼侍中从，拜尚书，进爵为伯。孝文崩，咸阳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书。寻除长兼吏部尚书、并州大中正。宣武诏以奸吏逃刑，县配远戍，若永避不出，兄弟代之。祚奏曰：“若以奸吏逃窜，徙其兄弟，罪人妻子，复应徙之，此则一人之罪，祸倾二室。愚谓罪人既逃，止徙妻子，走者之身，县名永配，于胥不免，奸途自塞。”诏从之。寻正吏部。祚持身洁清，重惜官位。至于铨授，假令得人，必徘徊久之，然后下笔，下笔即云：“此人便以贵矣。”由是事颇稽滞，当时每招怨讟。然所拔用者，皆量才称职，时又以此归之。

出为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及太极殿成，祚朝于京师，转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祚逢岁不稔，阖境饥弊，矜伤爰下，多所振恤，虽断决淹留，号为烦缓，然士女怀其德泽。入为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并州大中正。迁尚书右仆射。

时议定新令，诏祚与侍中、黄门参议刊正。故事，令、仆、

中丞驺唱而入宫门，至于马道。及祚为仆射，以为非尽敬之宜，言于帝，纳之。下诏御在太极，驺唱至止车门；御在朝堂，至司马门。驺唱不入宫，自此始也。诏祚本官领太子少师。祚曾从幸东宫，明帝幼弱，祚持一黄出奉之。时应诏左右赵桃弓与御史中尉王显迭相唇齿，深为帝所信，祚私事之，时人谤祚者，号为桃弓仆射、黄少师。

祚奏曰：“谨案前后考格，虽班天下，如臣愚短，犹有未悟。今须定职人迁转由状，超越阶级者即须量折。景明初考格，五年者得一阶半。正始中，故尚书、中山王英奏考格，被旨：“但可正满三周为限，不得计残年之勤。”又去年中，以前二制不同，奏请裁决。旨云：“黜陟之体，知依旧来恆断。”今未审旧来之旨，为从景明之断？为从正始为限？景明考法，东西省文武闲官悉为三等，考同任事。而前尚书卢昶奏，上等之人三年转半阶。今之考格，复分为九等，前后不同，参差无准。”诏曰：“考在上中者，得泛以前，有六年以上迁一阶，三年以上迁半阶，残年悉除。考在上下者，得泛以前，六年以上迁半阶，不满者除。其得泛以后，考在上下者，三年迁一阶。散官从卢昶所奏。”

祚又奏言：“考察令：公清独著、德绩超伦而无负殿者为上上，一殿为上中，二殿为上下，累计八殿，品降至九。未审今诸曹府寺，凡考，在事公清，然才非独著；绩行称务，而德非超伦；干能粗可，而守平堪任；或人用小劣，处官济事并全无负殿之徒：为依何第？景明三年以来，至今十有一载，准限而判，三应升退。今既通考，未审为十年之中，通其殿最，积以为第？随前后年断，各自除其善恶而为升降？且负注之章，数成殿为差，此条以寡愆为最，多戾为殿。未审取何行是寡愆？何坐为多戾？结累品次，复有几等？诸文案失衷应杖十者为

一负，罪依律次，过随负记。十年之中，三经肆眚，赦前之罪，不问轻重，皆蒙宥免。或为御史所弹，案验未周，遇赦复任者，未审记殿得除以不？”诏曰：“独著、超伦及才备、寡咎，皆谓文武兼上上之极言耳。自此以降，犹有八等，随才为次，令文已具。其积负累殿及守平得济，皆含在其中，何容别疑也？所云通考者，据总多年之言。至于黜陟之体，自依旧来年断，何足复请。其罚赎已决之殿，固非免限。遇赦免罪，准其殿者除之。”

寻加散骑常侍。时诏营明堂、国学，祚奏曰：“今云罗西举，开纳岷、蜀；戎旗东指，镇靖淮、荆；汉、沔之间，复须防捍。征兵发众，所在殷广。边郊多垒，烽驿未息，不可于师旅之际，兴板筑之功。且献岁云暨，东作将始。臣愚量谓宜待丰靖之年，因子来之力，可不时而就。”从之。

宣武末年，每引祚入东宫，密受赏赉，多至百余万，杂以锦绣。又特赐以剑杖，恩宠甚深。迁左仆射。先是，梁将康绚遏淮，将灌扬、徐。祚表曰：“萧衍狂狡，擅断川渚，役苦人劳，危亡已兆。宜敕扬州选一猛将，遣当州之兵，令赴浮山，表裹夹攻。”朝议从之。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、征西将军。

太和以前，朝法尤峻，贵臣蹉跌，便致诛夷。李冲之用事也，钦祚识干，荐为左丞，又兼黄门，意便满足。每以孤门，往经崔氏之祸，常虑危亡，苦自陈挹，辞色恳然，发于诚至。冲谓之曰：“人生有运，非可避也。但当明白当官，何所顾畏。”自是积十数年，位秩隆重，而进趣之心，更复不息。又以东宫师傅之资，列辞尚书，志在封侯之赏，仪同之位。尚书令、任城王澄为之奏闻。及为征西、雍州，虽喜外抚，尚以府号不优，心望加大。执政者颇怪之。

于时领军于忠恃宠骄恣，崔光之徒，曲躬承接。祚心恶之，乃遣子太尉从事中郎景尚说高阳王雍，令出忠为州。忠闻而大怒，矫诏杀祚。祚达于政事。凡所经履，咸为称职，每有断决，多为故事。名器既重，时望亦深，一朝非罪见害，远近莫不惋惜。灵太后临朝，遣使吊慰，追复伯爵。正光中，赠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文贞公。初，孝文之置中正，从容谓祚曰：“并州中正，卿家故应推王琼也。”祚退谓寮友曰：“琼真伪今自未辨，我家何为减之？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。”祚死后三岁而于忠死，见祚为祟。

祚子景尚，字思和。涉历书传，晓星历占候，言事颇验。初为彭城王中军府参军，迁员外郎、司徒主簿、太尉从事中郎。公强当世，善事权宠，世号曰郭尖。位中书侍郎，未拜而卒。景尚弟庆礼，位通直郎。庆礼子元贞，武定末，定州骠骑府长史。

张彝，字庆宾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曾祖幸，慕容超东牟太守。归魏，赐爵平陆侯，位青州刺史。祖准之袭，又为东青州刺史。父灵真，早卒。

彝性公强有风气，历览经史，袭祖侯爵。与卢阳乌、李安人等结为亲友，往来朝会，常相追随。阳乌为主客令，安人与彝并散令。彝少而豪放，出入殿庭，步眄高上，无所顾忌。文明太后雅尚恭谨，因会次见其如此，遂召集百寮督责之，令其修悔，而犹无俊改。善于督察，每有所巡检，彝常充其选，清慎严猛，所至人皆畏伏，侑灯亦以此高之。迁主客令，例降侯为伯，转太中大夫，仍行主客曹事，寻为黄门。后从驾南征，母忧解任。彝居丧过礼，送葬自平城达家，千里步从，不乘车马，颜貌瘦瘠，当世称之。孝文幸冀州，遣使吊慰，诏以骠骑将军起之，还复本位。以参定迁都之勋，进爵为侯。转太常少

卿，迁散骑常侍，兼侍中，持节巡察陕东河南十二州，甚有声称。使还，以从征之勤，迁尚书。坐举元昭为兼郎中，黜为守尚书。宣武初，除正尚书，兼侍中，寻正侍中。

宣武亲政，罢六辅。彝与兼尚书邢峦闻处分非常，惧，出京奔走。为御史中尉甄琛所弹，云“非武非兕，率彼旷野。”诏书切责之。寻除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彝务尚典式，考访故事，及临陇右，弥加讨习。于是出入直卫，方伯羽仪，赫然可观。羌、夏畏伏，惮其威整；一方肃静，号为良牧。其年冬，太极初就，彝与郭祚等俱以勤旧被征。及还州，进号抚军将军。彝表解州任，诏不许。

彝敷政陇右，多所制立，宣布新风，革其旧俗，人庶爱仰之。为国造佛寺，名曰兴皇，诸有罪咎者，随其轻重，谪为土木之功，无复鞭杖之罚。时陈留公主寡居，彝意愿尚主，主亦许之。仆射高肇亦望尚主，主意不可。肇怒，谮彝擅立刑法，劳役百姓，诏遣直后万貳兴驰驿检察。貳兴，肇所亲爱，必欲致彝深罪。彝清身奉法，求其愆过，遂无所得。见代还洛，犹停废数年。

因得偏风，手脚不便；然志性不移，善自将摄，稍能朝拜。久之，除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彝爱好知己，轻忽下流，非其意者，视之蔑尔。虽疹疾家庭，而志气弥高。上《历帝图》五卷，起元庖牺，终于晋末，凡十六代，一百二十八帝，历三千二百七十年，杂事五百八十九。宣武善之。

明帝初，侍中崔光表：“彝及李韶，朝列之中，唯此二人，出身官次，本在臣右，器能干世，又并为多。而近来参差，便成替后。计其阶途，虽应迁陟，然恐班秩，犹未赐等。昔卫之公叔，引下同举；晋之士丐，推长伯游。古人所高，当时见许。敢缘斯义，乞降臣位一阶，授彼泛级。”诏加征西将军、冀州

大中正。

虽年向六十，加之风疹，而自强人事，孜孜无怠。公私法集，衣冠从事，延请道俗，修营斋讲。好善钦贤，爱奖人物，南北亲旧，莫不多之。大起第宅，微号华侈。颇侮其疏宗旧戚，不甚存纪，时有怨憾焉。荣宦之间，未能止足，屡表在秦州豫有开援汉中之勋，希加赏报，积年不已，朝廷患之。

第二子仲瑀上封事，求铨别选格，排抑武人，不使预在清品。由是众口喧喧，谤讟盈路，立榜大巷，克期会集，屠害其家。彝殊无畏避之意，父子安然。神龟二年二月，羽林武贲将几千人，相率至尚书省诟骂，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，以瓦石击打公门。上下慑惧，莫敢讨抑。遂持火虏掠道中薪蒿，以杖石为兵器，直造其第，曳彝堂下，捶搥极意，唱呼焚其屋宇。始均、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。始均回救其父，拜伏群小，以请父命。羽林等就加殴击，生投之于烟火中，及得尸骸，不复可识，唯以髻中小钗为验。仲瑀走免。彝仅有余命，沙门寺与其比邻，舆致于寺。远近闻见，莫不惋骇。乃卒。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。不能穷诛群竖，即为大赦，以安众心，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。

丧还所焚宅，与始均东西分斂于小屋。仲瑀遂以创重，避居荥阳。至五月得渐瘳，始奔父丧，诏赐以布帛。灵太后以其累朝大臣，特垂矜恻，数月犹追言泣下，谓诸侍臣曰：“吾为张彝饮食不御，乃至首发微有亏落。”悲痛之若此。

初，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人为州，裁千余家。后相依合，旋罢入冀州。积三十年，析别有数万户。故孝文比较天下人户，最为大州。彝为黄门，每侍坐，以为言。孝文谓之曰：“终当以卿为刺史，酬先世诚效。”彝追孝文往旨，累乞本州，朝议未许。彝亡后，灵太后云：“彝屡乞冀州，吾欲用之，有人违

我此意。若从其请，或不至是，悔之无及。”乃赠使持节、卫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文侯。

始均字子衡，端洁好学，才干有美于父。改陈寿《魏书》为编年之体，广益异闻为三十卷。又著《冠带录》及诸诗赋数十篇，并亡失。初，大乘贼起于冀、瀛之间，遣都督元遥讨平之，多所杀戮，积尸数万。始均以郎中为行台，忿军士以首级为功，令检集人首数千，一时焚爇，至于灰烬，用息侥幸，见者莫不伤心。及始均之死也，始末在烟炭之间，有焦烂之痛，论者或亦推咎焉。赠乐陵太守，谥曰孝。

子皓之，袭祖爵。武定中，开府主簿，齐受禅，爵例降。皓之弟晏之。

晏之字熙德幼孤，有至性，为母郑氏教诲，动依礼典。从尔硃荣平元颢，赐爵武城子。累迁尚书二千石郎中。高岳征颍川，复以为都督中兵参军，兼记室。晏之文士，兼有武干。每与岳帷帐之谋，又尝以短兵接刃，亲获首级，深为岳所嗟赏。齐天保初，文宣为高阳王纳晏之女为妃，令赴晋阳成礼。晏之后园陪宴，坐客皆赋诗。晏之诗云：“天下有道，主明臣直；虽休勿休，永贻世则。”文宣笑曰：“得卿箴讽，深以慰怀。”后行北徐州事，寻即真，为吏人所爱。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，至北徐，无所案劾，唯得百姓制《清德颂》数篇，乃叹曰：“本求罪状，遂闻颂声。”迁兖州刺史，未拜，卒。赠齐州刺史、太常卿。子乾威。

乾威字元敬，性聪敏。涉猎群书，其世父皓谓人曰：“吾家千里驹也。”仕齐，位太常丞。仕周，为宣纳中士。隋开皇中，累迁晋王属。王甚美其才，与河内张衡俱见礼重，晋邸称为二张焉。及王为太子，迁员外散骑侍郎、太子内舍人。炀帝即位，授内史舍人、仪同三司，又以籀邸之旧，加开府。寻拜

谒者大夫，从幸江都，以本官摄江都赞务，称为干理。乾威尝在涂，见一遗囊，恐其主求失，因令左右负之而行。后数日，物主来认，悉以付之。淮南太守杨缙尝与十余人同来谒见，帝问乾威曰：“其首立者为谁？”乾威下殿就视而答曰：“淮南太守杨缙。”帝谓乾威曰：“卿为谒者大夫，而乃不识参见人，何也？”乾威对曰：“臣非不识杨缙，但虑不审，所以不敢轻对。石建数马足，盖慎之至。”其廉慎皆此类也。帝甚嘉之。于时帝数巡幸，百姓疲弊，乾威因上封事以谏，帝不悦，自此见疏。未几卒官。有子爽。仕至兰陵令。

乾威弟乾雄，亦有才器。秦孝王俊为秦州总管，选为法曹参军。王尝亲案囚徒，乾雄误不持状，口对百余人，皆尽事情，同辈莫不叹能。后历寿春、阳城二县令，俱有政绩。

邢峦，字洪宾，河间鄆人，魏太常贞之后也。族五世祖嘏，石勒频征不至。嘏无子，峦高祖盖自旁宗入后。盖孙颖，字宗敬，以才学知名。太武时，与范阳卢玄等同征。后拜中书侍郎，改通直常侍、平城子使宋。还，以病归乡。久之，帝曰：“往忆邢颖长者，有学义，宜侍讲东宫，今安在？”司徒崔浩曰：“颖卧病在家。”帝遣太医驰驿就疗。卒，赠定州刺史，谥曰康，子修年，即峦父也，位州主簿。

峦少好学，负帙寻师，守贫厉节，遂博览书传，有文才干略。美须髯，姿貌甚伟。累迁兼员外散骑常侍，使齐。还，再迁中书侍郎，甚见顾遇，常参坐席。孝文因行药至司空府南，见峦宅，谓峦曰：“朝行药至此，见卿宅乃住。东望德馆，情有依然。”峦对曰：“陛下移构中京，方建无穷之业。臣意在与魏升降，宁容不务永年之宅。”帝谓司空穆亮、仆射李冲曰：“峦之此言，其意不小。”有司奏策秀、孝，诏曰：“秀、孝殊问，经、权异策，邢峦才清，可令策秀。”后兼黄门郎，从

征流北。

峦在新野，后至。帝曰：“伯玉天迷其心，鬼惑其虑，守危邦，固逆主。至此以来，虽未禽灭，城隍已崩，想在不远。所以缓攻者，正待中书为露布耳。”寻除正黄门，兼御史中尉、瀛州大中正，迁散骑常侍，兼尚书。

宣武时，峦奏曰：“先皇深观古今，去诸奢侈，服御尚质，不贵雕镂，所珍在素，不务奇彩，至乃纸绢为帐宸，铜铁为辔勒，训朝廷以节俭，示百姓以忧矜。逮景明之初，承升平之业，四疆清晏，远近来同。于是蕃贡继路，商估交入，诸所献贸，倍多于常。虽加以节约，犹岁损万计，珍货常有余，国用恆不足。若不裁其分限，便恐无以支岁。自今非为要须者，请皆不受。”帝从之。寻正尚书。

梁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迁以汉中内附，诏加峦使持节、都督征梁、汉诸军事，进退征摄，得以便宜从事。峦至汉中，遣兵讨之，贼毕款附，乘胜追奔至关城之下。诏拜峦使持节、梁、秦二州刺史。于是开地定境，东西七百，南北千里，获郡十四。二部护军及诸县戍，遂逼涪城。

峦表曰：“扬州、成都，相去万里。陆途既绝，唯资水路。水军西上，非周年不达。外无军援，一可图也。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，邓元起攻围，仓库空竭，无复固守之意，二可图也。萧深藻是裙屐少年，未洽政务；今之所任并非宿将重名，皆是左右少年而已，三可图也。蜀之所恃，惟阻剑阁。今既克南安，已夺其险，据彼界内，三分已一。从南安向涪，方轨任意，前军累破，后众丧魂，四可图也。深藻是萧衍兄子，骨肉至亲，若其逃亡，当无死理。脱军走涪城，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？五可图也。臣闻乘机而动，武之善经，未有舍干戚而康时，不征伐而统一。臣以不才，属当戎寄，上凭国威，频有薄捷，瞻

望涪、益，旦夕可屠，正以兵少粮匮，未宜前出。今若不取，后图便难。辄率愚管，必将殄克。如其无功，分受宪坐。若朝廷未欲经略，臣便为无事，乞归侍养，微展乌鸟。”

峦又表曰：“昔邓艾、钟会率十八万众，倾中国资给，裁得平蜀。所以然者，斗实力也。况臣才绝古人，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？所以敢者，正以据得要险，士庶慕义。此往则易，彼来则难，任力而行，理有可克。今王足前进，已逼涪城。脱得涪城，则益州便是成禽之物。臣诚知征戎危事，未易可为，自军度剑阁以来，须发中白。所以勉强者，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，恐孤先皇之恩遇，负陛下之爵禄。是以孜孜，频有陈请。”宣武不从。又王足于涪城辄还，遂不定蜀。

峦既克巴西，遣军主李仲迁守之。仲迁得梁将张法养女，有美色，甚惑之。散费兵储，专心酒色，公事谘承，无能见者。峦忿之切齿。仲迁惧，谋叛。城人斩其首以降梁将譙希远，巴西遂没。武兴氏杨集起等反，峦遣统军傅竖眼讨平之。峦之初至汉中，从容风雅，接豪右以礼，抚从庶以惠。岁余之后，颇因其去就，诛灭百姓，籍为奴婢者二百余口，兼商贩聚敛，清论鄙之。征授度支尚书。

时梁人侵轶徐、兖，朝廷乃以峦为使持节、都督东讨诸军事、安东将军，尚书如故。宣武劳遗峦于东堂曰：“知将军旋京未久，膝下难违；然东南之寄，非将军莫可。自古忠臣亦非无孝也。”峦曰：“愿陛下勿以东南为虑。帝曰：“汉祖有云：‘金吾击郾，吾无忧矣。’今将军董戎，朕何虑哉！”峦至，乃分遣将帅致讨，兖州悉平；进围宿豫，平之。帝赐峦玺书慰勉之。

及梁城贼走，中山王英乘胜攻钟离，又诏峦率众会之。峦以为钟离天险，朝贵所具，若有内应，则所不知，如其无也，

必无克状。且俗语云“耕则问田奴，绢则问织婢”，臣既谓难，何容强遣。恋既累表求还，帝许之。英果败退，时人伏其识略。

初，侍中卢昶与恋不平，昶与元暉俱为宣武所宠，御史中尉崔亮，昶之党也，昶、暉令亮纠恋，事成，许言于宣武，以亮为侍中。亮奏恋在汉中掠良人为婢。恋惧，乃以汉中所得巴西太守庞景仁女化生等二十余口与暉。化生等数人，奇色也。暉大悦，乃背昶为恋言，云恋新有大功，已经赦宥，不宜方为此狱，帝纳之。高肇以恋有克敌效而为昶等所排，助恋申释，故得不坐。

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，以城南入梁，遣其将齐苟仁率众入据县瓠。诏恋持节率羽林精骑讨之。封平舒县伯，赏宿豫之功也。宣武临东堂劳遣恋曰：“早生走也？守也？何时平？”恋曰：“今王师若临，士人必翻然归顺，围之穷城，奔走路绝，不度此年，必传首京师。愿陛下不足为虑。”帝笑曰：“卿言何其壮哉！知卿亲老，频劳于外，然忠孝不俱，不得辞也。”于是恋率骑八百，倍道兼行。五日于鲍口，击贼大将胡孝智，乘胜至县瓠，因即度汝。既而大兵继至，遂长围围之。诏恋使持节、假镇南将军，都督南讨诸军事。中山王英南讨三关，亦次县瓠，以后军未至，前寇稍多，惮不敢进。乃与恋分兵，将犄角攻之。梁将齐苟仁等二十一人开门出降，即斩早生等同恶数十人，豫州平。恋振旅还京师，宣武临东堂劳之。恋曰：“此陛下圣略威灵，英等将士之力，臣何功之有？”帝笑曰：“卿匪直一月三捷，所足称奇。乃存士伯，让功而弗处。”

恋自宿豫大捷及平县瓠，志行修正，不复以财贿为怀，戎资军实，丝毫无犯。迁殿中尚书，加抚军将军，卒于官。恋才

兼文武，朝野瞻望，上下悼惜之。赠车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初，帝欲赠冀州，黄门甄琛以恋前曾劾己，乃云：“瀛州恋之本郡，人情所俗。”乃从之。及琛为诏，乃云优赠车骑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议者笑琛浅薄。谥曰文定。子逊。

逊字子言，貌虽陋短，颇有风气。袭爵后，迁国子博士、本州中正。因谒灵太后，自陈功名之子，久抱沈屈：“臣父屡为大将，而臣身无军国阶级。臣父唯为忠臣，不为慈父”。灵太后慨然，以逊为长兼吏部郎中。后位大司农卿，与少卿元庆哲至相纠纷。逊锐于财利，议者鄙之。卒，赠光禄勋、幽州刺史。子祖征，开府祭酒。父丧未终，谋反，伏法。祖征弟祖效，貌寝，有风尚。仕齐，卒于尚书郎。祖效弟祖俊，开府行参军。开皇中，位尚书都官郎中。恋弟伟，尚书郎中。伟子昕。

昕字子明，幼孤，见爱于祖母李氏。好学，早有才情，解褐荡寇将军，累迁太尉记室参军。吏部尚收李神俊奏昕修起居注。太昌初，除中书侍郎，加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时言冒窃官级，为中尉所劾，免官，乃为《述躬赋》。未几，受诏与秘书监常景典仪注事。武帝行释奠礼，昕与校书郎裴伯茂等俱为录义。永熙末，昕入为侍读，与温子升、魏收参掌文诏。迁鄴，乃归河间。

天平初，与侍中从叔子才、魏季景、魏收同征赴都，寻还乡里，既而复征。时梁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来聘，诏昕兼正员郎，迎于境上。司徒孙腾引为中郎。寻除通直常侍，加中军将军。既有才藻，兼长几案。自孝昌之后，天下多务，世人竞以吏工取达，文学大衰。司州中从事宋游道以公断见知，时与昕嘲谑，昕谓之曰：“世事同知文学外。”游道有惭色。兴和中，以本官副李象使于梁。昕好忤物，人谓之牛。是行也，谈者谓之牛象斗于江南。齐文襄王摄选，拟昕为司徒右长史，未

奏，遇疾卒，士友悲之。赠车骑将军、都官尚书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。所著文章自有集录。

伟弟晏，字幼平。美风仪，博涉经史，善谈释老，雅好文咏。位沧州刺史，为政清静，吏人安之。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、瀛州刺史，谥曰文贞。晏笃于义让，初为南兖州，例得一子解褐，乃启其孤弟子慎为朝请。子慎年甫十二，而其子已弱冠矣。后为沧州，复启孤兄子昕为府主簿，而其子并未从宦，世人以此多之。

子亢，字子高，颇有文学。位兼通直散骑常侍。使于梁，时年二十八。后为中外府属，坐事死于晋阳。

恁叔祖祐，字宗祐。少有学尚，知名于时。假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宋。以将命之勤，除建威将军、平原太守、赐爵城平男。政清刑肃，百姓安之。卒于官。

子产，字神宝。好学善属文，少时作《孤蓬赋》，为进所称。举秀才，除著作佐郎。假常侍、郑县子，使于齐。产仍世将命，时人美之。历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卒，朝廷嗟惜焉。赠平州刺史、乐城子，谥曰定。

祐从子虬，字神彪。著作郎敏之子也。少为《三礼》郑氏学，明经有文思。举秀才上第，为中书议郎、尚书殿中郎。孝文因公事与语，问朝观宴飨礼，虬以经对，大合上旨。帝崩，尚书令王肃多用新仪，虬往往折以《五经》正礼。为尚书左丞，多所纠正，台阁肃然。时雁门人有害母者，八坐奏辕之而潜其室，宥其二子。虬驳奏云：“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谋逆者戮及期亲，害亲者令不及子，既逆甚泉镜，禽兽之不若，而使禋祀不绝，遗育承传，非所以劝忠孝之道，存三纲之义。若圣教含容，不加孥戮，使父子罪不相及，恶止于其身者，则宜投之四裔，敕所在不听配匹。《盘庚》言无令易种新邑，汉法五月

食泉羹，皆欲绝其类也。”奏入，宣武从之。

后为光禄少卿。母在乡遇患，请假归。遇秋水暴长，河梁破绝，虬得一小船而度。船漏满不没，时人异之。母丧，哀毁过礼，为时所称。卒，赠幽州刺史，谥曰威。虬善与人交，清河崔亮、顿丘李平并与亲善。所作碑颂杂笔三十余篇。长子臧。

臧字子良，幼孤，早立操尚，博学有藻思。年二十一，神龟中举秀才，考上第，为太学博士。正光中，议立明堂，臧为裴颢一室之议。事虽不行，当时称其理博。出为本州中从事，雅为乡情所附。永安初，征为金部郎中，以疾不赴。转除东牟太守。时天下多事，在职少能廉白，臧独清慎奉法，吏人爱之。陇西李延寔，庄帝之舅，以太傅出除青州，启臧为属。领乐安内史，有惠政。后除濮阳太守，寻加安东将军。

臧和雅信厚，有长者之风，为时人所爱敬。为特进甄琛行状，世称其工。与裴敬宪、卢观兄弟并结友，曾共读《回文集》，臧独先通之。撰古来文章并叙作者氏族，号曰《文谱》，未就，病卒，时贤悼惜之。其文笔凡百余篇。赠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文。

子恕，涉学有识悟。齐武平末，尚书屯田郎。隋开皇中，尚书侍郎。卒于沂州长史。

臧弟邵，字子才，小字吉。少时有避，遂不行名。年五岁，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见而奇之曰：“此子后当大成，位望通显。”十岁便能属文，雅有才思，聪明强记，日诵万余言。族兄彦有人伦鉴，谓子弟曰：“宗室中有此儿，非常人也。”少在洛阳，会天下无事，与时名胜，专以山水游宴为娱，不暇勤业。尝霖雨，乃读《汉书》，五日略能遍之，后因饮谗倦，方广寻经史，五行俱下，一览便无所遗。文章典丽，既赡且速。年未二十，名动衣冠。尝与右北平阳固、河东裴伯茂、从兄果、河

南陆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饮，相与赋诗，凡数十首，皆在主人奴处。旦日奴行，诸人求诗不得，邵皆为诵之。诸人有不认诗者，奴还得本，不误一字。诸人方之王粲。吏部尚书陇西李神俊大相钦重，引为忘年之交。

释巾为魏宣武挽郎。除奉朝请，迁著作佐郎，深为领军元叉所礼。叉新除迁尚书令，神俊与陈郡袁翻在席，叉令邵作谢表，须臾便就，以示诸宾。神俊曰：“邢邵此表，足使袁公变色。”孝昌初，与黄门侍郎李琰之对典朝议。

自孝明之后，文雅大盛。邵雕虫之美，独步当时，每一文初出，京师为之纸贵，读诵俄遍远近。于时袁翻与范阳祖莹位望通显，文笔之美，见称先达；以邵藻思华赡，深共嫉之。每洛中贵人拜职，多凭邵为谢章表。尝有一贵胜初授官，大事宾食，翻与邵俱在坐，翻意主人托其为让表。遂命邵作之，翻甚不悦。每告人云：“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，自买黄纸，写而送之。”邵恐为翻所害，乃辞以疾。属尚书令元罗出镇青州，启为府司马，遂在青土，终日酣赏，尽山泉之致。

永安初，累迁中书侍郎。所作诏文体宏丽。及尔硃兆入洛，京师扰乱。邵与弘农杨愔避地嵩高山。普泰中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寻为散骑常侍。太昌初，敕令恆直内省，给御史，令覆案尚书门下事，凡除大官，先问其可不，然后施行。除卫将军、国子祭酒。以亲老还乡，诏所在特给兵力五人，并令岁一入朝，以备顾问。丁母忧，哀毁过礼。后杨愔与魏元叉及邵请置学，奏曰：

二簧两学，盛自虞、殷。所以宗配上帝，以著莫大之严；宣布下土，以彰则天之轨。养黄发以询哲言，育青衿而敷典教。用能享国长久，风徽万祀者也。爰暨亡秦，改革其道，坑儒灭学，以蔽黔黎。故九服分崩，祚终二代。炎汉勃兴，更修儒术。

故西京有六学之义，东都有三本之盛。逮自魏、晋，拨乱相因，兵革之中，学校不绝，仰惟高祖孝文皇帝，禀圣自天，道镜今古，列教序于乡党，敦诗书于郡国。但经始事殷，戎轩屡驾，未遑多就，弓剑弗追。世宗统历，聿遵先绪，永平之中，大兴板筑。续以水旱，戎马生郊，虽逮为山，还停一篑。而明堂礼乐之本，乃郁荆棘之林；胶序德义之基，空盈牧竖之迹。城隍严固之重，阙砖石之工；墉构显望之要，少楼榭之饰。加以风雨稍侵，渐致亏坠，非所谓追隆堂构，仪刑万国者也。伏闻朝议以高祖大造区夏，道侔姬文，拟祀明堂，式配上帝。今若基宇不修，仍同丘畎，即使高皇神享，阙于国阳，宗事之典，有声无实。此臣子所以匪宁，亿兆所以伫望也。

臣又闻官方授能，所以任事，既任事矣，酬之以禄。如此则上无旷官之议，下绝尸素之谤。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，而无教授之实，何异免丝燕麦，南箕北哉。

昔刘向有言寔：者宜兴辟雍、陈礼乐以风天下。夫礼乐所以养人，刑法所以杀人。而有司勤勤，请定刑法，至于礼乐，则曰未敢。是敢于杀人，不敢于养人也。臣以为当今四海清平，九服宁晏，经国要重，理应先营，脱复稽延，则刘向之言征矣。但事不两兴，须有进退。以臣愚量，宜罢尚方雕靡之作，颇省永宁土木之功，并减瑶光材瓦之力，兼分石窟镌琢之劳，及诸事役非世急者，三时农隙，修比数条。使辟雍之礼，蔚尔而复兴；讽诵之音，焕然而更作。美榭高墉，严壮于外；槐宫棘寺，显丽于中。更明古今，重遵乡饮，敦进郡学，精课经业。如此则元、凯可得之于上序，游、夏可致之于下国，岂不休欤。

灵太后令曰：“配飨大礼，为国之本，比以戎马在郊，未遑修缮，今四表晏宁，当束有司，别议经始。”累迁尚书令，加侍中。

于时与梁和，妙简聘使，邵与魏收及从子子明被征入朝。当时文人，皆邵之下，但以不持威仪，名高难副，朝廷不令出境。南人曾问宾司：“邢子才故应是北间第一才士，何为不作聘使？”答云：“子才文辞实无所愧，但官位已高，恐非复行限。”南人曰：“郑伯猷，护军犹得将命，国子祭酒何为不可？”邵既不行，复请还故郡。

武帝在京辅政，征之，在第为宾客。除给事黄门侍郎，与温子升对为侍读。宣武富于春秋，初总朝政，崔暹每劝礼接名贤，询访得失，以邵宿有名望，故请征焉。宣武甚亲重之。多别引见。邵旧鄙崔暹无学术，言论之际，遂云暹无所知解。宣武还以邵言告暹，并道“此汉不可亲近。”暹颇衔之。邵奏魏帝，发敕用妻兄李伯伦为司徒祭酒。诏书已出，暹即启宣武，执其专擅，伯伦官事便寝。邵由是被疏。

其后除骠骑、西兖州刺史。在州有善政，桴鼓不鸣，吏人奸伏，守令长短，无不知之。定陶县去州五十里，县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，邵逼夜摄令，未明而去，责其取受，举州不识其所以。在任都不营生产，唯南兖余粟，就济阳食之。邵缮修观宇，颇为壮丽；皆为之名题，有清风观、明月楼，而不扰公私，唯使兵力。吏民为立生祠，并勒碑颂德。及代，吏人父老及媪姬皆远相攀追，号泣不绝。至都，除中书令。

旧格制：生两男者，赏羊五口，不然则绢十匹。仆射崔暹奏绝之。邵云：“此格不宜辄断。句践以区区之越，赏法：生三男者给乳母。况以天下之大而绝此条！舜藏金于山，不以为乏，今藏之于民，复何所损。”又准旧皆讯囚取占，然后送付廷尉。邵以为不可，乃立议曰：“设官分职，各有司存，丞相不问斗人，虞官弓招不进。岂使尸祝兼刀匕之役，家长侵鸡犬之功。”诏并从之。

自除太常卿兼中书监，摄国子祭酒。是时朝臣多守一职，带领二官甚少。邵顿居三职，并是文学之首，当世荣之。幸晋阳，路中频有甘露之瑞，朝臣皆作《甘露颂》，尚书符令邵为之序。及文宣崩，凶礼多见讯访，敕撰哀策。后授特进，卒。

邵率情简素，内行修谨，兄弟亲姻之间，称为雍睦。博览坟籍，无不通晓。晚年尤以《五经》章句为意，穷其指要。吉凶礼仪，公私谘禀，质疑去惑，为世指南。每公卿会议，事关典故，邵援笔立成，证引该洽。帝命朝章，取定俄顷，词致宏远，独步当时。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，世论谓之温、邢。钜鹿魏收虽天才艳发，而年事在二人之后，故子升死后，方称邢魏焉。虽望实兼重，不以才位傲物。脱略简易，不修威仪，车服器用，充事而已。有斋不居，坐卧恆在一小屋。果饵之属，或置之梁上，宾至，下而共啖。天姿质素，特安异同，士无贤愚，皆能倾接，对客或解衣觅虱，且与剧谈。有书甚多，而不甚雠校。见人校书，笑曰：“何愚之甚！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，焉能始复校此。日思误书，更是一适。”妻弟李季节，才学之士，谓子才曰：“世间人多不聪明，思误书何由能得？”子才曰：“若思不能得，便不劳读书。”与妇甚疏，未尝内宿。自云尝昼入内阁，为狗所吠，言毕便抚掌大笑。性好谈赏，又不能闲独，公事归休，恆须宾客自伴。

事寡嫂甚谨，养孤子恕慈爱特深。在兖州，有都信云恕疾，便忧之废寝食，颜色贬损。及卒，人士为之伤心，痛悼虽甚，竟不再哭，宾客吊慰，拭泪而已。其高情达识，开遣滞累，东门吴以还，所未有也。有集三十卷，见行于世。邵世息大宝，有文情。孽子大德、大道，略不识字焉。

李崇，字继长，小名继伯，顿丘人也。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诞之子。年十四，召拜主文中散，袭爵陈留公，镇西大将军。

孝文初，为荆州刺史，镇上洛，敕发秦、陕二州兵送崇至理。崇辞曰：“边人失和，本怨刺史，奉诏代之，但须一宣诏旨而已。不劳发兵自防，使人怀惧。”孝文从之。乃轻将数十骑驰到上洛，宣诏绥慰，人即帖然。边戍掠得齐人者，悉令还之。南人感德，仍送荆州口二百许人。两境交和，无复烽燧之警。在州四年，甚有称绩。召还京师，赏赐隆厚。

除兖州刺史。兖土旧多劫盗，崇乃村置一楼，楼悬一鼓，盗发之处，双槌乱击，四面诸村，闻鼓皆守要路。俄顷之间，声布百里，其中险要，悉有伏人，盗窃始发，便尔禽送。诸州置楼县鼓，自崇始也。后例降为侯，改授安东将军。车驾南征，诏崇副骠骑大将军、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。徐州降人郭陆聚党作逆，人多应之。崇遣高平卜冀州诈称犯罪，逃亡归陆，陆纳之，以为谋主。数月，冀州斩陆送之，贼徒溃散。入为河南尹。

后车驾南讨汉阳，崇行梁州刺史。氏杨灵珍遣弟婆罗与子双领步骑万余，袭破武兴，与齐相结。诏崇为使持节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率众讨之。崇槎山分进，出其不意，表裹以袭，群氏皆弃灵珍散归，灵珍众减太半。崇进据赤土。灵珍又遣从弟率五千人屯龙门，躬率精勇一万据鹫砮。龙门之北数十里中，伐树塞路。鹫砮之口，积大木，聚礮石，临崖下之，以拒官军。崇乃命统军慕容拒率众五千，从他路夜袭龙门，破之。崇自攻灵珍。灵珍连战败走，俘其妻子。崇多设疑兵，袭克武兴。齐梁州刺史阴广宗遣参军郑猷、王思考率众援灵珍。崇大破之，并斩婆罗首，杀千余人，俘获猷等。灵珍走奔汉中。孝文在南阳，览表大悦曰：“使朕无西顾之忧者，李崇功也。”拜梁州刺史，手诏曰：“便可善思经略，去其可除，安其可育，公私所患，悉令芟夷。”及录珍偷据白水，崇击破之，灵珍远遁。

宣武初，征为右卫将军，兼七兵尚书，转左卫将军、相州大中正。鲁阳蛮柳北喜、鲁北燕等聚众反叛，诸蛮悉应之，围逼湖阳。游击将军李晖光镇北城，尽力捍御。贼势甚盛，诏以崇为使持节、都督征蛮诸军事以讨之。蛮众数万，屯据形要，以拒官军。崇累战破之，斩北燕等，徙万余户于幽、并诸州。宣武追赏平氏之功，封魏昌县伯。

东荆州蛮樊安聚众于龙山，僭称大号。梁武遣兵应之。诸将击不利，乃以崇为镇南将军、都督征蛮诸军事，率步骑讨之。崇分遣诸将，攻击贼垒，连战克捷，生禽樊安，进讨西荆，诸蛮悉降。寻兼侍中、东道大使，黜陟能否，著赏罚之称。出除散骑常侍、征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诏曰：“应敌制变，算非一途，救左击右，疾雷均势。今胸山蚁寇，久结未殄，贼愆狡诈，或生诡劫，宜遣锐兵，备其不意。崇可都督淮南诸军事，坐敦威重，遥运声算。”

延昌初，加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江西诸军事。先是，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，遇贼亡失，数年不知所在，后见在同县赵奉伯家。泰以状告，各言己子，并有邻证，郡县不能断。崇令二父与儿各在别处，禁经数旬，然后告之曰：“君儿遇患，向已暴死，可出奔哀也。”苟泰闻即号啕，悲不自胜；奉伯咨嗟而已，殊无痛意。崇察知之，乃以儿还泰，诘奉伯诈状。奉伯款引，云先亡一子，故妄认之。

又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，坐事俱徙扬州。弟思安背役亡归。庆宾惧后役追责，规绝名贯，乃认城外死尸，诈称其弟为人所杀，迎归殡葬。颇类思安，见者莫辨。又有女巫阳氏自云见鬼，说思安被害之苦，饥渴之意。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、李盖等所杀，经州讼之。二人不胜楚毒，各自款引。狱将决竟，崇疑而停之。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，伪从外来，诣庆宾告曰：

“仆住在北州，比有一人见过寄宿。夜中共语，疑其有异，便即诘问，乃云是流兵背役，姓解字思安。时欲送官，苦见求及，称‘有兄庆宾，今往扬州相国城内，嫂姓徐。君脱矜愍，为往告报，见申委曲，家兄闻此，必重相报。今但见质，若往不获，送官何晚？’是故相造，指申此意。君欲见雇几何？当放贤弟。若其不信，可见随看之。”庆宾怅然失色，求其少停。此人具以报崇，摄庆宾问之，伏引。更问盖等，乃云自诬。数日之间，思安亦为人缚送。崇召女巫视之，鞭笞一百。崇断狱精审，皆此类也。

时有泉水涌于八公山顶，寿春城中有鱼数从地涌出，野鸭群飞入城，与鹊争巢。五月，大霖雨十有三日，大水入城，屋宇皆没。崇与兵泊于城上，水增未已，乘船附于女墙，城不没者二版而已。州府劝崇弃州保北山。崇曰：“吾受国重恩，忝守藩岳，淮南万里，系于吾身，一旦动脚，百姓瓦解，扬州之地，恐非国物。昔王尊慷慨，义感黄河，吾岂爱一躯，取愧千载。但怜兹士庶，无辜同死，可桴筏随高，人规自脱。吾必守死此城。”时州人裴绚等受梁假豫州刺史，因乘大水，谋欲为乱，崇皆击灭之。又以洪水为灾，请罪解任。诏曰：“夏雨泛滥，斯非人力，何得以此辞解。今水涸路通，公私复业，便可缮甲积粮，修复城雉，劳恤士庶，务尽绥怀之略也。”崇又表解州，不听。是时，非崇则淮南不守矣。

崇沈深有将略，宽厚善御众。在州凡十年，常养壮士数千人，寇贼侵边，所向摧破，号曰：“卧彪”，贼甚惮之。梁武恶其久在淮南，屡设反间，无所不至。宣武雅相委重，梁无以措谋。乃授崇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万户郡公，诸子皆为县侯，欲以构崇。崇表言其状。宣武屡赐玺书慰勉之。赏赐珍异，岁至五三，亲待无与为比。梁武每叹息，服宣武之能任

崇也。

孝明践阼，褒赐衣马。及梁遣其游击将军赵祖悦袭据西硖石，更筑外城，逼徙缘淮之人于城内。又遣二将昌义之、王神念率水军溯淮而上，规取寿春，田道龙寇边城，路长平寇五门，胡兴茂寇开、霍。扬州诸戍，皆被寇逼。崇分遣诸将，与之相持；密装船舰二百余艘，教之水战，以待台军。梁霍州司马田休等寇建安，崇遣统军李神击走之。又命边城戍主邵申贤要其走路，破之于濡水，俘斩三千余人。灵太后玺书劳勉。许昌县令兼乡宁麻戍主陈平王南引梁军，以戍归之。崇自秋请援，表至下余，诏遣镇南将军崔亮救侠石，镇东将军萧宝夤于梁堰上流决淮东注。朝廷以诸将不相赴，乃以尚书李平兼右仆射持节节度之。崇遣李神乘斗舰百余艘，沿淮与李平、崔亮合攻硖石。李神水军克其东北外城。祖悦力屈，乃降。朝廷嘉之，进号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刺史、都督如故。

梁淮堰未破，水势日增。崇乃于硖石戍间编舟为桥。北更立船楼十，各高三丈；十步置一篱，至两岸，蕃版装治，四箱解合，贼至举用，不战解下。又于楼船之北，连覆大船，东西竟水，防贼火筏。又于八公山之东南，更起一城，以备大水，州人号曰魏昌城。崇累表解州，前后十余上，孝明乃以元志代之。寻除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，仪同如故。出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四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徵拜尚书左仆射，迁尚书令，加侍中。

崇在官和厚，明于决断，然性好财贿，败肆聚敛。孝明、灵太后尝幸左藏，王公嫔主从者百余人，皆令任力负布绢，即以赐之。多者过二百匹，少者百余。唯长乐公两手持绢二十匹而出，示不异众而已，世称其廉俭。崇与章武王融以所负多，颠仆于地，崇乃伤腰，融至损脚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陈留、章

武，伤腰折股，贪人败类，秽我明主。”

蠕蠕主阿那瑰犯塞，诏崇以本官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。崇辞于显阳殿，戎服武饰，志气奋扬，时年六十九，干力如少。孝明目而壮之，朝臣莫不称善。遂出塞三千余里，不及贼而还。崇请改六镇为州，兵编户，太后不许。

后北镇人破落汗拔陵反，所在响应。征北将军、临淮王彧大败于五原，安北将军李叔仁寻败于白道，贼众日甚。诏引丞相、令、仆、尚书、侍中、黄门于显阳殿，曰：“贼势侵淫，寇连恆、朔，金陵在彼，夙夜忧惶。诸人宜陈良策。”吏部尚书元修义以为须得重贵，镇压压恆、朔，总彼师旅，备卫金汤。诏曰：“去岁阿那瑰叛逆，遣李崇北征，崇遂长驱塞北，返旆榆关，此一时之盛。朕以李崇国戚望重，器识英断，意欲还遣崇行，总督三军，扬旌恆、朔，诸人谓可尔不？”仆射萧宝夤等曰：“陛下此遣，实合群望。”于是诏崇以本官加使持节、开府、北讨大都督，抚军将军崔暹、镇军广阳王深皆受崇节度。又诏崇子光禄大夫神轨假平北将军，随崇北讨。崇至五原，崔暹大败于白道之北，贼遂并力攻崇。崇与广阳王深力战，累破贼众。相持至冬，乃引还平城。深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，盗没军资。崇坐免官爵，征还，以后事付深。

后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，时除安乐王鉴为徐州刺史以讨之。为法僧所败，单马之。乃诏复崇官爵，为徐州大都督、节度诸军事。会崇疾笃，乃以卫将军、安丰王延明代之。改除开府、相州刺史，侍中、将军、仪同并如故。

孝昌元年，薨于位。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康，后重赠太尉公，余如故。

长子世哲，性轻率，供奉奢侈。少经征伐，颇有将用，为三关别将，讨群蛮大破之。还，拜鸿胪少卿。性倾巧，善事人，

亦以货赂自达。高肇、刘腾之势也，皆与亲善，故世号为李锥。为相州刺史，斥逐百姓，迁徙佛寺，逼买其地，部内患之。崇北征之后，征兼太常卿。御史高道穆毁发其宅，表其罪过。后除泾州刺史，赐爵卫国子。卒，赠吏部尚书、冀州刺史。

世哲弟神轨，小名青肫，受父爵陈留侯。累出征伐，颇有将领之气。孝昌中，灵太后淫纵，分遣腹心媼姬出外，阴求悦人。神轨为使者所荐，宠遇势倾朝野，时云见幸帷幄，与郑俨为双。频迁征东将军、武卫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常领中书舍人。时相州刺史、安乐王鉴据州反，诏神轨与都督源子邕等讨平之。后于河阴遇害。建义初，赠侍中、司空公、相州刺史，谥曰烈。崇从弟平。

平字云定，少有大度；及长，涉猎群书，好《礼》、《易》，颇在文才。太和初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孝文礼之甚重。频经大忧，居丧以孝称。后以例降，袭爵彭城公。累迁太子庶子。平请自效一郡，帝曰：“卿复欲以吏事自试也？”拜长乐太守，政务清静，吏人怀之。征行河南尹，豪右权威惮之。宣武即位，除黄门郎，迁司徒左长史，行尹如故。寻正尹，长史如故。

车骑将幸鄴，平上表谏，以为：“嵩都创构，洛邑俶营，虽年跨十稔，根基未就。代人至洛，始欲向尽，资产罄于迁移，牛畜毙于辇运；陵太行之险，越长津之难，辛勤备经，劣达京阙；富者犹损太半，贫者可以意知。兼历岁从戎，不遑启处。自景明以来，差得休息。事农者未积一年之储，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，莫不肆力伊、瀍，人急其务。实宜安静新人，劝其稼穡，令国有九载之粮，家有水旱之备。若乘之以羁继，则所废多矣。”不从。

诏以本官行相州事。帝至鄴，亲幸平第，见其诸子。寻正刺史。平劝课农桑，修饰太学，简试通儒以充博士，选五郡聪

敏者以教之。图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讲堂，亲为立赞。前来台使，颇好侵渔。平乃画“履武尾，践薄冰”于客馆，注颂其下，以示诫焉。征拜度支尚书，领御史中尉。

冀州刺史、京兆王愉反于信都，以平为持节、都督北讨诸军事、行冀州以讨之。宣武临式乾殿劳遣平，因曰：“何图今日，言及斯事！”歔歔流涕。平对曰：“愉天迷其心，构此臬悖。陛下不以臣不武，委以总督之任。如其稽颡军门，则送之大理。若不悛待戮，则鸣鼓衅钲，非陛下之事。”平进次经县，诸军大集。夜有蛮兵数千斫平前垒，矢及平帐，平坚卧不动，俄而乃定。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，大破逆众，逐北至城门，遂围城。愉与百余骑突门走，平遣统军叔孙头追之。去信都八十里，禽愉。冀州平，以本官领相州大中正。

平先为尚书令高肇、侍御史王显所恨，后显代平为中尉，平加散骑常侍。显劾平在冀州隐截官口，肇又扶成其状，奏除平名。延昌初，诏复官爵，除定、冀二州刺史。前来良贱之讼，多有积年不决；平奏不问真伪，一以景明年前为限，于是争讼止息。武川镇人饥，镇将任款请贷未许，擅开仓振恤，有司绳以费散之条，免其官爵。平奏款意在济人，心无不善，帝原之。迁中书令，尚书如故。孝明初，转吏部尚书。

平高明强济，所在有声，但以性急为累。尚书令、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勋，灵太后乃封武邑郡公，赐缣二千五百匹。

先是，梁遣其赵祖悦逼寿春，镇南崔亮攻之。未克，又与李崇乖贰。诏平以本官使持节、镇军大将军，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，节度诸军，东西州将，一以禀之，如有乖异，以军法从事。诏平长子奖以通直郎从。于是率步骑二千赴寿春，严勒崇、亮，令水陆兼备，克期齐举。崇、亮惮之，无敢乖互。频日交战，破贼军。安南将军崔延伯立桥于下蔡，以拒贼之援，贼将

王神念、昌义之等不得进救。祖悦守死穷城，平乃部分攻之，斩祖悦，送首于洛。以功迁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平还京师，灵太后见于宣光殿，赐以金装刀仗一口。

时南徐州表云：梁堰淮水，日为患。诏公卿议之。平以为不假兵力，终自毁坏。及淮堰破，太后大悦，引群臣入宴，敕平前，孝明手赐缣布百段。卒，遗令薄葬。诏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帛七百匹。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。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文烈公。平自在度支，至于端副，夙夜在公，孜孜匪懈，凡处机密十有余年，有献替之称。所制文笔别有集录。长子奖袭。

奖字遵穆，容貌魁伟，有当世才度。位中书侍郎、吏部郎中。以本官兼尚书，出为相州刺史。初，元叉擅朝，奖为其亲待，频居显职。灵太后反政，削除官爵。孝庄初，为散骑常侍、河南尹。奖前后所历，皆以明济著称。元颢入洛，颢以奖兼尚书右仆射，慰劳徐州。羽林及城人不承颢旨，害奖，传首洛阳。孝武帝初，奖故吏宋游道上书理奖，诏赠冀州刺史。子构袭。

构字祖基，少以方正见称，袭爵武邑郡公。齐天保初，降爵为县侯，位终太府卿，赠吏部尚书。构早有名誉，历官清显，常以雅道自居，甚为名流所重。子丕，有父风，位尚书祠部郎中。丕弟克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奖弟谐。

谐字虔和，幼有风采。赵郡李搔尝过元叉门下，见之，归谓其父元忠曰：“领军门下见一神人。”元忠曰：“必李谐也。”问之果然。袭父先爵彭城侯。文辩为时所称，历位位中书侍郎。

天平末，魏欲与梁和好，朝议将以崔颡为使主。颡曰：“文采与识，颡不推李谐；口颊々，谐乃大胜。”于是以谐兼常侍、卢元明兼吏部郎、李业兴兼通直常侍聘焉。梁武使硃异观

客，异言谐、元明之美。谐等见，及出，梁武目送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朕今日遇勍敌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，此等何处来？”谓异曰：“过卿所谈。”是时鄴下言风流者，以谐及陇西李神俊、范阳卢元明、北海王元景、弘农杨遵彦、清河崔贍为首。初通梁国，妙简行人，神俊位已高，故谐等五人继踵，而遵彦遇疾道还，竟不行。既南北通好，务以俊义相矜，衔命接客，必尽一时之选，无才地者不得与焉。梁使每入，鄴下为之倾动，贵胜子弟盛饰聚观，礼赠优渥，馆门成市。宴日，齐文襄使左右觐之，宾司一言制胜，文襄为之拊掌。魏使至梁，亦如梁使至魏，梁武亲与谈说，甚相爱重。谐使还后迁秘书监，卒于大司农。

谐为人短小，六指，因瘦而举颐，因跛而缓步，因謇而徐言，人言李谐善用三短。文集十余卷。

谐长子岳，字祖仁，官中散大夫。性纯至，居期惨，未曾听婢过前；追思二亲，言则流涕。

岳弟庶，方雅好学，甚有家风。历位尚书郎、司徒掾，以清辩知名。常摄宾司，接对梁客，梁客徐陵深叹美焉。庶生而天阉，崔谿调之曰：“教弟种须，以锥遍刺作孔，插以马尾。”庶曰：“先以此方回施贵族，艺眉有效，然后树须。”世传谿门有恶疾，以呼沱为墓田，故庶言及之。邢子才在傍大笑。除临漳令。

《魏书》之出，庶与卢斐、王松年等讼共不平。魏收书王慧龙自云太原人，又书王琼不善事；以卢同附《卢玄传》；李平为陈留人，云其家贫贱。故斐等喧讼，语杨愔云：“魏收合诛。愔党助魏，故遂白齐文宣，庶等并髡头鞭杖二百，庶死于临漳狱中。庶兄岳痛之，终身不历临漳县门。”

庶妻，元罗女也。庶亡后，岳使妻伴之寝宿。积五年，元

氏更适赵起。尝梦庶谓己曰：“我薄福，托刘氏为女，明旦当出，彼家甚贫，恐不能见养。夫妻旧恩，故来相见告，君宜乞取我。刘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，东入穷巷是也。”元氏不应，庶曰：“君似惧赵公意，我自说之。”于是起亦梦焉。起寤问妻，言之符合。遂持钱帛躬往求刘氏，如所梦得之，养女长而嫁焉。

庶弟蔚，少清秀，有襟期伦理，涉观史传，兼属文词。昆季并尚风流，长裾广袖，从容甚美，然颇涉疏放。唯蔚能自持公干理，甚有时誉。坐兄庶事徙平州。后还，位尚书左中兵郎中，仍聘陈使副。江南以其父曾经将命，甚重焉。还，坐将人度江私市，除名。后卒于秘书丞，士友悼惜之。

蔚弟若，聪敏，颇传家业，风采词令，有声鄴下。坐兄庶事徙临海。乾明初，追还，后兼散骑常侍。大被亲狎，加仪同三司。若性滑稽，善讽诵，数奉旨咏诗，并使说外间世事可笑乐者。凡所话谈，每多会旨。尝在省中，趋而前却，对答学奏事之象，和士开闻而奏之。帝每狎弄之。武成以斛律金旧老，每朝，赐羊车上殿。金曾使人奉启，若为舍人，误奏云在阙下，诏命出羊车。若重思，知金不至，窃言：“羊车、鹿车何所迎？”帝闻，亦笑而不责。又帝于后园讲武，令若为吴将，皇后皆出，引若当前，观其进止俯仰。事罢，遣使谢之，厚加赏赐。韩长鸾等忌恶之，密构其短，坐免官。未几，诏复本官。隋开皇中，卒于秦王府谘议。

诸弟邕，字修穆，幼而俊爽，有逸才。位高阳王雍友。几所交游，皆倍年俊秀。卒，赠洛州刺史，谥曰文。

论曰：郭祚才干敏实，有世务之长。孝文经纶之始，独在勤劳之地。居官任事，可称述焉。张彝风力謦謦，有王臣之气，衔命拥旌，风声克举。俱魏氏器能之臣乎！遭随有命，二子俱

逢世乱，悲哉！晏之、乾威，可谓亡焉不绝。邢峦以文武才策，当军国之任，内参机揆，外寄折冲，其纬世之器欤！子才少有盛名，鼓动京洛，文宗学府，独秀当年，举必任真，情无饰智，疏通简易，罕见其人，足为一代之楷模也。及明崔甌之谤言，执侯景之奸使，昔人称孟轲为勇，于文简公见之。唯尝短崔暹，颇为累德。阮籍未尝品藻人物，斯亦良有以焉。李崇风质英重，毅然秀立，任当将相，望高朝野。平以高明干略，效智于时，出入当官，功名克著，赞务之材也。谐风流文辩，盖人望乎！

卷第四十四

列传第三十二

崔光 子劼 弟子鸿
崔亮 从弟光韶 叔祖道固

崔光，清河人，本名孝伯，字长仁，孝文赐名焉。祖旷，从慕容德南度河，居青州之时水。慕容氏灭，仕宋为乐陵太守。于河南立冀州，置郡县，即为东清河郟人。县分易，更为南平原贝丘人也。父灵延，宋长广太守，与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军。慕容白曜之平三齐，光年十七，随父徙代。家贫好学，昼耕夜诵，佣书以养父母。

太和六年，拜中书博士、著作郎，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，再迁给事黄门侍郎。甚为孝文所知待，常曰：“孝伯才浩浩如黄河东注，固今日之文宗也。”以参赞迁都谋，赐爵朝阳子。拜散骑常侍，著作如故，兼太子少傅。又以本官兼侍中、使持节为陕西大使，巡方省察。所经述叙古事，因赋诗三十八篇。还，仍兼侍中。以谋谟之功，进爵为伯。光少有大度，喜怒不见于色。有毁恶之者，必善言以报，虽见诬谤，终不自申曲直。皇兴初，有同郡二人并被掠为奴婢，后诣光求哀，光乃以二口赎免。孝文闻而嘉之。虽处机近，未曾留心文案，唯从容论议，参赞大政而已。孝文每对群臣曰：“以崔光之高才大量，若无意外咎谴，二十年后当作司空。”其见重如是。

宣武即位，正除侍中。初，光与李彪共撰国书，太和之末，彪解著作，专以史事任光。彪寻以罪废。宣武居谅闇，彪上表求成《魏书》，诏许之，彪遂以白衣于秘书省著述。光虽领史官，以彪意在专功，表解侍中、著作以让彪。宣武不许。迁太常卿，领齐州大中正。

正始元年夏，有典事史元显献四足四翼鸡，诏散骑侍郎赵邕以问光。光表曰：

臣谨案《汉书·五行志》宣帝黄龙元年，未央殿路軫中雌鸡化为雄，毛变而不鸣不将无距。元帝初元中，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，渐化为雄，冠距鸣将。永光中，有献雄鸡生角。刘向以为鸡者小畜，主司时起居，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，言小臣将乘君之威，以害政事，犹石显也。竟宁元年，石显伏辜，此共效也。灵帝光和元年，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，一身皆似雄，但头冠上未变，诏以问议郎蔡邕。邕对曰：“貌之不恭，则有鸡祸。臣窃推之，头为元首，人君之象也。今鸡一身已变，未至于头，而上知之，是将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。若政无所改，头冠或成，为患滋大。”是后张角作乱，称黄巾贼，遂破坏四方，疲于赋役，人多叛者。上不改政，遂至天下大乱。今之鸡状不同，其应颇相类矣。向、邕并博达之士，考物验事，信而有证，诚可畏也。臣以邕言推之，翹足众多，亦群下相扇助之象。雏而未大，脚羽差小，亦其势尚微，易制御也。

臣闻灾异之见，皆所以示吉凶。明君睹之而惧，乃能招福，闇主视之弥慢，所用致祸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秦、汉之事多矣，此皆陛下所观者。今或有自贱而贵，关预政事，殆亦前代君房之匹。比者南境死亡千计，白骨横野，存有酷恨之痛，殁为怨伤之魂。义阳屯师，盛夏未反；荆蛮狡猾，征人淹次。东州转输，多往无还，百姓困穷，绞缢以殒。北方霜降，

蚕妇辍事。群生憔悴，莫甚于今。此亦贾谊哭叹，谷永切谏之时。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陛下为人父母，所宜矜恤。国重戎战，用兵犹火，内外怨弊，易以乱离。陛下纵欲忽天下，岂不仰念太祖取之艰难，先帝经营劬劳也？诚愿陛下留聪明之鉴，警天地之意，礼处左右，节其贵越。往者邓通、董贤之盛，爰之正所以害之。又躬飨如罕，宴宗或阙，时应亲享郊庙，延敬诸父。检访四方，务加休息，爰发慈旨，抚振贫瘼。简费山池，减撤声饮，昼存政道，夜以安身。博采白茅，进贤黜佞，则兆庶幸甚，妖弭庆进，祯祥集矣。

帝览之大悦。后数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，于是礼光逾重。

二年八月，光表曰：“去二十八日，有物出于太朽之西序，敕以示臣。臣案其形，即《庄子》所谓‘蒸成菌’者也。又云‘朝菌不终晦朔’。雍门周所称‘磨萧斧而伐朝菌’，指言蒸气郁长，非有根种，柔脆之质，雕殒速易，不延旬月，无拟萧斧。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，罕起殿堂高华之所。今极宇崇丽，坛筑工密，翼朽弗加，沾濡不及，而兹菌欬构，厥状扶疏，诚足异也。夫野木生朝，野鸟入庙，古人以为败亡之象。然惧灾修德，咸致休庆，所谓家利而怪先，国兴而妖豫。是故桑穀拱庭，太戊以昌；雉雉集鼎，武丁用熙。自比鸱鸮巢于庙殿，泉鵬鸣于宫寝，菌生宾阶轩坐之正，准诸往记，信可为诫。且东南未静，兵革不息，郊甸之内，大旱跨时，人劳物悴，莫此之甚。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。伏愿陛下追殷二宗感变之意，侧躬耸诚，惟新圣道，节夜饮之忻，强朝御之膳，养方富之年，保金玉之性，则魏祚可以永隆，皇寿等于山岳。”

四年，除中书舍人。永平元年秋，将诛元愉妾李氏，群官无敢言者。敕光为诏，光逡巡不作，奏曰：“伏闻当刑元愉妾

李，加之屠割。妖惑扇乱，诚合此罪。但外人窃云，李今怀妊，例待分产。且臣寻诸旧典，兼推近事，戮至剖胎，谓之虐刑，桀、纣之主，乃行斯事。君举必书，义无隐讳，酷而乖法，何以示后？陛下春秋已长，未有储体，皇子襁褓，至有夭失。臣之愚识，知无不言，乞停李狱，以俟育孕。”帝纳之。

延昌元年，迁中书监，侍中如故。二年，宣武幸东宫，召光与黄门甄琛、广阳王深等并赐坐，诏光曰：“卿是朕西台大 臣，当令为太子师傅。”光起拜固辞，诏不许。即令明帝出焉，从者十余人，敕以光为傅之意，令明帝拜光。光又拜辞，不当受太子拜，复不蒙许。明帝遂南面再拜。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，于是宫臣毕拜。光北面立，不敢答拜，唯西面拜谢而出。于是赐光绣采一百匹，琛、深各有差。寻授太子少傅，迁右光禄大夫，侍中、监如故。

四年正月，宣武夜崩，光与侍中、领军将军于忠迎明帝于东宫，安抚内外，光有力焉。帝崩后二日，广平王怀扶疾入临，以母弟之亲，径至太极西庑，哀恸禁内。呼侍中、黄门、领军二卫，云身欲上殿哭大行，又须入见主上。诸人皆愕然相视，无敢抗对者。光独攘袂振杖，引汉光武初崩，太尉赵熹横剑当阶，推下亲王故事，辞色甚厉。闻者莫不称善，壮光理义有据。怀声泪俱止，云：“侍中以古事裁我，我不敢不服。”于是遂还，频遣左右致谢。

初，永平四年，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光领著作。惠蔚首尾五岁，无所厝怀。至是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表光宜还史任。于是诏光还领著作，迁特进。以奉迎明帝功，封博平县公，领国子祭酒，诏乘步挽于云龙门出入。寻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灵太后临朝后，光累表逊位。于忠擅权，光依附之。及忠稍被疏黜，光并送章绶冠服茅土，表至十余上，灵太后优答不许。

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。熙平元年二月，太师、高阳王雍等奏举光授明帝经。初，光有德于灵太后。四月，更封光平恩县侯，以朝阳伯转授第三子勛。其月，敕赐羊车一乘。

时灵太后临朝，每于后园亲执弓矢，光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，因以致谏。是秋，灵太后频幸王公第宅，光表谏曰：“《礼记》云：诸侯非问疾吊丧，入诸臣之家，谓之君臣为谗。不言王后夫人，明无适臣家之义。夫人父母在，有时归宁；亲没，使卿大夫聘。《春秋》纪陈、宋、齐之女并为周王后，无适本国之事。是制深于士大夫。许嫁暗兄，又义不得，卫女思归，以礼自抑，《载驰》、《竹竿》所为作也。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，霍光外祖也，亲为宰辅，后犹御武帷以接群臣，示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。伯姬待姆，安就炎燎；樊姜候命，忍赴洪流。《传》皆缀集，以垂来训。昨轩驾频出，幸冯翊君、任城王第。虽渐中秋，余热尚蒸。衡盖往还，圣躬烦倦。左右仆侍，众过千百，扶卫跋涉，袍钾在身。昔人称陛下甚乐，臣等至苦，或其事也。但帝族方衍，勋贵增迁，祇请遂多，将成彝式。陛下遵酌前王，贻厥后矩，天下为公，亿兆己任。专荐郊庙，止决大政，辅神养和，简息游幸，则率土属赖，令生仰悦矣。”

神龟元年，光表曰：“寻石经之作，起自炎刘，昔来虽屡经戎乱，犹未大崩侵。如闻往者刺史临州，多构图寺，官私显隐，渐加肃撤。由是经石弥减，文字增缺。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，专主周视，驱禁田牧，制其践秽，料阅碑牒所失次第，量厥补缀。”诏曰：“此乃学者之根原，不朽之永格，便可一依公表。”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、刘燮等勘校石经，其残缺，计料石功，并字多少，欲补修之。后灵太后废，遂寝。

二年八月，灵太后幸永宁寺，躬登九层佛图。光表谏曰：

“伏见亲升上级，伫蹕表刹之下，祇心图构，诚为福善，圣躬玉趾，非所践陟。臣庶惶惶，窃谓未可。”九月，灵太后幸嵩山佛寺，光上表谏，不从。

正光元年冬，赐光几杖衣服。二年春，明帝亲释奠国学，光执经南面，百寮陪列。司徒、京兆王继频上表以位让光。四月，以光为司徒，侍中、国子祭酒、领著作如故。光表固辞，历年终不肯受。

八月，获秃鹫于宫内，诏以示光。光表曰：“此即《诗》所谓‘有鹫在梁’。解云‘秃鹫也’，贪恶之鸟，野泽所育，不应入于殿廷。昔魏氏黄初中，有鹈鹕集于灵芝池，文帝下诏，以曹恭公远君子，近小人，博求贤俊，太尉华歆由此逊位而让管宁者也。臣闻野物入舍，古人以为不善。是以张旃恶任，贾谊忌鹏。鹈鹕暂集而去，前王犹为至诚，况今亲入宫禁，为人所获，方被畜养，晏然不以为惧。准诸往义，信有殊矣。鸷鹫之禽，必资鱼肉，菽麦稻粱，时或飡啄，一食之费，容过斤镒。今春夏阳旱，谷余稍贵，穷窘之家，时有菜色。陛下为人父母，抚之如伤，岂可弃人养鸟，留意于丑形恶声哉！卫侯好鹤，曹伯爱雁，身死国灭，可为寒心。愿远师殷宗，近法魏祖，修德进贤，消灾集庆，放无用之物，委之川泽，取乐琴书，颐养神性。”明帝览表大悦，即弃之池泽。

冬，诏光与安丰王延明议定服章。三年六月，诏光乘步挽至东西上阁。九月，进位太保，光又固辞。光年耆多务，病疾稍增。而自强不已，常在著作，疾笃不归。四年十月，帝亲临光疾，诏断宾客，中使相望，为止声乐，罢诸游眺，拜长子劼为齐州刺史。十一月，疾甚，敕子侄等曰：“吾荷先帝厚恩，位至于此，史功不成，殁有遗恨。汝等速可送我还宅。”气力虽微，神明不乱，至第而薨，年七十三。明帝闻而悲泣，中使

相寻，诏给东园温明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六十万、布一千匹、蜡匹百斤，大鸿胪监护丧事。车驾亲临，抚尸恸哭，御辇还宫，流涕于路，为减常膳，言则追伤，每至光坐讲读之处，未曾不改容凄悼。赠太傅，领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冀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又敕加后部鼓吹、班剑，依太保广阳王故事，谥文宣。明帝祖丧建春门外，望輜哀感，儒者荣之。

初，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，以赠李彪。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。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。国别为卷，为百三卷焉。

光宽和慈善，不忤于物，进退沈浮，自得而已。常慕胡广、黄琼为人，故为气概者所不重。始领军于忠，以光旧德，事之。元叉于光亦深宗敬。及郭祚、裴植见杀，清河王怿遇祸，光随时俯仰，竟不匡救，于是天下讥之。自从贵达，罕所申荐，曾启其女婿彭城刘敬徽，云敬徽为荆州五陵戎主，女随夫行，常虑寇抄，南北分张，乞为徐州长兼别驾，暂集京师。明帝许之。时人比之张禹。光初为黄门则让宋弁；为中书监让汝南王悦；为太常让刘芳；为少傅让元晖、穆绍、甄琛；为国子祭酒让清河王怿、任城王澄；为车骑、仪同让江阳王继，又让灵太后父胡国珍，皆顾望时情，议者以为矫饰。

崇信佛法，礼拜读诵，老而逾甚。终日怡怡，未曾恚忿。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，有鸽飞集膝前，遂入于怀。缘臂上肩，久之乃去。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。每为沙门、朝贵请讲《维摩》、《十地经》，听者常数百人。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，识者知其疏略。凡所为诗赋铭赞谏颂表启数百篇，五十余卷，别有集。

光子勗，字彦德。器学才德，最有父风。举秀才，中军彭城王参军、秘书郎中，以父光为著作，固辞不拜。后除中书侍

郎。领军将军元叉为明堂大将，以劼为长史。与从兄鸿俱有名于世。父光疾甚，拜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。侍父疾，衣不解带；及薨，孝明每加存慰。光葬本乡，诏遣主书张文伯宣吊。孝昌元年，除太尉长史，袭父爵。建义初，遇害河阴。赠侍中、卫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劼弟劼。

劼字彦玄，少清虚寡欲，好学有家风。魏末，累迁中书侍郎。兴和三年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使于梁。天保初，以议禅代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加国子祭酒，直内省，典机密。清俭勤慎，甚为齐文宣所知。拜南青州刺史，有政绩。入为秘书监、齐州大中正，迁并省度支尚书，俄授京省。寻转五兵尚书，监国史。台阁之中，见称简正。武成之将禅后主，先以问劼，劼谏以为不可。由是忤意，出为南兖州刺史。代还，重为度支尚书、仪同三司，食文登县干。寻除中书令，加开府，待诏文林馆，监修撰新书。卒，赠齐州刺史、尚书左仆射，谥文贞。

初，和士开擅朝，曲求物誉，诸公因此颇为子弟干禄。世门之胄。多处京官，而劼二子拱、揔并为外任。弟廓之从容谓劼曰：“拱幸得不凡，何不在省府中清华之所，而并出外藩？”劼曰：“立身来，耻以言自达。今若进儿，与身何异！”卒无所求。闻者莫不叹服。劼常恨魏收书，欲更作编年纪，而才思竟不能就。

光弟敬友，本州从事。颇有受纳，御史案之。乃与守者俱逃。后除梁郡太守，会遭所生忧，不拜。敬友精心佛道，昼夜诵经，免丧之后，遂菜食终身。恭宽接下，修身厉节。自景明已降，频岁不登，饥寒请丐者，皆取足而去。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，设食以供行者。卒于家。弟子鸿。

鸿字彦鸾，少好读书，博综经史，稍迁尚书都兵郎中。诏太师、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，议定律令于

尚书上省，鸿与光俱在其中，时论荣之。后为三公郎中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

延昌二年，将大考百寮，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，乃建议曰：“窃惟昔者为官求才，使人以器，黜陟幽明，扬清激浊。故绩效能官，才必称位者，朝升夕进，岂拘一阶半级者哉。二汉以降，太和以前，苟必官须此人，人称此职，或超腾升陟，数岁而至公卿，或长兼、试守称允当迁进者，披卷则人人而是，举目则朝贵皆然。故能时收多士之誉，国号丰贤之美。窃见景明以来考格，三年成一考，一考转一阶。贵贱内外，万有余人，自非犯罪，不问贤愚，莫不上中，才与不肖，比肩同转。虽有善政如黄、龚，儒学如王、郑，才史如班、马，文章如张、蔡，得一分一寸，必为常流所攀，选曹亦抑为一概，不曾甄别。琴瑟不调，改而更张，虽明旨已行，犹宜消息。”武帝不从。

三年，鸿以父忧解任，甘露降其庐前树。十一月，宣武以本官征鸿。四年，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。后迁中散大夫、高阳王友，仍领郎中。正光元年，加前将军，修孝文、宣武《起居注》。

光撰魏史，徒有卷目，初未考正，阙略尤多，每云：“此史会非我世所成，但须记录时事，以待后人。”临薨，言鸿于孝明。五年，诏鸿以本官修辑国史。孝昌初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寻加散骑常侍、齐州大中正。鸿在史甫尔，未有所就。寻卒，赠镇东将军、度支尚书、青州刺史。

鸿弱冠便有著述志。见晋、魏前史，皆成一家，无所措意。以刘元海、石勒、慕容俊、苻健、慕容垂、姚萇、慕容德、赫连屈子、张轨、李雄、吕光、乞伏国仁、秃发乌孤、李皓、沮渠蒙逊、冯跋等并因世故，跨僭一方，各有国书，未有统一，鸿乃撰为《十六国春秋》，勒成百卷，因其旧记，时有增损褒

贬焉。鸿二世仕江左，故不录僭晋、刘、萧之书，又恐识者责之，未敢出行于外。宣武闻其撰录，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曰：“闻卿撰定诸史，甚有条贯，便可随成者送至，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。”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，言多失体，且既讫，不奏闻。鸿后典起居，乃妄载其表曰：

臣闻帝王之兴也，虽诞应图箴，然必有驱除，盖所以翦彼厌政，成此乐推。故战国纷纭，年过十纪，而汉祖夷殄群豪，开四百之业。历文、景之怀柔蛮夏，世宗之奋扬威武，始得凉、朔同文，、越一轨。于是谈、迁感汉德之盛，痛诸史放绝，乃钤括旧书，著成《太史》，所谓缉兹人事，光彼天时之义也。

昔普惠不竞，华戎乱起，三帝受制于奸臣，二皇晏驾于非所，五都萧条，鞠为煨烬。赵、燕既为长蛇，辽海緬成殊域，中原无主，八十余年。遗晋僻远，势略孤微，人残兵革，靡所归控。皇魏龙潜幽、代，内修德政，外抗诸伪，并、冀之人，怀宝之士，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。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，接金行之运，应天顺人，龙飞受命。太宗必世重光，业隆玄默。世祖雄才力睿略，阐曜威灵，农战兼修，扫清氛秽。岁垂四纪，而寰宇一同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，欣于尧、舜之代。

自晋永宁以后，虽所在称兵，竞自尊树，而能建邦命氏，成为战国者，十有六家。善恶兴灭之形，用兵乖会之道，亦足以垂之将来，昭明劝戒。但诸史残缺，体例全亏，编录纷谬，繁略失所，宜审正同异，定为一书。诚知敏谢允南，才非承祚，然《国志》、《史考》之美，窃亦辄所庶几。始自景明之初，搜集诸国旧史，属迁京甫尔，率多分散，求诸公私，驱驰数岁。及臣家贫禄微，唯任孤力，至于书写所资，每不周接。暨正始元年，写乃向备。谨于吏案之暇，草构此书，区分时事，各系本录。稽以长历，考诸旧志，删正差谬，定为实录，商较大略，

著《春秋》百篇。至三年之末，草成九十五卷。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，寻访不获，所以未及善成。辍笔私求，七载于今。此书本江南撰录，恐中国所无，非臣私力所能终得。其起兵僭号，事之始末，乃亦颇有，但不得此书，惧简略不成。久思陈奏，乞敕缘边求采，但愚贱无因，不敢轻辄。散骑常侍、太常少卿、荆州大中正赵邕忽宣明旨，敕臣送呈，不悟九皋微志，乃得上闻。奉敕欣惶，庆惧兼至。今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。

臣又别作《序例》一卷、《年志》一卷，仰表皇朝统括大义，俯明愚臣著录微体。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，文致疏鄙，无一可观，简御之日，伏深惭悸。

鸿意如此。自正光以前，不敢显行其书。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，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，乃颇传读。然鸿经综既广，多有违谬。至道武天兴二年，姚兴改号鸿始，而鸿以为改在元年；明元永兴二年，慕容超禽于广固，鸿又以为在元年；太常二年，姚泓败于长安，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。如此之失，多不改正。

子子元，秘书郎。后永安中，乃奏其父书，称：“臣亡考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、前将军、齐州大中正鸿，正始之末，任属记言，撰缉余暇，乃刊著赵、燕、秦、夏、西凉、乞伏、西蜀等遗载，为之赞序，褒贬评论。先朝之日，草构悉了，唯有李雄蜀书，搜索未获，阙兹一国，迟留未成。去正光三年，购访始得，讨论适讫，而先臣弃世。凡十六国，名为《春秋》，一百二卷，近代之事，最为备悉。未曾奏上，弗敢宣流。今缮写一本，敢以仰呈，乞藏秘阁，以广异家。”子元后谋反，事发逃窜，会赦免，寻为其叔鸩所杀。

光从祖弟长文，字景翰。少亦徙于代都，聪敏有学识。永安中，累迁平州刺史，以老还家，专读佛经，不关世事。卒，

赠齐州刺史，谥曰贞。子懋，字德林，徐州征东府长史。

长文从弟庠，字文序，有干用。为东郡太守，元颢寇逼郡界，庠拒不从命，弃郡走还乡里。孝庄还宫，赐爵平原伯，拜颍川太守，颇有政绩。永熙初，除东徐州刺史。二年，为城人王早、兰宝等所害。后赠骠骑将军、吏部尚书、齐州刺史。子罕袭爵，齐受禅，例降。

光族弟荣先，字隆祖。涉历经史，州辟主簿。子铎，有文才，位中散大夫。铎弟觐，羽林监。

崔亮，字敬儒，清河东武城人，魏中尉琰之后也。高祖琼，为慕容垂车骑属。曾祖辑，南徙青州，因仕宋为太山太守。祖修之，清河太守。父元孙，尚书郎。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，宋明帝使元孙讨之，为文秀所害。亮母房携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于历城，及慕容白曜平三齐，内徙桑乾为平齐人。时年十岁，常依季父幼孙。居贫，佣书自业。

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，亮族兄光往依之，谓亮曰：“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？彼家饶书，因可得学。”亮曰：“弟妹饥寒，岂容独饱？自可观书于市，安能看人眉睫乎！”光言之于冲，冲召亮与语，因谓曰：“比见卿先人《相命论》，使人胸中无复怵迫之念。今遂亡本，卿能记之不？”亮即为诵之，涕泪交零，声韵不异。冲甚奇之，迎为馆客。冲谓其兄子彦曰：“大崔生宽和笃雅，汝宜友之；小崔生峭整清彻，汝宜敬之，二人终将大至。”冲荐之为中书博士，转议郎，寻迁尚书二千石。孝文在洛，欲创革旧制，选置百官，谓群臣曰：“与朕举一吏部郎，必使才望兼允者，给卿三日假。”又一日，孝文曰：“朕已得之，不烦卿辈也。”驿征亮兼吏部郎。俄为太子中舍人，迁中书侍郎，兼尚书左丞。亮虽历显任，其妻不免亲事舂簸，孝文闻之，嘉其清贫，诏带野王令。

孝明亲政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仍兼吏部郎，领青州大中正。亮自参选事，垂将十年，廉慎明决，为尚书郭祚所委，每云：“非崔郎中选事不办。”寻除散骑常侍，仍为黄门。迁度支尚书，领御史中尉。白迁都之后，经略四方，又营洛邑，费用甚广。亮在度支，别立条格，岁省亿计。又议修汴、蔡三渠以通边运，公私赖焉。

侍中、广平王怀以母弟之亲，左右不遵宪法，敕亮推究。宣武禁怀不通宾客者久之。后因宴集，怀侍亲使忿，欲陵突亮。亮乃正色责之，即起于宣武前脱冠请罪，遂拜辞欲出。宣武曰：“广平粗疏，向来又醉，卿之所悉，何乃如此也！遂诏亮复坐，令怀谢焉。亮外虽方正，内亦承候时情。宣传左右郭神安颇被宣武识遇，以弟托亮，亮引为御史。及神安败后，因集禁中，宣武令兼侍中卢昶宣旨责亮曰：“在法官，何故受左右囑请！”亮拜谢而已，无以上对。转都官尚书，又转七兵，领廷尉卿，加散骑常侍。徐州刺史元昫抚御失和，诏亮驰驿安抚。亮至，劾昫处以大辟，劳费绥慰，百姓帖然。

除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城北渭水浅不通船，行人艰阻。亮谓寮佐曰：“昔杜预乃造河梁，况此有异长河，且魏、晋之日，亦自有桥。吾今决欲营之。”咸曰：“水浅，不可为浮桥；泛长无恆，又不可施柱。恐难成立。”亮曰：“昔秦居咸阳，横桥度渭，以像阁道，此即以柱为桥。今唯虑长柱不可得耳。”会天大雨，山水暴至，浮出长木数百根，籍此为用，桥遂成立。百姓利之，至今犹名崔公桥。亮性公清，敏于断决，所在并号称职，三辅服其德政。宣武嘉之，诏赐衣马被褥。后纳其女为九嫔，征为太常卿，摄吏部事。

孝明初，出为定州刺史。梁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众据硖石，诏亮假镇南将军，齐王萧宝夤镇东将军，章下王融安南将军，

并使持节，督诸军以讨之。灵太后劳遣亮等，赐戎服杂物。亮至硖石，祖悦出城逆战，大破之。祖悦复于城外置二栅，欲拒军，亮焚击破之。亮与李崇为水陆之期，日日进攻，而崇不至。及李平至，崇乃进军，共平硖石。

灵太后赐亮玺书曰：“硖石既平，大势全举，淮堰孤危，自将奔遁。若仍敢游魂，此当易以立计。禽翦蚁徒，应在旦夕。将军推毂所冯，亲对其事，处分经略，宜共协齐，必令得扫荡之理，尽彼遗烬也。随便守御，及分度掠截，扼其咽喉，防塞走路，期之全获，无令漏逸。若畏威降首者，自加蠲宥，以仁为本，任之雅算。”以功进号镇北将军。

李平部分诸军，将水陆兼进，以讨堰贼。亮违平节度，以疾请还，随表而发。平表亮辄还京，失乘胜之机，阙水陆之会，今处亮死，上议。灵太后令曰：“亮去留自擅，违我经略，虽有小捷，岂免大咎。但吾摄御万机，庶兹恶杀，可特听以功补过。”及平至，亮与争功禁中，形于声色。

寻除殿中尚书，迁吏部尚书。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，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。官员既少，应选者多，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，百姓大为怨。亮乃奏为格制，不问士之贤愚，专以停解日月为断，虽复官须此人，停日后者终不得。庸才下品，年月久者灼然先用。沈滞者皆称其能。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书规亮曰：“殷、周以乡塾贡士，两汉由州郡荐才，魏、晋因循，又置中正。谛观在昔，莫不审举，虽未尽美，足应十收六七。而朝廷贡才，止求其文，不取其理。察孝廉唯论章句，不及治道；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，空辨氏姓高下。至于取士之途不溥，沙汰之理未精。而舅属当铨衡，宜须改张易调。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，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？”亮答书曰：

汝所言乃有深致。吾乘时徼幸，得为吏部尚书。当其壮也，

尚不如人，况今朽老，而居帝难之任。常思同升举直，以报明主之恩；尽忠竭力，不为貽厥之累。昨为此格，有由而然。今已为汝所怪，千载之后，谁知我哉！可静念吾言，当为汝论之。

吾兼正六为吏部郎，三为尚书，铨衡所宜，颇知之矣。但古今不同，时宜须异。何者？昔有中正品其才第，上之尚书，尚书据状，量人授职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。吾谓当尔之时，无遗才、无滥举矣，而当犹云十收六七。况今日之选，专归尚书，以一人之鉴，照察天下，刘毅所云一吏部、两郎中而欲究镜人物，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！今勋人甚多，又羽林入选。武夫崛起，不解书计，唯可彊弩前驱，指踪捕噬而已。忽令垂组乘轩，求其烹鲜之效，未曾操刀，而使专割。又武人至多，官员至少，不可周溥。设令十人共一官，犹无官可授，况一人望一官，何由可不怨哉？吾近面执，不宜使武人入选，请赐其爵，厚其禄。既不见从，是以权立此格，限以停年耳。

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，叔向讥之以正法，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？仲尼云：“德我者《春秋》，罪我者亦《春秋》。”吾之此指，其由是也。但令当来君子，知吾意焉。

后甄琛、元修义、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，利其便己，踵而行之。自是贤愚同贯，泾、渭无别。魏之失才，从亮始也。

亮侍中、太常卿、左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。时刘腾擅权，亮托妻刘氏，倾身事之。故频年之中，名位隆赫。有识者讥之。转尚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疽发于背，明帝遣舍人问疾，亮上表乞解仆射，诏不许。寻卒。诏给东园秘器，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谥曰贞烈。

亮在雍州，读《杜预传》，见其为八磨，嘉其有济时用，遂教人为碾。及为仆射，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，造硃磨数十区，其利十倍，国用便之。亮有三子，士安、士和、士泰，并强士，

善于当世。

士安历尚书北部郎，卒于谏议大夫，赠左将军、光州刺史。无子，弟士和以子乾亨继。乾亨，武定中，尚书都兵郎中。

士和初为司空主簿。萧宝夤之在关中，高选寮佐，以为都督府长史。时莫折念生遣使诈降，宝夤表士和兼度支尚书为陇右行台，令入秦抚慰，为念生所害。

士泰历给事中、司空从事中郎、谏议大夫、司空司马。明帝末，荆蛮侵斥，以士泰为龙骧将军、征蛮别将。事平，以功赐爵五等男。建义初，遇害于河阴，赠都督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文肃。了肇师袭爵。

肇师少时疏放，长遂变节，更成谨厚。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思。天平初，以通直散骑侍郎为尉劳青州使，至齐州界，为土贼崔迦叶等拘，欲逼与同事。肇师执志不动，喻以祸福，贼遂舍之。仍巡慰青部而还。肇师以从弟乾亨同居，事伯母甚谨。齐文襄尝言肇师合诛，左右问其故，曰：“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述诸僭伪而不及江东。”左右曰：“肇师与鸿别族。”乃止。天保初，以参定浑代礼仪，封襄城县男，仍兼中书侍郎，卒。始鄴下有薛生者，能相人，言赵彦琛当大贵。肇师因问己，答曰：“公门望虽高，爵位不及赵。”终如其言。

亮弟敬默，奉朝请，卒于征虏长史，赠南阳太守。子思韶。从亮征硖石，以军功赐爵武城子，为冀州别驾。

敬默弟敬远，以其贱出，殊不经纪，论者讥焉。

光韶，亮从父弟也。父幼孙，太原太守。光韶事亲以孝悌。初除奉朝请，光韶与弟光伯孿生，操业相侔，特相友爱，遂经吏部尚书李冲，让官于光伯，辞色恳至。冲为奏闻，孝文嘉而许之。太和二十年，以光韶为司空行参军，复请让从叔和，曰：“臣诚微贱，未登让品，属逢皇朝，耻无让德。”和亦谦退，

辞而不当。孝文善之，遂以和为广陵王国常侍。寻敕光韶秘书郎，掌校华林御书。累迁青州中从事。后为司空骑兵参军，又兼司徒户曹。出为济州辅国府司马，刺史高植甚知之，政事多委访焉。迁青州平东府长史。府解，敕知州事。光韶清直明断，吏人畏爱之。入为司空从事中郎，以母老解官归养，赋诗展意，朝士属和者数十人。久之，征为司徒谘议，固辞不拜。

光韶性严，声韵抗烈，与人平谈，常若震厉。至于兄弟议论，外闻谓为忿怒，然孔怀雍睦，人少逮之。孝庄初，河间邢杲率河北流人十余万众攻逼州郡，刺史元俊忧不自安。州人乞光韶为长史以镇之。时阳平路回寓居齐土，与杲潜相影响，引贼入郭，光韶临机处分，在难确然。贼退之后，刺史表光韶忠毅，朝廷嘉之，发使慰劳。寻为东道军司。及元颢入洛，自河以南，莫不风靡。刺史广陵王欣集文武以议所从，在坐之人，莫不失色。光韶独抗言曰：“元颢受制梁国，称兵本朝，乱臣贼子，旷代少畴。何但大王家事，所宜切齿。等荷朝眷，未敢仰从。”长史崔景茂、前瀛州刺史张烈、前郢州刺史房叔祖、征士张僧皓咸云：“军司议是。”欣乃斩颢使。

寻征辅国将军，再迁廷尉卿。秘书监祖莹以赃罪被劾。光韶必欲致之重法，太尉城阳王徽、尚书令临淮王彧、吏部尚书李神俊、侍中李彧并势望当时，皆为莹求宽。光韶正色曰：“朝贤执事，于舜之功，未闻其一，如何反为罪人言乎。”其执意不回如此。永安据乱，遂还乡里。

光韶博学强辩，尤好理论，至于人伦名教，得失之间，榘而论之，不以一毫假物。家足于财，而性俭吝，衣马敝瘦，食味粗薄。始光韶在都，同里人王蔓于夜遇盗，害其二子。孝庄诏黄门高道穆，令加检捕，一坊之内，家别搜索。至光韶宅，绫绢钱布匱篋充积。议者讥其矫嗇。其家资产，皆光伯所营。

光伯亡，悉焚其契。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，后送还之。光韶曰：“此亡弟相贷，仆不知也。”竟不纳。

刺史元弼前妻，是光韶之继室兄女。弼贪婪不法，光韶以亲情亟相非责，弼衔之。时耻翔反于州界，弼诬光韶子通与贼连结，囚其合家，考掠非理。而光韶与之辨争，词色不屈。会樊子鹄为东道大使，知其见枉，理出之。时人劝令诣樊陈谢，光韶曰：“羊舌大夫已有成事，何劳往也！”子鹄亦叹尚之。后刺史侯深代下，疑惧，谋为不轨。夜劫光韶，以兵胁之，责以谋略。光韶曰：“凡起兵须有名义，使君今日举动，直是作贼耳，知复何计！”深虽恨之，敬而不敢害。寻除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不起。

光韶以世道屯遭，朝廷屡变，闭门却扫，吉凶断绝。诫子孙曰：“吾自谓立身无惭古烈，但以禄命有限，无容希世取进。在官以来，不冒一级，官虽不达，经为九卿。且吾平生素业，足以遗汝，官阙亦何足言也。吾既运薄，便经三娶，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。合葬非古，吾百年之后，不须合也。然赠谥之及，出自君恩，岂容子孙自求之也？勿须求赠。若违吾志，如有神灵，不享汝祀。吾兄弟自幼及老，衣服饮食未尝一片不同，至于儿女官婚，荣利之事，未尝不先以推弟。弟顷横祸，权作松椁，亦可为吾作松棺，使吾见之。”卒，年七十一。孝静初，侍中贾思申启，称述光韶，诏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光韶弟光伯。为青州别驾，后以族弟休临州，申牒求解。尚书奏：“案《礼》：始封之君，不臣诸父、昆弟；封君之子，臣昆弟，不臣诸父；封君之孙，得尽臣。计始封之君，即是世继之祖，尚不得臣，况今刺史既非世继，而得行臣吏之节，执笏称名者乎？检光伯请解，率礼不愆，谓宜许遂。”灵太后令

从之。寻除北海太守，有司以其更满，依例奏代。明帝诏曰：“光伯自莅海沂，清风远著，兼其兄光韶复能辞荣侍养，兄弟忠孝，宜有甄录，可更申三年，以广风化。”后历太傅谘议参军。

节闵帝时，崔祖螭、张僧皓起逆，攻东阳，旬日间，众十余万。刺史、东莱王贵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劳。兄光韶争之曰：“以下官观之，非可慰喻止也。”贵平逼之，不得已，光伯遂出城。未及晓喻，为飞天矢所中，卒，赠青州刺史。子滔，武定末殷州别驾。修之弟道固。

道固字季坚，其母卑贱，嫡母兄攸之、目连等轻侮之。父辑谓攸之曰：“此儿姿识，或能兴人门户，汝等何以轻之？”攸之等遇之弥薄。辑乃资给道固，令其南仕。时宋孝武为徐、兖二州刺史，以道固为从事。道固美形貌，善举止，习武事，孝武嘉之。会青州刺史新除，过彭城，孝武谓曰：“崔道固人身如此，岂可为寒士？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，可为叹息。”刺史至州，辟为主簿。后为宋诸王参军，被遣青州募人，长史以下并诣道固。道固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于客前。道固惊起接取，谓客曰：“家无人力，老亲自执劬劳。”诸客皆知其兄所作，咸拜其母。母谓道固曰：“我贱，不足以报贵宾，汝宜答拜。”诸客皆叹美道固母子，贱其诸兄。后为冀州刺史，镇历城。

宋明帝立，徐州刺史薛安都与道固等立废帝子业弟子勰，败乃归魏。献文帝以为南冀州刺史、清河公。宋明帝遣说道固，以为徐州刺史，复归宋。

皇兴初，献文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讨道固，道固面缚请罪。白曜送赴都，诏恕其死。乃徙齐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，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，以道固为太守，赐爵临

淄子。寻徙居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除馆之西。延兴中卒，子景徽袭爵。

初，道固之在客邸，与薛安都、毕众敬邻馆，时以公集相见。本既同由武达，颇结寮旧。时安都志已衰朽，于道固疏略，而众敬每尽殷勤。道固谓刘休宾、房法寿曰：“古人云：‘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’，安都视人，殊自萧索，毕固依依也。”景徽字文睿，卒于平州刺史，谥曰定。子休纂袭爵。

道固兄曰连子僧祐。僧深坐兄僧祐与沙门法秀谋反，徙薄骨律镇。后位南青州刺史。元妻房氏生子伯麟、伯骥。后薄房氏，纳平原杜氏，与俱徙。生四子，伯凤、祖龙、祖螭、祖虬。僧深得还之后，绝房氏，遂与杜氏及四子寓青州。伯麟、伯骥与母房居冀州，虽往来父间，而心存母氏，孝慈之道，顿阻一门。僧深卒，伯麟奔赴，不敢入家，寄哭寺门。祖龙刚躁，与兄伯麟讼嫡庶，并以刀剑自卫，苦怨讎焉。祖螭小字社客，普泰初反，尔硃仲远讨斩之。祖虬，少好学，不驰竞。

僧深从弟和，位平昌太守。家巨富而性吝，埋钱数百斛，其母李春思董，惜钱不买。子轨，字启则，盗钱百万，背和亡走。后至仪同、开府铠曹参军，坐贪伪，赐死晋阳。

论曰：崔光风素虚远，学业深长，孝文归其才博，许其大至，明主固知臣也。历事三朝，师训少主，不出宫省，坐致台傅，斯亦近世之所希有。但顾怀大雅，托迹中庸，其于容身之讥，斯乃胡广所不免也。鸿博综古今，立言为事，亦才志之士乎。崔亮既明达从事，动有名迹，于断年之选，失之逾远，救弊未闻，终为国蠹，无苟而已，其若是乎。光韶居雅仗正，有国土之风矣。

卷第四十五

列传第三十三

裴叔业 夏侯道迁 李元护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悦之
淳于诞 沈文秀 张说 李苗 刘藻 傅永 傅竖眼 张烈
李叔彪 路恃庆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硃元旭

裴叔业，河东闻喜人。魏冀州刺史徽之后也。五世祖苞，晋秦州刺史。祖邕，自河东居于襄阳。父顺宗，兄叔宝，仕宋、齐，并有名位。叔业少有气干，颇以将略自许。宋元徽末，历官为羽林监、齐高帝骠骑行参军。齐受命，累迁为宁蛮长史、广平太守。叔业早与齐明帝同事。明帝辅政，以为心腹，使领军奄袭诸蕃镇，尽心用命。及即位，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封武昌县伯。孝文南次钟离，拜叔业为徐州刺史，以水军入淮。帝令郎中裴聿往与之语，叔业盛饰左右服玩以夸之。聿曰：“伯父仪服诚为美丽，但恨不昼游耳。”

齐帝崩，废帝即位。诛大臣，都下屡有变发。叔业登寿春城，北望肥水，谓部下曰：“卿等欲富贵乎？我言富贵亦可办耳。”未几，见徙南兖州刺史。会陈显达围建鄴，叔业遣司马李元护应之，及显达败而还。叔业虑内难未已，不愿为南兖州。齐废主嬖臣茹法珍、王暄之等疑其有异，去来者并云叔业北入。叔业兄子植、颺、瑜、粲等弃母奔寿阳。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场，且欲羁縻之，白齐主，遣中书舍人裴穆慰诱之，许不须回换。

叔业虽得停，而忧惧不已。时梁武帝为雍州刺史，叔业遣亲人马文范以自安之计访之梁武帝，曰：“雍州若能坚据襄阳，辄当戮力自保。若不尔，回面向北，不失河南公。”梁武报曰：“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，自然无患。若意外相逼，当勒马二万人，直出横江，以断其后，则天下事一举可定。若欲北向，彼必遣人相代，以河北一地相处，河南公宁复可得？如此，则南归望绝矣。”叔业沉疑未决，遣信诣豫州刺史薛真度，访入北之宜。真度答书，盛陈朝廷风化。叔业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韦伯昕奉表内附。

景明元年正月，宣武诏授叔业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、豫州刺史、征南将军，封兰陵郡公。又赐叔业玺书，遣彭城王勰、尚书令王肃赴接。军未度淮，叔业病卒，李元护、席法友等推叔业兄子植监州事。诏赠叔业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忠武公，给东园温明秘器。

子蘧之，字文德，仕齐，随郡王左常侍，先卒。

子谭绍封。谭粗险好杀，所乘牛马为小惊逸，手自杀之。然孝事诸叔，尽于子道，国禄岁入，每以分贍，世以此称之。位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卒，赠南豫州刺史，谥曰敬。

子测，字伯源，袭。历通直散骑侍郎，天平中，走于关中。

蘧之弟芬之，字文馥，长者好施，笃爱诸弟。仕齐，位羽林监。入魏，以父勋封上蔡伯。为东秦州刺史，在州有清静称。后徙封山茌县，迁岐州刺史。为陇贼所围，城陷，贼以送上邽，为莫折念生所害，赠青州刺史。

芬之弟藹之，字幼重，性轻率，好琴书。其内弟柳谐善鼓琴，藹之师而微不及也。位汝阳太守。

叔业长兄子彦先，少有志尚。叔业以寿春入魏，彦先封雍丘县子，位勃海相。卒，谥曰惠恭。

彦先子约，字元俭，性颇刚鲠，后袭爵。冀州大乘贼起，敕为别将，行勃海郡事，城陷见害。

长子英起，武定末洛州刺史。英起弟威起，卒于齐王府中兵参军，赠鸿胪少卿。

彦先弟绚，扬州中从事。时扬州霖雨，水入城，刺史李崇居城上，系船凭焉。绚率城南人数千家，凡舟南走高原。谓崇还北，遂与别驾郑祖起等送子十四人于梁。崇勒水军讨之，众溃见获，投水而死。

植字文远，叔业兄叔宝子也。少而好学，览综经史，尤长释典，善谈理义。随叔业在寿春。叔业卒，席法友、柳玄达等共举植监州。秘叔业丧问，教命处分，皆出于植。于是开门纳魏军。诏以植为袞州刺史、崇义县侯，入为大鸿胪卿。后以长子昕南叛，有司处之大辟，诏特恕其罪，以表勋诚。寻除授扬州大中正，出为瀛州刺史，再迁度支尚书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

植性非柱石，所为无恆。袞州之还也，表请解官，隐于嵩山，宣武不许，深以为怪。然公私集论，自言人门不后王肃，怪朝廷处之不高。及为尚书，志意颇满，欲以政事为己任，谓人曰：“非我须尚书，尚书亦须我。”辞气激扬，见于言色。及入参议论，时对众官，面有讥毁。又表毁征南将军田益宗，言华夷异类，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。率多侵侮，皆此类也。侍中于忠、黄门元昭览之切齿，寝而不奏。韦伯昕告植欲谋废黜。尚书又奏，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，云受植旨，遂诈称被诏，率合部曲，欲图领军于忠。时忠专权，既构成其祸，又矫诏杀之，朝野称冤。临终，神志自若，遗令子弟，命尽之后，剪落须发，被以法服，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。

初，植与仆射郭祚、都水使者韦俊等同时见害。后祚、俊事雪加赠，而植追复封爵而已。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讼之，于

是赠尚书仆射、扬州刺史，乃改葬。

植母，夏侯道迁姊也。性甚刚峻，于诸子皆如严君。长成后，非衣帟不见，小有罪过，必束带伏门，经五三日乃引见之，督以严训。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见之，旦夕温清。植在瀛州也，其母年逾七十，以身为婢，自施三宝，布衣麻菲，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扫洒。植弟瑜、粲、衍并亦奴仆之服，泣涕而从，有感道俗。诸子各以布帛数百赎免其母，于是出家为比丘。入嵩高积岁，乃还家。植既长嫡，母又年老，其在州数岁，以妻子自随。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贍诸弟，而各别资财，同居异爨，一门数灶，盖亦染江南之俗也。论者讥焉。

植弟颺，壮果有谋略。在齐，以军功位骁骑将军。入魏，为南司州刺史，封义阳县伯。诏命未至，为贼所杀，进爵为侯。宣武以颺勋效未立而卒，其子炯不得袭封。明帝初，炯行货于执事，乃封城平县伯。

炯字休光，小字黄头，颇有文学，善事权门。领军元叉纳其金帛，除镇远将军、散骑常侍、扬州大中正，进爵为侯，改封高城。寻兼尚书右丞，出为东郡太守，为城人所害。赠散骑常侍、青州刺史，谥曰简。

颺弟瑜，字文琬，封下密县子，试守荥阳郡，坐虐暴杀人免官。后徙封灌津子，卒于勃海太守，赠豫州刺史，谥曰定。

瑜弟粲，字文亮，封舒县子。沉重善风仪，颇以骄豪为失。历正平、恆农二郡太守。高阳王雍曾以事属粲，粲不从，雍甚为恨。后因九日马射，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师，雍时为州牧，粲修谒，雍含怒待之。粲神情闲迈，举止抑扬，雍目而不觉解颜。及坐定，谓粲曰：“可更为一行。”粲便下席为行，从容而出。坐事免。后宣武闻粲善自标置，欲观其风度，令传诏就家急召之，须臾间，使者相属，合家惶惧，不测所以，粲更恬然，神

色不变。帝叹异之。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，势倾一时，朝士见者，咸望尘拜谒。粲候肇，唯长揖而已。及还，家人尤责之，粲曰：“何可自同凡俗也。”又曾诣清河王怿，下车始进，便属暴雨，粲容步舒雅，不以霏、濡改节。怿乃令人持盖覆之，叹谓左右曰：“何代无奇人！”性好释学，亲升讲座，虽持义未精，而风韵可重。但不涉经史，终为知音所轻。

后为扬州大中正、中书令。明帝释奠，以为侍讲，转金紫光禄大夫。元顼入洛，以粲为西袞州刺史，寻为濮阳太守崔巨伦所逐，弃州入嵩高山。节闵帝初，复为中书令。后正月晦，帝出临洛滨，粲起御前，再拜上寿酒。帝曰：“昔北海入朝，暂窃神器，尔日卿戒之以酒；今欲我饮，何异于往情？”粲曰：“北海志在沈湎，故谏其所失，陛下齐圣温克，臣敢献微诚。”帝曰：“甚愧来誉。”仍为命酌。孝武初，出为骠骑大将军、胶州刺史。属时亢旱，土人劝令祷于海神。粲惮违众人，乃为祈请，直据胡床，举杯曰：“仆白君。”左右云：“前后例皆拜谒。”粲曰：“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，安有方伯致礼海神。”卒不肯拜。时青州叛贼耿翔寇乱三齐，粲唯高谭虚论，不事防御之术。翔乘其无备，掩袭州城。左右白言贼至，粲云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左右又言“已入州门！”粲乃徐云：“耿王可引上听事，自余部众，且付城人。”不达时变如此。寻为翔害，送首于梁。

子含，字文若，员外散骑侍郎。

粲弟衍，字文舒，学识优于诸兄，才亦过之。事亲以孝闻，兼有将略。仕齐，位阴平太守。归魏，授通直郎，衍坚辞朝命，上表请隐嵩高。诏从之。宣武末稍以出山，干禄执事。从历建兴、河内二郡太守。历二郡，廉贞寡欲，善抚百姓，人吏追思之。孝昌初，梁将曹敬宗寇荆州。诏衍为别将，与恆农太守王

黑救荆州。衍大破之，荆州围解。除北道都督，镇鄴西之武城，封安阳县子。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潜图叛逆，衍觉其有异，密表陈之。寻而鉴所部别将嵇宗驰驿告变，乃诏衍与都督源子邕、李神轨等讨鉴，平之。除相州刺史、北道大都督，进封临汝县公。诏衍与子邕北讨葛荣，军败见害。赠车骑大将军、司空、相州刺史。子嵩袭。

叔业之归魏，又有尹挺、柳玄达、韦伯昕、皇甫光、梁祐、崔高容、阎庆胤、柳僧习并预其功。

尹挺，天水冀人，仕齐，位陈郡太守。与叔业参谋归诚，历南司州刺史。

柳玄达，河东解人，颇涉经史，仕齐，诸王参军。与叔业姻娅周旋。叔业献款，玄达赞成其计。入魏，除司徒谘议参军，封南顿县子。卒，改封夏阳县，子绛袭。绛弟远，字季云，性粗放无拘检，时人或谓之柳癡。好弹琴耽酒，时有文咏。孝武初，除仪同、开府参军事。情琴酒之间，每出行返，家人或问消息，答云：“无所闻，纵闻亦不解。”后客游卒。玄达弟玄瑜，位阴平太守，卒。子谐，颇有文学，善鼓琴，以新声手势，京师士子翕然从学。除著作佐郎，于河阴遇害。

韦伯昕，京兆杜陵人，学尚有壮气。自以才智优于裴植，常轻之，植嫉之如仇。即彦先之妹夫也。叔业以其有大志，故遣子芬之为质。入魏，封零陵县男，历南阳太守，坐事免。后拜员外散骑常侍，加中垒将军。告裴植谋为废黜，植坐死。后百余日，伯昕亦病卒。临亡，见植为祟，口云：“裴尚书死，不独见由，何以见怒？”

皇甫光，安定人，美须髯，善言笑。入魏，卒于勃海太守。兄椿龄，从薛安都于彭城内附，除岐州刺史。椿龄子璋，乡郡相。璋弟栢，位吏部郎，性贪婪，多所受纳，鬻卖吏官，皆有

定价。后以丞相、高阳王雍之婿，为豫州刺史。为政残暴，百姓患之。卒于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赠尚书左仆射。子长卿，太尉司马。

梁祐，北地人，叔业从姑子也。好学，便弓马，随叔业征伐，身被五十余创。景明初，赐爵山桑子。出为北地太守，清身率下，甚有声称。历大中大夫。从容风雅，好为谈咏，常与朝廷名贤，泛舟洛水，以诗酒自娱。迁光禄大夫，端然养志，不历权门，卒于京兆内史。

崔高容，清河人，博学善文辞，美风彩。景明初，位散骑侍郎，出为扬州开府掾，带陈留太守，卒官。

阎庆胤，天水人，博识洽闻，善于谈论，听其言说，不觉忘疲。卒于敷城太守。

柳僧习见其子虬传。

夏侯道迁，谯国人也。少有志操。年十七，父母为结婚韦氏，道迁云：“欲怀四方之志，不愿取妇。”家人咸谓戏言。及婚，求觅不知所在。访问，乃云逃入益州。后随裴叔业于寿春，为南谯太守。二家虽为姻好，亲情不协，遂单骑归魏，拜骁骑将军，随王肃至寿春。肃薨，道迁弃戍南叛。

会梁以庄丘黑为征虏将军、梁秦二州刺史，镇南郑。黑请道迁为长史，带汉中郡。会黑死，而道迁阴图归顺。先是，仇池镇将杨灵珍反叛南奔，梁以灵珍为征虏将军，假武都王，助戍汉中。道迁乃击灵珍，斩其父子，送首于京师。江悦之等推道迁为梁、秦二州刺史。道迁遣表归阙，诏玺书慰勉，授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封丰县侯，遣尚书邢峦指授节度。道迁表受平南、常侍，而辞豫州、丰县侯，引裴叔业公爵为例。宣武不许。

道迁自南郑来朝京师，引见于太极东堂，免冠徒跣谢曰：

“比在寿春，遭韦纘之酷，申控无所，致此猖狂。是段之来，希酬昔遇。”宣武曰：“卿建为山之功，一簣之玷，何足谢也。”道迁以赏报为微，逡巡不拜，寻改封濮阳县侯。岁余，频表解州，宣武许之。除南衮州大中正，不拜。

道迁虽学不深洽，而历览书史，闲习尺牍。好言宴，务口实，京师珍羞，罔不毕有。于京城西水次市地，大起园池，殖列蔬果，延致秀彦，时往游适。妓妾十余，常自娱乐，国秩岁入三千余匹，专供酒饌，不营家产。每诵孔融语曰：“坐上客恆满，樽中酒不空，余非吾事也。”识者多之。历华、瀛二州刺史，为政清严，善禁盗贼。卒，赠雍州刺史，谥明侯。初，道迁以拔汉中归诚本由王颖兴之计，求分邑户五百封之，宣武不许。灵太后临朝，道迁重求分封，太后大奇之，议欲更以三百户封颖兴，会卒，遂寢。道迁不聘正室，唯有庶子数人。

长子夔，字元廷，历镇远将军、南衮州大中正。夔性好酒，居丧不戚，醇醪肥鲜，不离于口，沽买饮啖，多所费用。父时田园，货卖略尽，人间债犹数千余匹，谷食至常不足，弟妹不免饥寒。

初，道迁知夔好酒，不欲传授国封。夔未亡前，忽梦见征虜将军房世宝至其家听事，与其父坐，屏人密言。夔心惊惧，谓人曰：“世宝为官，少间必击我也。”寻有人至，云：“官呼郎”，随召即去，遣左右杖之二百，不胜楚痛，大叫。良久乃悟，流汗彻于寝具。至明，前京城太守赵卓诣之，见其衣湿，谓夔曰：“卿昨夜当大饮，溺衣如此。”夔乃具陈所梦。先是旬余，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卒，夔闻，谓卓曰：“人生何常，唯当纵饮。”于是昏酣遂甚。梦后，二日不能言，针之，乃得语，而犹虚劣。俄而心闷而死。洗浴者视其尸体，大有杖处，青赤隐起，二百下许。赠钜鹿太守。

初，夫与南人辛谡、庾遵、江文遥等终日游聚。酣饮之际，恆相谓曰：“人生局促，何殊朝露，坐上相看，先后间耳。脱有先亡者，于良辰美景，灵前饮宴，倘或有知，庶共歆飨。”及夫亡后，三月上巳，诸人相率至夫灵前，仍共酌饮。时日晚天阴，室中微暗，咸见夫在坐，衣服形容，不异平昔，时执杯酒，似若献酬，但无语耳。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，披帘欲出，便即僵仆，状若被殴。夫从兄欣宗云：“今是节日，诸人忆弟畴昔之言，故来共饮。僧明何罪，而被嗔责？”僧明便悟。而欣宗鬼语如夫平生，并怒家人，皆得其罪，又发阴私窃盗，咸有次绪。

夫妻，裴植之女也，与道迁诸妾不睦，讼阒彻于公庭。子籍，年十余岁，袭祖封已数年，而夫弟翊等言其眇目痲疾，不任承继，自以与夫同庶，己应绍袭。尚书奏籍承封。

道迁兄子，位咸阳太守。

道迁之谋，又襄阳罗道珍、北海王安世、颍川辛谡、汉中姜永等皆参其勋末。道珍为齐州东平原相，有能名。安世，苻坚丞相王猛玄孙也。历涉书传，位北华州刺史。谡，魏卫尉辛毗后也，有文学，位濮阳、上党二郡太守。永善弹琴，有文学，位汉中太守。永弟漾，亦善士，性至孝。时颍川庾道者，亦与道迁俱入国，虽不参勋谋，亦为奇士。历览史传，善草隶书，轻财重义。仕梁，右中郎将。及至洛阳，环堵弊庐，多与俊秀交旧，积二十余岁，殊无宦情。后为饶安县令，罢，卒。

李元护，辽东襄平人，晋司徒胤之八世孙也。胤子顺、璠及孙沉、志皆有名宦。沉孙根，仕慕容宝，为中书监。根子后智等随慕容德南渡河，居青州，数世无名，三齐豪门多轻之。元护以魏平齐后，随父怀庆南奔。身長八尺，美须髯，少有武力。仕齐，位马头太守，虽以将用自达，然亦颇览文史，习于

简牒。后为裴叔业司马，带汝阴太守。叔业归顺，元护赞同其谋。叔业疾病，元护督率上下以俟援军。寿春克定，元护颇有力焉。景明初，以元护为齐州刺史、广饶县伯。寻以州人柳世明图为不轨，元护诛戮所加，微为滥酷。州内饥俭，表请赈贷，蠲其赋役。但多有部曲，时为侵扰，城邑苦之，故不得为良刺史也。三年卒。病前月余，京师无故传其凶问。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书曰“李齐州死”，纲佐饯别者见而拭之，后复如此。元护妾妓十余，声色自纵。情欲既甚，支骨稍消，须长二尺，一时落尽。赠青州刺史。元护为齐州，经拜旧墓，巡省故宅，飧赐村老，莫不欣畅。及将亡，谓左右曰：“吾尝以方伯簿伍至青州，士女属目。若丧过东阳，不可不好设仪卫，哭泣尽哀，令观者改容也。”家人遵其诫。

子会袭，正始中降爵为子。会顽骏好酒，其妻南阳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，甚有姿色，会不答之。房乃通其弟机，因会醉，杀之。子景宣袭。机与房遂如夫妇，积十余年，房氏色衰，乃更婚娶。

元护弟静，性贪忍，兄亡未敛，便剥妓服玩及余物。历齐郡内史。

席法友，安定人也，祖、父南奔。法友仕齐，以膂力自效，任安丰新蔡二郡太守、建安戍主。后与裴叔业同谋归魏，拜豫州刺史、苞信县伯。叔业卒后，法友与裴植追成业志，淮南克定，法友有力焉。历华、并二州刺史。后为别将出淮南，欲解胸山之围。法友始渡淮而胸山败没，遂停十年。恬静自安，不竞世利。宣武末，除济州刺史，廉和著称。又徙封乘氏。后卒于光禄大夫，赠秦州刺史，谥襄侯。

子景通袭，善事元叉，兼赂叉父继。继为司空，引景通为掾。卒，赠卫尉少卿。子郾袭，走关西。

王世弼，京兆霸城人也。姚泓之灭，其祖、父南迁。世弼身长七尺八寸，魁岸有壮气，善草隶书，好爱坟典。仕齐为军主，助戍寿春，遂与裴叔业同谋归诚。除南徐州刺史，封慎县伯。后除东秦州刺史，政任于刑，为人所怨，有受纳之响，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，会赦免。后为河北太守，有清称。再迁中山内史，加平北将军。直阁元罗，领军元叉弟也，曾过中山，谓曰：“二州刺史，翻复为郡，当恨恨耳。”世弼曰：“仪同之号，起自邓鹭，平北为郡，始在下官。”卒，赠豫州刺史，谥曰康。

长子会，汝阳太守。次子由，字茂道，好学有文才，尤善草隶书，性方厚，有名士风，又工摹书，为时人所服。位东莱太守，罢郡寓居颍川。天平初，元洪威构逆，大军攻讨，为乱兵所害。名流悼惜之。

江悦之，字彦和，济阳考城人也。七世祖统，晋散骑常侍，避刘、石之乱，南渡。祖兴之，父范之，并为宋武所诛。悦之少孤，仕宋，历诸王参军。好兵书，有将略，善待士，有部曲数百人。仕齐，为后军将军，部曲称众，千有余人。梁初，以讨灭刘季连功，进号冠军将军。武兴氏攻破白马，进图南郑，悦之大破氏众，还复白马。梁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死，夏侯道迁与悦之及庞树，军主李忻荣、张元亮、士孙天与等谋以梁州内附。梁华阳太守尹天宝率众向州城，遂围南郑。悦之昼夜督战，会武兴军至，天宝败。道迁克全勋款，悦之实有力焉。与道迁俱至洛阳。寻卒，赠梁州刺史，追封安平县子，谥曰庄。

悦之二子，文遥、文远。文遥少有大度，轻财好士，士多归之。道迁之图杨灵珍，文遥奋剑请行，遂手斩灵珍。袭父封，拜咸阳太守。勤于礼接，终日坐听事。至者见之，假以恩颜，屏人密问，于是人所疾苦，大盗姓名，奸猾吏长，无不知悉。

郡中震肃，奸劫息止，政为雍州诸郡之最。后为安州刺史，善于绥纳，甚得物情。时杜洛周、葛荣等相继叛逆，幽、燕已南悉没，唯文遥介在群贼之外，孤城独守，鸠集荒余，且耕且战，百姓皆乐为用。卒官，长史许思祖等以文遥有遗爱，复推其子果行州事。既摄州事，乃遣使奉表。庄帝嘉之，除果通直散骑侍郎，行安州事。既而贼势转盛，救援不接，果乃携诸弟并率城人东奔高丽。天平中，诏高丽送果等。元象中，乃得还朝。文远善骑射，勇于攻战，以军功位中散大夫、龙骧将军。

淳于诞，字灵远，其先太山博人也，后世居蜀汉，或家安固之桓陵县。父兴宗，齐南安太守。诞年十二，随父向扬州。父于路为群盗所害，诞虽幼而哀感奋发，倾资结客，旬朔之内，遂得复仇。州里之间，无不称叹。景明中，自汉中归魏，陈伐蜀计，宣武嘉纳之。延昌末，王旅大举，除骠骑将军、都督、别部司马，领乡导统军。诞不愿先受荣爵，乃固让实官，止参戎号。及奉辞之日，诏若克成都，即以益州许之。师次晋寿，蜀人大震。属宣武晏驾，不果而还。后以客例，起家羽林监。正光中，秦、陇反叛，诏诞为西南道军司马，与行台魏子建共参经略。时梁益州刺史萧深猷遣将樊文炽萧世澄等率众数万围小剑戍。子建遣诞勒兵驰赴，大败之，禽世澄等十一人，文炽先走获免。孝昌初，子建以诞行华阳郡，带白马戍。后卒于东梁州刺史，赠益州刺史，谥曰庄。

沈文秀，字仲远，吴兴武康人也。伯父庆之，《南史》有传。文秀仕宋，位青州刺史。和平六年，宋明帝杀其主子业，文秀与诸州推立子业弟子勔。子勔败，皇兴初，文秀与崔道固俱以州降魏。宋遣其弟文景来谕之，文秀复归宋，为刺史如故。后慕容白曜长驱至东阳，文秀始欲降，以军人虏掠，遂有悔心，乃婴城固守。白曜既下历城，乃并力攻讨，自夏至春始克。文

秀取所持节，衣冠俨然，坐于斋内。乱兵入曰：“文秀何在！”文秀厉声曰：“身是！”执而裸送于白曜。左右令拜，文秀曰：“各二国大臣，无相拜礼。”白曜忿之，因至捽捽。后还其衣，为之设馔，与长史房天乐、司马沈嵩等锁送京师，面缚数罪，宥死，待为下客，给以粗衣蔬食。献文重其节义，稍亦嘉礼之，拜外都下大夫。太和三年，迁外都大官。孝文嘉其忠于其国，赐绢彩二百匹。后为南征都将，临发，赐以戎服。除怀州刺史，假吴郡公。守清贫而政宽，不能禁止盗贼。大兴水田，于公私颇有利益。卒官。

子保冲，后为徐州冠军长史，坐据连口退败，有司处之死刑。孝文诏：“保冲，文秀之子，可特原命，配洛阳作部终身。”宣武时，卒于下邳太守。

房天乐者，清河人，滑稽多智。文秀板为长史，督齐郡，州府事一以委之。卒于京师。弟子嘉庆，渔阳太守。

张说，字处言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六世祖弘，晋长秋卿。父华，慕容超左仆射。说仕宋，位东徐州刺史。及平徐、兖，说乃归顺于尉元，亦表授东徐州刺史。遣中书侍郎高闾与说对为刺史。后至京师，礼遇亚于薛、毕，赐爵平陆侯。说性开通，笃于接恤，青、齐之士，虽疏族末姻，咸相敬视。李敷、李诜等宠要势家，亦推怀陈款，无所顾避。毕众敬等皆敬重之，高允之徒亦相器待。卒，赠青州刺史，谥康侯。

子敬伯，求致父丧，出葬冀州清河旧墓，久不被许，停柩在家积五六年。第四子敬叔，先在徐州，初闻父丧，不欲奔赴，而规南叛，为徐州所勒送。至乃自理，后得袭父爵。敬伯自以随父归国功，赐爵昌安侯，出为乐陵太守。敬叔，武邑太守。父丧得葬旧墓，还属清河。

初，说兄弟十人。兄忠，字处顺，在南为合乡令。归降，

赐爵新昌侯。卒于新兴太守，赠冀州刺史。说妻皇甫氏被掠，赐中官为婢，皇甫遂诈痴，不能梳沐。后说为宋冀州长史，因货千余匹，购求皇甫。文成怪其纳财之多，引见之，时皇甫年垂六十矣。文成曰：“南人奇好，能重室家之义。此老母复何所任，乃能如此致费也。”皇甫氏归，说令诸妾境上奉迎。数年卒。后十年而说入魏。

说兄子安世，正始中，自梁汉同夏侯道迁归款，为客积年，出为东河间太守。卒。

李苗，字子宣，梓潼涪人也。父膺，梁太仆卿。苗出后叔父猷。猷为梁州刺史，大著威名。王足之伐蜀，梁武命猷拒足于涪，许其益州。及足退，梁武遂改授。猷怒，将有异图，事发被害。苗年十五，有报雪志。延昌中归魏，仍陈图蜀计。大将军高肇西伐，诏假苗龙骧将军乡导。次晋寿，宣武宴驾，班师。后以客例，除员外散骑侍郎。苗有文武才干，以大功不就，家耻未雪，常怀慷慨。乃上书陈平定江南之计，其文理甚切于时。明帝幼冲，无远略之意，竟不能纳。

正光末，三秦反叛，侵及三辅。时承平既久，人不习战。苗以陇兵强悍，且群聚无资，乃上书以为：“食少兵精，利于速战；粮多卒众，事宜持久。今陇贼猖狂，非有素蓄，虽据两城，本无德义，其势在于疾攻，日有降纳，迟则人情离阻，坐受崩溃。夫飙至风起，逆者求万一之功；高壁深垒，王师有全制之策。今且宜勒大将，深沟高垒，坚守勿战。别命偏师，精卒数千，出麦积崖以袭其后，则于开、岐之下，群妖自散。”于是诏苗为统军，与别将淳于诞出梁、益，隶行台魏子建。子建以苗为郎中，仍领统军，深见知待。

孝昌中，兼尚书左丞，为西北道行台，与大都督宗正珍孙讨汾、绛蜀贼，平之。及杀{人小}硃荣，荣从弟世隆拥部曲还

逼都邑。孝庄幸大夏门，集群臣博议，百僚计无所出。苗独奋衣起曰：“今朝廷有不测之危，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时，请以一旅之众，为陛下径断河梁。”庄帝壮而许焉。苗乃募人于马渚上流，以师夜下。去桥数里，放火烧船，俄然桥绝，贼没水死者甚众。官军不至，贼乃涉水与苗死斗，众寡不敌，苗浮河而没。帝闻，哀伤久之。赠都督、梁州刺史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河阳县侯，谥忠烈。

苗少有节操，志尚功名。每读《蜀书》，见魏延请出长安，诸葛不许，叹息谓亮无奇计。及览《周瑜传》，未曾不嗟咨绝倒。太保城阳王徽、司徒临淮王彧并重之。二王颇或不穆，苗每谏责。徽宠势隆极，猜忌弥甚，苗谓人曰：“城阳蜂目豺声，今转彰矣！”解鼓琴，善属文咏，工尺牍之敏，当世罕及。死之日，朝野悲壮之。及帝幽崩，世隆入洛，主者追苗赠封，以白世隆。世隆曰：“吾尔时群议，更三日便欲大纵兵士，烧燔都邑，任其采掠。赖苗，京师获全。天下之善一也，不宜追之。”子昙袭爵。

刘藻，字彦先，广平易阳人也。六世祖遐，从晋元帝南渡。父宗之，宋庐江太守。藻涉猎群籍，美谈笑，善与人交，饮酒至一石不乱。太安中，与姊夫李嶷俱来归魏，赐爵易阳子。擢拜南部主书，号为称职。

时北地诸羌，恃险作乱，前后宰守不能制。朝廷患之，以藻为北地太守。藻推诚布信，诸羌咸来归款，朝廷嘉之。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为驂奴戍主，诏曰：“选曹已用人，藻有惠政，自宜他叙。”在任八年，迁离城镇将。太和中改镇为岐州，以藻为岐州刺史。转秦州刺史。秦人恃险，率多粗暴，或拒课输，或害吏长，自前守宰，皆遥领，不入郡县。藻开示恩信，诛戮豪横，羌、氏惮之，守宰于是始得居其旧所。遇车

驾南伐，以藻为东道都督。秦人纷扰，诏藻还州，人情乃定。仍与安南元英征汉中，破贼军，长驱至南郑，垂平梁州，奉诏还军，乃不果克。

后车驾南伐，以藻为征虏将军，督统军高聪等四军为东道别将，辞于洛水之南。孝文曰：“与卿石头相见。”藻对曰：“臣虽才非古人，庶亦不留贼虏而遗陛下。辄当酺曲阿之酒以待百官。”帝大笑曰：“今未至曲阿，且以河东数石赐卿。”后与高聪等战败，俱徙平州。景明初，宣武追录旧功，拜藻为太尉司马。卒。

子绍珍，无他才用，善附会，好饮酒。结托刘腾，启为其国郎中令，袭子爵。永安中，历河北、黎阳二郡太守，所在无政绩。天平中，坐子洪业入于关中，率众侵扰，伏法。

傅永，字脩期，清河人也。幼随叔父洪仲与张幸自青州入魏，寻复南奔。有气干，拳勇过人，能手执鞍桥，倒立驰骋。年二十余，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，请洪仲，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。永乃发愤读书，涉猎经史，兼有才干。为崔道固城局参军，与道固俱降，入为平齐百姓。父母并老，饥寒十数年，赖其强于人事，戮力佣丐，得以存立。晚为奉礼郎，诣长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庙，赐爵贝丘男，除中书博士。王肃之为豫州，又以永为王肃平南长史。咸阳王禧虑肃难信，言于孝文。曰：“已选傅脩期为其长史，虽威仪不足，而文武有余矣。”肃以永宿士，礼之甚厚；永亦以肃为帝眷遇，尽心事之，情义至穆。

齐将鲁康祖、赵公政侵豫州之太仓口，肃令永击之。永量吴、楚兵好以斫营为事，又贼若夜来，必于渡淮之所，以火记其浅处。永既设伏，仍密令人以瓠盛火，渡南岸，当深处置之，教云：“若有火起，即亦燃之。”其夜，康祖、公政等果亲率领来斫营。东西二伏夹击之，康祖等奔趋淮水。火既竞起，不

能记其本济，遂望永所置火争渡。水深溺死，斩首者数千级，生禽公政。康祖人马坠淮，晓而获其尸，斩首并公政送京师。

时裴叔业率王茂先、李定等东侵楚王戍，肃复令永将伏兵，击其后军，破之，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余。两月之中，遂献再捷。帝嘉之，遣谒者就豫州，策拜永安远将军、镇南府长史、汝南太守、贝丘县男。帝每叹曰：“上马能击贼，下马作露布，唯傅脩期耳。”

裴叔业又围涡阳，时帝在豫州，遣永为统军，与高聪、刘藻、成道益、任莫问等救之。永曰：“深沟固垒，然后图之。”聪等不从，一战而败。聪等弃甲奔悬瓠，永独收散卒徐还。贼追至，又设伏击之，挫其锐。藻徙边，永免官爵而已。不经旬，诏永为汝阴镇将，带汝阴太守。

景明初，裴叔业将以寿春归魏，密通于永。及将迎纳，诏永为统军，与杨大眼、奚康生等诸军俱入寿春。同日而永在后，故康生、大眼二人并赏列士，永唯清河男。齐将陈伯之逼寿春，沿淮为寇。时司徒彭城王勰、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，以九江初附，人情未洽，兼台援不至，深以为忧。诏遣永为统军，领汝阴三千人先援之。永至，勰令永引军入城。永曰：“若如教旨，便共殿下同被围守，岂是救援之意？”遂孤军城外，与勰并势以击伯之，频有克捷。

中山王英之征义阳，永为宁朔将军、统军，当长围遏其南门。齐将马仙琕连营稍进，规解城围。永乃分兵付长史贾思祖，令守营垒，自将马步千人，南逆仙琕。贼俯射永，洞其左股，永出箭复入，遂大破之。仙琕烧营卷甲而遁。英曰：“公伤矣！且还营。”永曰：“昔汉祖扞足，不欲人知。下官虽微，国家一帅，奈何使虏有伤将之名！”遂与诸军追之，极夜而返。时年七十余矣，三军莫不壮之。

义阳既平，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布，意谓不可，令永改之。永亦不增文采，直与之改，陈列军仪，处置形要，而英深赏之。还京，除太中大夫。

后除恆农太守，非心所乐。时英东征钟离，表请永，求以为将，朝廷不听。永每言曰：“马援、充国，竟何人哉？吾独白首见拘此郡！”然于御人非其所长，故在任无多声称。后为南衮州刺史。年逾八十，犹能驰射，盘马弯弓，常讳言老，每自称六十九。还京，拜光禄大夫。卒，赠齐州刺史。

永尝登北芒，于平坦处奋矛跃马，盘旋瞻望，有终焉之志。远慕杜预，近好李冲、王肃，欲葬附墓。遂买左右地数顷，遗敕子叔伟：“此吾之永宅也。”永妻贾氏留本乡，永至代都，娶妾冯氏，生叔伟及数女。贾后归平城，无男，唯一女。冯恃子，事贾无礼，叔伟亦奉贾不顺，贾常忿之。冯先永卒，叔伟称父命欲葬北芒，贾疑叔伟将以冯合葬，遂求归葬永于所封贝丘县。事经司徒，司徒胡国珍感其所慕，许叔伟葬焉。贾乃邀诉灵太后，太后从贾意，乃葬于东清河。又永昔营宅兆，葬父母于旧乡，贾于此强徙之，与永同处，永宗亲不能抑。葬已数十年矣，棺为桑枣根所绕束，去地尺余，甚为周固。以斧斫，出之于坎，时人咸怪。

叔伟膂力过人，弯弓三百斤，左右驰射，能立马上与人角骋，见者以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。

傅竖眼，本清河人也。七世祖佃。佃子邁，石季龙太常。祖父融，南徙度河，家于磐阳，为乡闾所重。性豪侠，有三子，灵庆、灵根、灵越，并有才力。融以自负，谓足为一时之雄。尝谓人曰：“吾昨梦夜，有一骏马，无堪乘者，人曰‘何由得人乘’，有一人曰‘唯傅灵庆堪乘此马’；又有弓一张，亦无人堪引，人曰‘唯有傅灵根可弯此弓’；又有数纸文书，人皆

读不能解，人曰‘唯有傅灵越能解此文。’”融谓其三子文武才干足以驾馭当世，常从容谓乡人曰：“汝闻之不？鬲虫之子有三灵，此图讖文也。”好事者然之，故豪勇士多相归附。

宋将萧斌、王玄谟寇礲碣。时融始死，玄谟强引灵庆为军主。将攻城，攻车为城内所烧，灵庆惧军法，诈云伤重，令左右舆还营，遂与壮士数十骑遁还。斌、玄谟命追之。左右谏曰：“灵庆兄弟并有雄才，兼其部曲多是壮勇，如彭超、尸生之徒，皆一当数十人，援不虚发，不可逼也。”玄谟乃止。灵庆至家，遂与二弟匿山泽间。时灵庆从叔乾爱为斌法曹参军，斌遣乾爱诱呼之，以腰刀为信，密令壮健者随之。而乾爱不知斌之欲图灵庆。既至，斌所遣壮士执灵庆杀之。灵庆将死，与母崔氏诀，言：“法曹杀人，不可忘也。”

灵根、灵越奔河北。灵越至京师，因说齐人慕化，青州可平。文成大悦，拜灵越青州刺史、贝丘子，镇羊兰城；灵根为临齐副将，镇明潜垒。灵越北入之后，母崔氏遇赦免。宋恐灵越在边扰三齐，乃以灵越叔父琰为冀州中从事，乾爱为乐陵太守。乐陵与羊兰隔河相对，命琰遣其门生与灵越婢诈为夫妇，投化以招之。灵越与母分离思积，遂与灵根南走。灵越与羊兰奋兵相击，乾爱出，遣船迎之，得免。灵根差期，不得俱渡，临齐人知，剗斩杀之。乾爱出郡迎灵越，问灵根愆期状，灵越殊不应答。乾爱不以为恶，敕左右出匣中乌皮袴褶，令灵越代所常服。灵越言“不须”。乾爱云：“汝可着体上衣服见垣公也？”时垣护之为刺史。灵越奋声言：“垣公！垣公！着此当见南方国主，岂垣公也！”竟不肯着。及至丹阳，宋孝武见而礼之，拜袞州司马，而乾爱亦迁青、冀司马，带魏郡。后二人俱还建鄴。灵越意恆欲为兄复仇，而乾爱初不疑防。知乾爱嗜鸡肉葵菜食，乃为作之，下以毒药，乾爱饭还而卒。后数年，

灵越为太原太守，戍升城。后举兵同孝武子子勋，子勋以灵越为前军将军。子勋败，灵越军众散亡，为明帝将王广之军人所擒，厉声曰：“我傅灵越也，汝得贼何不即杀！”广之生送诣宋辅国司马刘劭，劭躬自慰劳。灵越曰：“人生归于死，实无面求活。”劭壮其意，送诣建康。宋明帝欲加原宥，灵越辞对如一，乃杀之。

竖眼即灵越子也，沉毅壮烈，少有父风。入魏，镇南王肃见而异之，且奇其父节，倾身礼敬，表为参军。以军功累迁益州刺史。高肇伐蜀，假竖眼征虏将军、持节，领步兵三万，先讨巴北，所至克捷。竖眼性既清素，不营产业，衣食之外，俸禄粟帛皆以飧赐夷首，振恤士卒。抚蜀人以恩信为本，保境安人，不以小利侵窃。有掠蜀人入境者，皆移送还本。检勒部下，守宰肃然。远近杂夷相率款谒，仰其德化，思为魏人矣。宣武甚嘉之。

明帝初，屡请解州，乃以元法僧代之，益州人追随之者数百里。梁将赵祖悦逼寿春，镇南将军崔亮讨之，以竖眼为持节、镇南军司。

法僧既至，大失人和。梁遣其衡州刺史张齐因人心怨入寇，进围州城。朝廷以西南为忧，乃驿征竖眼于淮南，以为益州刺史。寻加散骑常侍、西征都督，率步骑三千以讨齐。给铜印千余，须有假职者，听六品已下板之。竖眼既出梁州，梁军所在拒塞，竖眼三日中转战二百余里，甲不去身，频致九捷。蜀人闻竖眼复为刺史，人人喜悦，迎于路者日有百数。竖眼至州，白水已东，人皆宁业。张齐仍阻白水屯，寇葭萌。竖眼分遣诸将水陆讨之，大破其军。齐被重创，奔而退，小剑大剑贼亦捐城西走，益州平。灵太后玺书慰劳，赐骅骝马一匹，宝剑一口。

后转岐州刺史，仍转梁州刺史。梁州人既得竖眼为牧，人

咸自贺。而竖眼至州遇患，不堪综理。其子敬绍嶮暴不仁，聚货耽色，甚为人害，远近怨望。寻假镇南将军，都督梁、西益、巴三州诸军事。梁遣其北梁州长史锡休儒等十军率众三万人寇直城，竖眼遣敬绍总众赴击，大破之。敬绍颇览书传，微有胆力，而奢淫倜傥，轻为残害，又见天下多事，阴怀异图，欲杜绝四方，擅据南郑。令其妾兄唐昆仑扇搅于外，聚众围城，敬绍谋为内应。贼围既合，事泄，在城兵执敬绍；白竖眼而杀之。竖眼恚，发疾卒。永安中，赠吏部尚书、齐州刺史。孝武帝初，赠司空公、相州刺史。

长子敬和，次敬仲，并好酒薄行，倾侧势家。敬和，孝庄时以其父有遗惠于益州，复为益州刺史。至州，聚敛无已，好酒嗜色，远近失望。仍为梁将樊文炽攻围，城降，送于江南。后以齐神武威德日广，令敬和还北，以申和通之意。除北徐州刺史，复以耽酒为土贼掩袭，弃城走。遂废弃，卒于家。

张烈，字徽之，清河东武城人也，孝文帝赐名曰烈，仍以本名为字焉。高祖恹，为慕容俊尚书右仆射。曾祖恂，散骑常侍，随慕容德南度，因居齐郡之临淄县。

烈少孤贫，涉猎经史，有气概，时青州有崔徽伯、房徽叔、与烈并有令誉，时人号“三徽”。孝文时，入官代都，历侍御、主文中散。迁洛，为太子步兵校尉。

齐将陈显达谋将入寇，时顺阳太守王青石，世官江南，荆州刺史、广阳王嘉虑其有异，表请代之。诏侍臣各举所知，互有申荐者。帝曰：“太子步兵张烈，每论军国事，时有会人意处，朕欲用之如何？”彭城王勰称赞之，遂除顺阳太守。烈到郡二日，便为齐将崔慧景攻，围之七十余日，烈抚厉将士，甚得军人之和。会车驾南讨，慧景遁走。帝亲劳之曰：“卿果能不负所寄。”烈谢曰：“不遇銮舆亲驾，臣不免困于犬羊。自

是陛下不负臣，非臣能不负陛下。”帝善其对。

宣武即位，追录先勋，封清河县子。寻以母老归养，积十余年。频遇凶俭，烈为粥以食饥人，蒙济者甚众，乡党以此称之。

明帝即位，为司空长史。先是元叉父江阳王继曾为青州刺史，及叉当权，烈托故义之怀，遂相谄附。历给事黄门侍郎、光禄大夫。灵太后反政，以叉党出为青州刺史。时议者以烈家产畜殖，家僮甚多，虑其有异，恐不宜出为本州，改瀛州刺史。为政清静，吏人安之。后因辞老还乡，兄弟同居怡然，为亲类所慕。卒于家。

烈先为家诫千余言，并自叙志行及所历之官。临终，敕子侄不听众求赠，但勒家诫立碣而已。其子质奉行焉。

质博学有才艺，位谏议大夫。

烈弟僧皓，字山容，历涉群书，工于谈说，有名于当世。以谏议大夫、国子博士、散骑侍郎徵，并不起，世号徵君焉。好营产业，孜孜不已，藏镪巨万，他资称是。兄弟自供俭约，车马瘦弊，身服布裳，而婢妾纨绮。僧皓尤好蒲弈，戏不择人，是以获讥于世。节闵帝时，崔祖螭举兵攻东阳城，僧皓与同事，事败，死于狱中。

李叔彪，勃海蓀人也。从祖金，神禧中，与高允俱徵，位征南从事中郎。叔彪好学博闻，有识度，为乡闾所称。太和中，拜中书博士，与清河崔亮、河间邢峦并相亲友。三迁国子博士、本国中正，摄乐陵中正。性清直，甚有公平之称。历中书侍郎、太尉、高阳王雍以其器操重之。寻除假节，行华州事，为吏人所称。卒，赠南青州刺史，谥曰穆。

叔彪子述，字道兴，有学识，州举秀才，拜太常博士。使诣长安册祭燕宣王庙。还，除仪曹郎，赐爵蓀县男。稍迁兴平

太守。卒。

子象，字孟则，清简有风概，博涉群书。袭爵，稍迁中书侍郎、光禄大夫，兼散骑常侍，使梁。卒，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冀州刺史。象从容风素，有名于时，丧妻无子，终竟不娶，论者非之。

路恃庆，字伯瑞，阳平清泉人也。祖绰，阳平太守。恃庆有干用，与广平宋翻俱知名，为乡间所称。太和中，除奉朝请，恃庆以从兄文举有才望，因推让之，孝文遂并拜焉。累迁定州河间王琛长史。琛贪暴肆意，恃庆每进苦言。卒，赠左将军、安州刺史，谥曰襄。子祖璧，给事中。

恃庆弟仲信、思令，并有令名官位。

房亮，字景高，清河人也。父法延，谯郡太守。亮好学有节操。太和中，举秀才，为奉朝请。后兼员外常侍，使高丽。高丽王托疾不拜。以亮辱命，坐白衣守郎中。历济北、平原二郡太守，以清严称。后为东荆州刺史，亮留心抚纳，夷夏安之。时边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，亮不言其子而启弟子起为奉朝请，议者称之。卒于光禄大夫，赠抚军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弟诠、悦等，并历位清显。

曹世表，字景升，魏大司马休九世孙也。祖谟，父庆，并有学问。世表性雅正，工尺牍，涉猎群书。为司徒记室，与武威贾思伯、范阳卢同、陇西辛雄并相友善。侍中崔光，乡里贵达，每称美之。延昌中，除清河太守，临官省约，百姓安之。孝昌中，为尚书左丞，出行东豫州刺史，迁东南道行台。卒，赠齐州刺史。

潘永基，字绍业，长乐广宗人也。父灵乾，中书侍郎。永基性通率，轻财好施。为长乐太守。时葛荣攻信都，永基与刺史元孚同心防捍。力穷城陷，荣欲害孚，永基请以身代孚死。

永安二年，除颍川太守，迁东徐州刺史。永熙中，为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寻加卫大将军。复除东徐州刺史，前后在州，为吏人所爱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

子子义、子智。子义学涉有父风，仕随，至尚书右丞。

硃元旭，字君升，本乐陵人也。颇涉子史，开解几案。稍迁尚书度支郎中。神龟末，以郎选不精，大加沙汰。元旭与陇西辛雄、范阳祖莹、太山羊深、西平源子恭并以才用见留。寻兼尚书右丞，仍郎中、本州中正。时关西都督萧宝夤启云所统十万，食唯一月。明帝大怒，诏问所由，录、令已下皆推罪元旭。入见御坐前，屈指校计，宝夤兵粮乃逾一年，事乃得释。后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天平中，复拜尚书左丞。既无风操，俛仰随俗，性多机数，自容而已。于时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挟河之地立义州，置关西归款户，除元旭义州刺史，卒官。

论曰：寿春形胜，南郑要险，乃建鄴之肩髀，成都之喉嗑。裴叔业、夏侯道迁体运知机，翻然鹊起，举地而来，功诚两茂，其以大启茅赋，兼列旄旛，固其宜矣。植不恆其德，器小志大，斯所以颠覆也。衍才行将略，不遂其终，惜哉！李、席、王、江虽复因人成事，亦为果决之士。淳于诞好立功名，有志竟不遂也。文秀不回，有死节之气，非直身蒙嘉礼，遂乃子免刑戮，在我欲其骂人，忠义可不勉也？张谠观机委质，笃恤流离，亦仁智矣。李苗以文武干局，沉毅过人，临难慨然，奋斯大节，蹈忠履义，没而后已，仁必有勇，其斯人之谓乎！刘藻、傅永，竖眼文武器干，知名于时。竖眼加以抚边导俗，风化尤美，方之二子，固已优乎，抑又魏世良牧。张烈早有气尚，名辈见知，趣舍沉浮，俱至显达，雅道正路，其殆病诸。李、路器尚所及，俱可观者。象风采词涉，亦当年之俊义。房亮、曹世表、潘永基、硃元旭拔萃从官，咸享名器，各有由也。

卷第四十六

列传第三十四

孙绍 张普惠 成淹 范绍 刘桃符 鹿恂 张耀 刘道斌
董绍 冯元兴

孙绍，字世庆，昌黎人也。少好学，通涉经史。初为校书郎，稍迁给事中，后为门下录事。好言得失，与常景共修律令。延昌中，绍表曰：

臣闻建国有计，虽危必安；施化能和，虽寡必盛；政乖人理，虽合必离；作用失机，虽成必败。此乃古今同然，百王之定法也。今二虢京门，了无严防；南北二中，复阙固守；长安、鄴城，股肱之寄；穰城、上党，腹背所冯。四军、五校之轨，领、护分事之式，徵兵储粟之要，舟车水陆之资，山河要害之权，缓急去来之用，持平赴救之方，节用应时之法，特宜修置，以固堂堂之基。持盈之体，何得而忽？且法开清浊，而清浊不平；申滞理望，而卑寒亦免。士庶同悲，兵徒怀怨。中正卖望于下里，主案舞笔于上台，真伪混淆，知而不纠，得者不欣，失者倍怨。使门齐身等而泾、渭奄殊，类应同役而苦乐县异，士人居职，不以为荣；兵士役苦，必不忘乱。故有竞弃本生，飘藏他土。或诡名托养，散没人间；或亡命山藪，渔猎为命；或投杖强豪，寄命衣食。又应迁之户，逐乐诸州；应留之徒，避寒归暖。职人子弟，随荣浮游，南北东西，卜居莫定。关禁不修，任意取适，如此之徒，不可胜数。爪牙不复为用，百工

争弃其业。混一之计，事实阙如；考课之方，责办无日；流浪之徒，决须精校。今强敌窥时，边黎伺隙，内人不平，久戍怀怨。战国之势，窃谓危矣。必造祸源者，北边镇戍之人也。若夫一统之年，持平用之者，大道之计也；乱离之期，纵横作之者，行权之势也。故道不可久，须文质以换情；权不可恆，随污隆以牧物。文质应世，道形自安；污隆获衷，权势亦济。然则王者计法之趣，化物之规，圆方务得其境，人物不失其地。又先帝时，律、令并议，律寻施行，令独不出，十余年矣。臣以令之为体，即帝王之身，分处百揆之仪，安置九服之节，乃是有为之枢机，世法之大本也。然修令之人，亦皆博古，依古撰置，大体可观，比之前令，精粗有在。但主议之家，大用古制。若令依古，高祖之法，复须升降，谁敢措意有是非哉？以是争故，久废不理。然律、令相须，不可偏用，今律班令止，于事甚滞。若令不班，是无典法，臣下执事，何依而行？臣等修律，非无勤止，署下之日，臣乃无名，是谓农夫尽力，他食其秋，功名之所，实怀于悒。

正光初，兼中书侍郎。绍性抗直，每上封事，常至恳切，不惮犯忤。但天性疏脱，言乍高下，时人轻之，不见采览。绍兄世元善弹箏，早卒。绍后闻箏声，便涕泗呜咽，舍之而去。后为太府少卿，曾因朝见，灵太后谓曰：“卿年稍老矣。”绍曰：“臣年虽老，臣卿乃少。”太后笑之。迁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绍曾与百僚赴朝，东掖未开，守门候旦。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，窃谓曰：“此中诸人，寻当死尽，唯吾与卿，犹享富贵。”未几，有河阴之难。绍善推禄命，事验甚多，知者异之。

永安中，拜太府卿，以前参议《正光壬子历》，赐爵新昌

子。后卒于右光禄大夫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宣。子伯元袭爵。

张普惠，字洪赈，常山九门人也。身長八尺，容貌魁伟，精于《三礼》，兼善《春秋》、百家之说。太和十九年，为主书，带制局监，颇为孝文所知。转尚书都令史。任城王澄重其学业，为其声价。澄为雍州刺史，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，寻行冯翊郡事。

澄功衰在身，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园马射。普惠奏记于澄曰：

窃闻三杀九亲，别疏昵之叙；五服六术，等衰麻之心。皆因事饰情，不易之道者也。然则莫大之痛，深于终身之外；书策之哀，除于丧纪之内。外者不可无节，故断之以三年；内者不可遂除，故敦之以日月。况《礼》，大练之日，鼓素琴，盖推以即吉也；小功以上，非虞祔练除不沐浴，此拘之以制也。曾子问曰：“相识有丧服，可以与于祭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缌不祭，又何助于人。”祭既不与，疑无宴食之道。又曰：“废丧服，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？”子曰：“脱衰与奠，非礼也。”注云：“谓其忘哀疾。”愚谓除丧之始，不与馈奠，小功之内，其可观射乎？《杂记》云：“大功以下，既葬适人，人食之。其党也食之，非其党不食。”食犹择人，于马射为或非宜。伏见明教，立射会之限，将以二七令辰，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，行揖让于中否。时非大阅之秋，景涉妨农之节，国家缙褫甫除，殿下功衰仍袭，释而为乐，以训百姓，便是易先王之典教，忘哀戚之情，恐非所以昭令德、视子孙者也。案射仪，射者以礼乐为本，忘而从事，不可谓礼；钟鼓弗设，不可谓乐。舍此二事，何用射为！又七日之戏，令制无之，班劳所施，虑违事体，府库空虚，宜待新调。乞至九月，备饰尽行，然后奏《狸首》之章，宣鬻相之命，声轩县，建云钲，神人忻暢于斯

时也。

澄意纳其言，托辞自罢，乃答曰：“今虽非公制，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。且纂文习武，人之常艺。岂可于常艺之间，要须令制乎？《礼》，兄弟内除，明哀已杀；小功，客至主不绝乐。听乐则可，观武岂伤？直自事缘须罢，先以令停，方获此请，深具来意。”

澄转扬州，启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。普惠既为澄知，历佐二藩，甚有声誉。还朝，仍羽林监。

澄遭太妃忧，臣僚为立碑颂，题碑欲云“康王元妃之碑”。澄访于普惠，普惠答曰：“谨寻朝典，但有王妃，而无元字。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，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。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，更无声子、仲子之嫌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。且以氏配姓，愚以为在生之称，故《春秋》‘夫人姜氏至自齐’；既葬，以谥配姓，故经书‘葬我小君文姜’，又曰‘来归夫人成风之祔’，皆以谥配姓。古者妇人从夫谥，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，故特蒙褒锡，乃万代之高事，岂容于定名之重，而不称‘烈懿’乎。”澄从之。

后为步兵校尉，以本官领河南尹丞。宣武崩，坐与甄楷等饮酒游从，免官。故事，免官者，三载之后，降一阶而叙，若才优擢授，不拘此限。熙平中，吏部尚书李韶奏普惠有文学。依才优之例，敕除宁远将军、司空仓曹参军。朝议以不降阶为荣。时任城王澄为司空，表议书记多出普惠。

广陵王恭、北海王颢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，诏群僚会议。普惠议曰：

谨案：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，为二国太妃，可谓受命于天子，为始封之母矣。《丧服》“慈母如母”，在三年章，传曰：“贵父命也。”郑注云：“大夫之妾子，父在为母大功，

则士之妻子为母期。父卒，则皆得伸。”此大夫命其妻子，以为母所慈，犹曰贵父命，为之三年；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，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，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。《传》曰：“始封之君，不臣诸父昆弟。”则当服其亲服。若鲁、卫列国，相为服期，判无疑矣。何以明之？《丧服》：“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。”《传》曰：“何以大功？尊同也。尊同，则得服其亲服。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不得祢先君。”然则兄弟一体，位列诸侯，自以尊同，得相为服，不可还准公子，远厌天王。故降有四品，君、大夫以尊降，公子、大夫之子以厌降，名例不同，何可乱也。《礼》，大夫之妻子，以父命慈己，申其三年。太妃既受命先帝，光昭一国，二王胙土茅社，显锡大邦，舍尊同之高据，附不祢之公子，虽许、蔡失位，亦不是过。《服问》曰：“有从轻而重，公子之妻，为其皇姑。”公子虽厌，妻尚获申，况广陵、北海，论封君则封君之子，语妃则命妃之孙，承妃纂重，远别先皇，更以先后之正统，厌其所生之祖嫡，方之皇姑，不以遥乎？今既许其申服，而复限之以期，比之慈母，不亦爽欤？《经》曰：“为君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长子”，《传》曰：“何以期？父母长子君服斩。妻则小君。父卒，然后为祖后者，服斩。”今祖乃献文皇帝，诸侯不得祖之。母为太妃，盖二王三年之证。议者近背正经，以附非类，差之毫毛，所失或远。且天子尊则配天，莫非臣妾，何为命之为国母，而不听子服其亲乎？《记》曰：“从服者，所从亡则已。”又曰：“不为君母之党服，则为其母之党服。今所从既亡，不以亲服服其所生，则属从之服，于何所施？若以诸王入为公卿，便同大夫者，则当今之议皆不须以国为言也。今之诸王，自同列国，虽不之国，别置臣僚，玉食一方，得不以诸侯言之？

敢据《周礼》，辄同三年。

当时议者，亦有同异。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，书难普惠，普惠据《礼》还答，郑重三反，郁议遂屈。转谏议大夫，澄谓普惠曰：“不喜君得谏议，唯喜谏议得君。”

时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，赠相国、太上秦公。普惠以前世后父无太上之号，诣阙上疏，陈其不可。左右畏惧，莫敢为通。会闻胡家穿圻下坟有盘石，乃密表曰：“窃见故侍中、司徒胡公，怀道含灵，实诞圣后，近枢克惟允之寄，居槐体论道之明。故以功余九锡，褒假鸾纛，深圣上之加隆，极慈后之至爱，宪章天下，不亦可乎！而太上之号，窃谓未衷。何者？《礼记》曰：‘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尝禘郊社，尊无二上。’窃谓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，故仰尊为太上皇，此因上上而生名也。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，盖取三从之道，远同文母，列于十乱，则司徒为太上，恐乖系敕之意。《易》曰‘困于上者，必反于下。’比克吉定兆，而以浅改卜，群心悲惋，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，启圣情。伏愿停司徒逼同之号，从卑下不逾之称，则天下幸甚。”

太后览表，亲至国珍宅，召集五品已上博议其事。任城王澄、太傅清河王怿、侍中崔光、御史中尉元匡、尚书崔亮并同有难，普惠并以理正之，无所屈。廷尉少卿袁翻曰：“《周官》：上公九命，上大夫四命，命数虽殊，同名为上，何必上者皆是极尊。”普惠厉声呵翻曰：“礼有下卿、上士，何止大夫与公。但今所行，以太加上，二名双举，不得非极。雕虫小艺，微或相许，至于此处，岂卿所及！”翻甚有惭色，默不复言。议者咸以太后当朝，志相党顺，遂奏曰：“张普惠辞虽不屈，然非臣等所同。涣汗已流，请依前诏。”太后复遣元叉、贾璨宣令谓普惠曰：“朕之所行，孝子之志；卿之所陈，忠臣之道。群

公已有成议，卿不得苦夺朕怀。后有所见，勿得难言。”

初，普惠被召，传诏驰骅骝马来，甚迅速，伫立催去。普惠诸子忧怖涕泗。普惠谓曰：“我当休明之朝，掌谏议之任，若不言所难言，谏所难谏，便是唯唯，旷官尸禄。人生有死，死得其所，夫复何恨。然朝廷有道，汝辈勿忧。”及议罢，旨劳还宅，亲故贺其幸甚。

时中山杜弼遗书普惠曰：“明侯深儒硕学，身负大才，执此公方，来居谏职，謇謇如也，谔谔如也。一昨承在胡司徒弟，当庭面诤，虽问难锋至，而应对响出。宋城之带始縈，鲁门之柝裁警，终使群后逡巡，庶僚拱默。虽不见用于一时，固已传美于百代。闻风快然，敬裁此白。”普惠美其此书，每为口实。

普惠以天下人调，幅度长广，尚书计奏，复徵绵麻，恐人不堪命。上疏曰：“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，遵先皇之轨。夙宵惟度，欣战交集。仰惟高祖废大斗，去长尺，改重秤，所以爱万姓，从薄赋。知军国须绵麻之用，故云幅度之间，亿兆应有绵麻之利，故绢上税绵八两，布上税麻十五斤。万姓得废大斗，去长尺，改重秤，荷轻赋之饶，不适于绵麻而已。故歌舞以供其赋，奔走以役其勤。夫信行于上，则亿兆乐输于下。自兹已降，渐渐长阔，百姓嗟怨，闻于朝野。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，陛下居谅暗之日，宰辅不寻其本，知天下之怨绵麻，不察其幅广、度长、秤重、斗大，革其所弊，存其可存，而特放绵麻之调，以悦天下之心。此谓悦之不以道，愚臣所以未悦者也。”

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，时听奉见。自此之后，月一陛见。又以孝明不亲视朝，过崇佛法，郊庙之事，多委有司，上疏曰：“伏惟陛下重晖纂统，钦明文思，天地属心，百神伫望。伏愿躬致郊庙之虔，亲纡朔望之泽，释奠成均，竭心千亩，明发

不寐，洁诚禋裸，孝弟可以通神明，德教可以光四海。然后精进三宝，信心如来。道由化深，故诸漏可尽；法随礼积，故彼岸可登。量撤僧寺不急之华，还复百官久折之秩。已兴之构，务从简成；将来之造，权令停息。但仍旧贯，亦何必改作。庶节用爱人，法俗俱赖。”寻别敕付外，议释奠之礼。

时史官克日蚀，豫敕罢朝。普惠以逆废非礼，上疏陈之。又表论时政得失：一曰审法度，平斗尺，租调务轻，赋役务省。二曰听舆言，察怨讼，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，请悉追改。三曰进忠谏，退不肖，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四曰兴灭国，继绝世，勋亲之胤，所宜收叙。书奏，孝明、灵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，随事难诘。延对移时，太后曰：“小小细务，一一翻动，更成烦扰。”普惠曰：“圣上之养庶物，若慈母之养赤子。今赤子几临危壑，将赴水火，以烦劳而不救，岂赤子所望于慈母！”太后曰：“天下苍生，宁有如此苦事？”普惠曰：“天下之亲懿，莫重于太师彭城王，然遂不免枉死。微细之苦，何可得无？”太后曰：“彭城之苦，吾已封其三子，何足复言。”普惠曰：“圣后封彭城之三子，天下莫不忻至德，知慈母之在上。臣所以重陈者，凡如此枉，乞垂圣察。”太后曰：“卿云兴灭继绝，意复谁是？”普惠曰：“昔淮南逆终，汉文封其四子，盖骨肉之不可弃，亲亲故也。窃见咸阳、京兆，乃皇子皇孙，一德之亏，自贻悔戾；沈沦幽壤，緡焉弗收，岂是兴灭继绝之意？”太后曰：“卿言有理，当命公卿博议。”

及任城王澄薨，普惠荷其恩待，朔望奔赴，至于禫除，虽寒暑风雨，无不必至。初，澄嘉赏普惠，临薨启为尚书右丞。灵太后既深悼澄，览启从之。诏行之后，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，不应便居管辖，相与为约，并欲不放上省，纷纭多日乃息。

正光二年，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。普惠谓遣之将

贻后患，上疏极言其不可。表奏不从。魏子建为益州刺史，有赃罪，普惠被使验之，事遂得释，故子建父子甚德之。时梁西丰侯正德诈称降款，朝廷颇事当迎。普惠请付扬州，移还萧氏，不从。俄而正德果逃还。后除光禄大夫，右丞如故。

先是，仇池武兴郡氏数反，西垂郡戍，租连久绝。诏普惠以本官为持节、西道行台，给秦、岐、泾、华、雍、豳、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，任其召发；送南秦、东益二州兵租，分付诸戍。其所部将统，听于关西牧守之中随机召遣。军资板印之属，悉以自随。事讫还朝，赐绢布一百段。时诏访冤屈，普惠上疏，多所陈论。出除东豫州刺史。淮南九戍十三郡，犹因梁前弊，别郡异县之人错杂居止。普惠乃依次括比，省减郡县，上表陈状，诏许之。宰守因此，缩摄有方，奸盗不起，人以为便。

普惠不营财业，好有进举，敦于故旧。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，早终。其子长瑜，普惠每于四时请禄，无不减贍，给其衣食。及为豫州，启长瑜解褐，携其合门拯给之。在州卒，谥曰宣恭。

成淹，字季文，上谷居庸人也。好文学，有气尚。仕宋为员外郎，领军主，援东阳、历城。皇兴中，降慕容白曜，赴阙，授兼著作佐郎。时献文于仲冬月欲巡漠北，朝臣以寒甚固谏，并不纳。淹上《接輿释游论》，帝览之，诏尚书李訢曰：“卿诸人不如成淹论，通释人意。”乃敕停行。

太和中，文明太后崩，齐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，欲以朝服行事。主客不许，昭明等执志不移。孝文敕尚书李冲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。冲奏遣淹。昭明言：“不听朝服行礼，义出何典？”淹言：“玄冠不吊，童孺共闻。昔季孙将行，请遭丧之礼，千载之下，犹共称之。卿方谓义出何典，何其异哉！”昭明言：“齐高帝崩，魏遣李彪通吊，初不

素服，齐朝亦不为疑。”淹言：“彪通吊之日，朝命以吊服自随。彼不遵高宗追远之慕，乃逾月即吉。齐之君臣，皆已鸣玉盈庭，彪行人，何容独以衰服间衣冠之中？我皇处谅暗以来，百官听于冢宰，卿岂得以此方彼也？”昭明乃摇膝而言曰：“三皇不同礼，亦安知得失所归。”淹言：“若如来谈，卿以虞舜、高宗为非也？”昭明相顾笑曰：“非孝者，宣尼有成责，行人亦弗敢言。使人唯赍袴褶，不可以吊，幸借衣飘，以申国命。今为魏朝所逼，还南日，必得罪本朝。”淹言：“彼有君子也，卿将命折中，还南日，应有高赏。若无君子也，但令有光国之誉，虽非理得罪，亦复何嫌。南史、董狐，自当直笔。”既而敕送衣飘给昭明等，明旦引入，皆令文武尽哀。后正佐郎。

其后，齐遣其散骑常侍庾莘、散骑侍郎何宪、主书邢宗庆等来聘，孝文敕淹接于外馆。宗庆语淹言：“南北连和既久，而比弃信绝好，为利而动，岂是大国善邻之义？”淹言：“夫为王者不拘小节，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！且齐先主历事宋朝，当应便尔欺夺？”宗庆、庾莘及从者皆相顾失色。何宪知淹昔从南入，以手掩目曰：“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？”淹言：“我舍逆效顺，欲追踪陈、韩，何于禁之有！”宪亦不对。

王肃之至，銮舆行幸。肃多扈从，敕淹将引，若有古迹，皆使知之。行到朝歌，肃问：“此是何城？”淹言：“纣都朝歌城。”肃言：“故应有殷之顽人。”淹言：“昔武王灭纣，悉居河洛，中因刘、石乱华，仍随司马东度。”肃知淹寓青州，乃笑谓曰：“青州何必无其余种。”淹以肃本隶徐州：“若言青州，本非其地，徐州间今日重来，非所知也。”肃遂伏马上掩口笑，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：“向聊因戏言，遂致辞溺。”思宁驰马以闻，孝文大悦，谓彭城王勰曰：“淹此段足为制胜。”

輿驾至洛，肃因侍宴，帝戏肃曰：“近者行次朝歌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复，卿试重叙之。”肃言：“臣于朝歌失言，一之已甚，岂宜再说。”遂大笑。肃又言淹才词，宜应叙进。帝言：“若因此进淹，恐辱卿转甚。”肃言：“臣屈己达人，正可显臣之美。”帝曰：“卿为人所屈，欲求屈己之名，复于卿大优。”肃言：“淹既蒙进，臣得屈己申人，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。”遂酣笑而止。赐淹龙厩上马一匹，并鞍勒宛具，朝服一袭。转谒者仆射。

时迁都，帝以淹家贫，敕给事力，送至洛阳，使与家累相随。及车驾济淮，敕征淹。淹于路左请见，曰：“敌不可小，愿圣明保万全之策。伏闻发洛已来，诸有谏者，解官夺职，恐非圣明纳下之义。”帝优而容之。

帝幸徐州，敕淹与闾龙驹专主舟楫，将汎泗入河，溯流还洛。军次礪礪，淹以黄河浚急，虑有倾危，乃上疏陈谏。帝敕淹曰：“朕以恆、代无运漕之路，故京邑人贫。今移都伊、洛，欲通运四方。黄河急浚，人皆难涉，我因此行乘流，所以开百姓之心。知卿诚至而不得相纳。”赐骅骝马一匹，衣冠一袭。除羽林监、主客令。

于时宫殿初构，运材日有万计。伊、洛流澌，苦于厉涉。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。帝赏纳之，意欲荣淹于众。朔旦受朝，百官在位，乃赐帛百匹，知左右二都水事。景明三年，出除平阳太守。还朝，病卒，赠光州刺史，谥曰定。

子宵，字景鸾，好为文咏，坦率多鄙俗，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，诗赋间起，知音之士所共嗤笑。卒于书侍御史。

范绍，字始孙，燉皇龙勒人也。少聪敏。年十二，父命就学，师事崔光。以父忧废业。母又诫之曰：“汝父卒日，令汝远就崔生，希有成立。今已过期，宜遵成命。”绍还赴学。

太和初，充太学生，转算生，颇涉经史。孝文选为门下通事令史，迁录事，掌奏文案。帝善之，又为侍中李冲、黄门崔光所知。帝曾谓近臣曰：“崔光从容，范绍之力。”后朝廷有南讨计，发河北数州田兵，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，广开屯田。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，加步兵校尉。绍勤于劝课，频岁大获。又诏与都督、中山王英论攻钟离。绍观其城隍，恐不可陷，劝令班师，英不从。绍还，具以状奏闻。俄而英败。后历位并州刺史、太常卿。庄帝初，遇害河阴。

刘桃符，中山卢奴人也。生不识父，九岁丧母。性恭谨，好学。举孝廉，射策甲科。历碎职，累迁中书舍人。以勤明见知，久不迁职。宣武谓曰：“扬子云为黄门，顿历三世。卿居此任始十年，不足辞也。”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居边贪秽，宣武频诏桃符慰喻之。桃符还，具称益宗老耄，而诸子非理处物。宣武后欲代之。恐其背叛，拜桃符东豫州刺史，与后将军李世哲领众袭益宗。语在《益宗传》。桃符善恤蛮左，为人吏所怀。久之，徵还。病卒，赠洛州刺史。

鹿恁，字永吉，济阴乘氏人也。祖寿兴，沮渠氏库部郎。父生，再为济南太守，有政绩。献文嘉其能，特徵赴季秋马射，赐以驄马，加以青服，彰其廉洁。时三齐始附，人怀苟且，蒲博终朝，颇废农业。生立制断之，闻者嗟善。后卒于淮阳太守，追赠兖州刺史。恁好兵书、阴阳、释氏之学，彭城王勰召为馆客。尝诣徐州，马疲，附船而至大梁。夜睡，者上岸，窃禾四束饲马。船行数里，恁觉，即停船至取禾处，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。

初为真定公子直国中尉，恆劝以忠廉之节。尝赋五言诗曰：“峩山万丈树，雕镂作琵琶，由此材高远，纒玄响蔼中华。”又曰：“援琴起何调？幽兰与白雪，丝管韵未成，莫使纒玄响

绝！”子直少有令问，恁欲其善终，故以讽焉。后随子直镇梁州，州有兵粮和余，和余者靡不润屋，恁独不取。子直强之，终不从。

孝庄为御史中尉，恁兼殿中侍御史，监临淮王彧军。时梁遣其豫章王综据徐州，综密信通彧，云欲归款。众议谓不然，恁遂请行，曰：“综若诚心，与之盟约；如其诈也，岂惜一人命乎！”时徐州始陷，边方骚扰，综部将成景俊、胡龙牙并总强兵，内外严固。恁遂单马间出，径趣彭城。未至之间，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。问其来状。恁曰：“我为临淮王所使。”兵润遣人白龙牙等。综既有诚心，闻恁被执，语景俊等曰：“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，将验虚实，且遣左右为元略使，入魏军中唤彼一人。其使果至，可令人诈作略身，在一深室，托为患状，呼使户外，令人传语。”时略始被梁武追还。综又遣腹心人梁话迎恁，密语意状，令善酬答。引恁诣龙牙所。龙牙语恁曰：“元中山甚欲相见，故令唤卿。”又曰：“安丰、临淮，将少弱卒，规复此城，容可得乎？”恁曰：“彭城，魏之东鄙，势在必争，可否在天，非人所测。”龙牙曰：“当如卿言。”复诣景俊住所，停恁外门，久而未入。时夜已久，有综军主姜桃来与恁言，谓曰：“元法僧魏之微子，拔城归梁，梁主待物有道。”乃上指曰：“今岁星在斗，吴之分野，君何不归梁国？”恁答曰：“法僧，莠仆之流，而梁纳之，无乃有愧于季孙也！今月建鹑首，斗牛受破，岁星木也，逆而克之，吴国败丧不久。且衣锦夜游，有识不许。”言未尽，乃引入见景俊。景俊良久谓曰：“卿不为刺客也？”答曰：“今者为使，欲反命本朝，相刺之事，更卜后图。”为设食，恁强饮多食，向敌数人，微自夸矜。诸人相谓曰：“壮哉！”乃引向元略所，一人引入户，指床令坐。一人别在室中出，谓恁曰：“中山王有教：‘

我昔有以向南，且遣相唤，欲问卿事。晚来患动，不获相见。‘遂辞而退。须臾天晓，综军主范勛、景俊司马杨 票等，竞问北朝士马多少，悉陈士马之盛。寻而与梁话盟契讫。未旬，综降诏封恂定陶县子，除员外散骑常侍。永安中，为右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进爵为侯。虽任居通显，志在谦退，迎送亲宾，加于畴昔。而自无屋宅，常假赁居止，布衣粝食，寒暑不变。孝庄嘉其清洁，时复赐以钱帛。

及东徐城人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，南引梁人，诏恂以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为六州大使，与行台樊子鹄讨破之。恂又购斩文欣。还，拜金紫光禄大夫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三徐行台。与都督贺拔胜等拒尔硃仲远，军败还京。

天平中，除梁州刺史。时荥阳人郑荣业反，围州城。城降，荣业送恂于关西。

张耀，字景世，自云南阳西鄂人也。仕魏，累迁步兵校尉。永宁寺塔大兴，经营务广。灵太后曾幸作所，凡有顾问，耀敷陈指画，无所遗阙，太后善之。后为别将，以军功封长平男。历岐、东荆州刺史。

天平初，迁鄴草创，右仆射高隆之、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：“南京宫殿，毁撤送都，连筏竟河，首尾大至，自非贤明一人，专委受纳，则恐材木耗损，有关经构。耀清直素著，有称一时，臣等辄举为大将。”诏从之。耀勤于其事，寻转营构左都将。兴和初，加卫大将军。宫殿成，除东徐州刺史。卒于州，赠司空公，谥曰懿。

刘道斌，武邑灌津人也。有器干，腰带十围，须髯甚美。初拜校书郎，转主书，颇为孝文所知。从征南阳，还，加积射将军、给事中。帝谓黄门郎邢峦曰：“道斌是行，便异侪流矣。”宣武即位，迁谒者仆射。后历恆农太守、岐州刺史，所在有清

贞称。卒于州，谥曰康。道斌在恆农，修立学馆，建孔子庙堂，图画形像。去郡后，故吏追思之，复立道斌形于孔像之西而拜谒焉。

董绍，字兴远，新蔡颍阳人也。少好学，颇有文义。起家四门博士，累迁兼中书舍人，为宣武所赏。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，诏绍慰劳，为贼锁禁送江东。梁领军吕僧珍暂与绍言，便相器重。梁武闻之，使劳绍云：“忠臣孝子不可无之，今当听卿还国。”绍曰：“老母在洛，无复方寸，既奉恩贷，实若更生。”乃引见之，谓曰：“战争多年，人物涂炭，是以不耻先言，欲与魏朝通好，卿宜备申此意。若欲通好，今以宿豫还彼，彼当以汉中见归。”及绍还，虽陈说和计，朝廷不许。后除洛州刺史。绍好行小惠，颇得人情。萧宝夤反于长安，绍上书求击之，云：“臣当出瞎巴三千，生啖蜀子。”孝明谓黄门徐纥曰：“此巴真瞎也？”纥答：“此绍之壮辞，云巴人劲勇，见敌无所畏，非实瞎也。”帝大笑，敕绍速行。以拒宝夤功，赏新蔡县男。尔硃天光为关右大行台，启为大行台从事，兼吏部尚书。天光败，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谏议参军。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，绍悲而赋诗曰：“走马山之阿，马渴饮黄河。宁谓胡关下，复闻楚客歌！”岳死，周文帝亦重之。及孝武西迁，除御史中丞，非其好也。郁郁不得志，或行戏街衢，或与少年游聚，不自拘持，颇类失性。孝武崩，周文与百官推奉文帝，上表劝进，令吕思礼、薛澄作表，前后再奏，帝尚执谦冲不许。周文曰：“为文能动至尊，唯董公耳！”乃命绍为第三表，操笔便成。表奏，周文曰：“开进人意，不当如此也？”及登祚，方任用之，而绍议论朝廷，赐死。孙嗣。

冯元兴，字子盛，东魏郡肥乡人也。少有操尚。举秀才，中尉王显召为检校御史，迁殿中御史。司徒江阳王继召为记室

参军，遂为元叉所知。叉执朝政，引为尚书殿中郎，领中书舍人，仍御史，预闻时事。卑身克己，人无恨焉。家素贫约，食客恆数十人，同其饥饱，时人叹尚之。太保崔光临薨，荐元兴为侍读，尚书贾思伯为侍讲，授孝明《杜氏春秋》。元兴常为撚句，儒者荣之。叉既赐死，元兴亦被废。乃为《浮萍诗》以自喻曰：“有草生碧池，无根水上荡，脆弱恶风波，危微苦惊浪。”普泰初，为光禄大夫，领中书舍人。太昌初，卒于家，赠齐州刺史。元兴世寒，因元叉之势，托其交道，相用为州主簿，论者以为非伦。

时有济郡曹昂，有学识，举秀才。永安中，除太学博士，兼尚书郎。常徒步上省，以示清贫，忽遇盗，大失绶縑，时人鄙其矫诈。

论曰：孙绍关左之士，又能指论时务。张普惠明达典故，强直从官，侃然不挠，其有王臣之风矣。成淹、范绍、刘桃符、鹿念、张耀、刘道斌、董绍、冯元兴等，身遭际会，俱得效其所能，苟曰非才，亦何能致于此也。

卷第四十七

列传第三十五

袁翻 弟跃 跃子聿脩

阳尼 从孙固 固子休之 固从兄藻 藻子斐 固从弟元景

贾思伯 祖莹 子珽

袁翻，字景翔，陈郡项人也。父宣，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，随文秀入魏。而大将军刘昶言是其外祖淑近亲，令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。宣时孤寒，甚相依附。及翻兄弟官显，与济子洸、演遂各陵竞，洸等乃经公府，以相排斥。翻少入东观，为徐紇所荐，李彪引兼著作佐郎，参史事。后拜尚书殿中郎。正始初，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，翻与门下录事常景、孙绍、廷尉监张彪、律博士侯坚固、书侍御史高绰、前将军邢苗、奉车都尉程灵虬、羽林监王元龟、尚书郎祖莹、宋世景、员外郎李琰之、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。又诏太师彭城王勰、司州牧高阳王雍、中书监京兆王愉、青州刺史刘芳、左卫将军元丽、兼将作大匠李韶、国子祭酒郑道昭、廷尉少卿王显等入豫其事。后除豫州中正。

是时，修明堂辟雍，翻议曰：

谨按明堂之义，今古诸儒论之备矣。盖唐、虞以上，事难该悉；夏、殷以降，校可知之。按《周官考工》所记，皆记其时事，具论夏、殷名制，岂其乡比缪？是知明堂五室，三代同

焉，配帝像行，义则明矣。及《淮南》、《吕氏》与《月令》同文，虽布政班时，有堂个之别，然推其体，则无九室之证。

既而正义残隐，妄说斐然。明堂九室，著自《戴礼》，探绪求源，罔知所出，而汉氏因之，自欲为一代之法。故郑玄云：“周人明堂五室，是帝一室也，合于五行之数。《周礼》依数，以为之室。”本制著存，是周五室也。于今不同，是汉异周也。汉为九室，略可知矣。但就其此制，犹有懵焉。何者？张衡《东京赋》云：“乃营三宫，布教班常，复庙重屋，八达九房。”此乃明堂之文也。而薛综注云：“房，室也。谓堂后有九室。”堂后有九室之制，非巨异乎。裴颢又云：“汉氏作四维之个，不能令各据其辰，就使其像可图，莫能通其居用之礼，此为设虚器也。”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，捐弃旧章，改物创制，故不复拘于载籍。且郑玄之诂训《三礼》及释《五经》异义，并尽思穷神，不坠周公之旧法也。伯喈损益汉制，章句繁杂，既违古背新，又不能易玄之妙矣。魏、晋书纪，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，而不记其经始之制，双无坦然可准。观夫今之基趾，犹或仿佛，高卑广狭，颇与《戴礼》不同，何得以意抑心，便谓九室可明？且三雍异所，复乖卢、蔡之义，进退无据，何用经通？晋朝亦以钻凿难明，故有一屋之论，并非经典正义，皆以意妄作，兹为不典。学家常谈，不足以范时轨世。皇代既乘乾统历，得一御宸，自宜稽古则天，宪章文武，追踪周孔，述而不作。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，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，而欲以支离横义，指画妄图，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？

又北京制置，求皆允怙，缮修草创，以意良多。事移化变，存者无几，理苟宜革，何必仍旧。且迁都之始，日不遑给，先朝规度，每事循古，是以数年之中，悛换非一，良以永法为难，数改为易。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，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？建

立之辰，复未可知矣。既猥班访逮，辄轻率警言，明堂五室，请同周制，郊建三雍，求依故所，庶有会经诰，无失典刑。

后议选边戍事，翻议曰：

臣闻两汉警于西北，魏、晋备在东南。是以镇边守塞，必寄威重；伐叛柔服，实赖温良。故田叔、魏尚，声高于沙漠；当阳、钜平，绩流于江汉。纪籍用为美谈，今古以为盛德。自皇上以睿明纂御，风清化远，威力秋霜，惠沾春露，故能使淮海输诚，华阳即序，连城革面，比屋归仁。县车剑阁，岂伊曩载；鼓噪金陵，复在兹日。然荆、扬之牧，宜尽一时才望；梁、郢之君，尤须当今秀异。

自比缘边州郡，官至便登，疆场统戍，阶当即用。或逢秽德凡人，或遇贪家恶子，不识字人温恤之方，唯知重役残忍之法。广开戍逻，多置帅领，或用其左右姻亲，或受人货财请属，皆无防寇御贼之心，唯有通商聚敛之意。其勇力之兵，驱合抄掠，若遇强敌，即为俘虏；如有执获，夺为己富。其羸弱老小之辈，微解金铁之工，少闲草木之作，无不搜营穷垒，苦役百端。自余或伐木高山，或芸草平陆，贩货往还，相望道路。此等禄既不多，资亦有限，皆收其实绢，给其虚粟。穷其力，薄其衣，用其工，节其食，绵冬历夏，加之疾苦，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。是以吴、楚间伺，审此虚实，皆云粮匮兵疲，易可乘扰，故驱率犬羊，屡犯疆场。频年已来，甲冑生虻，十万在郊，千金日费。为弊之深，一至于此！皆由边任不得其人，故延若斯之患。贾生所以痛哭，良有以也。

夫洁其流者清其源，理其末者正其本，既失之在始，庸可止乎。愚谓自今已后，荆、扬、徐、豫、梁、益诸蕃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，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才，不拘阶级。若能驾御有方，清高独著，威足临戎，信能怀远，

抚循将士，得其忻心，不营私润，专修公利者，则就加爵赏，使久于其任，以时褒赉，厉其忠款。所举之人，亦垂优异，奖其得士，嘉其诚节。若不能一心奉公，才非捍御，贪婪日富，经略无闻，人不见德，兵厌其劳者，即加显戮，用章其罪。所举之人，随事免降，责其谬荐，罚其伪薄。如此则举人不得挟其私，受任不得孤其举。善恶既审，沮劝亦明。庶边患永消，讥议攸息矣。

遭母忧去职。熙平初，除廷尉少卿，颇有不平之论，为灵太后所责。出为阳平太守，甚不自得，遂作思归赋。

神龟末，迁凉州刺史。时蠕蠕主阿那瑰、后主婆罗门并以国乱来降，朝廷问安置之计。翻表曰：

今蠕蠕内为高车所讨灭，外凭大国之威灵，两主投身，一期而至，百姓归诚，万里相属。然夷不乱华，前鉴无远，覆车在于刘、石，毁辙固不可寻。今蠕蠕虽主奔于上，人散于下，而余党实繁，部落犹众，高车亦未能一时并兼，尽令率附。又高车士马虽众，主甚愚弱，上不制下，下不奉上，唯以掠盗为资，陵夺为业。而河西捍御强敌，唯凉州、敦煌而已。凉州土广人稀，粮仗素阙，敦煌、酒泉，空虚尤甚。若蠕蠕无复竖立，令高车独擅北垂，则西顾之忧，匪旦伊夕。

愚谓蠕蠕二主，并宜存之。居阿那瑰于东偏，处婆罗门于西裔，分其降人，各有攸属。那瑰住所，非所经见，其中事势，不可辄陈。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安处之。西海郡本属凉州，今在酒泉，直抵张掖西北千二百里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。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，汉家行军之旧道，土地沃衍，大宜耕殖。非但今处婆罗门，于事为便，即可永为重戍，镇防西北。虽外为署蠕蠕之声，内实防高车之策。一二年后，足食足兵，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。若婆罗门能自克厉，使余烬归心，收离聚

散，复兴其国者，乃渐令北转，徙度流沙，即是我之外藩，高车之勍敌，西北之虞，可无过虑。如其奸回反覆，孤恩背德者，此不过为逋逃之寇，于我何损？今不早图，戎心一启，脱先据西河，夺我险要，则酒泉、张掖，自然孤危，长河已西，终非国有。不图厥始，而求忧其终，噬脐之恨，悔将何及。

愚见如允，乞遣大使往凉州敦煌及于西海，躬行山谷要害之所，亲阅亭障远近之宜，商量士马，校乡束粮仗，部分见定，处置得所。入春，西海之间，即令播种，至秋，收一年之食，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。且西徼北垂，即是大碛，野兽所聚，千百为群，正是蠕蠕射猎之处。殖田以自供，籍兽以自给，彼此相资，足以自固。今之豫度，似如小损，岁终大计，其利实多。高车豺狼之心，何可专信？假令称臣致款，正可外加优纳，而复内备弥深，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者也。

时朝议是之。还，拜吏部郎中。迁齐州刺史，无多政绩。孝昌中，除安南将军、中书令，领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徐纥俱在门下，并掌文翰。翻既才学名重，又善附会，亦为灵太后所信待。是时蛮贼充斥，六军将亲讨之，翻乃上表谏止。后萧宝夤大败于关西，翻上表，请为西军死亡将士举哀，存而还者，并加赈赉。后拜度支尚书，寻转都官。翻上表，愿以安南、尚书换一金紫。时天下多事，翻虽外请闲秩，而内有求进之心，识者怪之。于是加抚军将军。明帝、灵太后曾燕华林园，举觞谓群臣曰：“袁尚书朕之杜预，欲以此杯敬属元凯，今为尽之。”侍坐者莫不羡仰。

翻名位俱重，当时贤达咸推与之。然独善其身，无所奖拔，排抑后进，论者鄙之。建义初，遇害河阴。所著文笔百余篇，行于世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嫡子宝首，武定中，司徒记室参军事。翻弟跃。

跃字景腾，博学俊才，性不矫俗，笃交友。翻每谓人曰：“跃可谓我家千里驹也。”历位尚书都兵郎中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将立明堂，跃乃上议，当时称其博洽。蠕蠕主阿那环亡破来奔，朝廷矜之，送复其国。既而每使朝贡，辞旨颇不尽礼。跃为朝臣书与环，陈以祸福，言辞甚美。后迁车骑将军太傅清河王怿文学，雅为怿所爱赏。怿之文表，多出于跃。卒，赠冠军将军、吏部郎中。所制文集行于世。无子，兄翻以子聿脩继。

聿脩，字叔德。七岁遭丧，居处礼若成人。九岁，州辟主簿。性深沈，有鉴识，清靖寡欲，与物无竞。姨丈人尚书崔休深所知赏。年十八，领本州中正，兼尚书度支郎中。齐天保初，除太子庶子，以本官行博陵太守，大有声绩，远近称之。累迁司徒左长史，领兼御史中丞。司徒录事参军卢思道私贷库钱三十万，娉太原王义女为妻，而王氏以先纳陆孔文礼娉为定。聿脩为首僚，又国之司宪，知而不劾，免中丞。寻迁秘书监。

天统中，诏与赵郡王睿等议定三礼。出为信州刺史，即其本乡也。时久无例，莫不荣之。为政清靖，不言而化，自长史以下，爱逮鰥寡孤幼，皆得其欢心。武平初，御史普出，过诸州悉有举劾，唯不到信州。及还都，人庶道俗，追列满道，或将酒脯，涕泣留连，竞欲远送。时既盛暑，恐其劳敝，往往为之驻马，随举一酌，示领其意，辞谢令去。还后，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余入请为立碑，敛缣布数百匹，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，以记功德。敕许之。寻除都官尚书。聿脩少年平和温润，素流之中，最为规检，以名家子历任清华，时望多相器待，许其风鉴。在郎署之日，时赵彦深为水部郎中，同在一院，因成交友。彦深后重被沙汰停私，门生藜藿，聿脩犹以故情音问来往。彦深任用，铭戢甚深，虽人才无愧，盖亦由彦深接引。为吏部尚书以后，自以物望得之。

初，冯子琮以仆射摄选，婚姻相寻。聿脩常非笑之，语人云：“冯公营婚，日不暇给。”及自居选曹，亦不能免，时论以为地势然也。素品孤官，颇有怨响。然在官廉谨，当时少匹。魏、齐世，台郎多不免交通饷馈。初，聿脩为尚书郎十年，未曾受升酒之遗。尚书邢邵与聿脩旧款，每省中语戏，常呼聿脩为清郎。大宁初，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，仍令考校官人得失。经袞州，时邢邵为刺史，别后，送白紬为信。聿脩不受，与邢邵书云：“今日仰过，有异常行，瓜田李下，古人所慎，愿得此心，不貽厚责。”邵亦欣然领解，报书云：“老夫忽忽，意不及此，敬承来旨，吾无间然。弟昔为清郎，今日复作清卿矣。”及在吏部，属政衰道丧，若违忤要势，祸不旋踵，虽以清白自守，犹不免请谒之累。

入周，位仪同大将军、吏部下大夫、东京司宗中大夫。隋开皇初，加上仪同，迁东京都官尚书。东京废，入朝，除都官尚书。二年，出为熊州刺史，卒。子知礼，大业初卒于太子内舍人。

跃弟颺，卒于豫州冠军府司马。颺弟升，位正员郎。颺死后，昇通其妻。翻恚，为之发病，昇终不止，时人鄙秽之。亦于河阴见害。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阳尼，字景文，北平无终人也。累世仕于慕容氏。尼少好学，博通群籍，与上谷侯天护、顿丘李彪同志齐名。幽州刺史胡泥表荐之，征拜秘书著作郎。及改中书学为国子。时中书监高闾、侍中李冲等以尼硕学，举为国子祭酒。后兼幽州中正。孝文临轩，令诸州中正各举所知，尼与齐州大中正房千秋各举其子。帝曰：“昔有一祁，名垂往史，今有二奚，当闻来牒。”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，带渔阳太守，未拜，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货免官。每自伤曰：“吾昔未仕，不曾羡人，今日失官，与

本何异？然非吾宿志，命也如何！”既而还家，有书数千卷。所造《字释》数十篇，未就而卒。其从孙太学博士承庆撰为《字统》二十卷，行于世。承庆从弟固。

固字敬安，性倜傥，不拘小节，少任侠，好剑客，弗事生产。年二十六，始折节好学，博览篇籍，有文才。太和中，从大将军、宋王刘昶征义阳，板府法曹行参军。昶性严暴，三军战栗，无敢言者。固启谏，并面陈事宜。昶大怒，欲斩之，使监当攻道。固在军勇决，意志闲雅，了无惧色，昶甚奇之。军还，言之孝文。年三十余，始辟大将军府参军事，累迁书侍御史，多所劾奏。

宣武广访得失，固上说言表曰：“当今之务，宜早正东储，立师傅以保护，立官司以防卫，以系苍生之心。揽权衡，亲宗室，强干弱枝，以立万世之计。举贤良，黜不肖，使野无遗才，朝无素餐。孜孜万机，躬勤庶政，使人无谤讟之响。省徭役，薄赋敛，修学宫，遵旧章，贵农桑，贱工贾，绝谈虚穷微之论，简桑门无用之费，以救饥寒之苦。然后备器械，修甲兵，习水战，灭吴会，撰封禅之礼，袭轩、唐之轨，岂不茂哉！”

初，帝委任群下，不甚亲览，好桑门之法。尚书令高肇以外戚权宠，专决朝事。又咸阳王禧等并有衅，故宗室大臣相见疏薄，而王畿人庶，劳弊益甚。固乃作《南北二都赋》，称恆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，节以中京礼仪之式，因以讽谏。

宣武末，中尉王显起宅既成，集僚属飨宴。酒酣，问固曰：“此宅何如？”固曰：“晏婴湫隘，流称于今，丰屋生灾，著于《周易》。此盖同传舍耳，唯有德能卒，愿公勉之。”显嘿然。他日又谓固曰：“吾作太府卿，府库充实，卿以为何如？”固对曰：“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，州郡赃赎悉入京藏，以此充府，未足为多。且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，岂不戒欤！”显

大不悦，以此衔固。以有人间固于显，因奏固剩请米麦，免固官。遂阖门自守，著《演蹟赋》以明幽微通塞之事。又作《刺谗疾嬖幸诗》二首曰：

巧佞巧佞，谗言兴兮。营营习习，似青蝇兮。以白为黑，在汝口兮。汝非蝮蝥，毒何厚兮。巧巧佞佞，一何工矣。司闲司忿，言必从矣。朋党噂沓，自相同矣。浸润之谮，倾人墉矣。成人之美，君子责焉。攻人之恶，君子耻焉。汝何人斯，谮毁日繁？子实无罪，何聘汝言？番番缉缉，谗言侧入，君子好谗，如或弗及。天疾谗说，汝其至矣，无妄之祸，行将及矣。泛泛游鳧，弗制弗拘，行藏之徒，或智或愚。维余小子，未明兹理，毁与行俱，言与衅起。我其怨矣，我其悔矣，岂求人兮，忠恕在己。

彼谄谀兮，人之蠹兮。刺促昔粟，罔顾耻辱，以求媚兮。邪干侧入，如恐弗及，以自容兮。志行褊小，好习不道。朝挟其车，夕承其舆，或骑或徒，载奔载趋。或言或笑，曲事亲要。正路不由，邪径是蹈。不识大猷，不知话言，其朋其党，其徒实繁。有诡其行，有佞其音，籛篠戚施，邪媚是钦，既诡且妒，以通其心。是信是任，败其以多，不始不慎，未如之何。习习宰嚭，营营无极。梁丘寡智，王鲋浅识，伊戾息夫，异世同力，江充赵高，甘言似直，竖刁上官，擅生羽翼。乃如之人，僭爽其德，岂徒丧邦，又亦覆国。嗟尔中下，其亲其昵。不谓其非，不觉其失，好之有年，宠之有日。我思古人，心焉苦疾。凡百君子，宜其慎矣，覆车其鉴，近可信矣。言既备矣，事既至矣，反是不思，维尘及矣。

明帝即位，除尚书考功郎中。奏诸秀孝考中第者听叙，自固始。大军征硖石，敕为仆射李平行台七兵郎。平奇固勇敢，军中大事，悉与谋之。又命固节度水军。固设奇计，先期乘贼，

获其外城。后太傅、清河王怿举固，除步兵校尉，领汝南王悦郎中令。时悦年少，行多不法，固上疏谏悦，悦甚敬惮之。怿大悦，以为举得其人。除洛阳令，在县甚有威风。丁母忧，号慕毁疾，杖而能起，练禫之后，酒肉不进。时固年逾五十，而丧过于哀，乡党亲族咸叹服焉。清河王怿领太尉，辟固从事中郎，属怿被害，不奏。怿之遇害，元叉执政，朝野震悚，怿诸子及门生僚吏，莫不虑祸，隐避不出。固以尝被辟命，遂独诣丧所，尽哀恸哭，良久乃还。仆射游肇闻而叹曰：“虽栾布、王脩，何以尚也？君子哉若人！”及汝南王悦为太尉，选举多非其人，又轻肆挝撻。固以前为元卿，虽离国，犹上疏切谏，事在《悦传》。后悦辟固为从事中郎，不就。京兆王继为司徒，高选官僚，辟固从事中郎。府解，除前军将军，又典科扬州勋赏。初，硖石之役，固有先登之功，而朝赏未及，至是，与尚书令李崇讼勋，更相表。崇虽贵盛，固据理不挠，谈者称焉。卒，赠辅国将军、太常少卿，谥曰文。

固刚直雅正，不畏强御，居官清洁，家无余财，终没之日，室徒四壁，无以供丧，亲故为其棺敛。初，固著《终制》一篇，务从俭约。临终，又敕诸子一遵先制。五子，长子休之。

休之字子烈，俊爽有风概，好学，爱文藻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能赋能诗阳休之。”初为州主簿。孝昌中，杜洛周陷蓟城，休之与宗室南奔章武，转至青州。葛荣寇乱，河北流人，多彊奏青州。休之知将有变，请其族叔伯彦等潜归京师避之，多不能从。休之垂涕别去。俄而葛荣邢杲作乱，伯彦等咸为土人所杀，诸阳死者数十人，唯休之兄弟免。

庄帝立，累迁太尉记室参军。李神俊监起居注，启休之，与河东裴伯茂、范阳卢元伯、河间邢子才俱入撰次。普泰中，为太保长孙承业府属。寻敕与魏收、李同轨等修国史。后行台

贺拔胜经略樊沔，请为南道军司。俄而魏武帝入关，胜令休之奉表诣长安参谒。时齐神武亦启除休之太常少卿。寻属胜南奔，仍随胜至江南。休之闻神武推奉静帝，乃白胜启梁武求还，文襄以为大行台郎中。神武幸汾阳之天池，池边得一石，上有隐起字，文曰“六王三川。问休之曰：“此文字何义？”对曰：“‘六’者，大王字。河、洛、伊为三川，大王若受天命，终应统有关右。”神武曰：“世人常道我欲反，今若闻此，更致纷纭，慎莫妄言也。”元象初，录荆州军功，封新泰县伯。

武定二年，除中书侍郎。先是，中书专主纶诰，魏宣武已来，事移门下。至是发诏依旧，任遇甚显。时魏收为散骑常侍，领兼侍郎，与休之参掌诏命，世论以为中兴。有人士戏嘲休之云：“有触藩之羝羊，乘连钱之骢马，从晋阳而向鄴，怀属书而盈把。”左丞卢斐以其文书请谒，启神武禁止，会赦不问。历尚食典御、太子中庶子、给事黄门侍郎、中军将军、幽州大中正，兼侍中，持节奉玺书诣并州，敦喻文宣为相国、齐王。时将受魏禅，发晋阳至平阳郡，为人心未一，且还并州，恐漏泄，仍断行人。休之性疏放，使还，遂说其事，鄴中悉知。后高德正以闻，文宣忿之而未发。齐受禅，除散骑常侍，监修起居注。顷之，坐诏书脱误，左迁骁骑将军，积其前事也。文宣郊天，百僚咸从，休之衣两裆甲，手持白楸。时魏收为中书令，嘲之曰：“义真服未？”休之曰：“我昔为常伯，首戴蝉冕；今处骁游，身被衫甲。允文允武，何必减卿。”谈笑晏然，议者服其夷旷。以禅让之际，参定礼仪，别封始平县男。后除中山太守。先是，韦道建、宋钦道代为定州长史，带中山太守，并立制，监临之官出行，不得过百姓饮食。有者，即数钱酬之。休之常以为非。及至郡，复相因循。或问其故，休之曰：“吾昔非之者，为其失仁义；今日行之者，自欲避嫌疑。岂是夙心，

直是处世难耳。”在郡三年，再致甘露之瑞。

文宣崩，徵休之至晋阳，经纪丧礼，与魏收俱至。尚书令杨遵彦与休之等款狎，相遇中书省，言及丧事，收掩泪失声，休之嘑眉而已。他日遵彦谓曰：“昨闻讳，魏少傅悲不自胜，卿何容都不流涕？”休之曰：“天保之世，魏侯时遇甚深，鄙夫以众人见待，佞哀诈泣，实非本怀。”

皇建初，兼度支尚书。昭帝留心政道，访以政术，休之答以明赏罚，慎官方，禁淫侈，恤人患，为政教之先。帝深纳之。大宁中，历都官、七兵、祠部三尚书。河清三年，出为西袞州刺史。天统初，徵为光禄卿，监国史。寻除吏部尚书。休之多识故事，谙悉氏族，凡所选用，莫不才地俱允。前国子助教熊安生，当时硕儒，因丧解职，久而不见调，休之引为国子博士，儒者以此归之。简率不乐烦职，典选稍久，非其所好，每谓人曰：“此官实自清华，但烦剧，妨吾赏适，直是樊笼矣。”武成崩后，频乞就闲。武平初，除中书监、尚书右仆射。三年，加位特进，与朝士撰《圣寿堂御览》。六年，正除尚书左仆射，领中书监。

休之早得才名，为人物所倾服，外如疏放，内实谨厚。少年颇以峻急为累，晚节以通美见称。重衿期，好游赏。太常卿卢元明，人地华重，罕所交接，非一时名士，不得与之游。休之始为行台郎，便坦然投分，文酒会同，相得甚款，乡曲人士莫不企羨焉。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，风流名士也，梁亡奔鄴，昔因通聘，与休之同游。及少遐卒，其妻穷敝，休之经纪振恤，恩分甚厚。尚书仆射崔暹为文襄所亲任，势倾朝列，休之未尝请谒。暹子达拏幼而聪敏，年十余已作五言诗。时梁国通和，聘使在馆，暹持达拏数首诗示诸朝士有才学者，又欲示梁客。余人畏暹，皆随宜应对，休之独正言：“郎子聪明，方成伟器。

但小兒文藻，恐未可以示远人。”其方直如此。元景每云：“当今直谏，阳子烈其有焉。”

晚节，说祖珽撰《御览》，书成加特进，令其子辟强预修《御览》书。及珽黜，便布言于朝廷，云先有隙。及邓长颙、颜之推奏立文林馆，之推本意不欲令耆旧贵人居之，便相附会，与少年朝请、参军之徒，同入待诏。时论贬焉。魏收监史之日，立《神武本纪》，取平西胡之岁为齐元。收在齐州，恐史官改夺其志，上表论之。及收还朝，敕集朝贤议其事，休之立议从天保为限断。魏收存日，犹两议未决。收死，便讽动内外，发诏从其议。后领中书监，谓人云：“我已三为中书监，用此何为！”隆化还鄴，举朝多有迁授，封休之燕郡王。乃谓所亲曰：“我非蛮奴，何忽此授？”凡此诸事，为识者所讥。好学不倦，博综经史，文章虽不华靡，亦为典正。魏收在日，深为收所轻，魏殂后，以先达见推。位望虽高，虚怀接物，为搢绅所爱重。

周武帝平齐，与吏部尚书袁聿脩、卫尉卿李祖钦、度支尚书元脩伯、大理卿司马幼之、司农卿崔达拏、秘书监源宗、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若、散骑常侍兼给事黄门侍郎李孝贞、给事黄门侍郎卢思道、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、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德林、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陆义、中书侍郎薛道衡、中书舍人元行恭、辛德源、王邵、陆开明十八人同徵，令随驾后赴长安。寻除开府仪同，依例封临泽县男。历纳言中大夫、太子少保，进位上开府，除和州刺史。随开皇二年罢任，终于洛阳。所著文集四十卷，又撰《幽州人物志》，并行于世。

初，休之在洛，将仕，夜梦见黄河北驿道上行，从东向西。道南有一冢，极高大。休之步登冢头，见一铜柱，趺为莲花形。休之从西北登一柱础上，以手捉一柱，柱遂右转。休之咒曰：“柱转三匝，吾至三公”，柱遂三匝而止。休之寻寤，意如在

鄴城东南者，其梦竟验云。

子辟强，字君大，性疏脱，又无艺，休之亦引入文林馆，为时人所嗤鄙。武平末，为尚书水部郎中。

休之弟繃之，天平中入关。次俊之，位兼通直常侍，聘陈副，尚书郎。当文襄时，多作六言歌辞，淫荡而拙，世俗流传，名为《阳五伴侣》，写而卖之，在市不绝。俊之尝过市，取而改之，言其字误。卖书者曰：“阳五古之贤人，作此《伴侣》，君何所知，轻敢议论！”俊之大喜。后待诏文林馆，自言：“有文集十卷，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。”固从兄藻。

藻字景德，少孤，有雅志，涉猎经史。位中书博士，诏兼礼官，拜燕宣王庙于长安。还，赐爵魏昌男。累迁瀛州安东府长史，以年老归家，为贼杜洛周所囚，发病卒。永熙中，赠幽州刺史。子裴。

裴字叔鸾，魏孝庄时，于西袞州督护流人有功，赐爵方城伯。历广平王开府中郎，修起居注。除起部郎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梁。梁尚书羊侃，魏之叛人也，与裴旧故，欲召裴至宅，三致书，裴不答。梁人曰：“羊来已久，经贵朝迁革，李、卢亦诣宅相见，卿何致难？”裴曰：“柳下惠则可，吾不可。”梁武帝又亲谓裴曰：“侃极愿相见，今二国和好，安得复论彼此。”裴终辞焉。还，除廷尉少卿。石齐河溢，桥坏，裴移津于白马，中河起石，单，两岸造关城，累年乃就。东郡太守陆士佩以黎阳关河形胜，欲因山壑以为公家苑囿。裴书答以国步始康，人劳未息，诚宜轻徭薄赋，勤恤人隐，不从。天保中，除都水使者。诏裴监筑长城。累迁殿中尚书，以本官监瀛州事，拜仪同三司。卒，赠中书监、北豫州刺史，谥曰简。子师孝，中书舍人固从弟昭。

昭字元景，学涉史传，尤闲案牘。为齐文襄府墨曹参军，

甚见亲委，与陈元康、崔暹等参谋机密。及崔甌为崔暹所告，元景劾成其狱，赖邢子才证白以免，时以元景为告而顺旨。初，文襄择日将受魏禅，令元景等定仪注，草诏册，并授官，未毕而文襄殂，罢府。天保初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后以风气弥留，不堪近侍，出除青州高阳内史，卒于郡。文集十卷。

子静立，性淳孝，操履清方，美词令，善尺牍。仕齐，位三公郎中。隋开皇初，州主簿。

贾思伯，字仕休，齐郡益都人也。其先自武威徙焉。世父元寿，中书侍郎，有学行，见称于时。思伯自奉朝请累迁中书侍郎，颇为孝文所知。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，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。及澄失利，思伯为后殿。澄以其儒者，谓之必死。及至，大喜曰：“仁者必有勇，常谓虚谈，今于军司见之矣！”思伯托以失道，不伐其功，时论称其长者。累迁南青州刺史。初，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，业竟，无资酬之，凤遂质其衣物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阴生读书不免痴，不识双凤脱人衣。”及思伯之部送缣百匹遗凤，因具车马迎之，凤惭不往。时人称叹焉。昭帝时，拜凉州刺史，思伯以边远不愿，辞以男女未婚。灵太后不许，因舍人徐纆言乞得停。后除廷尉卿，自以儒素为业，不好法律，希言事。俄转卫尉卿。

时议建明堂，多有同异。思伯上议曰：

案《周礼》，夏后氏世室，殷重屋，周明堂，皆五室。郑注云：“此三者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。”若然，则夏、殷之世已有明堂矣。唐、虞以前，其事未闻。戴德《礼记》云：“明堂凡九室十二堂。”蔡邕云：“明堂者，天子太庙，飨功、养老、教学、选士皆于其中，九室十二堂。”案戴德撰《记》，世所不行。且九室十二堂，其于规制，恐难得厥衷。《周礼》：营国，左祖右社，明堂在

国之阳。则非天子太庙明矣。然则《礼记月令》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，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。又《王制》云：“周人养国老于东胶。”郑注云：“东胶即辟雍，在王宫之东。”又《诗·大雅》云：“邕邕在宫，肃肃在庙。”郑注云：“宫谓辟雍宫也，所以助王，养老则尚和，助祭则尚敬。”又不在明堂之验矣。案《孟子》云齐宣王谓孟子曰：“吾欲毁明堂。”若明堂是庙，则不应有毁之问。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：“堂方百四十尺，象坤之策；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，象乾之策；方六丈，径九丈，象阴阳九六之数；九室以象九州；屋高八十一尺，象黄钟九九之数；二十八柱以象宿；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。”案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，而室独象九州，何也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，岂不快也？如此，蔡邕之论，非为通典；九室之言，或未可从。

窃寻《考工记》虽是补阙之书，相承已久，诸儒注述，无言非者，方之后作，不亦优乎。其《孝经援神契》、《五经要义》、旧《礼图》皆作五室，及徐、刘之论，谓同《考工》者多矣。朝廷若独绝今古，自为一代制作者，则所愿也。若犹祖述旧章，规摹前事，不应舍殷、周成法，袭近代妄作。且损益之极，极于三王，后来疑议，难可准信。郑玄云：“周人明堂五室，是帝各有一室也，合于五行之数，《周礼》依数以为之室。施行于今，虽有不同，时说然矣。”寻郑此论，非为无当。案《月令》亦无九室之文，原其制置，不乖五室。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，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，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，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。如此，则室犹是五，而布政十二。五室之理，谓为可按。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。戴氏九室之言，蔡子庙学之议，子干灵台之说，裴逸一屋之论，及诸家纷纭，并无取焉。

学者善其义。后为都官尚书。时崔光疾甚，表荐思伯侍讲，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。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《春秋》。思伯少虽明经，从官废业，至是更延儒生，夜讲昼授。性谦和，倾身礼士，虽在街途，停车下马，接诱恂恂，曾无倦色。客有谓曰：“公今贵重，宁能不骄？”思伯曰：“衰至便骄，何常之有？”当世以为雅言。思伯与元兴同事，大相友昵，元兴时为元叉所宠，论者讥其趋势云。卒，赠青州刺史，又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文贞。

子彦始，武定中淮阳太守。

思伯弟思同，字仕明，少励志行，雅好经史，与兄思伯，年少时俱为乡里所重。累迁襄州刺史，虽无明察之誉，百姓安之。元颢之乱，思同与广州刺史郑光护并不降。庄帝还宫，封营陵县男。后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，授静帝杜氏《春秋》。加散骑常侍，兼七兵尚书，寻拜侍中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、司徒公，谥曰文献。

初，思同为青州别驾，清河崔光韶先为中从事，自恃资地，耻居其下，闻思同还乡，遂便去职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。及光韶亡，遗诫子侄不听求赠。思同遂表讼光韶操业，特蒙赠谥，论者叹尚焉。

思同之侍讲也，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精服氏学，上书难杜氏《春秋》六十三事，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一十余条，互相是非，积成十卷。诏下国学，集诸儒考之，事未竟而思同卒。后魏郡姚文安、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。冀隆亦寻物故，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。竟未能裁正。

祖莹，字元珍，范阳道人。曾祖敏，仕慕容垂为平原太守。道武定中山，赐爵安固子，拜尚书左丞。卒，赠并州刺史。祖疑，字元达，以从征平原功进爵，为侯，位冯翊太守，赠幽

州刺史。父季真，多识前言往行，位中书侍郎、钜鹿太守。莹年八岁能诵诗书，十二为中书学生，耽书。父母恐其成疾，禁之不能止。常密于灰中藏火，驱逐僮仆，父母寝睡之后，燃火读书，以衣被蔽塞窗户，恐漏光明，为家人所觉。由是声誉甚盛，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。尤好属文，中书监高允每叹曰：“此子才器，非诸生所及，终当远至。”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《尚书》，选为都讲。生徒悉集。莹夜读劳倦，不觉天晓，催讲既切，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《曲礼》卷上座。博士严毅，不敢复还，乃置《礼》于前，诵《尚书》三篇，不遗一字。孝文闻之，召入，令诵《五经》章句并陈大义。帝戏卢昶曰：“昔流共工于幽州，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？”昶对曰：“当是才为世生。”以才名拜太学博士。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参军。帝顾谓勰曰：“萧贲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，今为汝用祖莹，岂非伦匹也？”敕令掌勰书记。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京师楚楚袁与祖，洛中翩翩祖与袁。”再迁尚书三公郎中。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《悲平城诗》云：“悲平城，驱马入云中。阴山常晦雪，荒松无罢风。”彭城王勰甚嗟其美，欲使肃更咏，乃失语云：“公可更为诵《悲彭城诗》。”肃因戏勰云：“何意呼《悲平城》为《悲彭城》也？”勰有惭色。莹在座，即云：“悲彭城，王公自未见。”肃云：“可为诵之。”莹应声云：“悲彭城，楚歌四面起。尸积石梁亭，血流睢水里。”萧甚嗟赏之。勰亦大悦，退谓莹曰：“卿定是神口，今日若不得卿，几为吴子所屈。”

为冀州镇东府长史，以货贿事发，除名。后侍中崔光举为国子博士，仍领尚书左户郎。李崇为都督北讨，引莹为长史，坐截没军资除名。未几，为散骑侍郎。孝昌中，于广平王第掘得古玉印，敕召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辨之。莹云：“此是于闾

国王晋太康中所献。”乃以墨涂字观之，果如莹言，时人称为博物。累迁国子祭酒，领给事黄门侍郎、幽州大中正，监起居事，又监议事。

元颢入洛，以莹为殿中尚书。庄帝还宫，坐为颢作诏罪状尔硃荣，免官。后除秘书监，中正如故。以参义律历，赐爵容城县子。坐事系于廷尉。会尔硃兆入，焚烧乐署，钟石管弦略无存者。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承业、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，三载乃就。迁车骑大将军。及孝武登阼，莹以太常行礼，封文安县子。天平初，将迁鄴，齐神武困召莹议之，以功进爵为伯。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、司徒公。

莹以文学见重，常语人云：“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，何能共人同生活也。”盖讥世人好窃他文以为己用。而莹之笔札亦无乏天才，但不能均调，玉石兼有，其制裁之体减于袁、常焉。性爽侠，有节气，士有穷厄，以命归之，必见存拯，时亦以此多之。其文集行于世。子珽袭。

珽字孝徵，神情机警，词藻遒逸，少驰令誉，为当世所推。起家秘书郎，对策高第，为尚书仪曹郎中，典仪注。尝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《清德颂》，其文典丽，由是齐神武闻之。时文宣为并州刺史，署珽开府仓曹参军。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，出而疏之，一无遗失，大为僚类所赏。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，魏收赋《出塞》及《公主远嫁诗》二首，珽皆和之，大为时人传咏。

珽性疏率，不能廉慎守道。仓曹虽云州局，及受山东课输，由此大有受纳，丰于财产。又自解弹琵琶，能为新曲，招城市年少，歌舞为娱，游集诸倡家，与陈元康、穆子容、任胄、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。诸人尝就珽宿，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，令诸姬掷擲蒲赌之，以为戏乐。参军元景献，故

尚书令元世俊子也，其妻司马庆云女，是魏孝静帝故博陵长公主所生。珽忽迎景献妻赴席，与诸人递寝，亦以货物所致。其豪纵淫逸如此。常云：“丈夫一生不负身。”

已文宣罢州，珽例应随府，规为仓局之间，致请于陈元康。元康为白，由是还任仓曹。珽又委体附参军事，摄典签陆子先，为画计，请粮之际，令子先宣教出仓粟十车。为僚官捉送。神武亲问之，珽自言不署，归罪子先，神武信而释之。珽出而言曰：“此丞相天缘明鉴，然实孝徵所为。”性不羁，放纵。曾至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饮酒，遂藏铜叠二面，厨人请搜诸客，果于珽怀中得之。见者以为深耻。所乘老马，常称骠驹。又与寡妇王氏奸通，每人前相闻往复。裴让之与珽早狎，于众中嘲珽曰：“卿那得如此诡异，老马年十岁，犹号骠驹，奸耳顺，尚称娘子。”于时喧然传之。后为神武中外府功曹。神武宴僚属，于坐失金叵罗，窦太令饮酒者皆脱帽，于珽髻上得之，神武不能罪也。后为秘书丞，领舍人，事文襄。州客至，请卖《华林遍略》。文襄多集书人，一日一夜写毕，退其本曰：“不须也。”珽以《遍略》数帙质钱携蒲，文襄杖之四十。又与令史李双、仓督成祖等作晋州启，请粟三千石，代功曹参军赵彦深宣神武教，给城局参军。事过典签高景略，景略疑其不实，密以问彦深。彦深答都无此事，遂被推检。珽即引伏。神武大怒，决鞭二百，配甲坊，加钳刑，其谷倍徵。未及科，会并州定国寺成，神武谓陈元康、温子升曰：“昔作芒山寺碑文，时称妙绝，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？”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。乃给笔札，就禁所具草，二日内成，其文甚丽。神武以其工而且速，特恕不问，然犹免官，散参相府。

文襄嗣事，以为功曹参军。及文襄遇害，元康被伤创重，倩珽作书，属家累事，并云“祖喜边有少许物，宜早索取。”

珽乃不通此书，唤祖喜私问，得金二十五挺，唯与祖喜二挺，余尽自入，又盗元康家书数千卷。祖喜怀恨，遂告元康二弟叔谏、季璩等。叔谏以语杨愔，愔嘖眉答曰：“恐不益亡者。”因此得停。

文宣作相，珽拟补令史十余人，皆有受纳，而谄取教判，并盗官《遍略》一部。时又除珽秘书丞，兼中书舍人。还鄴后，其事皆发。文宣付从事中郎王士闕推检，并书与平阳公淹，令录珽付禁，勿令越逃。淹遣田曹参军孙子宽往唤。珽受命，便尔私逃。黄门郎高德正副留台事，谋云：“珽自知有犯，惊窜是常。但宣一命向秘书，称奉并州约束，须《五经》三部，仰丞亲检校催遣。如此，则珽意安，夜当还宅，然后掩取。”珽果如德正图，遂还宅，薄晚，就家掩之，缚珽送廷尉。据犯枉法处绞刑，文宣以珽伏事先世，讽所司，命特宽其罚，遂奏免死除名。天保元年，复被召从驾，依除免例，参于晋阳。

珽天性聪明，事无难学，凡诸伎艺，莫不措怀。文章之外，又善音律，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。医药之术，尤其是所长。帝虽嫌其数犯刑宪，而爱其才技，令直中书省掌诏诰。珽通密状，列中书侍郎陆元规，敕令裴英推问，元规以应对忤旨，被配甲坊。除珽尚药丞，寻选典御。又奏造胡桃油，复为割藏免官。文宣每见之，常呼为贼。文宣崩，普选劳旧，除为章武太守。会杨愔等诛，不之官。授著作郎。数上密启，为孝昭所忿，敕中书、门下二省断珽奏事。

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，为进之长广王，因言：“殿下有非常骨法，孝徵梦殿下乘龙上天。”王谓曰：“若然，当使兄大富贵。”及即位，是为武成皇帝，擢拜中书侍郎。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，和士开胡舞，各赏物百段。士开忌之，出为安德太守，转齐郡太守。以母老乞还侍养，诏许之。会南使入聘，为

申劳使。寻为太常少卿、散骑常侍、假仪同三司，掌诏诰。

初，珽于乾明、皇建之时，知武成阴有大志，遂深自结纳，曲相祇奉。武成于天保频被责，心常衔之。珽至是希旨，上书请追尊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，高祖文宣皇帝改为威宗景烈皇帝，以悦武成。武成从之。

时皇后爱少子东平王俨，愿以为嗣，武成以后主体正居长，难于移易。珽私于士开曰：“君之宠幸，振古无二。宫车一日晚驾，欲何以克终？”士开因求策焉。珽曰：“宜说主上云：襄、宣、昭帝子俱不得立，今宜命皇太子早践大位，以定君臣。若事成，中宫少主皆德君，此万全计也。君且微说，令主上相解，珽当自外表论之。”士开许诺。因有慧星出，太史奏云除旧布新之徵，珽于是上书，言：“陛下虽为天子，未是极贵。案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‘乙酉之岁，除旧革政。’今年太岁乙酉，宜传位东宫，令君臣之分早定。且以上应天道。”并上魏献文禅子故事。帝从之。由是拜秘书监，加仪同三司，大被亲宠。

既见重二宫，遂志于宰相。先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，乃疏侍中尚书令赵彦深、侍中左仆射元文遥、侍中和士开罪状，令逖奏之。逖惧，不敢通，其事颇泄。彦深等先诣帝自陈。帝大怒，执珽诘曰：“何故毁我士开？”珽因厉声曰：“臣由士开得进，本无心毁之。陛下今既问臣，臣不敢不以实对。士开、文遥、彦深等专弄威权，控制朝廷，与吏部尚书尉瑾内外交通，共为表里，卖官鬻狱，政以贿成，天下歌谣。若为有识所知，安可闻于四裔？陛下不以为意，臣恐大齐之业隳矣！”帝曰：“尔乃诽谤我。”珽曰：“不敢诽谤，陛下取人女。”帝曰：“我以其俭饿，故收养之。”珽曰：“何不开仓振给，乃买取将入后宫乎？”帝益怒，以刀钁筑口，鞭杖乱下，将扑杀之。

大呼曰：“不杀臣，陛下得名；杀臣，臣得名。若欲得名，莫杀臣，为陛下合金丹。”遂少获宽放。珽又曰：“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，知如何！”帝又怒曰：“尔自作范增，以我为项羽邪？”珽曰：“项羽人身亦何由可及，但天命不至耳。项羽布衣，率乌合众，五年而成霸王业。陛下藉父兄资财得至此，臣以谓项羽未易可轻。臣何止方于范增？纵拟张良，亦不能及。张良身傅太子，犹因四皓，方定汉嗣。臣位非辅弼，疏外之人，竭力尽忠，劝陛下禅位，使陛下尊为太上，子居宸扆，于己及子，俱保休祚。蕞尔张良，何足可数！”帝愈怒，令以土塞其口，珽且吐且言，无所屈挠。乃鞭二百，配甲坊。寻徙于光州。刺史李祖勋遇之甚厚。别驾张奉礼希大臣意，上言珽虽为流囚，常与刺史对坐。敕报曰：“牢掌。”奉礼曰：“牢者，地牢也。”乃为深坑，置诸内，苦加防禁，桎梏不离其身，家人亲戚不得临视，夜中以茺菁子烛熏眼，因此失明。

武成崩，后主忆之，就除海州刺史。是时陆令萱外干朝政，其子穆提婆爱幸。珽乃遗陆媪弟悉达书曰：“赵彦深心腹阴沈，欲行伊、霍事，仪同姊弟岂得平安！何不早用智士邪？”和士开亦以珽能决大事，欲以为谋主，故弃除旧怨，虚心待之。与陆媪言于帝曰：“襄、宣、昭三帝，其子皆不得立，令至尊独在帝位者，实由祖孝徵。又有大功，宜重报之。孝徵心行虽薄，奇略出人，缓急真可冯仗。且其双盲，必无反意。请唤取，问其谋计。”帝从之。入为银青光禄大夫、秘书监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和士开死后，仍说陆媪出彦深，以珽为侍中。在晋阳通密启，请诛琅邪王。其计既行，渐被任遇。又灵太后之被幽也，珽欲以陆媪为太后，撰魏帝皇太后故事，为太姬言之。谓人曰：“太姬虽云妇人，实是雄杰，女娲已来无有也。”太姬亦称珽为

“国师”、“国宝”。由是拜尚书左仆射，监国史，加特进，入文林馆，总监撰书；封燕郡公，食太原郡干，给兵七十人。所住宅在义井坊，旁拓邻居，大事修筑。陆媪自往案行，势倾朝野。

斛律光甚恶之，遥见窃骂云：“多事乞索小人，欲作何计数！”尝谓诸将云：“边境消息，处分兵马，赵令恆与吾等参论之。盲人掌机密来，全不共我辈语，止恐误他国家事。”又珽颇闻其言，因其女皇后无宠，以谣言闻上，曰“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”。令其妻兄郑道盖奏之。帝问珽，珽证实。又说谣云：“高山崩，榭树举，盲老公背上下大斧，多事老母不得语。”珽并云：“盲老公是臣”，白云与国同忧戚，劝上行，语“其多事老母，似道女侍中陆氏”。帝以问韩长鸾、穆提婆，并令高元海、段士良密议之，众人未从。因光府参军封士让启告光反，遂灭其族。

珽又附陆媪，求为领军，后主许之。诏须覆述，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。孝卿密告高元海，元海语侯吕芬、穆提婆云：“孝徵汉儿，两眼又不见物，岂合作领军也？”明旦面奏，具陈珽不合之状，并书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，无大臣体。珽亦求面见，帝令引入。珽自分疏，并云：“与元海素嫌，必是元海谮臣。”帝弱颜，不能讳，曰：“然。”

珽列元海共司农卿尹子华、太府少卿李叔元、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。遂除子华仁州刺史，叔元襄城郡守，叔略南营州录事参军。陆媪又唱和之，复除元海郑州刺史。

珽自是专主机衡，总知骑兵、外兵事。内外亲戚，皆得显位。后主亦令中要数人扶持出入，著纱帽直至永巷，出万春门向圣寿堂，每同御榻，论决政事，委任之重，群臣莫比。自和士开执事以来，政体隳坏，珽推崇高望，官人称职，内外称美。

复欲增损政务，沙汰人物。始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，事连百姓，皆归郡县；宿卫都督等号位从旧官名，文武服章并依故事。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，推诚延士，为致安之方。

陆媪、穆提婆议颇同异。珽乃讽御史中丞丽伯律，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赂，知其事连提婆，欲使赃罪相及，望因此坐，并及陆媪。犹恐后主溺于近习，欲因后党为援，请以皇后兄胡君瑜为侍中、中领军，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，欲以为御史中丞。陆媪闻而怀怒，百方排毁，即出君瑜为金紫光禄大夫，解中领军，君璧还镇梁州。皇后之废，颇亦由此。王子冲释而不问。珽日以益疏，又诸宦者更共譖毁之，无所不至。后主问诸太姬，惘嘿不对。三问，乃下床拜曰：“老婢合死，本见和士开道孝徵多才博学，言为善人，故举之。此来看之，极是罪过，人实难容，老婢合死。”后主令韩凤检案，得其诈出敕受赐十余事，以前与其重誓不杀，遂解珽侍中、仆射，出为北徐州刺史。

珽求见分疏，韩长鸾积嫌于珽，遣人推出柏阁。珽固求面见，坐不肯行。长鸾乃令军士牵曳而出，立珽于朝堂，大加诮责。上道后，复令追还，解其开府仪同、郡公，直为刺史。

至州，会有陈寇，百姓多反。珽不闭城门，守陴者皆令下城静坐，街巷禁断人行，鸡犬不听鸣吠。贼无所闻见，莫测所以。或疑人走城空，不设警备。至夜，珽忽令大叫，鼓噪聒天。贼众大惊，登时走散。后复结陈向城，珽乘马自出，令录事参军王君植率兵马，仍亲临战。贼先闻其盲，谓为不能拒抗，忽见亲在戎行，弯弧纵镞，相与惊怪，畏之而罢。时提婆憾之不已，欲令城陷没贼，虽知危急，不遣救援。珽且守且战十余日，贼竟奔走，城卒保全。卒于州。

子君信，涉猎书史，多谕杂艺。位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陈

使副，中书郎。珽出，亦见废免。

君信弟君彦，容貌短小，言辞涩讷，少有才学。隋大业中，位至东平郡书佐。郡陷翟让，因为李密所得。密甚礼之，署为记室，军书羽檄，皆成其手。及密败，为王世充所杀。

珽弟孝隐，亦有文学，早知名。词章虽不逮兄，机警有口辨，兼解音律。魏末为兼散骑常侍，迎梁使。时徐君房、庾信来聘，名誉甚高，魏朝闻而重之。接对者多取一时之秀，卢元景之徒，并降阶摄职，更递司宾。孝隐少处其中，物议称美。

孝隐从父弟茂，颇有辞情，然好酒性率，不为时所重。大宁中，以经学为本乡所荐，除给事，以疾辞，仍不复仕。珽受任寄，故令呼茂，茂不获已，暂来就之。珽欲为奏官，茂乃逃去。

珽族弟崇儒，涉学有辞，少以干局知名。武平末，位司州别驾、通直常侍。入周，为容昌郡太守。隋开皇初，终宕州长史。

论曰：袁翻弟兄，可为一时才秀；聿修行业，亦乃不殒家风。景文学义见称，敬安正情自立，休之加以藻思，可谓载德者焉。思伯经明行修，乃惟门素。祖莹干能艺用，实曰时良；孝徵俊才虽多，适足败国。叔鸾器怀清峻，元景才干知名，并匡佐齐初，一时推重，美矣哉！

卷第四十八

列传第三十六

尔硃荣 子文暢 文略 从子兆 从弟彦伯 彦伯子敞
彦伯弟仲远 世隆 荣从父弟度律 荣从祖兄子天光

尔硃荣，字天宝，北秀容人也。世为部落酋帅，其先居尔硃川，因为氏焉。高祖羽健，魏登国初为领人酋长，率契胡武士从平晋阳，定中山，拜散骑常侍。以居秀容川，诏割方三百里封之，长为世业。道武初，以南秀容川原沃衍，欲令居之。羽健曰：“家世奉国，给侍左右，北秀容既在内，差近京师，岂以沃脊，更迁远地？”帝许之。所居处曾有狗舐地，因而穿之得甘泉，因名狗舐泉。曾祖郁德、祖代勤，继为酋长。代勤，太武敬哀皇后舅也。既以外亲，兼数征伐有功，给复百年，除立义将军。曾围山而猎，部人射虎，误中其髀。代勤仍令拔箭，竟不推问，曰：“此既过误，何忍加罪。”部内咸感其意。位肆州刺史，封梁郡公，以老致仕，岁赐帛百疋以为常。卒，谥曰庄。孝庄初，追赠太师、司徒公、录尚书事。父新兴，太和中继为酋长。曾行马群，见一白蛇，头有两角，咒之，求畜牧蕃息。自是牛羊驼马，日觉滋盛，色别为群，谷量之。朝廷每有征讨，辄献私马，兼备资粮，助裨军用。孝文嘉之。及迁洛，特听冬朝京师，夏归部落。每入朝，诸公王朝贵，竟以珍玩遗之，新兴亦报以名马。位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秀容第一

领人酋长。新兴每春秋二时，恆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，射猎自娱。明帝时，以年老，启求传爵于荣。卒，谥曰简。孝庄初，赠太师、相国、西河郡王。

荣洁白，美容貌，幼而神机明决。及长，好射猎，每设围誓众，便为军阵之法，号令严肃，众莫敢犯。秀容界有池三所，在高山上，清深不测，相传曰祁连池，魏言天池也。父新兴曾与荣游池上，忽闻箫鼓音，谓荣曰：“古老相传，闻此声，皆至公辅。吾年老暮，当为汝耳。”荣袭爵，后除直寝、游击将军。正光中，四方兵起，遂散畜牧，招合义勇。以讨贼功，进封博陵郡公，其梁郡前爵听赐第二子。时荣率众至肆州，刺史尉庆宾闭城不纳。荣怒，攻拔之，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，执庆宾还秀容。自是兵威渐盛，朝廷亦不能罪责。及葛荣吞杜洛周，荣恐其南逼鄴城，表求东援相州，帝不许。荣以山东贼盛，虑其西逸，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。于是北捍马邑，东塞井陘。寻属明帝崩，事出仓卒，荣乃与元天穆等密议，入匡朝廷。抗表云：“今海内草草，异口一言，皆云大行皇帝鸩毒致祸，举潘嫔之女以诳百姓，奉未言之兒而临四海。求以徐纥、郑俨之徒，付之司败。更召宗亲，推其明德。”于是将赴京师。灵太后甚惧，诏以李神轨为大都督，将于太行杜防。荣抗表之始，遣从子天光、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，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。天光乃见庄帝，具论荣心，帝许之。天光等还北，荣发晋阳，犹疑所立，乃以铜铸孝文及咸阳王禧等五王子孙像，成者当奉为主。唯庄帝独就。师次河内，重遣王相密迎庄帝与帝兄彭城王邵、弟始平王子正。武泰元年四月，庄帝自高渚度，至荣军，将士咸称万岁。

及庄帝即位，诏以荣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开府、尚书令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、太原王。及度河，太后乃

下发入道，内外百官皆向河桥迎驾。荣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言，谓天下乘机可取，乃谲朝士共为盟誓，将向河阴西北三里。至南北长堤，悉命下马西度，即遣胡骑四面围之。妄言丞相高阳王欲反，杀百官王公卿士二千余人，皆敛手就戮。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宫。庄帝及彭城王、霸城王俱出帐。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察共西部高车叱列杀鬼在帝左右，相与为应。及见事起，假言防卫，抱帝入帐，余人即害彭城、霸城二王。乃令四五十人迁帝于河桥，沉灵太后及少主于河。时又有朝士百余人后至，仍于堤东被围。遂临以白刃，唱云：“能为禅文者出，当原其命。”时有陇西李神俊、顿丘李谐、太原温子升并当世辞人，皆在围中，耻是从命，俯伏不应。有御史赵元则者，恐不免死，出作禅文。荣令人诫军士，言元氏既灭，尔硃氏兴。其众咸称万岁。荣遂铸金为己像，数四不成。时荣所信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，言今时人事未可。荣乃曰：“若我作不吉，当迎天穆立之。”灵助曰：“天穆亦不吉，唯长乐王有王兆耳。”荣亦精神恍惚，不自支持，遂便愧悔。至四更中，乃迎庄帝，望马首叩头请死。其士马三千余骑，既滥杀朝士，乃不敢入京，即欲向北为移都之计。持疑经日，始奉驾向洛阳宫。及上北芒，视城阙，复怀畏惧，不肯更前。武卫将军汎礼苦执不听，复前入城，不朝戎。北来之人，皆乘马入殿。诸贵死散，无复次序。庄帝左右，唯有故旧数人。荣犹执移都之议，上亦无以拒焉。又在明光殿重谢河桥之事，誓言无复二心。庄帝自起止之，因复为荣誓，言无疑心。荣喜，因求酒一遍。及醉熟，帝欲诛之，左右苦谏乃止。即以床辇向中常侍省。荣夜半方寤，遂达旦不眠。自此不复禁中宿矣。

荣女先为明帝嫔，欲上立为后，帝疑未决。给事黄门侍郎祖莹曰：“昔文公在秦，怀嬴入侍。事有反经合义，陛下独何

疑焉？”上遂从之。荣意甚悦。于时，人间犹或云荣欲迁都晋阳，或云欲肆兵大掠，迭相惊恐，人情骇震。京邑士子，十不一存，率皆逃窜，无敢出者，直卫空虚，官守废旷。荣闻之，上书谢愆。无上王请追尊帝号；诸王、刺史，乞赠三司；其位班三品，请赠令仆；五品之官，各赠方伯；六品已下及白身，赠以镇郡。诸死者无后，听继，即授封爵。均其高下，节级别科，使恩洽存亡，有慰生死。诏从所表。又启帝，遣使巡城劳问。于是人情遂安，朝士逃亡者，亦稍来归阙。荣又奏请番直，朔望之日，引见三公、令、仆、尚书、九卿及司州牧、河南尹、洛阳河阴执事之官，参论国政，以为常式。

五月，荣还晋阳，乃令元天穆向京，为侍中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京畿大都督，兼领军将军，封上党王，树置腹心在列职，举止所为，皆由其意。七月，诏加荣柱国大将军。

时葛荣向京师，众号百万。州刺史李神俊闭门自守。荣率精骑七千，马皆有副，倍道兼行，东出滏口。而与葛荣众寡非敌。葛荣闻之，喜见于色，乃令其众办长绳，至便缚取。自鄴以北，列阵数十里，箕张而进。荣潜军山谷为奇兵，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，处有数百骑，令所在扬尘鼓噪，使贼不测多少。又以人马逼战，刀不如棒。密勒军士，马上各赍袖棒一枚，至战时，虑废腾逐，不听斩级，使以棒，棒之而已。乃分命壮勇，所当冲突。号令严明，将士同奋。身自陷阵，出于贼后，表里合击，大破之。于阵禽葛荣，余众悉降。荣恐其疑惧，乃普令各从所乐，亲属相随，任所居止。于是群情喜悦，登即四散，数十万众，一朝散尽。待出百里之外，乃始分道押领，随便安置，咸得其宜。获其渠帅，量才授用，新附者咸安。时人服其处分机速。乃槛车送葛荣赴阙。诏加荣大丞相、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。初，荣将讨葛荣，军次襄垣，遂大猎，有双兔起于马

前，荣弯弓誓之曰：“中则禽葛荣，不中则否。”既而并应弦而殪，三军咸悦。及后，命立碑于其所，号双兔碑。又将战，夜梦一人从葛荣索千牛刀，葛荣初不肯与，此人自称己是道武皇帝，葛荣乃奉刀，此人手持授荣。寤而喜。自知必胜。又诏以冀州之长乐、相州之南赵、定州之博陵、沧州之浮阳、平州之辽西、燕州之上谷、幽州之渔阳七郡，各万户，通前满十万。为太原国邑，又加位太师。

建义初，北海王元颢南奔梁，梁立为魏主，资以兵将。时邢杲以三齐应颢。朝廷以颢孤弱，永安二年春，诏元天穆先平齐地，然后征颢。颢乘虚径进，荣阳、武牢并不守，车驾出居河北。荣闻之，驰传朝行宫于上党之长子，舆驾于是南趣。荣为前驱，旬日之间，兵马大集。天穆克平邢杲，亦度河以会。车驾幸河内。荣与颢相持于河上，无船不得即度。议欲还北，更图后举。黄门郎杨侃、高道穆等并固执以为不可。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数艘，求为乡导。荣乃令都督尔硃兆等率精骑夜济。颢奔。车驾度河，入居华林园。诏加荣天柱大将军，增封通前二十万户，加前后部羽葆鼓吹。

荣寻还晋阳，遥制朝廷，亲戚腹心，皆补要职，百僚朝廷动静，莫不以申。至于除授，皆须荣许，然后得用。庄帝虽受制权臣，而勤政事，朝夕省纳，孜孜不已。数自理冤狱，亲览辞讼。又选司多滥，与吏部尚书李神俊议正纲纪。而荣乃大相嫌责。曾关补定州曲阳县令，神俊以阶县不奏，别更拟人。荣大怒，即遣其所补者往夺其任。荣使入京，虽复微蔑，朝贵见之，莫不倾靡。及至阙下，未得通奏，恃荣威势，至乃忿怒。神俊遂上表逊位。荣欲用世隆摄选，上亦不违。荣曾启北人为河内诸州，欲为犄角势，上不即从。天穆入见论事，上犹未许。天穆曰：“天柱既有大功，为国宰相，若请普代天下官属，恐

陛下亦不得违。如何启数人为州，便停不用？”帝正色曰：“天柱若不为人臣，朕亦须代；如其犹存臣节，无代天下百官理。”荣闻，大怒曰：“天子由谁得立？今乃不用我！”语皇后复嫌内妃嫔甚有妒恨之事。帝遣世隆语以大理，后曰：“天子由我家置立，今便如此。我父本日即自作，今亦复决？”世隆曰：“兄止自不为，若本自作，臣今亦得封王。”帝既外迫强臣，内逼皇后，恆怏怏不以万乘为贵。

先是，葛荣枝党韩娄仍据幽、平二州，荣遣都督侯深讨斩之。时万俟丑奴、萧宝夤拥众幽、涇，荣遣其从子天光为雍州刺史，令率都督贺拔岳、侯莫陈悦等入关讨之。天光至雍州，以众少未进。荣大怒，遣其骑兵参军刘贵驰驿诣军，加天光杖罚。天光等大惧，乃进讨，连破之，禽丑奴、宝夤，并槛车送阙。天光又禽王庆云、万俟道乐，关中悉平。于是天下大难便尽。庄帝恆不虑外寇，唯恐荣为逆。常时诸方未定，欲使与之相持。及告捷之日，乃不甚喜，谓尚书令、临淮王彧曰：“即今天下，便是无贼？”临淮见帝色不悦，曰：“臣恐贼平以后，方劳圣虑。”帝畏余人怪，还以他语解之，曰：“其实抚宁荒余，弥成不易。”

荣好射猎，不舍寒暑，法禁严重。若一鹿出，乃有数人殒命。曾有一人，见猛兽便走，谓曰：“欲求活邪！”遂即斩之。自此猎如登战场。曾见一猛兽在穷谷中，乃令余人重衣空手搏之，不令复损。于是数人被杀，遂禽得之。持此而乐焉。列围而进，虽阻险不得回避，其下甚苦之。

太宰元天穆从容言荣勋业，宜调政养人。荣便攘肘谓天穆曰：“太后女主，不能自正，推奉天子者，此是人臣常节。葛容之徒，本是奴才，乘时作乱，譬如奴走，禽获便休。顷来受国大宠，未能混一海内，何宜今日便言勋也？如闻朝士犹自宽

纵，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，校猎嵩原，令贪汙朝贵，入围搏虎。仍出鲁阳，历三荆，悉拥生蛮，北填六镇。回军之际，因平汾胡。明年简练精骑，分出江、淮，萧衍若降，乞万户侯；如其不降，径度数千骑，便往缚取。待六合宁一，八表无尘，然后共兄奉天子巡四方，观风俗，布政教，如此乃可称勋耳。今若止猎，兵士懈怠，安可复用也？”

及见四方无事，乃遣人奏曰：“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，臣恶其此言，已发遣令去。”荣时望得殊礼，故以意讽朝廷。帝实不欲与之，因称其忠。荣见帝年长明悟，为众所归，欲移自近，皆使由己。每因醉云，入将天子，拜谒金陵后，还复恆朔。而侍中硃元龙辄从尚书索太和中迁京故事，于是复有移都消息。

荣乃暂来向京，言看皇后婉难。帝惩河阴之事，终恐难保，乃与城阳王徽、侍中杨侃、李彧、尚书右仆射元罗谋，皆劝帝刺杀之。唯胶东侯李侃晞、济阴王暉业言荣若来，必有备，恐不可图。又欲杀其党与，发兵拒之。帝疑未定，而京师人怀忧惧，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，已避之东出。荣乃遍与朝士书，相任留。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书呈帝，帝恆望其不来，及见书，以荣必来，色甚不悦。武卫将军奚毅，建义初往来通命，帝每期之甚重，然以为荣通亲，不敢与之言情。毅曰：“若必有变，臣宁死陛下难，不能事契胡。”帝曰：“朕保天柱无异心，亦不忘卿忠款。”

三年八月，荣将四五千骑，发并州向京。时人皆言其反，复道天子必应图之。九月初，荣至京。有人告云，帝欲图之。荣即具奏。帝曰：“外人亦言王欲害我，岂可信之？”于是荣不自疑，每入谒帝，从人不过数十，皆不持兵仗。帝欲止，城阳王曰：“纵不反，亦何可耐？况何可保耶？”又北人语讹，

语“尔硃”为“人主”。上又闻其在北言，我姓人主。先是，长星出中台，扫大角，恆州人高荣祖颇明天文，荣问之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答曰：“除旧布新象也。昔长星扫大角，秦以之亡。”荣闻之悦。又荣下行台郎中李显和曾曰：“天柱至，那无九锡，安须王自索也？亦是天子不见机！”都督郭罗察曰：“今年真可作禅文，何但九锡。”参军褚光曰：“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，何虑天柱不应。”荣下人皆陵侮帝左右，无所忌惮，其事皆上闻。奚毅又见，求闻。帝即下明光殿与语。帝又疑其为荣，不告以情。及知毅赤诚，乃召城阳王徽及杨侃、李彧，告以毅语。荣小女嫁与帝兄子陈留王，小字伽邪。荣尝指之曰：“我终当得此女婿力。”徽又云：“荣虑陛下终为此患，脱有东宫，必贪立孩幼。若皇后不生太子，则立陈留以安天下。”并言荣指陈留语状。帝既有图荣意，夜梦手持一刀自害，落十指节，都不觉痛。恶之，以告城阳王徽及杨侃。徽解梦曰：“蝮蛇螫手，壮士解腕。割指节与解腕何异？去患乃是吉祥。”闻者皆言善。

九月十五日，天穆到京，驾迎之。荣与天穆并从入西林园燕射。荣乃奏曰：“近来侍官皆不习武，陛下宜将五百骑出猎，因省辞讼。”先是奚毅言荣因猎挟天子移都，至是，其言相符。至十八日，召中书舍人温子升告以杀荣状，并问以杀董卓事。子升具通本，上曰：“王允若即赦凉州人，必不应至此。”良久，语子升曰：“朕之情理，卿所具知，死犹须为，况必不死！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，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。”上谓杀荣、天穆，即赦其党，便应不动。应诏王道习曰：“尔硃世隆、司马子如、硃元龙比来偏被委付，具知天下虚实，谓不宜留。”城阳王及杨侃曰：“若世隆不全，仲远、天光岂有来理？”帝亦谓然，无复杀意。城阳曰：“荣数征伐，腰间有刀，或能狠

戾伤人。临事，愿陛下出。”乃伏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。其日，荣与天穆并入，坐食未讫，起出。侃等从东阶上殿，见荣、天穆出至中庭，事不果。十九日是帝忌日。二十日荣忌日。二十一日，暂入，即向陈留王家，饮酒极醉。遂言病动，频日不入。上谋颇泄，世隆等以告荣。荣轻帝，不谓能反。预帝谋者皆惧。二十五日旦，荣、天穆同入，其日大欲革易。上在明光殿东序中西面坐，荣与天穆并御床西北小床上南坐，城阳入，始一拜。荣见光禄卿鲁安等持刀从东户入，即驰向御坐，帝拔千牛刀，手斩之，时年三十八。得其手板上有数牒启，皆左右去留人名，非其腹心，悉在出限。帝曰：“竖子！若过今日，便不可制。”时又天穆与荣子菩提亦就戮，于是内外喜叫，声满京城。既而大赦。

荣虽威名大振，而举止轻脱，止以驰射为伎艺，每入朝见，更无所为，唯戏上下马。于西林园宴射，恆请皇后出观，并召王公妃主，共在一堂。每见天子射中，辄自起舞叫，将相卿士，悉皆盘旋，乃至妃主妇人，亦不免随之举袂。及酒酣耳热，必自匡坐，唱虏歌，为《树梨普梨》之曲。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，爱尚风素，固令为敕勒舞。日暮罢归，便与左右连手蹋地，唱《回波乐》而出。性甚严暴，愠喜无恆，弓箭刀槊，不离于手，每有瞋嫌，即行忍害，左右恆有死忧。曾欲出猎，有人诉之，披陈不已，发怒，即射杀之。曾见沙弥重骑一马，荣即令相触，力穷不复能动，遂使傍人以头相击，死而后已。

节闵帝初，世隆等得志，乃诏赠假黄钺、相国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晋王，加九锡，给九旒銮辂，武贲班剑三百人，辇辂车，准晋太宰、安平献王故事，谥曰武。又诏百官议荣配飨，司直刘季明曰：“晋王若配永安，则不能终臣节。以此论之，无所配。”世隆作色曰：“卿合配？”季明曰：“下

官预在议限，据理而言，不合上心，诛翦唯命。”众为之危，季明自若。世隆意不已，乃配享孝文庙庭。

菩提位太常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特进。死时年十四。节闵帝初，加赠司徒，谥曰惠。

菩提弟叉罗，武卫将军、梁郡王。寻卒，赠司空公。

叉罗弟文殊，封平昌郡王。孝静初，转袭荣爵太原王。薨于晋阳，时年九岁。

文殊弟文暢，初封昌乐郡公。以荣破葛贼之勋，进爵为王。其姊魏孝庄皇后。及韩陵之败，齐神武纳之，待其家甚厚。文暢由是拜开府仪同三司、肆州刺史。家富于财，招致宾客，穷极豪侈。与丞相司马任胄、主簿李世林、都督郑仲礼、房子远等相狎，外示杯酒交，而潜谋害齐神武。自魏氏旧俗，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蕪戏，能中者即时赏帛。胄令仲礼藏刀于袴中，因神武临观，谋窃发，事捷，共奉文暢。为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。以姊宠，止坐文暢一房。文暢死时年十八。

弟文略，以兄叉罗卒无后，袭叉罗爵梁郡王。文暢事当从坐，静帝使人往晋阳，欲拉杀之。神武特加宽贷，奏免之。文略聪明俊爽，多所通习。齐文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，奏十余曲，试使文略写之，遂得八。文襄戏之曰：“聪明人多不老寿，梁郡其慎之！”文略对曰：“命之修短，皆在明公。”文襄怆然曰：“此不足虑。”初，神武遣令恕文略十死，恃此益横，多所陵忽。齐天保末，尝邀平秦、武兴、汝南诸王至宅，供设奢丽，各有赠贿。诸王共假聚宝物以要之，文略弊衣而往，从奴五十人，皆骏马侯服。其豪纵不逊如此。平秦王有七百里马，文略敌以好婢，赌取之。明日，平秦王使人致请，文略杀马及婢，以二银器盛婢头马肉而遗之。平秦王诉之于文宣，系于京畿狱。文略弹琵琶，吹横笛，谣咏倦极，便卧唱挽歌。居

数月，夺防者弓矢以射人，曰：“不然，天子不忆我。”有司奏，遂伏法。文略尝大遗魏收金，请为父作佳传，收论荣比韦、彭、伊、霍，盖由是也。

兆字万仁，荣从子也。少善骑射，趯捷过人，数从荣游猎，至穷岩绝涧，人所不能升降者，兆必先之。手格猛兽，无所疑避。荣以此特加赏爱，任为爪牙。荣曾送台使，见二鹿，授兆二箭，令取供今食。遂构火以待之。俄而兆获其一，荣欲夸使人，责兆不尽取，杖之五十。荣之入洛，兆兼前锋都督。孝庄即位，封颍川郡公。后从上党王天穆平邢杲。又与贺拔胜击斩元颢子冠受，禽之。进破安丰王延明，颢乃退走。庄帝还宫，论功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汾州刺史。

尔硃荣死，兆自汾州据晋阳。元暉立，授兆大将军，进爵为王。兆与世隆等定谋攻洛。兆遂轻兵倍道，掩袭京邑。先是，河边人梦神谓己曰：“尔硃家欲度河，用尔作堽垒波津令，为之缩水脉。”月余，梦者死。及兆至，有行人自言知水浅处，以草往往表插而导焉，忽失其所在。兆遂策马涉度。是日暴风鼓怒，黄尘张天，骑叩宫门，宿卫乃觉。弯弓欲射，袍拨弦，矢不得发，一时散走。庄帝步出云龙门外，为兆骑所击，幽于永宁佛寺。兆扑杀皇子，汗辱妃嫔，纵兵虏掠。停洛旬余，先令卫送庄帝于晋阳，兆后于河梁监阅财货。

初，兆将入洛，遣使招齐神武，欲与同举。神武时为晋州刺史，谓长史孙腾曰：“臣而伐君，其逆已甚。我今不往，恐彼致恨，卿可往申吾意，但云山蜀未平，不可委去。”腾乃诣兆，具申意。兆不悦，曰：“还白高兄弟，有吉梦，今行必克。吾比梦吾亡父登一高堆，堆傍地悉耕熟，唯有马兰草株，往往犹在，吾父顾我，令下拔之。吾手所至，无不尽出。以此而言，往必有利。”腾还，具报之。神武曰：“兆等猖狂，举兵犯顺，

吾势不可反事尔殊也。今天子列兵河上，兆进不能度，必退还。吾乘山东下，出其不意，此徒可一举而禽。”俄而兆克京师，孝庄幽縶，都督尉景从兆南行，以书报神武。神武大惊，召腾，令驰驿诣兆，示以谒贺，密观天子所在，当于路邀迎，唱大义于天下。腾遇帝于中路，神武时率骑东转，闻帝已度，于是西还。仍与兆书，具陈祸福，不宜害天子，受恶名于海内。兆怒不纳，而帝遂遇弑。

初，荣既死，庄帝诏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等，令袭秀容。兆入洛后，步蕃兵势甚盛，南逼晋阳。兆所以不暇留洛，回师御之。频为步蕃所败，于是部勒士马，谋出山东，令人频徵神武。神武晋州僚属，并劝不行。神武揣其势迫，必无他虑，决策赴之。兆乃分三州六镇之人，令神武统领。神武既分兵别营，乃引兵南出，避步蕃之锐。步蕃至乐平郡，神武与兆还讨，破斩之。及节闵帝立，授兆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柱国大将军，兼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。又以兆为天柱大将军，兆以是荣所终之官，固辞不拜。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，世袭并州刺史。

神武之克殷州也，兆与仲远、度律约拒之。仲远、度律次阳平，兆屯广阿，众号十万。神武广纵反间，于是两不相信，各致猜疑。仲远等频使斛斯椿贺拔胜往喻之。兆轻骑三百，来就仲远，同坐幕下。兆性粗犷，意色不平，手舞马鞭，长啸凝望，深疑仲远等有变，遂趋出驰还。仲远遣椿、胜等追而晓譬，兆遂拘缚将还，经日放遣。仲远等于是奔退。神武乃进击，兆军大败。兆与仲远、度律遂相疑阻，久而不和。世隆请节闵纳兆女为皇后，兆乃大喜。世隆谋抗神武，乃降辞厚礼，喻兆赴洛。兆与天光、度律更自信约，然后大会韩陵山。战败，复奔晋阳。其年秋，神武自鄴进讨之，兆遂大掠并州，走于秀容。神武又追击，度赤洪岭，破之。兆窜于穷山，杀所乘马，自缢

于树。神武收葬之。

兆勇于战斗，而无将领之能。荣虽奇其胆决，然每云：“兆不过将三千骑，多则乱矣。”

兆弟智彪，节闵帝封为安定王。与兆俱走，神武禽之。后死于晋阳。

彦伯，荣从弟也。祖侯真，文成时并、安二州刺史、始昌侯。父买珍，宣武时武卫将军、华州刺史。

彦伯性和厚，永安中，为荣府长史。节闵帝潜嘿于龙花佛寺，彦伯敦喻往来，尤有勤款。帝既立，尔硃兆以己不豫谋，大为忿恚，将攻世隆。诏令华山王鸯慰兆，兆犹不释。世隆复令彦伯自往喻之，兆乃止。及还，帝宴彦伯于显阳殿。时侍中源子恭、黄门郎竇瑗并侍坐。彦伯曰：“源侍中比为都督，与臣相持于河内。当尔之时，旗鼓相望，眇如天隔。宁期同事陛下，为今日之忻也？”子恭曰：“蒯通有言，犬吠非其主。他日之事永安，犹今日之事陛下耳。”帝曰：“源侍中可谓有射钩之心也。”遂令二人极醉而罢。后封博陵郡王，位司徒公。于时炎旱，有劝彦伯解司徒者，乃上表逊位，诏许之。俄除仪同三司、侍中，余如故。彦伯于兄弟之中，差无过患。天光等败于韩陵，彦伯欲领兵屯河桥，世隆不从。及张劝等掩袭世隆，彦伯时在禁直。长孙承业等启陈，神武武功既振，将除尔硃。节闵令舍人郭崇报彦伯知，彦伯狼狈出走，为人所执。寻与世隆同斩于闾阖门外，县首于斛斯椿门树，传于神武。先是洛中谣曰：“三月末，四月初，扬灰簸土觅真珠。”又曰：“头去项，脚根齐，驱上树，不须梯。”至是并验。子敞。

敞字乾罗。彦伯之诛，敞小，随母养于宫中。年十二，敞自竇走至大街，见童兒群戏，敞解所著绮罗金翠服，易衣而遁。追骑至，不识敞，便执绮衣兒。比究问知非，会日已暮，由是

免。遂入一村，见长孙氏媪，踞胡床坐，敞再拜求哀，长孙氏愍之，藏于复壁之中。购之愈急，追且至，长孙氏资而遣之。遂诈为道士，变姓名，隐嵩高山。略涉经史。数年间，人颇异之。尝独坐岩石下，泫然叹曰：“吾岂终此乎！伍子胥独何人也？”乃奔长安。周文帝见而礼之，拜行台郎中、灵寿县伯。保定中，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后为胶州刺史。迎长孙氏至其第，置于家，厚资给之。隋文帝受禅，改封边城郡公。黔安蛮叛，命敞讨平之。师旋，拜金州总管，政号严明，吏人惧之。后以年老乞骸骨，赐二马轺车归河内，卒于家。子最嗣。

仲远，彦伯弟也。明帝末年，尔硃荣兵威稍盛，诸有启谒，率多见从。而仲远摹写荣书，又刻荣印，与尚书令吏，通为奸诈。造荣启表，请人为官，大得财货，以资酒色。落魄无行业。及孝庄即位，封清河公、徐州刺史，兼尚书左仆射、三徐大行台。寻进督三徐诸军事。仲远上言：“窃见比来行台采募者，皆得权立中正，在军定第，斟酌授官。今求兼置，权济军要。若立第亦爽，关京之日，任有司裁夺”。诏从之。于是随情补授，肆意聚敛。

尔硃荣死，仲远勒其部众，来向京师。节闵立，进爵彭城王，加大将军，又兼尚书令，镇大梁。仲远遣使请准朝式，在军鸣驺。节闵帝览启，笑而许之。其肆情如此。复进督东道诸军事、本将军、袞州刺史，余如故。仲远天性贪暴，心如峻壑。大宗富族，诬之以反，没其家口，簿籍财物，皆以入己。丈夫死者，投之河流，如此者不可胜数。诸将妇有美色者，莫不被其淫乱。自荥阳以东，输税悉入其军，不送京师。时天光控关右，仲远在大梁，兆据并州，世隆居京邑，各自专恣，权强莫此。所在并以贪虐为事，于是四方解体。又加太宰，解大行台。仲远专恣尤剧，方之彦伯、世隆，最为无礼。东南牧守，下至

人俗，比之豺狼，特为患苦。后移屯东郡，率众与度律等拒齐神武。尔硃兆领骑数千自晋阳来会。军次阳平，神武纵以间说，仲远等迭相猜贰，狼狈遁走。中兴二年，复与天光等于韩陵战败，南走。寻乃奔梁，死于江南。

世隆，字荣宗，仲远弟也。明帝末，兼直阁，加前将军。尔硃荣表请入朝，灵太后恶之，令世隆诣晋阳慰喻荣。荣因欲留之，世隆曰：“朝廷疑兄，故令世隆来。今遂住，便有内备，非计之善。”荣乃遣入。荣举兵南出，世隆遂走，会荣于上党。建义初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庄帝之立，世隆预其谋，封乐平郡公。元颢逼大梁，诏为前将军、都督，镇武牢。颢既克荥阳，世隆惧而遁还，庄帝仓卒北巡。及车驾还宫，除尚书左仆射，摄选。

庄帝之将图尔硃荣，每屏人言。世隆惧变，乃为匿名书，自榜其门曰：“天子与侍中杨侃、黄门高道穆等为计，欲杀天柱。”还复自以此书与荣妻北乡郡公主，并以呈荣，劝其不入。荣毁书唾地曰：“世隆无胆，谁敢生心！”世隆又劝其速发。荣曰：“何忽忽？”皆不见从。

荣死，世隆奉荣妻，烧西阳门夜走。北次河桥，杀武卫将军奚毅，率众还战大夏门外。及李苗烧绝河梁，世隆乃北遁。攻建州克之，尽杀人以肆其忿。至长子，与度律等共推长广王暉为主。暉小名盆子，闻者皆以为事类赤眉。暉以世隆为尚书令，封乐平郡王，加太傅，行司州牧，会兆于河阳。兆既平京邑，让世隆曰：“叔父在朝多时，耳目应广，如何令天柱受祸？”按剑瞋目，词色甚厉。世隆逊辞拜谢，然后得已，而深恨之。

时仲远亦自滑台入京。世隆与兄弟密谋，虑元暉母干豫朝政，伺其母卫氏出行，遣数十骑如劫贼，于京巷杀之。公私惊愕，莫识所由。寻县榜，以千万钱募贼。百姓知之，莫不丧气。

寻又以晔疏远，欲推立节闵帝。而度律意在南阳王，乃曰：“广陵不言，何以主天下？”后知能语，遂行废立。

初，世隆之为仆射，尚书文簿，在家省阅。性聪解，又畏荣，深自克勉，留心几案，傍接宾客，遂有解了之名。荣死之后，无所顾惮。及为令，常使尚书郎宋游道、邢昕在其宅听事，东西别座，接纳诉讼，称命施行。既总朝政，生杀自由，公行淫泆，信任群小，随情与夺。又兄弟群从，各拥强兵，割剥四海，极其贪虐。奸谄蛆酷，多见信用；温良名士，罕豫腹心。于是天下之人，莫不厌毒。世隆寻让太傅。节闵特置仪同三师之官，位次上公之下，以世隆为之。赠其父买珍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司马。

及齐神武起义兵，仲远、度律等愚赣恃强，不以为虑，而世隆独深忧恐。及天光等败于韩陵，世隆请赦天下，节闵不许。斛斯椿既据河桥，尽杀世隆党附，令行台长孙承业诣阙奏状，掩执世隆及兄彦伯，俱斩之。

初，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，忽闻局上訖然有声，一局子尽倒立，世隆甚恶之。又曾昼寝，其妻奚氏忽见一人持世隆首去。奚氏惊，就视，而世隆寝如故。既觉，谓妻曰：“向梦人断我头持去，意殊不适。”又此年正月晦日，令、仆并不上省，西门不开。忽有河内太守田帖家奴，告省门亭长云：“今旦为令王借车牛一乘，终日于洛滨游观。至晚，王还省，将车出东掖门，始觉车上无褥，请为记识。”亭长以令仆不上，西门不开，无迹入者。此奴固陈不已，公文列诉。尚书都令史谢远疑，谓妄有假借，白世隆，付曹推验。时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。奴言，初来时，至司空府西，欲向省。令王嫌迟，遣催车。车入，到省西门，王嫌牛小，系于关下槐树，更将一青牛驾车。令王著白纱、高顶帽，短小、黑色，宾从皆裙襦袴褶，

握板，不似常时服章。遂遣一吏将奴送入省中 事东阁内，东厢第一屋中。其屋先常闭。奴云，入此屋中有板床，床上无席，大有尘土，兼有糞米。奴拂床坐，兼画地戏，甕中米亦握看之。子容与谢远看之，闭极久，全无开迹。及入，状皆符同。具以此对世隆。世隆怅然，意以为恶。未几见诛。

世隆弟世承，庄帝时位侍中，领御史中尉。人才猥劣，备员而已。及元颢内逼，世承守轘辕，为颢所禽。颢让而禽之。庄帝还宫，赠司徒。

世承弟弼，字辅伯，节闵帝时，封河间郡公。寻为青州刺史。韩陵之败，欲奔梁，数日，与左右割臂为约。弼帐下都督冯绍隆为弼信待，乃说弼曰：“今方同契阔，宜当心沥血，示众以信。”弼从之。大集部下，弼乃踞胡床，令绍隆持刀披心。绍隆因推刃杀之，传首京师。

度律，荣从父弟也，鄙朴少言。庄帝初，封乐乡县伯。荣死，与世隆赴晋阳。元暉之立，以度律为太尉公、四面大都督，封常山王。与尔硃兆入洛。兆迁晋阳，留度律镇京师。节闵帝时，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将军、太尉公，兼尚书令、东北道行台，与仲远出拒义旗。齐神武间之，与尔硃兆遂相疑贰，自败而还。度律虽在军戎，聚敛无厌，所经为百姓患毒。其母山氏闻度律败，遂恚愤发病。及至，母责之曰：“汝荷国恩，无状而反，我何忍见他屠戮汝也！”言终而卒，时人怪异之。后韩陵之败，斛斯椿先据河桥，遂西走 壘波津，为人执送。椿囚之，送齐神武，斩之都市。

天光，荣从祖兄子也。少勇决，荣特亲爱之，常预军戎谋。孝昌末，荣据并、肆，仍以天光为都督，总统肆州兵马。明帝崩，荣向京师，委以后事。建义初，为肆州刺史，封长安县公。荣将讨葛荣，留天光在州，镇其根本。谓曰：“我身不得至处，

非汝无以称我心。”永安中，与元天穆东破邢杲。元颢入洛，天光与天穆会荣于河内。荣发后，并、肆不安，诏天光兼尚书仆射，为并、肆等九州行台，仍行并州事。天光至并州，部分约勒，所在宁辑。颢破，还京师，改封广宗郡公。

初，高平镇城人赫贵连恩等为逆，共推敕勤酋长胡琛为主，号高平王。遥臣沃野镇贼帅破六韩怛夤。琛入据高平城，遣其大将万俟丑奴来寇泾州。琛后与莫折念生交通，侮慢怛夤。遣使人费律如至高平，诱斩琛，为丑奴所并，与萧宝夤相拒于安定。宝夤败还。建义元年夏，丑奴击宝夤于灵州，禽之，遂僭大号。时获西北贡师子，因称神兽元年，置百官。

朝廷忧之，乃除天光使持节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率大都督武卫将军贺拔岳、大都督侯莫陈悦等讨丑奴。天光初行，唯有军士千人。时东雍赤水蜀贼断路，天光入关击破之，简取壮健。至雍，又税人马，合得万疋。以军人寡少，停留未进。荣遣责之，杖天光百下。荣复遣军士二千人赴天光。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，至岐州，禽其行台尉迟菩萨。丑奴弃岐州走还安定。天光发雍至岐，与岳合势，破丑奴，获萧宝夤。于是泾、豳、二夏，北至灵州，及贼党结聚之类，并降。唯贼行台万俟道洛不下，率众西依牵屯山，据险自守。荣责天光不获道洛，复遣使杖之百，诏削爵为侯。天光与岳、悦等复向牵屯讨之，道洛战败，投略阳贼帅王庆云。庆云以道洛骁果绝伦，得之甚喜，便谓大事可图，乃自称皇帝，以道洛为大将军。天光乃入陇，至庆云所居永洛城，破其东城。贼遂并趣西城。城中无水，众聚热渴。有人走降，言庆云、道洛欲突出。天光恐失贼帅，乃遣谓庆云，可以早降，若水决，当听诸人今夜共议。又谓曰：“相知须水，今为小退。”贼众安悦，无复走心。天光密使军人多作木枪，各长七尺，至昏，布立人马，为防卫之势，又伏

人枪中。其夜，庆云、道洛果突出，至枪，马各伤倒。伏兵便起，同时禽获。贼穷，乞降而已。天光、岳、悦等议悉阬之，死者万七千人，分其家口。于是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梁、鄯善咸来款顺。诏复天光前官爵。

岳闻荣死，还泾州以待，天光亦下陇，与岳图入洛之策。既而庄帝进天光爵为广宗王，元晔又以为陇西王。及闻尔硃兆已入京，天光乃轻骑向都，见世隆等，寻便还雍。世隆等议废元晔，更举亲贤，遣告天光。天光与定策，立节闵帝。又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关西大行台。天光北出夏州，遣将讨宿勤明达，禽之，送洛。时费也头帅纥豆陵伊利、万俟受洛于等据有河西，未有所附。天光以齐神武起兵信都，内怀忧恐，不暇他事。伊利等，但微遣备之而已。又除大司马。

时神武军既振，尔硃兆、仲远等并经败退。世隆累使徵天光，天光不从。后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：“非王无以能定，岂可坐看宗家之灭？”天光不得已，东下，与仲远等败于韩陵。斛斯椿等先还，于河桥拒之，天光不得度，西北走，被执，与度律并送于神武。神武送于洛，斩于都市。

尔硃专恣，分裂天下，各据一方，赏罚自出，而天光有定关西之功，差不酷暴，比之兆与仲远，为不同矣。

论曰：魏自宣武之后，政道颇亏。及明皇幼冲，女主南面。始则于忠专恣，继以元叉权重，居官者肆其聚敛，乘势者极其陵暴，于是四海嚣然，已有群飞之渐。逮于灵后反政，宣淫于朝，倾覆之徵，于此至矣。尔硃荣缘将帅之列，藉部众之威，属天下暴虐，人神怨愤。遂有匡颓拯弊之志，援主逐恶之功。及夫禽葛荣，诛元颢，戮邢杲，揃韩娄，丑奴、宝夤，咸梟马市，然则荣之功烈，亦已茂矣。而始则希凯非望，睥睨宸极，终乃灵后、少帝，沈流不反。河阴之下，衣冠涂地，其所以得

罪人神者焉。至于末迹凶忍，地逼亦已除矣。而朝无谋难之宰，国乏折冲之将，遂使余孽相纠，还成严敌。隆实指踪，兆为戎首，山河失险，庄帝幽崩。宗属分方，作威跋扈，废帝立主，回天倒日；掬剥黎献，割裂神州，刑赏任心，征伐自己。天下之命，县于数胡，丧乱弘多，遂至于此。岂非天将去之，始以共定；终于恶稔，以至殄灭。抑亦魏纒其难，齐以驱除矣。

卷第四十九

列传第三十七

硃瑞 叱列延庆 斛斯椿 子徵 孙政
 贾显度 弟智
 樊子鹄 侯深 贺拔允 弟胜 胜弟岳
 侯莫陈悦 念贤 梁览 雷绍 毛遐 弟鸿宾
 乙弗朗

硃瑞，字元龙，代郡桑乾人也。祖就，沛县令。父惠，行太原太守。瑞贵达，并赠刺史。瑞长厚质直，敬爱人士，尔硃荣引为大行台郎中，甚见亲任，以为黄门侍郎，仍中书舍人。荣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，故居之门下，为腹心之寄。封阳邑县公。及元颢内逼，从车驾于河阳，除侍中、兼吏部尚书，改封北海郡公。庄帝还洛，改封乐陵郡公，仍侍中。瑞虽为尔硃荣所委，而善处朝廷间。帝亦赏遇之，尝谓侍臣曰：“为人臣当须忠实，至如硃元龙者，朕待之亦不异余人。”瑞以青州乐陵有硃氏，意欲归之，故求为青州中正。又以沧州乐陵亦有硃氏，而心好河北，遂乞三从内并属沧州乐陵郡。诏许之，仍转沧州大中正。尔硃荣死，瑞与世隆俱北走。以庄帝待之素厚，且见世隆等并无雄才，终当败丧，于路乃还，帝大悦。时尔硃天光拥众关右，帝招纳之，乃以瑞兼尚书左仆射，为西道大行台，以慰劳焉。既达长安，会尔硃兆入洛，复还京师。都督斛斯椿

先与瑞有隙，数谮之于世隆，世隆遂诛之。太昌初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恭穆。

叱列延庆，代西部人也，世为酋帅。延庆娶尔硃世隆姊，故被尔硃荣亲遇。普泰初，世隆得志，特见委重，兼尚书左仆射、山东行台、北海郡公。时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幽崩，遂举兵唱义，世隆白节闵帝，以延庆与大都督侯深于定州讨之。深以灵助善占，百姓信惑，未易可图，欲还师入据关拒险，以待其变。延庆以灵助庸人，彼皆恃其妖术，坐看符厌，宁肯戮力致死。宜诡言西归，可袭而禽。深从之，乃出顿城西，声云将还，诘朝造灵助垒，遂破禽之。及韩陵战败，延庆与尔硃仲远走度石济。仲远南窜，延庆北降齐神武，仍从并州。后赴洛，孝武帝以为中军大都督。孝武之西，齐神武诛之。

斛斯椿，字法寿，广牧富昌人也。其先世为莫弗大人。父足，一名敦，明帝时为左牧令。时河西贼起，牧人不安，椿乃将家投尔硃荣。征伐有功，稍迁中散大夫，署外兵事。椿性佞巧，甚得荣心，军之密谋，颇亦关预。庄帝初，改封阳曲县公，除荣大将军府司马。后为东徐州刺史。及荣死，椿甚忧惧。时梁以汝南王悦为魏主，资其士马，次于境上。椿遂弃州归悦。悦授尚书左仆射、司空公，封灵丘郡公，又为大行台前驱都督。会尔硃兆入洛，悦知不逮，南旋。椿复背悦归兆。以参立节闵谋，拜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城阳郡公。寻加开府。时椿父足先在秀容，忽有传其死问，椿请减己阶以赠之。寻知其父犹存，诏复官，仍除其父为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。

椿以尔硃兆擅权，惧祸，乃与贺拔胜俱说世隆以正道。世隆不悦，欲害椿，赖尔硃天光救，得免。及世隆、度律与兆自相疑，椿与贺拔胜和之，兆执椿、胜还营。椿又陈以正理，兆谢而遣之。椿谓胜曰：“天下皆怨毒尔硃，吾等附之，亡无日

矣，不如图之。”胜曰：“天光与兆，各据一方，今俱禽为难。”椿曰：“易致耳。”乃说世隆追天光等赴洛，讨齐神武。及韩陵之败，椿谓都督贾显智等曰：“若不先执尔硃，我等死无类矣。”遂与显智等夜于桑下盟约，倍道兼行。椿入北中城，收尔硃部曲，尽杀之。令弟元寿与张欢、长孙承业、显智等袭世隆、彦伯兄弟，并斩于闾阖门外。椿入洛，县世隆兄弟首于其门树。椿父出见，谓曰：“汝与尔硃约为兄弟，今何忍县其头于家门？宁不愧负天地！”椿乃传世隆等首，并囚度律、天光，送于齐神武。

及神武入洛，椿谓贺拔胜曰：“今天下事在吾与君，若不先制人，将为人所制。高欢初至，图之不难。”胜曰：“彼有心于人，害之不详。比数夜与欢同宿，具序往昔之怀，兼荷兄恩意甚多，何苦惮之！”椿乃止。孝武帝立，拜椿侍中、仪同开府、城阳郡公。父足亦加开府，子悦太中大夫，同日受拜。当时荣之。

椿自以数反，意常不安，遂密劝孝武帝置阁内都督部曲，又增武直人数百，直阁已下员别数百，皆选天下轻剽以充之。又说帝数出游幸，号令部曲，别为行阵，椿自约勒指麾其间。从此以后，军谋朝政，一决于椿。又劝帝徵兵，诡称南讨，将以伐齐神武。帝从之。以椿为前驱大都督。椿因奏请率精骑二千，夜度河，掩其劳弊。帝始然之，黄门侍郎杨宽说帝曰：“高欢以臣伐君，何所不至？今假兵于人，恐生他变。今度河，万一有功，是灭一高欢，复生一高欢矣。”帝遂敕椿停行。椿叹曰：“顷荧惑入南斗，今上信左右间构，不用吾计，岂天道乎！”

帝勒兵河桥，命椿自洛而东，至武牢。帝以贾显智背叛，东师失律，将幸关中。乃遣使命椿因从入关。拜尚书令，侍中

如故，封常山郡公。历位司徒、太保，仍尚书令。时寇难未息，内外戒严，唯椿得列威仪，鸣驺清路。迁太傅，薨，年四十三。帝亲临吊，百僚赴哭。诏赐东园秘器，遣尚书、梁郡王景略监护丧事。赠大将军、录尚书、三十州诸军事、侍中、恆州刺史、常山郡王，谥曰文宣，祭以太牢。又诏改大将军，赠大司马，给辎辘车。及葬，车驾临于渭阳，止紼恸哭。

帝尝给椿店数区，耕牛三十头。椿以国难未平，不可与百姓争利，辞店受牛，日烹一头，以飧军士。及死，家无余资。有四子：悦、恢、徵、演。演为齐神武所杀，三子入关。

徵字士亮，博涉群书，尤精三礼，兼解音律。有至性。居父丧，朝夕共一溢米。少以父勋赐爵城阳郡公。大统末，起家通直散骑常侍，稍迁兼太常少卿。

自魏孝武迁西，雅乐废缺，徵博采遗逸，稽诸典故，创新改旧，方始备焉。又乐有罇于者，近代绝此器，或有自蜀得之，皆莫之识。徵见之曰：“此罇于也。”众弗信之，徵遂依干宝《周礼注》，以芒筒捋之。其声极清，众乃叹服。徵仍取以合乐焉。六官建，拜司乐下大夫，迁司乐中大夫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转内史下大夫。天和三年，周武帝以徵经有师法，诏令授皇诸子。宣帝时为鲁公，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，行束脩之礼，受业于徵。仍并呼徵为夫子，儒者荣之。六年，除司宗中大夫，行内史，仍摄乐部。进封岐国公，寻转小宗伯。除太子太傅，仍小宗伯。宣帝嗣位，迁上大将军、大宗伯。时武帝初崩，梓宫在殡，帝意欲速葬，令朝臣议之。徵与内史宇文孝伯等，固请依《礼》七月，帝竟不许。

帝之为太子也，宫尹郑译坐不能以正道调护，被谪除名。而帝雅亲爱译。至是，拜译内史中大夫，甚委任之。译乃献新乐，十二月各一笙，每笙用十六管。帝令与徵议之。徵驳而奏

之曰：“《礼》云，十二律转相生，声五具在十六焉，六律十二管，还相为宫。然详一笙十六管，总一百九十二管，既无相生之理，又无还宫之义。臣恐郑声乱乐，未合于古。夫音乐之起，本于人心，天之应人，有如影响。为善者，天报之以福；为恶者，天谴之以殃。故舜弹五弦之琴，歌《南风》之诗，而天下化。纣为朝歌、北里之音，而社稷灭。是知乐也者，和情性，移风俗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祸福所基，盛衰攸系，安可不慎哉！案译之所为，不师古始。若以月奏一笙，则钟鼓诸色，各须一十有二。雅乐之备，已充庙廷，今若益之，于何陈列？方须更辟阶墀，增修廊宇，非急之务，宁可劳人？如谓笙管之外，不须加造，则乐之损益，岂系于笙？进退无据，窃谓不可。”帝颇纳之，且令停译所献。

及武帝山陵回，帝欲作乐，复令议其可不。徵曰：“《孝经》云‘闻乐不乐。’闻尚不乐，其况作乎！”郑译曰：“既云闻乐，明即非无，止可不乐，何容不奏。”帝遂依译议，译因此衔之。帝后肆行非度，昏虑日甚。徵以荷武帝重恩，尝备位师傅，乃上疏极谏，指陈帝失。不纳。译因譖之，遂下徵于狱。徵惧不免，狱卒张元平哀之，乃以佩刀穿墙，送之出。元平被捶拷百数，而无所言。徵既出，匿于人家，后遇赦得免，然犹坐除名。

隋文帝践极，例复官爵，除太子太傅，仍诏徵修撰乐书。开皇四年薨，年五十六。初，隋文帝为大司马，有外姻丧，徵就第吊之。久而不出。徵怒，遂弗之待。比出候，徵已去矣。隋文帝以此常恨之。至是，诏所司谥之曰闇。子该嗣。徵所撰《乐典》十卷。

兄恢，散骑常侍，新蔡郡公。子政嗣。

政明悟有器干，隋开皇中，以军功授仪同，甚为杨素所礼。

大业中，位尚书兵曹郎，渐见委遇。玄感兄弟，俱与之交。辽东之役，兵部尚书段文振卒，侍郎明雅复以罪废，帝弥属意于政。寻迁兵部侍郎。称为干理。玄感之反，政与通谋，及玄纵等亡归，亦政之计。及帝穷玄纵党与，政亡奔高丽。明年，帝复东征，高丽请和，遂送政。锁至京师以告庙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请变常法行刑，帝许之。以出金光门，缚之于柱，公卿百僚，并亲击射。齧其肉，多有啖者，然后烹焚，扬其骨灰。

椿弟元寿，性刚毅谅直，武力过人，弯弓两石，左右驰射。历位吏部尚书，封桑乾县伯。孝武践阼，进爵为公，除豫州刺史。及车驾西巡，为部下所杀。赠司空公，谥曰景庄。

贾显度，中山无极人也。父道监，沃野镇长史。显度形貌伟壮，有志气。初为别将，防守薄骨律镇。正光末，北镇扰乱，显度乃率镇人浮河而下，达秀容，为尔硃荣所留。随荣破葛荣，封石艾县公，累迁南衮州刺史。尔硃荣之死，显度奔梁。普泰初，还朝。后随尔硃度律等败于韩陵，与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据河桥，诛尔硃氏。孝武帝初，除尚书左仆射，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大中正。永熙三年，为雍州刺史、西道大行台。亲故祖饯于张方桥，显度执酒曰：“显智性轻躁，好去就，覆败吾家，其此人也！”武帝入关后，显智果同于齐神武。孝武帝怒，乃赐显度死。

智字显智，少有胆决，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，封义阳县伯。及尔硃仲远为徐州刺史，智隶仲远赴彭城。尔硃荣死，仲远举兵向洛，智不从之。庄帝闻而善之。普泰初，还洛。仲远忿其乖背，议欲杀之。智兄显度先为世隆所厚，世隆为斛斯椿得全。后进爵为公。随度律等败于韩陵。智与显度、斛斯椿谋诛尔硃氏，显度据守北中城，令智等入京，禽世隆兄弟。

孝武帝初，除开府仪同三司、沧州刺史。在州贪纵，甚为

人害。孝武徵还京师，加侍中，除济州刺史，率众达东郡，仍停不进。于长寿津为相州刺史窦泰所破。天平初，赴晋阳。智去就多端，后坐事死。

樊子鹄，代郡平城人也。其先荆州蛮酋，徙代。父兴，平城镇长史、归义侯。普泰中，子鹄贵，乃赠荆州刺史。子鹄逢北镇扰乱，南至并州，尔硃荣引为都督府仓曹参军。使诣京师，灵太后问荣兵势，子鹄应对称旨。太后嘉之，除直齐，封南和县子，令还赴荣。建义初，拜晋州刺史，封永安县伯。永安二年，以招纳叛蜀，进封中都县公，又兼尚书行台，政有威信。寻征授都官尚书、西荆州大中正。后兼右仆射，为行台。进封西阳郡公，尚书如故，假骠骑将军，率所部为都督。时尔硃荣在晋阳，京师之事，子鹄颇预委寄，故在台阁，征官不解。后出为殷州刺史。属岁旱俭，子鹄恐人流亡，乃勒有粟家分济贫者，并遣人牛易力，多种二麦，州内以此获安。

尔硃荣死，世隆等遣书招子鹄，子鹄不从。以母在晋阳，启求移镇河南。庄帝嘉之，除都督、豫州刺史。行达汲郡，闻尔硃兆入洛，乃度河见仲远。仲远遣镇汲郡。兆徵子鹄赴洛，既见，责以乖异之意，夺其部众，将还晋阳。元晔以为侍中、御史中尉、中军大都督。太昌初，兼尚书左仆射、东南道大行台，总大都督杜德等追讨尔硃仲远。仲远奔梁，收其兵马。时梁遣元树入寇，陷据谯城，诏子鹄与德讨之。树大败，奔入城门，遂围之。树请归南，以地还魏，许之。及树众半出，子鹄击破之，禽树及梁谯州刺史硃文开。班师，迁吏部尚书，转尚书右仆射。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，典选。后除兖州刺史。子鹄先遣腹心，缘历人间，采察得失。及至境，太山太守彭穆参候失仪，子鹄责让穆，并数其罪状，穆皆引伏，于是州内震悚。及孝武帝入关，子鹄据城为应，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众就子鹄。

天平初，齐神武遣仪同三司娄昭等讨之。城久不拔，昭以水灌城。而大野拔因与相见，令左右斩子鹄以降。

侯深，神武尖山人也。机警有胆略。孝明末年，六镇饥乱，深随杜洛周南寇。后与妻兄念贤，背洛周归尔硃荣。路中遇寇，身披苦褐。荣赐其衣帽，厚待之，以为中军副都督。庄帝即位，封厌次县子。从荣讨葛荣于滏口，战功尤多。除燕州刺史。时葛荣别帅韩楼、郝长等屯据蓟城，荣令深讨楼，配众甚少。或以为言，荣曰：“深临机设变，是其所长，若总大众，未必能用。”止给骑七百。深遂广张军声，率数百骑深入楼境。去蓟百余里，遇贼帅陈周马步万余，大破之，虏其卒五千余人。寻还其马仗，纵令入城。左右谏，深曰：“我兵少，不可力战，事须为计以离隙之。”深度其已至，遂率骑夜进，昧旦叩其城门。韩楼果疑降卒为内应，遂遁走。追禽之。以功赐爵为侯，寻为平州刺史，仍镇范阳。

及尔硃荣死，太守卢文伟诱深出猎，闭门拒之。深率部曲屯于郡南，为荣举哀，勒兵南向。庄帝使东莱王贵平为大使，慰劳燕、蓟。乃诈降，贵平信之，遂执贵平自随。进至中山，行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之，为深所败。元晔立，授深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左军大都督、渔阳郡公。节闵帝立，仍加开府。后随尔硃兆拒齐神武于广阿，兆败走。深后从神武破尔硃氏于韩陵。永熙初，除齐州刺史。孝武帝末，深与衮州刺史樊子鹄、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使信往来，以相连结。又遣使通诚于神武。及孝武入关，复怀顾望。汝阳五暹既除齐州刺史，深不时迎纳。城人刘桃符等潜引暹入，据西城。深争门不克，率骑出奔，妻儿部曲，为暹所虏。行达广里，会承制以深行青州事，齐神武又遗书深曰：“卿勿以部曲轻少，难于东迈。齐人浇薄，齐州人尚能迎汝阳王，青州人岂不能开门待卿也？”深乃复还，暹

始归其部曲。而贵平自以斛斯椿党，亦不受代。深袭高阳郡，克之，置部曲家累于城中，亲率轻骑，夜趣青州，城人执贵平出降。深自惟反覆，虑不获安，遂斩贵平，传首于鄴，明不同于斛斯椿。及子鹄平，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。深既不获州任，情又恐惧。行达广川，遂劫光州库军反。遣骑诣平原，执前胶州刺史贾璐，夜袭青州南郭，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，攻掠郡县。其部下督帅叛拒之，遂奔梁。达南青州境，为卖浆者斩之，传首于鄴，家口配没。

贺拔允，字可泥，神武尖山人也。其先与魏氏同出阴山，有如回者，魏初为大莫弗。祖尔头，骁勇绝伦，以良家镇武川，因家焉。献文时以功赐爵龙城县男，为本镇军主。父度拔，性果毅，袭爵，亦为本镇军主。正光末，沃野人破六韩拔陵反，怀朔镇将杨钧闻度拔名，召补统军，配以一旅。其贼伪署王卫可环徒党尤盛，既攻没武川，又陷怀朔，度拔父子并为贼所虏。度拔乃与周德皇帝合谋，率州里豪杰珍、念贤、乙弗库根、尉迟檀等，招义勇，袭杀可环。朝廷嘉之。未及封赏，度拔与铁勒战没。孝昌中，追赠度拔肆州刺史。允便弓马，颇有胆略。初度拔之死，允兄弟俱奔恆州刺史广阳王深。深败，归尔硃荣。允父子兄弟并以武艺称，荣素闻其名，待之甚厚。建义初，封寿阳县侯。永安中，进爵为公。魏长广王立，除开府仪同三司，封燕郡王，兼侍中，使蠕蠕。还至晋阳，属神武将出山东，允素知神武非常人，早自结托；神武以其北土之望，尤亲礼之。遂与允出信都，参定大策。中兴初，转司徒，领尚书令。神武入洛，进爵为王，转太尉，加侍中。魏孝武既忌神武，以允弟岳据关中，有重兵，深相委托，潜使来往，当是咸虑允为变。及岳死，孝武又委岳兄胜心腹之寄。神武重旧，尤全护之。天平元年，因与神武猎，或告允引弓拟神武，乃置于楼上饿杀之，

年四十八。神武亲临哭之，赠太保。

允三子：世文、世乐、难陀。兴和末，齐神武并召与诸子同学。武定中，敕居定州，赐田宅。允弟胜。

胜字破胡，少有志操，善左右驰射，北边莫不推其胆略。卫可瑰之围怀朔，胜时亦为军主，从父度拔镇守。既被围，经年而外援不至，胜乃慷慨白镇将杨钧，请告急于大军。钧许之，乃募勇敢少年，得十余骑，夜溃围出。贼追及之，胜曰：“我贺拔破胡也。”贼不敢逼。至朔州，白临淮王彧以怀朔被围之急。彧以胜辞义恳至，许以出师，还令报命。乃复攻围而入，贼追之，射杀数人。至城下，大呼曰：“贺拔破胡与官军至矣！”城中纳之。钧复遣胜出覘武川。武川已陷。胜乃驰还报怀朔。怀朔亦溃，胜父子遂为贼所虏。

寻而袭杀可瑰，众令胜驰告朔州，未反而度拔已卒。刺史费穆奇胜才略，厚礼留之，委以兵事。时广阳王深在五原，为破六韩贼所围，召胜为军主。以功拜统军。又隶仆射元纂镇恆州。时有鲜于河胡拥朔州流人南下为寇，恆州城人应之。胜与兄允弟岳相失，胜南投肆州，允、岳投尔硃荣。荣与肆州刺史尉庆宾构隙，引岳攻肆州，陷。荣得胜，大悦曰：“吾得卿兄弟，天下不足定。”胜兄弟三人，遂委质事荣。

时杜洛周据幽、定，葛荣据冀、瀛。荣谓胜曰：“并险险要，我之东门，欲屈君镇之，如何？”胜曰：“是所愿也。”荣乃表胜镇井陘，以所乘大马并银鞍遗之。及荣入洛，以预定策立孝庄帝功，封易阳县伯。后元天穆北征葛荣，大破之。时杜洛周余焮韩楼在蓟城结聚，以胜为大都督，镇中山，楼誉胜威名，竟不敢南寇。元颢入洛阳，荣徵胜，使与尔硃兆自硃石度，大破颢军，禽其子冠受，遂前驱入洛。进爵真定县公。及荣死，胜与田怡等奔赴荣第，时宫殿之门未加严防，怡等议即

攻门。胜止之曰：“天子既行大事，必当更有奇谋，吾众旅不多，何轻尔！”怡乃止。及世隆夜走，胜随至河桥。胜以为臣无仇君之义，遂勒所部还都。庄帝大悦。仲远逼东郡，诏以本官假骠骑大将军、东征都督，率骑一千，会郑先护讨之，为先护所疑，置之营外，人马未得休息。俄而仲远兵至，与战不利，降之。复与尔硃氏同谋立节闵帝，以功拜右卫将军。及尔硃氏将讨齐神武，胜时从尔硃度律。度律与兆不平。胜以临敌构隙，取败之道，乃与斛斯椿诣兆营和之，反为兆所执。度律大惧，引军还。兆将斩胜，数之曰：“尔杀可环，罪一也；天柱薨后，不与世隆等俱来而东征仲远，罪二也。我欲杀尔久矣！”胜曰：“可环作逆，胜父子诛之，其功不小，反以为罪。天柱被戮，以君诛臣，胜宁负王，不负朝廷。今日之事，生死在王。但去贼密迩，内构嫌隙，自古迄今，未有不破亡者。胜不惮死，恐王失策。”兆乃舍之。胜既免，行百余里，方追及度律。齐神武既克相州，兵威渐盛，于是兆及天光、仲远、度律等众十余万阵于韩陵。兆率铁骑陷阵，出齐神武后，将乘其背而击之。度律恶兆之骁悍，惧其陵已，勒兵不进。胜以其携贰，遂以麾下降齐神武。度律军以此先退，遂大败。

太昌初，以胜为领军将军，寻除侍中。孝武帝将图齐神武，以胜弟岳拥众关西，欲广其势援，乃拜都督、荆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道大行台、尚书左仆射。胜多所克捷，沔北荡为丘墟。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续曰：“贺拔胜北间骁将，尔宜慎之，勿与争锋。”续遂城守不敢出。寻进位尚书令，进爵琅邪郡公。

及齐神武与孝武帝有隙，诏胜引兵赴洛，至广州，犹豫未进，而帝已入关。胜还军南阳，遣右丞杨休之奉表入关，又令府长史元颖行州事，胜自率所部，将西赴关中。进至浙阳，诏

授胜太保、录尚书事。闻齐神武已平潼关，禽毛鸿宾，胜乃还荆州。州人邓诞执元颖，引齐师。时齐神武已遣行台侯景、大都督高敖曹赴之，胜败，中流矢，奔梁。在南三年，梁武帝遇之甚厚。胜乞师北讨齐神武，既不果，乃求还。梁武帝许之，亲饯于南苑。胜自是之后，每执弓矢，见鸟兽南向者，皆不射之，以申怀德之意。既至长安，诣阙谢罪。魏帝握胜手，嘘欷久之，曰：“初平西徙，永嘉南度，汉、晋皆尔。事乃关天，非公之咎也。”乃授太师。从周文帝禽竇泰于小关。攻弘农。下河北，禽郡守孙晏。摧破东魏军于沙苑，奔追至河上。仍与李弼别攻河东，略定汾、绛。河桥之役，胜大破东魏军，周文令胜收其降卒而还。及齐神武率众攻玉壁，胜以前军大都督从周文。见齐武旗鼓，识之，乃募敢勇三千人，配胜以犯其军。胜适与神武遇，连叱而字之曰：“贺六浑，贺拔破胡必杀汝也！”时胜持槊追神武数里，刃垂及之，神武汗流，气殆尽。会胜马为流矢所中，死。比副骑至，神武已逸去。胜叹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吾不执弓矢者，天也！”

是岁，胜诸子在东者，皆为神武所害。胜愤恨，因动气疾，大统十年，薨于位。临终，手书与周文曰：“胜万里杖策，归身阙庭，冀望与公扫除逋寇。不幸殒毙，微志不申。若死而有知，犹望魂飞贼庭，以报恩遇耳。”周文览书，流涕久之。胜长于丧乱之中，尤工武艺，走马射飞鸟，十中其五六。周文每云：“诸将对敌，神色皆动，唯贺拔公临阵如平常，真大勇也。”自居重任，始爱坟籍，乃招引文儒，讨论义理。性又通率，重义轻财，身死之日，唯有随身兵仗及书千卷而已。

初，胜至关中，自以年位素重，见周文不拜。寻而自悔，周文亦有望焉。后从宴昆明池，时有双凫游池中，周文授弓矢于胜曰：“不见公射久矣，请以为欢。”胜射之，一发俱中。

因拜曰：“使胜得奉神武，以讨不庭，皆如此也。”周文悦，因是恩礼日重，胜亦竭诚推奉焉。赠太宰、录尚书事，谥曰贞献。明帝二年，以胜配飨文帝庙庭。

无子，以弟岳子仲华嗣。位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琅邪公。大象末，位江陵总管。胜弟岳。

岳字阿斗泥，少有大志，爱施好士。初为太学生。及长，能左右驰射，骁果绝人。不读兵书，而暗与之合，识者咸异之。与父兄赴援怀朔，贼王卫可环在城西三百余步，岳乘城射之，箭中环臂，贼大骇。后广阳王深以为帐内军主，与兄胜俱镇恆州。州陷，投尔硃荣，荣以为都督。每帐下与计事，多与荣意合。荣与元天穆谋入匡朝廷，问计于岳。岳曰：“夫非常之事，必俟非常之人。将军士马精强，位望隆重，若首举义旗，伐叛匡救，何往不克，何向不摧！古人云：‘朝谋不及夕，言发不俟驾。’此之谓矣。”荣与天穆相顾良久，曰：“卿此言，真丈夫之论也。”

未几，孝明帝暴崩，荣疑有故，乃举兵赴洛。配岳甲卒二千为先驱。至河阴，荣既杀朝士，因欲称帝，疑未能决。岳乃从容致谏，荣寻亦自悟，乃尊立孝庄。以定策功，赐爵樊城乡男。从荣破葛荣，平元颢，累迁左光禄大夫、武卫将军。时万俟丑奴僭称大号，关中骚动，荣将遣岳讨之。私谓其兄胜曰：“丑奴足为勍敌，若岳往无功，罪责立至；假令克定，恐谗诉生焉。”乃请尔硃氏一人为元帅，岳副贰之。荣大悦，乃以天光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雍州刺史，以岳为左厢大都督，又以征西将军侯莫陈悦为右厢大都督，并为天光之副，以讨之。时赤水蜀贼兵断路，天光众不满二千。及军次潼关，天光有难色，岳乃进破之于渭北，军容大振。

时丑奴自围岐州，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、仆射万俟行丑同

向武功，南度渭水，攻围趋栅。天光遣岳率千骑赴援。菩萨攻栅已克，率步骑二万至渭北。岳以轻骑数十，与菩萨隔水交言。岳称扬国威，菩萨乃自骄，令省事传语。省事恃水，应答不逊。岳怒，举弓射之，应弦而倒。时已逼暮，于是各还。岳于渭南傍水，分精兵数十为一处，随地形势置之。明日，将百余骑，隔水与贼相见，且并东行。岳渐前进，先所置骑，随岳而集，骑既渐增，贼不复测其多少。行二十许里，至水浅可济处，岳便驰马东出，似欲奔遁。贼谓岳走，乃弃步兵，南度渭水，轻骑追岳。岳东行十余里，依横冈设伏兵以待之，身先士卒，急击之，贼便退走。岳号令所部，贼下马者皆不听杀。贼顾见之，便悉投马。俄虏三千人。马亦无遗，遂禽菩萨。仍度渭北，降步卒万余。丑奴寻弃岐州，北走安定。天光方自雍至，与岳合势。宣言今气候已热，非征讨之时，待至秋凉，更图进取。丑奴闻之，遂以为实，分遣诸军散营农于岐州北百里网川。使太尉侯伏侯元进据险立栅。岳知其势分，密与天光严备。昧旦，攻围元进栅，拔之，即禽元进，自余诸栅悉降。又轻骑追丑奴，及之于平凉之长坑，一战禽之。高平城中又执萧宝夤以归。

贼行台万俟道洛退保牵屯，岳攻之。道洛败入陇，投略阳贼帅王庆云。以道洛骁果绝伦，得之甚喜，以为将。天光又与岳度陇，至庆云所居永洛城。庆云、道洛频出城拒战，并禽之，余众皆悉坑之。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凉、鄯州咸来归款。贼帅夏州人宿勤明达降复叛，岳又讨禽之。天光虽为元帅，而岳功效居多，进封樊城县伯。寻诏岳都督、泾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天光入洛，使岳行雍州事。普泰初，除都督、岐州刺史，进清水郡公，寻加侍中，给后部鼓吹。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左仆射、陇右行台，仍停高平。后以陇中犹有土人不顺，岳助侯莫陈悦，所在讨平之。二年，加都督、雍州刺史。天光将拒齐

神武，遣问计于岳。岳曰：“莫若且镇关中，以固根本。”天光不从，后果败。岳率军下陇赴雍，禽天光弟显寿以应齐神武。

及孝武即位，加关中大行台。永熙二年，孝武密令岳图齐神武，遂刺心血，持以寄岳。岳惧，乃自诣北境，安置边防，率众趋平凉西界，布营数十里，托以牧马于原州，为自安之计。先是，费也头万俟受洛干、铁勒斛律沙门、解拔弥俄突、纥豆陵伊利等拥众自守，至是皆款附。秦、南秦、河、渭四州刺史又会平凉，受岳节度。唯灵州刺史曹泥不应召，通使于齐神武。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关中，间岳及侯莫陈悦。三年，岳召悦会于高平，将讨曹泥，令悦前驱，而悦受神武指，密图岳。岳弗之知，而先又轻悦，悦乃诱岳入营，共论兵事。悦诈云腹痛，起而徐行，令其婿元洪景斩岳于幕中。朝野莫不痛惜之。赠侍中、太傅、录尚书事、都督关中二十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庄。翟嵩复命于神武，神武下床鸣其颊曰：“除吾病者，卿也，何日忘之！”后岳部下收岳尸，葬于雍州北石安原，葬以王礼。

子纬嗣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周保定中，录岳旧德，进爵霍国公，尚周文帝女。

侯莫陈悦，代人也。父婆罗门为驼牛都尉，故悦长于河西。好田猎，便骑射，会牧子作乱，遂归尔硃荣。荣引为府长流参军。庄帝初，除金紫光禄大夫，封柏人县侯。尔硃天光之讨关西，荣以悦为天光右厢大都督。西伐克获，皆与天光、贺拔岳略同。除鄯州刺史。尔硃荣死后，亦随天光下陇。元晔立，进爵为公，改封白水郡公。普泰中，除秦州刺史。天光之东出，将抗齐神武，悦与岳下陇以应神武，至雍州，会尔硃覆败。永熙初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仍兼秦州刺史。三年，岳召悦共讨曹泥，悦诱岳斩之。岳左右奔散，悦遣人安慰，

众皆畏服。悦心犹豫，不即抚纳，乃还入陇，止永洛城。岳所部聚于平凉，规还图悦。周文帝时为夏州刺史，众遣奉迎。周文至，遂总岳部众并家口入高平城，以自安固。乃勒众入陇征悦。悦闻之，弃城南据山水之险。悦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。其夜景和遣人诣周文，密许翻降。至暮，景和乃勒其所部，使上驴驼，云：“仪同有教，欲还秦州，守以拒贼。”复给帐下云：“仪同欲还秦州，汝等何不装办？”众谓言实，以次相惊，皆散趣秦州。景和先驰至城，据门以慰辑之。悦部众离散，猜畏傍人，不听左右近己。与其二弟井兒及谋杀岳者八九人，弃军进走，数日之中，盘回往来，不知所趣。左右劝向灵州，而悦不决。言下陇后恐为人见，乃放马山中，令从者悉步，自乘一骡，欲往灵州。中路追骑将及，缢死野中。弟息部下，悉见禽杀。唯先谋杀岳者悦中兵参军豆卢光，走至灵州，后奔晋阳。悦自杀岳后，精神恍惚，不复如常。恆言：“我睡即梦岳语我‘兄欲何处去？’随逐我不相置。”因此弥不自安，而致败灭。

念贤，字盖卢，金城枹罕人也。父求就，以大家子戍武川镇，仍家焉。贤美容质，颇涉经史。为儿童时，在学中读书，有善相者过学，诸生竞诣之。贤独不往，笑谓诸生曰：“男儿死生富贵，皆在天也，何遽相乎！”少遭父忧，居丧有孝称。后以破卫可环功，除别将，又以军功封屯留县伯。从尔硃荣入洛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道行台，进爵平恩县公。永熙中，孝武以贤为中军北向大都督，进爵安定郡公，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初，拜太尉，为秦州刺史，加太傅，给后部鼓吹。三年，转太师、都督、河州刺史、大将军。久之还朝，兼录尚书事。后与广陵王欣、扶风王季等同为正直侍中。时行殿初成，未有题目，帝诏近侍各名之，对者非一，莫允帝心。贤乃为“圆极”，帝笑曰：“正与朕意同。”即名之。河桥之役，贤

不力战，乃先还，自是名颇减。五年，除都督、秦州刺史，薨于州。谥曰昭定。贤于诸公，皆为父党，自周文以下，咸拜敬之。

子华，性和厚，有长者风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合州刺史。

梁览，字景睿，金城人也。其先出自安定，避难走西羌，世为部落酋帅。曾祖穆，以枹罕城归吐谷浑，后又归魏，封临洮公。祖颢，为尚书，封南安公。父钊，河华二州刺史，封新阳县伯。览家世豪富，货累千金。孝昌初，秦州莫折念生、胡琛等反，散财招募，有二千人，镇河州。从大军平贼，历凉、河二州刺史，封安德县侯。览既为本州刺史，盛修甲仗，人马精锐。吐谷浑惮不敢出，皆曰：“梁公在，未可行也。”永安中，诏大鸿胪琅邪王皓就策授世为河州刺史。永熙中，改封郡公。大统二年，加太尉。其年，览从弟人山定反，欲图览，览与数战未能平，王师至，始破之。四年，迁太傅。及河桥之役，王师败，时病留长安，赵青雀反北城，览为之谋主。事平，乃见杀。

子鹤雀，位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后坐事免，死。

雷绍，字道宗，武川镇人也。九岁而孤。有膂力，善骑射。年十八，给事镇府。尝使洛阳。见京都礼义之美，还谓同僚曰：“徒知边备尚武，以图富贵；不谓文学，身之宝也。生世不学，其犹穴处，何所见焉？”遂逃归，辞母求师。经年，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尝读书至人行莫大于孝，乃投卷叹曰：“吾离违侍养，非人子之道。”即还乡里，躬耕奉养。遭母忧，哀毁骨立，由是知名。镇将召补镇佐。后随贺拔岳征讨，为岳长史。岳有大事，常访而后行。及齐神武起兵，岳耻居其下。绍乃劝岳迎孝武西都长安，以顺讨逆。岳曰：“吾本意也。”后岳信诸将言，欲保关中，坐观成败。绍知计不用，请为边州，

建功效。岳曰：“君有毗佐之力，当总大州。”遂以绍为京兆太守。清平理物，甚得人和。在郡逾年，岳被害。初，绍见岳数与侯莫陈悦宴语，尝谓岳曰：“公其慎之！”岳不从，果及于难。绍乃弃郡，驰赴岳军，与寇洛等迎周文帝。悦平，以功授大都督、凉州刺史。绍请留所领兵以助东讨，请单骑赴州。刺史李叔仁拥州逆命，绍遂归。永熙三年，以绍为渭州刺史，进爵昌国伯。初，绍为岳长史，周文为岳左丞，及居相，常以恩旧接之。卒于州。

绍性好施，禄赐皆分贍亲故，及死日，无以送终。兼敬信佛道，遣敕其子曰：“吾本乡葬法，必杀犬马，于亡者无益。汝宜断之，敛以时服，事从约俭。”还葬长安，天子素服临吊，赠太尉，赐东园秘器。子涣。

毛遐，字鸿远，北地三原人也。世为酋帅。曾祖天爱，太武时，至定州刺史、始昌子。传至遐，四世不绝。正光中，萧宝夤为大都督，讨关中诸贼，咸阳太守韦遂时为都督，以遐为都督府长史。宝夤败还长安，三辅骚扰。遐因辞遂还北地，与弟鸿宾聚乡曲豪杰，遂东西略地，氐、羌多赴之，共推鸿宾为盟主。既而贼帅宿勤买奴自号京兆王于北地，遐诈降之，而与鸿宾攻其壁。贼自相斫射，纵兵追击，七栅皆平。后宝夤构逆谋，遐知之，乃寄书与鸿宾，索马迎接，复于马祗栅建旗鼓以拒宝夤，攻其将卢祖迁，禽之。宝夤以是日拜南郊，窃号。礼未毕而告败，宝夤惧，口乾色变，不遑部伍，人皆乱还。诏授遐南幽州刺史，进爵为伯。遐又攻破其将侯终德。宝夤知内外势异，轻将十数骑走巴中。冬，万俟丑奴陷秦州，诏以遐兼尚书，二州行台。孝武帝入关，敕周文帝置二尚书，分掌机事，遐与周惠达始为之。稍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卒。

遐少任侠，有智谋。世为豪右，货产巨亿，士流贫乏者，

多被赈贍。故中书郎檀翥、尚书郎公孙范等，常依托之。至于自供衣食，粗弊而已。死之日，乡党赴葬，咸共痛惜。

鸿宾大鼻眼，多鬚须，黑而且肥，状貌颇异，氏、羌见者皆畏之。加胆略骑射，

倣傥不拘小节，昆季之中，尤轻财好施。遐虽云早立，而名出其下。及贼起，乡里推为盟主，常与遐一守一战。后拜岐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开国县侯。遐笑谓鸿宾曰：“击贼之功，吾不居汝后，至于受赏，汝在吾前，当以德济物，不及汝故。”明帝以鸿宾兄弟所定处多，乃改北地郡为北雍州，鸿宾为刺史。诏曰：“此以昼锦荣卿也。”改三原县为建中郡，以旌其兄弟。后尔硃天光自关中还洛，夷夏心所忌者，皆将自随。鸿宾亦领乡中壮武二千人以从。洛中素闻其名，衣冠贫冗者，竞与之交。寻拜西秦州刺史。羁寓倦游之辈，四座常满，鸿宾资给衣食，与己悉同。私物不足，颇有公费。转南青州刺史。未几，徵还，为有司所纠，鸿宾遂逃匿人间。月余，特诏原之。

及孝武帝与齐神武有隙，令鸿宾镇潼关，为西道之寄。车驾西幸，浆粮乏绝，侍官三二日间，唯饮涧水。鸿宾奉献酒食，迎于稠桑，文武从者，始解饥渴。武帝把其手曰：“寒松劲草，所望于卿也。事平之日，宁忘主人。”仍留守潼关。后神武来寇，见禽至并州，忧恚卒。

鸿宾弟鸿显，位散骑常侍，封县侯。遐乳母所产也，一字七宝。遐养之为弟，因姓毛氏。劲悍多力，后随诸兄战斗，多先锋陷阵。大统四年，为广州刺史，与骆超镇东阳，陷东魏。卒。子野叉。

乙弗朗，字通照，其先东部人也。世为部落大人，与魏徙代，后因家上乐焉。朗少有侠气，在乡里以善骑射称。孝庄末，北边扰乱，避地居并、肆间。尔硃荣见而重之，甚相接待，以

功封连勺子。后隶贺拔岳，从尔硃天光西讨，为岳左厢都督。孝武帝之御齐神武，授朗阁内大都督。及帝西入，诏朗为军司，先驱靖路。至长安，封长安县公。卒于岐州刺史。

初，朗患积冷，周文赐三石东生散，令朗法服之，使人问疾，朝夕相继，见重如此。临终惟云：“恨不见河、洛清平，重反京县”，以此为恨，三举手搥床，而便气尽。赠太尉。

子凤，位宫伯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与周闵帝谋宇文护，见杀。

论曰：硃瑞以向义受戮，延庆以违顺遇祸，各其命焉。斛斯椿屡践危机，终获贞吉，岂人谋之所致也？徵洽闻强记，以夔、襄任己，终使《咸》、《英》不坠，《韶》、《濩》惟新。加以尽心所事，无忘直道，抗辞正色，颠沛不渝，盖有周之忠烈乎？贾显智、樊子鹄、侯深等并驱驰风尘之际，但自陷夷戮。观其遗迹，虽获罪于霸政，求之有魏，得失未可知也。贺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资，当驰竞之日，并邀时投隙，展效立功。始则委质尔硃，中乃结款高氏，太昌之后，即帝图高。察其所由，固非守节之士。及胜垂翅江左，忧魏室之危亡；奋翼关西，感梁朝之顾遇，有长者之风矣。终能保荣持宠，良有以焉。岳以二千羸兵，抗三秦勍敌，奋其智勇，克翦凶渠，杂种畏威，遐方慕义，斯亦一时之盛矣。卒以勋高速祸，无备婴戮，惜哉！昔陈涉首事不终，有汉因而创业；贺拔功成夙殒，周文籍以开基。不有所废，君何以兴？信乎其然矣。侯莫陈悦肆行残虐，死不旋踵，观其亡灭，盖自取之。念贤有始有卒，取敬群公。梁览终以取祸，鲜克之义。雷绍驰骛云雷之秋，毛遐兄弟致力经纶之日，乙弗朗展转扰攘之中，卒获归顺，美矣！

卷第五十

列传第三十八

辛雄 族祖琛 琛子术 术族子德源
杨机 高道穆 兄谦之
綦俊 山伟 宇文忠之 费穆 孟威

辛雄，字世宾，陇西狄道人也。父暢，汝南、乡郡二郡太守。雄有孝性，居父忧，殆不可识。清河王恽为司空，辟为左曹。恽迁司徒，仍授左曹。雄用心平直，加以闲明政事，经其断割，莫不悦服。恽每谓人曰：“必也无讼，辛雄有焉。”历尚书驾部、三公郎。会沙汰郎官，唯雄与羊深等八人见留，余悉罢遣。

先是，御史中丞、东平王匡复欲舆棺谏诤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，诏恕死。雄奏理匡曰：“窃惟白衣元匡，历奉三朝，每蒙宠遇，谔谔之性，简自帝心。故高祖锡之以匡名，陛下任之以弹纠。当高肇之时，匡造棺致谏，主圣臣直，卒以无咎。假欲重造，先帝已容之于前，陛下亦宜宽之于后。”未几，匡除平州刺史。右仆射元钦称雄之美，左仆射萧宝夤曰：“吾闻游仆射云：‘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，足矣’今日之赏，何其晚哉！”

初，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，经恩竞诉，枉直难明。遂奏曾染风闻者，不问曲直，推为狱成，悉不断理。诏门下、尚

书、廷尉议之。雄议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不幸而失，宁僭不滥。僭则失罪人，滥乃害善人。今议者不忍罪奸吏，使出入纵情，令君子小人，薰莸不别，岂所谓赏善罚恶，殷勤隐恤者也？古人唯患察狱之不精，未闻知冤而不理。”诏从雄议。自后每有疑议，雄与公卿驳难，事多见从。于是公能之名甚盛。又为《禄养论》，称仲尼陈五孝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无致仕之文。《礼记》：八十，一子不从政；九十，家不从政。郑玄注云：“复除之。”然则止复庶人，非公卿士大夫之谓。以为宜听禄养，不约其年。书奏，孝明纳之。后除司空长史。时诸公皆慕其名，欲屈为佐，莫能得也。

时诸方贼盛，而南寇侵境，山蛮作逆，孝明欲亲讨，以荆州为先。诏雄为行台左丞，与临淮王彧东趣叶城；别将裴衍，西通鸦路。衍稽留未进，议师已次汝滨。逢北沟求救，议以处分道别，不欲应之。雄曰：“王执麾阃外，唯利是从，见可而进，何必守道？”彧恐后有得失之责，要雄符下。雄以车驾将亲伐，蛮夷必怀震动，乘彼离心，无往不破，遂符彧军，令速赴击。贼闻，果自走散。在军上疏曰：“凡人所以临坚陈而忘身，触白刃而不惮者，一则求荣名，二则贪重赏，三则畏刑罚，四则避祸难。非此数事，虽圣王不能劝其臣，慈父不能厉其子。明主深知其情，故赏必行，罚必信，使亲疏贵贱，勇怯贤愚，闻钟鼓之声，见旂旗之列，莫不奋激，竞赴敌场。岂厌久生而乐早死也？利害县于前，欲罢不能耳。自秦、陇逆节，将历数年，蛮左乱常，稍已多载。凡在戎役，数十万人，三方之师，败多胜少，迹其所由，不明赏罚故也。陛下欲天下之早平，愍征夫之勤悴，乃降明诏，赏不移时。然兵将之勋，历稔不决，亡军之卒，晏然在家，致令节士无所劝慕，庸人无所畏慑。进而击贼，死交而赏賒；退而逃散，身全而无罪，此其所以望敌

奔沮，不肯进力者矣。为重发明诏，更量赏罚，则军威必张，贼难可弭。臣闻必不得已，去食就信，以此推之，信不可斯须废也。赏罚，陛下之所易，尚不能全而行之；攻敌，士之所难，欲其必死，宁可得也？”后为吏部郎中。

及尔硃荣入洛，河阴之难，人情未安，雄潜窜不出。孝庄欲以雄为尚书，门下奏曰：“辛雄不出，存亡未知。”孝庄曰：“宁失亡而用之，可失存而不用也？”遂除度支尚书。后以本官兼侍中、关西尉劳大使。将发，请事五条：一言逋悬租调，宜悉不征；二言简罢非时徭役，以纾人命；三言课调之际，使丰俭有殊，令州郡量检，不得均一；四言兵起历年，死亡者众，或父或子，辛酸未歇，见存耆老，请假板职，悦生者之意，慰死者之魂；五言丧乱既久，礼仪罕习，如有闺门和穆，孝悌卓然者，宜旌其门闾。庄帝从之，因诏：人年七十者授县，八十授郡，九十加四品将军，百岁从三品将军。

永熙三年，兼吏部尚书。时近习专恣，雄惧其谗匿，不能守正，论者颇讥之。孝武南狩，雄兼左仆射，留守京师。永熙末，兼侍中。帝入关右，齐神武至洛，于永宁寺大集朝士，责雄及尚书崔孝芬、刘廐、杨机等曰：“为臣奉主，匡危救乱。若处不谏诤，出不陪随，缓则耽宠，急便窜避，臣节安在？”乃诛之。

二子，士璨、士贞，逃入关中。

雄从父兄纂，字伯将，学涉文史，温良雅正。初为袞州安东府主簿，与秘书丞同郡李伯尚有旧。伯尚与咸阳王禧同逆，逃窜投纂，事觉，坐免官。后为太尉骑兵参军，每为府主清河王怿所赏。至定考，怿曰：“辛骑兵有学有才，宜为上第。”及梁将曹义宗攻新野，诏纂为荆州军司。纂善抚将士，人多用命，贼甚惮之。会孝明崩讳至，咸以对敌，欲秘凶问。纂曰：

“安危在人，岂关是也？”遂发丧号哭，三军缟素，还入州城，申以盟约。寻为义宗所围，相率固守。孝庄即位，除兼尚书，仍行台。后大都督费穆击义宗禽之，入城，因举酒属纂曰：“微辛行台之在斯，吾亦无由建此功也。”

永安二年，元颢乘胜至城下，为颢禽之。及孝庄还宫，纂谢不守之罪。帝曰：“于时朕亦北巡，东军不守，岂卿之过。”转荥阳太守。百姓姜洛生、康乞得者，旧是前太守郑仲明左右，豪猾偷窃，境内患之。纂伺捕禽获，梟于都市，百姓欣然。纂侨属洛阳，太昌中，乃为河南邑中正。

永熙三年，除河内太守。齐神武赴洛，兵集城下，纂出城谒，神武慰勉之。因命前侍中司马子如曰：“吾行途疲弊，宜代吾执河内手也。”寻为兼尚书、南道行台、西荆州刺史。时蛮酋樊大能应西魏，纂攻之，不克而败，为西魏将独孤信所害。赠司徒公。

雄族祖琛。琛字僧贵。祖敬宗，父树宝，并代郡太守。琛少孤，曾过友人，见其父母无恙，垂涕久之。释褐奉朝请、荥阳郡丞。太守元丽性颇使酒，琛每谏之。丽后醉，辄令闭阁，曰：“勿使丞入也。”孝文南征，丽从舆驾，诏琛曰：“委卿郡事，如太守也。”景明中，为扬州征南府长史。刺史李崇，多事产业，琛每谏折，崇不从，遂相纠举，诏并不问。后加龙骧将军、南梁太守。崇因置酒谓琛曰：“长史后必为刺史，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。”琛对曰：“若万一叨忝，得一方正长史，朝夕闻过，是所愿也。”崇有惭色。卒于官。

琛宽雅有度量，涉猎经史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当官奉法，所在有称。

长子悠，字元寿，早有器业，为侍御史，监扬州军。贼平，录勋书，时李崇犹为刺史，欲寄人名，悠不许。崇曰：“我昔

逢其父，今复逢其子。”早卒。

悠弟俊，字叔义，有文才。魏子建为山南行台，以为郎中。有军国机断。还京，于荥阳为人所劫害。赠东秦州刺史。俊弟术。

术字怀哲，少明敏，有识度，解褐司空胄曹参军。与仆射高隆之共典营构鄴都宫室。术有思理，百工克济。再迁尚书右丞，出为清河太守，政有能名。追授并州长史，遭父忧去职。清河父老数百人，诣阙上书，请立碑颂德。齐文襄嗣事，与尚书左丞宋游道、中书侍郎李绘等并追诣晋阳，俱为上客。累迁散骑常侍。武定六年，侯景叛，除东南道行台尚书，封江夏县男。与高岳等破侯景，禽萧明。迁东徐州刺史，为淮南经略使。齐天保元年，侯景徵江西租税，术率诸军度淮断之，烧其稻数百万石。还镇下邳，人随术北度淮者三千余家。东徐州刺史郭志杀郡守，文宣闻之，敕术自今所统十余州地，诸有犯法者，刺史先启听报；以下先断，后表闻。齐代行台兼总人事，自术始也。安州刺史、临清太守、盱眙蕲城二镇将犯法，术皆案奏杀之。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，俱犯大辟，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赀财尽赐术。三辞不见许，术乃送诣所司，不复以闻。邢邵闻之，遗术书曰：“昔钟离意云：孔子忍渴于盗泉，便以珠玑委地。足下今能如此，可谓异代一时。”及王僧辨破侯景，术招携安抚，城镇相继款附，前后二十余州。于是移镇广陵，获传国玺送鄴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：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”二汉相传，又历魏、晋；晋怀帝败，没于刘聪；聪败，没于石氏；石氏败，晋穆帝永和中，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，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；历宋、齐、梁；梁败，侯景得之；景败，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袁州刺史郭元建，送于术，故术以进焉。寻徵为殿中尚书，领

太常卿。仍与朝贤，议定律令。迁吏部尚书，食南衮州梁郡干。迁鄴以后，大选之职，知名者数四，互有得失，未能尽美。文襄少年高朗，所弊也疏；袁叔德沈密谨厚，所伤者细；杨愔风流辨给，取士失于浮华；唯术性尚贞明，取士以才以器，循名责实，新旧参举，管库必擢，门阀不遗。考之前后铨衡，在术最为折衷，甚为当时所称举。天保末，文宣尝令术选百员官，参选者二三千人，术题目士子，人无谤讟，其所旌擢，后亦皆致通显。

术清俭寡嗜欲，勤于所职，未尝暂懈，临军以威严，牧人有惠政。少爱文史，晚更勤学，虽在戎旅，手不释卷。及定淮南，凡诸货物，一毫无犯。唯大收典籍，多是宋、齐、梁时佳本，鸠集万余卷，并顾、陆之徒名画，二王已下法书，数亦不少。俱不上王府，唯入私门。及还朝，颇以饷遗贵要，物议以此少之。十年卒，年六十。皇建二年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监、青州刺史。

子阁卿，尚书郎。阁卿弟衡卿，有识学，开府参军事。隋大业初，卒于太常丞。术族子德源。德源字孝基，祖穆，魏平原太守。父子馥，尚书左丞。

德源沈静好学，十四解属文，及长，博览书记。美仪容，中书侍郎裴让之特相爱好，兼有龙阳之重。齐尚书仆射杨遵彦、殿中尚书辛术皆一时名士，并虚襟礼敬，同举荐之。后为兼员外散骑侍郎，聘梁使副。德源本贫素，因使，薄有资装，遂饷执事，为父求赠，时论鄙之。中书侍郎刘逖上表荐德源：弱龄好古，晚节逾厉，枕藉《六经》，渔猎百氏；文章绮艳，体调清华。恭慎表于闺门，谦撝著于朋执；实后进之辞人，当今之雅器。由是除员外散骑侍郎。后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陈。及还，待诏文林馆，位中书舍人。

齐灭，仕周为宣纳上士。因取急诣相州，会尉迟迥起逆，以为中郎，德源辞不获免，遂亡去。隋受禅，不得调者久之。隐林虑山，郁郁不得志，著《幽居赋》以自寄。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，时相往来。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，恐有奸计，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。及还，秘书监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，奏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。德源每于务隙撰集，注《春秋三传》三十卷，注《扬子法言》二十三卷。蜀王秀奏以为掾，转谏议参军，卒官。有集二十卷，又撰《政训》、《内训》各二十卷。有子素臣。

德源从祖兄元植，齐天保中，司空司马。学涉，有名闻于世。

德源族叔珍之，少有气侠，历位北海太守，后行平州事，卒于州。赠骠骑大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恚，武定末，开府铠曹参军。

杨机，字显略，天水冀人也。祖伏恩，徙居洛阳，因家焉。机少有志节，为士流所称。河南尹李平、元暉，并召署功曹。暉尤委以郡事。或谓暉曰：“弗躬弗亲，庶人弗信，何得委事于机，高卧而已。”暉曰：“吾闻君子劳于求士，逸于任贤，吾既委得其才，何为不可？”由是声名更著。时皇子国官多非其人，诏选清直之士，机见举为京兆王愉国中尉，愉甚敬惮之。后为洛阳令，京辇伏其威风。诉讼者一经其前，后皆识其名姓，并记其事理。历司州别驾、清河内史、河北太守，并有能名。永熙中，除度支尚书。机方直之心，久而弥厉，奉公正己，为时所称。家贫无马，多乘小犊车，时论许其清白。与辛雄等并为齐神武所诛。

高恭之，字道穆，自云辽东人也。祖潜，献文初，赐爵阳关男。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，封武威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

父崇，字积善，少聪敏，以端谨称。家资富厚，而崇志尚俭素。初，崇舅氏坐事诛，公主痛本生绝胤，遂以崇继牧犍后，改姓沮渠。景明中，启复本姓，袭爵，除洛阳令。为政清断，吏人畏其威风，发冢适不避强御，县内肃然。卒，赠沧州刺史，谥曰成。

道穆以字行于世，学涉经史，所交皆名流俊士。幼孤，事兄如父。每谓人曰：“人生厉心立行，贵于见知，当使夕脱羊裘，朝佩珠玉。若时不我知，便须退迹江海，自求其志。”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，道穆奏记求用于匡，匡遂引为御史。其所纠冢适，不避权豪。正光中，出使相州。前刺史李世哲，即尚书令崇之子，多有非法，逼买人宅，广兴屋宇，皆置鸱尾，又于马埽堠上为木人执节。道穆绳纠，悉毁去之，并表发其赃货。尔硃荣讨蠕蠕，道穆监其军事，荣甚惮之。萧宝夤西征，以为行台郎中，委以军机之事。后属兄谦之被害，情不自安，遂托身于孝庄。孝庄时为侍中，深相保护。及即位，赐爵龙城侯，除太尉长史，领中书舍人。及元颢逼武牢，或劝帝赴关西者，帝以问道穆，道穆言关中残荒，请车驾北度，循河东下。帝然之。其夜到河内郡北，帝命道穆烛下作诏书，布告远近，于是四方知乘輿所在。寻除给事黄门侍郎、安喜县公。于时尔硃荣欲回师待秋，道穆谓曰：“大王拥百万之众，辅天子而令诸侯，此桓、文之举也。今若还师，令颢重完守具，可谓养虺成蛇，悔无及矣。”荣深然之。及孝庄反政，因宴次谓尔硃荣曰：“前若不用高黄门计，社稷不安，可为朕劝其酒，令醉。”荣因陈其作监军时，临事能决，实可任用。寻除御史中尉，仍兼黄门。

道穆外执直绳，内参机密，凡是益国利人之事，必以奏闻，谏争尽言，无所顾惮。选用御史，皆当世名辈，李希宗、李绘、

阳休之、阳斐、封君义、邢子明、苏淑、宋世良等三十人。于时用钱稍薄，道穆表曰：“百姓之业，钱货为本，救弊改铸，王政所先。自顷以来，私铸薄滥，官司纠绳，挂网非一。在市铜价，八十一文得铜一斤，私铸薄钱，斤余二百。既示之以深利，又随之以重刑，得罪者虽多，奸铸者弥众。今钱徒有五铢之文，而无二铢之实，薄甚榆莢，上贯便破，置之水上，殆欲不沈。因循有渐，科防不切，朝廷失之，彼复何罪。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，改铸四铢。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。此皆以大易小，以重代轻也。论今据古，宜改铸大钱，文载年号，以记其始。则一斤所成，止七十六文。铜价至贱，五十有余，其中人功，食料、锡炭、铅钞，纵复私营，不能自润。直置无利，自应息心，况复严刑广设也。以臣测之，必当钱货永通，公私获允。”后遂用杨侃计，铸永安五铢钱。

仆射尔硃世隆当朝权盛，因内见，衣冠失仪，道穆便即弹纠。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，执赤棒卒呵之不止，道穆令卒棒破其车。公主深恨，泣以诉帝。帝曰：“高中尉清直人，彼所行者公事，岂可私恨责之也？”道穆后见帝，帝曰：“一日家姊行路相犯，深以为愧。”道穆免冠谢，帝曰：“朕以愧卿，卿反谢朕！”寻敕监仪注。又诏：“秘书图籍及典书缙素，多致零落，可令道穆总集帐目，并牒儒学之士，编比次第。”

道穆又上疏曰：“高祖太和之初，置廷尉司直，论刑辟是非，虽事非古始，交济时要。窃见御史出使，悉受风闻，虽时获罪人，亦不无枉滥。何者？得尧之罚，不能不怨。守令为政，容有爱憎，奸猾之徒，恆思报恶，多有妄造无名，共相诬谤。御史一经检究，耻于不成，杖木之下，以虚为实。无罪不能自雪者，岂可胜道哉！臣虽愚短，守不假器，绣衣所指，冀以清肃。若仍更踵前失，或伤善人，则尸禄之责，无所逃罪。如臣

鄙见，请依太和故事，还置司直十人，名隶廷尉，秩以五品，选历官有称，心平性正者为之。御史若出纠劾，即移廷尉，令知人数。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。所到州郡，分居别馆。御史检了，移付司直。司直覆问事讫，与御史俱还。中尉弹闻，廷尉科案，一如旧式。庶使狱成罪定，无复稽宽，为恶取败，不得称枉。若御史、司直纠劾失实，悉依所断狱罪之。听以所检，迭相纠发。如二使阿曲，有不尽理，听罪家诣门下通诉，别加案检。如此，则肺石之傍，怨从可息；聚棘之下，受罪吞声者矣。”诏从之，复置司直。

及尔硃荣死，帝召道穆，付赦书，令宣于外，谓曰：“今当得精选御史矣。”先是，荣等常欲以其亲党为御史，故有此诏。及尔硃世隆等战于大夏门北，道穆受诏督战。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断桥之计，世隆等于是北遁。加卫将军、大都督，兼尚书右仆射、南道大行台。时虽外托征蛮，而帝恐北军不利，欲为南巡之计。未发，会尔硃兆入洛，道穆虑祸，托病去官。世隆以其忠于前朝，遂害之。太昌中，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子士镜袭爵，为北豫州刺史。道穆兄谦之。

谦之字道让，少事后母以孝闻。专意经史，天文、算历、图纬之书，多所该涉。好文章，留心《老》、《易》。袭父爵。孝昌中，行河阴令。先是有人囊盛瓦砾，指作钱物，诈市人马，因而逃去。诏令追捕，必得以闻。谦之乃伪枷一囚，立于马市，宣言是前诈市马贼，今欲刑之。密遣腹心，察市中私议者。有二人相见，忻然曰：“无复忧矣！”执送案问，悉获其党。并出前后盗处，失物之家，各得其本物，具以状告。寻正河阴令。在县二年，损益政体，多为故事。时道穆为御史，亦有能名，世美其父子兄弟并著当官之称。

旧制，二县令得面陈得失。时佞幸之辈，恶其有所发闻，

遂共奏罢。谦之乃上疏曰：“臣以无庸，谬宰神邑，实思奉法不挠，称是官方。酬朝廷无货之恩，尽人臣守器之节。但豪家支属，戚里亲媾，縲绁所及，举目多是。皆有盗憎之色，咸起恶上之心。县令轻弱，何能克济？先帝昔发明诏，得使面陈所怀。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，常得入奏是非，所以朝贵敛手，无敢干政。近年已来，此制遂寝，致使神宰威轻，下情不达。今二圣远遵尧、舜，宪章高祖，愚臣亦望策其弩蹇，少立功名。乞行新典，更明往制，庶奸豪知禁，颇自屏心。”诏付外量闻。

谦之又上疏，以为：“自正光以来，边城屡扰，命将出师，相继于路。但诸将帅，或非其才，多遣亲者，妄称入募，唯遣奴客充数而已。对寇临敌，略不弯弓。则是王爵虚加，征夫多阙，贼虜何可殄除，忠贞何以劝诫也？且近习侍臣，戚属朝士，请托官曹，擅作威福。如有清贞奉法，不为回者，咸共譖毁，横受罪罚。在朝顾望，谁肯申闻？蔽上拥下，亏风损政。使谗谄甘心，忠说息义。且频年以来，多有征发，人不堪命，动致流离。苟保妻子，竞逃王役，不复顾其桑井，惮此刑书。正由还有必困之理，归无自安之路。若听归其本业，徭役微甄，则还者必众，垦田增辟，数年之后，大获课入。今不务以理还之，但欲严符切勒，恐数年之后，走者更多。故有国有家者，不患人不我归，唯患政之不立；不恃敌不我攻，唯恃吾不可侮。此乃千载共遵，百王一致。伏愿少垂览察。”灵太后得其疏，以责左右近侍，诸宠要者由是疾之。乃启太后，云谦之有学艺，除为国子博士。

谦之与袁翻、常景、酈道元、温子升之徒，或申款旧。好施赡恤，言诺无亏。居家僮隶，对其兒不挞其父母，生三子便免其一世。无愆黥奴婢，常称：“俱禀人体，如何残害？”谦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，国书漏阙，乃修《凉书》十卷，

行于世。凉国盛事佛道，为论贬之，称佛是九流之一家。当世名流，竟以佛理来难，谦之还以佛义对之，竟不能屈。以时所行历多未尽善，乃更改元修者撰，为一家之法。虽未行于世，识者叹其多能。时朝议铸钱，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者史，乃上表求铸三铢钱，曰：

盖钱货之立，本以通有无，便交易，故钱之轻重，世代不同。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。至景王时，更铸大钱。秦兼海内，钱重半两。汉兴，以秦钱重，改铸榆荚钱。至文帝五年，复为四铢。孝武时悉复销坏，更铸三铢。至无狩中，变为五铢。又造赤仄之钱，以一当五。王莽摄政，钱有六等：大钱重十二铢，次九铢，次七铢，次五铢，次三铢，次一铢。魏文帝罢五铢钱，至明帝复立。孙权江左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权赤乌年，复铸大钱，一当千。轻重大小，莫不随时而变。窃以食货之要，八政为首，聚财之贵，诒训典文。是以昔之帝王，乘天地之饶，御海内之富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，藏朽贯于泉府。储蓄既盈，人无困弊，可以宁谧四海，如身使臂者矣。昔汉之孝武，地广财饶，外事四戎，遂虚国用。于是草茅之臣，出财助边；兴利之计，纳税庙堂。市列榷酒之官，邑有告缗之令。盐铁既兴，钱弊屡改，少府遂丰，上林饶积。外辟百蛮，内不增赋者，皆计利之由也。今群妖未息，四郊多垒，徵税既烦，千金日费，仓储渐耗，财用将竭，诚杨氏献税之秋，桑兒言利之日。夫以西京之盛，钱犹屡改，并行大小，子母相权。况今寇难未除，州郡沦败，人物凋零，军国用少。别铸小钱，可以富益，何损于政，何妨于人也？且政兴不以钱大，政衰不以钱小，唯贵公私得所，政化无亏，既行之于古，亦宜效之于今矣。昔禹遭大水，以历山之金铸钱，救人之困；汤遭大旱，以庄山之金铸钱，赎人之卖子者。今百姓穷悴，甚于曩日，钦明之主，岂得垂拱而

观之哉？臣今此铸，以济交乏，五铢之钱，任使并用，行之无损，国得其益。

诏将从之。事未就，会卒。

初，谦之弟道穆，正光中为御史，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，大相挫辱，其家恆以为憾。至是世哲弟神轨为灵太后深所宠任，会谦之家僮诉良，神轨左右之，入讽尚书，判禁谦之于廷尉。时将赦，神轨乃启灵太后，发诏于狱赐死。朝士莫不哀之。所著文章百余篇，别有集录。永安中，赠营州刺史，谥曰康。又除一子出身，以明冤屈。

谦之弟谨之，字道修。父崇既还本姓，以谨之继沮渠氏。

綦俊，字剡显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居代。俊孝庄时仕，累迁为沧州刺史，甚为吏人畏悦。寻除太仆卿。及尔硃世隆等诛，齐神武召文武百司，下及士庶，议所立。莫有应者。俊避席曰：“广陵王虽为尔硃扶戴，当今之圣主也。”神武将从之。时黄门崔甌议不同，高乾、魏兰根等固执甌言，遂立孝武帝。及帝入关，神武深思俊言，常以为恨。寻除御史中尉，于路与仆射贾显度相逢，显度恃勋贵，排俊驹列倒，俊忿见于色，自入奏之。寻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俊佞巧，能候当涂，斛斯椿、贺拔胜皆与友善。性多诈，贺拔胜出镇荆州，过俊别，因辞俊母。俊故见败耗弊被，胜更遗之钱物。后兼吏部尚书，复为沧州刺史。徵还，兼中尉，章武县伯。寻除殷州刺史，薨于州。赠司空公，谥曰文贞。

子洪实，字巨正，位尚书左右郎、魏郡邑中正。嗜酒好色，无行检，卒。

山伟，字仲才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居代。祖强，美容貌，身長八尺五寸，工骑射，弯弓五石，为奏事中散。从献文猎方山，有两狐起于御前，诏强射之，百步内，二狐俱获。位内行

长。父幼之，位金明太守。伟涉猎文史，孝明初，元匡为御史中尉，以伟兼侍御史。入台五日，便遇正会，伟司神武门。其妻从叔为羽林队主，挝直长于殿门，伟即劾奏。匡善之，俄然奏正，帖国子助教，迁员外郎、廷尉评。

时天下无事，进仕路难，代迁之人，多不沾预。及六镇、陇西二方起逆，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，以慰悦之，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。叉因奏立勋附队，令各依资出身。自是北人，悉被收叙。伟遂奏记，赞叉德美。叉素不识伟，访侍中安丰王延明、黄门郎元顺，顺等因是称荐之。叉令仆射元钦引伟兼尚书二千石郎，后正名士郎，修起居注。仆射元顺领选，表荐为谏议大夫。

尔硃荣之害朝士，伟时守直，故免祸。及孝庄入宫，仍除伟给事黄门侍郎。先是伟与仪曹郎袁升、屯田郎李延考、外兵郎李奂、三公郎王延业方驾而行，伟少居后。路逢一尼，望之叹曰：“此辈缘业，同日而死。”谓伟曰：“君方近天子，当作好官。”而升等四人皆于河阴遇害，果如其言。

俄领著作郎，节闵帝立，除秘书监，仍著作。初，尔硃兆入洛，官守奔散，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，故不遗落。伟自以为功，诉求爵赏。伟挟附世隆，遂封东阿县伯，而法显止获男爵。伟寻进侍中。孝静初，除卫大将军，中书令，监起居。后以本官复领著作，卒官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文贞公。

国史自邓彦海、崔深、崔浩、高允、李彪、崔光以还，诸人相继撰录。綦俊及伟等谄悦上党王天穆及尔硃世隆，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辑，不宜委之余人，是以綦、伟等更主大籍。守旧而已，初无述著，故自崔鸿死后，迄终伟身，二十许载，时事荡然，万不记一。后人执笔，无所凭据，史之遗阙，伟之由

也。外示沈厚，内实矫竞。与慕容俊少甚相得，晚以名位之间，遂若水火。与宇文忠之之徒代人为党，时贤畏恶之。而爱尚文史，老而弥笃。伟弟少亡，伟抚寡训孤，同居二十余载，恩义甚笃。不营产业，身亡之后，卖宅营葬，妻女不免飘泊，士友叹愍之。长子昂袭爵。

宇文忠之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南单于之远属，世据东部，后居代都。父侃，卒于书侍御史。忠之涉猎文史，颇有笔札，释褐太学博士。天平初，除中书侍郎。裴伯茂与之同省，常侮忽之，以忠之色黑，呼为“黑宇”。后敕修国史。元象初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副郑伯猷，使梁。武定初，为尚书右丞，仍修史。未几，以事除名。忠之好荣利。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，遇尚书省选右丞，预选者皆射策，忠之试焉。既获丞职，大为忻满，志气嚣然，有骄物之色。识者笑之。既失官爵，怏怏发疾，卒于君山。

费穆，字朗兴，代人也。祖于，位商贾二曹令、怀州刺史，赐爵松阳男。父万袭爵，位梁州镇将，赠冀州刺史。穆性刚烈，有壮气，颇涉文史，好尚功名。宣武初，袭爵，稍迁泾州平西府长史。时刺史皇甫集，灵太后之元舅，恃外戚之亲，多为非法。穆正色匡谏，集亦惮之。

后蠕蠕主婆罗门自凉州归降，其部众因饥侵掠边邑。诏穆衔旨宣慰，莫不款附。明年复叛，入寇凉州。除穆兼尚书右丞、西北道行台，仍为别将，往讨之。穆至凉州，蠕蠕遁走。穆谓其所部曰：“夷狄兽心，见敌便走，若不令其破胆，终恐疲于奔命。”乃简练精骑，伏于山谷，使羸劣之众为外营，以诱之。贼骑覘见，俄而竞至，伏兵奔击，大破之。及六镇反叛，穆为别将，隶都督李崇北伐。都督崔暹失利，崇将议班师。以朔州是白道之冲，贼之咽喉，若不全，则并、肆危，选将镇捍，令

议举穆。崇乃请穆为朔州刺史。寻改云州刺史。穆招集离散，颇得人心。北境州镇皆没，唯穆独存。久之，援军不至，穆乃弃城南走，投尔硃荣于秀容。既而诣阙请罪，诏原之。孝昌中，以都督讨平二绛反蜀，拜散骑常侍。后妖贼李洪于阳城起逆，连结蛮左，诏穆兼武卫将军击破之。

及尔硃荣向洛，灵太后徵穆，令屯小平。荣推奉孝庄，穆遂先降。荣素知穆，见之甚悦。穆潜说荣曰：“公士马不出万人，长驱向洛，前无横陈者。政以推奉主上，顺人心故。今以京师之众，百官之盛，一知公之虚实，必有轻侮之心。若不大作讨罚，更树亲党，公还北之日，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行矣。”荣心然之，于是有河阴之事。天下闻之，莫不切齿。荣入洛，穆为吏部尚书、鲁县侯，进封赵平郡公。为侍中、前锋大都督，与大将军元天穆讨平邢杲。

时元颢入京师，穆与天穆既平齐地，将击颢。穆围武牢，将拔，属天穆北度，既无后继，穆遂降颢。颢以河阴酷滥，事起于穆，引入诘让，杀之。孝庄还宫，赠侍中、司徒公，谥曰武宣。

孟威，字能重，河南洛阳人也。颇有气尚，尤知北土风俗。历东宫齐帅、羽林监。后以明解北人语，敕在著作，以备推访。累迁沃野镇将。前后频使远籓。粗能称旨。普泰中，除大鸿胪卿，卒，赠司空公。子恂嗣。

论曰：辛雄吏能历职，琛以公方行己，怀哲体有清监，德源雅业无亏，并素门之所得也。杨机清断在公。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。綦俊遭逢受职。山伟位行颇爽。忠之虽文史足用，而雅道蔑闻。费穆出身效力，功名著矣，末路一言，祸延簪带，其死也宜哉！孟威以方言陈力，其勤亦可称矣。